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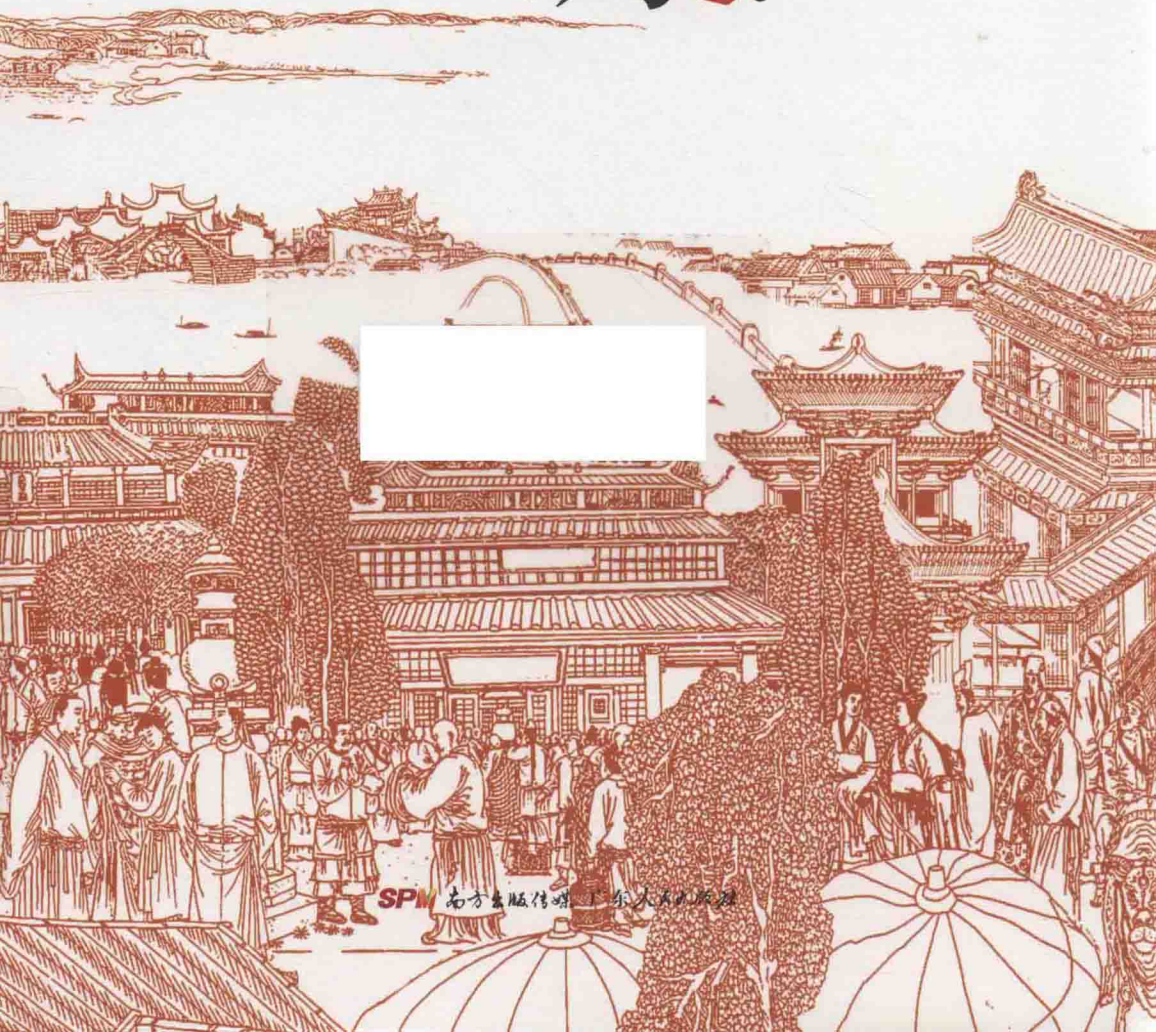
【四川风云】

宋末大变局

上册。

张生全◎著

蒙古铁骑天下无敌
谁在四川找到了遏制的大方略
却为何
如此方略最终无法实施



SPM 南方出版社

【四川风云】

张生全◎著

蒙古铁骑天下无敌
谁在四川找到了遏制的大方略
却为何
如此方略最终无法实施

宋末 大变局_{上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上册 / 张生全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218-10886-5

I. ①宋…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1773号

Song Mo Da Bian Ju Si Chuan Feng Yun Shang Ce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上册

张生全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策 划：李 敏

责任编辑：肖风华 李 敏

装帧设计：郭群花

绘 图：张 帆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人杰彩印厂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10千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 大帅入川
别婉妻孤军闯敌阵 设伏计只身救成都
- 025 第二章 • 嘉定是关键
救书生赛存孝逞勇 斗恶霸余大帅忍屈
- 051 第三章 • 诗里的秘密
招贤才礼遇烂滚龙 建钓鱼参悟抗蒙计
- 081 第四章 • 灭门案
谜中谜谁造惊天案 计中计哪是盗宝贼
- 107 第五章 • 空城计也能用第二次
余大帅火烧渠江城 黄睿娘妙设空城计
- 133 第六章 • 剿匪还是其他
止内战插手挽狂澜 求平安射脚退强敌

- 161 第七章 • 除逆还是其他
不听号令二将被诛 鱼肉百姓一官遭屠
- 189 第八章 • 舍己保帅
救主帅义俞兴担责 打情郎痴小青生嗔
- 215 第九章 • 老吾老
交好义军知府施惠 巴结上司通判排阵
- 239 第十章 • 锦衣行
理学家携宝拜权贵 制置使衣锦还故乡
- 265 第十一章 • 统一战线
假和谈姚因谋设局 真试探史嵩之做套
- 291 第十二章 • 谁破坏统一战线
劫囚车奸施两面计 筑边城信守一贯策
- 315 第十三章 • 粮草问题
声东击西杨文劫粮 虚情假意因谋哭吊





第一章 大帅入川

别婉妻孤军闯敌阵

设伏计只身救成都

通往四川夔州的驿道上

阴风怒号，漫天风雪，山川大地一片白茫茫。

在山间一条窄窄的险峻的驿道上，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将军带着两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将领骑马艰难地跋涉着。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顶单薄的小轿和十几个扛枪的侍卫。

山路崎岖陡峭，马蹄打滑。三人翻身下马，扯着马缰绳往山上爬。一阵狂风卷地刮来，密集的雪粒腾空而起，这一队人马瞬间便变得模糊不清。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爬上一个山顶，就像从一片风雪的海里爬出来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却又冒着热腾腾的蒸汽。那十几个侍卫早已坚持不住了，不停擦汗，摇摇晃晃的，站也站不直，还用渴求的眼光望着中年将军。

中年将军看了众人一眼，轻轻说道：“大家休息一会儿吧……”话音一落，侍卫们便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中年将军摇摇头，苦笑一下，走到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他的眼前是绵延起伏的莽莽群山，雪线像千万条密箭往群山射落而去。渐渐地，眼前的情景变成了这样一幅画面：数万蒙古大军在成都平原上急速奔跑，扬起一大片尘烟。在蒙古人闪亮的刀锋之下，南宋军队和老百姓一片片倒下，鲜血飞溅，惨嚎声四起；房屋一间间倒塌，化为灰烬；大片大片金黄的稻谷被踩在密集奔跑的铁蹄之下……

中年将军脸上的肌肉抖了抖，牙齿咬得咯咯响，眼中射出吓人的光。他霍地站起来，往后一招手，道：“咱们走！”

夔州府衙大门外

淳祐三年（1243年）正月的一天早上，住在夔州府衙的汉东郡公、荆湖制置大使孟珙刚起床洗漱，一个侍卫进来向他报告道：“孟公，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人在门外求见！”



孟珙既惊讶又兴奋地对身边的孟夫人说道：“这么快就到了？我还以为至少要一个月以后呢！”

孟夫人也惊奇地说：“这不是早上吗？难道他们一整晚都在赶路？”

孟珙来不及穿衣，便与夫人一起迎了出去。抬眼一看，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几个风雪满身的雪人。

为首的那位中年将军跨前一步，俯身行礼道：“下官余玠，拜见孟公！”

孟珙赶紧上前搀起余玠，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道：“义夫啊，真是辛苦你了！走，咱们进去烤烤火，暖暖身子！”

余玠转身冲小轿喊道：“夫人，快下轿拜见孟公！”

孟珙道：“怎么？把宝眷也带来了？”

挺着七个月大肚子的余玠夫人黄莲香被妹妹黄睿娘及丫鬟春娟搀扶着，蹒跚走下轿来。黄莲香脸色煞白，冷汗直冒，眉头紧蹙，一副痛苦至极的样子。

余玠没有看见，还在一旁抱怨道：“唉，让她后一步来，却偏偏要跟着，耽误了咱们不少行军时间……”

黄睿娘打断余玠的话，责怪道：“姐夫，你说什么呢？你没看见姐姐都肚痛成这样子了吗……”

孟夫人赶紧过来，一起搀住黄莲香往里走。黄莲香显然痛苦至极，脸白得像纸一样，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外冒，但她紧咬嘴唇，愣是不出声。

黄睿娘担忧地看着黄莲香道：“姐姐，你没事吧？”又抬头对余玠道，“姐夫啊，姐姐是不是要生了？”

余玠依然满不在乎地说：“怎么会，才七个月呢！”

“七个月！”孟夫人一边搀扶着黄莲香往里走，一边埋怨道，“这么冷的天，又走得那么急，再牢固的瓜儿也是会被颠下来的！余大人，不是老身说你，你也太不细心了！”接着，又大声招呼丫鬟道，“你们快去！快去把

大夫请来！”

孟珙用指头点了点余玠，哈哈大笑起来。

余玠挠挠头，也跟着尴尬地嘿嘿笑。

夔州府衙，会客厅

一盆红彤彤的炭火放在会客厅中央。孟珙坐在上首，余玠坐客座。余玠身旁，张武和杨文两个随他前来的青年军官端端地站着。隔壁传来黄莲香分娩阵痛时压抑的呻吟声。

孟珙手拿火钳拨弄着火盆里的炭火，抬头看了神情紧张的余玠一眼，笑道：“义夫啊，别担心，咱这夔州府的大夫医术还是蛮不错的，弟妹没事的！”

“没有，没有，”余玠不好意思地笑笑，转移话题道，“孟公啊，去年蒙古人横行四蜀，直抵夔门。幸亏孟公提兵荡寇，击溃蒙军。否则，四川不保，江南危急啊！”

孟珙叹口气道：“唉，老夫虽然侥幸打了一些胜仗，但一人统领两个战区，顾此失彼，实在忙不过来啊。现在好了，官家派你来接替老夫经略四川，你胆识气魄都异于常人，相信一定能在四川开辟出一番崭新气象的！”

“孟公过誉了！”余玠道，“下官一定全力以赴！下官离开临安的时候，曾向官家保证说，请官家给下官十年时间，下官必定把全四川的土地完整地交还朝廷！”

孟珙点点头道：“义夫，你有这样的志向，令人欣慰啊！不过，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四川四路，其中利州路被蒙古人占去一大半，川北屏障完全丧失。蒙古人以兴元、利州为根据地，突入内地抄掠，如入无人之境。义夫，你的责任重大啊！”

余玠说：“从宝庆三年蒙古人侵入四川开始到现在，十六年来，他们如洪水一样，一次次冲洗巴蜀大地，直把一个鱼米之乡的天府之国，刷成一片



荒漠废墟，实在可恨！”

孟珙说：“是啊，十六年来，四川先后换了十二任制置使，每任制置使任职平均不到两年时间。义夫啊，你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吗？”

余玠陷入沉思，正要回答，突然，黄莲香一声尖利的惨叫从里屋传来。余玠脸色大变，神色不安。

却又在这时候，外面有个侍卫气喘吁吁地闯进来，向孟珙跪礼报告道：“报，报告孟公，蒙古人又来了，把，把成都包围了……”

孟珙和余玠都猛地站了起来。孟珙道：“义夫啊，弟妹正临盆，你走不开，让老夫领兵帮你打这一仗吧？”

余玠道：“那怎么行，下官身为四川制置使，岂能因私废公，临阵退缩！下官即刻起身赶往前线！”

孟珙赞叹道：“好！老夫拨给你六千精兵，再送你两员猛将，助你成功！”说着，吩咐侍卫道：“传王坚、俞兴！”

很快，两名青年军官走了进来，向孟珙行礼道：“孟公！”

孟珙指着余玠，热情地对两人说道：“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新任四川制置使的余玠余大帅！”

王坚、俞兴行礼道：“大帅！”

孟珙拍着一个四方脸、虬髯、目光坚毅的年轻军官肩膀，说道：“义夫，这位是统制王坚！”

余玠眼睛一亮，高兴地说道：“原来是王坚将军啊！嚯嚯，王将军的威名早已如雷贯耳！嘉熙三年，王将军仅带二十几个人，便烧毁蒙军囤积在顺阳丹江沿岸的千艘战船和大批木料，粉碎其造船渡江阴谋，实在了不起！”

王坚豪爽一笑道：“这不算什么，如果蒙古人还敢造船，末将照样一把火给他烧个干干净净！”

孟珙又拍了拍另一位面容俊朗、表情沉静的年轻军官，说道：“义夫，

这位是团练使俞兴……”

余玠惊讶地问道：“莫不是曾率十二人夜登城墙，斩杀信阳主将，提其头颅，兵不血刃回营的‘赛存孝’俞兴将军？”

“正是！”孟珙呵呵一笑，“当年后唐李存孝十八骑拔长安，而俞兴十二人就搞定信阳，不是‘赛存孝’是什么！”

俞兴拱拱手，谦虚地说道：“惭愧，末将岂敢与后唐第一猛将相提并论！末将未曾收复一寸失地，未曾建立一份功劳，这样的称号，如何敢当！”

王坚看见余玠身后也站着两位青年将军，便问道：“大帅，这两位兄弟是？”

余玠道：“张武，杨文……”

王坚也是大为惊讶，问道：“莫不是人称‘文武双煞’的张武、杨文两位兄弟？”

张武、杨文一抱拳，颌首微笑道：“王将军，正是我等！”

王坚走过去，猛地拍着张武、杨文的肩膀，哈哈大笑道：“两位兄弟随大帅纵横淮东，英名远扬，王某仰慕已久，一直无缘得见。今日终于能见到两位兄弟，是王某之幸啊！”

众人都喜出望外，哈哈大笑起来。

孟珙严肃地说道：“王坚、俞兴，刚接到探报，蒙古人又南下包围成都，老夫给你们六千精兵，你们随余大帅急速前往成都解围，不得有误！”

王坚、俞兴齐道：“末将听令！”

“多谢孟公！”余玠转身发令道：“王坚将军，你带两百人为先锋，换马不换人，务必两天之内赶到成都，摸清敌骑情况。杨文，你带一千人殿后，押运粮草。俞兴、张武和本帅率余下人马为中军，随后赶到。”

众将各个听令，自去准备。



余玠叫过身边赵笑、李肃两侍卫，写了一道手谕，盖上印信交给他们，又对他们耳语了几句。赵笑、李肃领命而去。

余玠转头往里屋瞟了一眼，又极快地转过身来，正要迈步往外走。突然，黄睿娘从里屋匆匆忙忙跑出来，没注意，一头撞进俞兴怀里。俞兴赶紧扶住黄睿娘，往后退了一步。黄睿娘瞪了俞兴一眼，一时又羞又急，满脸通红，冲余玠嚷道：“姐夫，姐姐痛成这样，正在过鬼门关呢！你怎么能现在就走呢？再等会儿，等姐姐生了再说吧！”

余玠道：“睿娘，实在是军情紧急，姐夫不敢耽搁啊……”

黄睿娘道：“姐夫，我知道军情紧急，难道半天都不能等吗？姐姐要是知道她在最危险的时候你撒手走了，她会怎么想啊？”

余玠道：“睿娘啊，你姐姐那里，就劳你帮姐夫多解释解释，姐夫实在是不能耽搁啊……”

里屋又传来黄莲香一声痛楚的尖叫。黄睿娘一跺脚，转身进去了。

余玠向孟珙行一个礼，道：“孟公，军令在身，不敢多留，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孟珙拍拍余玠肩膀，有些难过地说道：“好！义夫放心前去，弟妹我们会帮你照顾好的，喜讯一到，老夫会派人第一时间告之！”

望着余玠匆匆跑去的背影，孟珙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成都郊外，余玠营帐

余玠一行人急火流星赶往成都，在离成都城二十里外的地方扎下营帐。王坚知道余玠赶到后，忙跑来报告情况。

一见王坚，余玠便焦急地问道：“王将军，情况怎么样？”

王坚说：“此次抄掠成都的蒙古军统帅叫汪德臣，乃汪世显次子。汪世显去世后，蒙古监国太后脱列哥那即让汪德臣替代其父职位，为都元帅。汪

德臣为表现他对主子的忠诚，当即兴兵三万前来成都打草谷！”

余玠道：“如此看来，汪德臣急于立功，拿不下成都，他是不会撤退的了……”

王坚道：“正是如此！”

余玠又问道：“城内情况怎么样？”

王坚道：“城内情况不明。去年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抗蒙中被俘遇害后，成都只是由通判朱文炳暂为管理，朝廷还没来得及任命新的制置使，谁知蒙古人又打进来了。城中缺兵少粮，破城只在旦夕之间！”

余玠陷入沉思，在帐里来回走了两圈，转身命令道：“王坚、俞兴、张武听令！”

三人齐声道：“末将在！”

余玠：“王坚，你带两千人马袭击南门攻城之敌；俞兴，你带两千人马袭击西门攻城之敌；张武，你带一千人马袭击东门攻城之敌。”

余玠发令完，张武说道：“大帅，咱们就这样和蒙古人打？本来就兵力不足，这样是否太过分散？”

王坚拍拍张武肩膀道：“张武兄弟，你怎么怕了？你号称‘武煞’，当年在淮东的时候，多次只身在蒙古百万军中杀进杀出，来去自如。现在给你一千人马，你还怕？你要担心兵力不足，王某分一千给你！”

张武辩解道：“王大哥，小弟不是怕！和蒙古人打仗，小弟还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只是在这一览无余的平原之地，以区区一两千兵力，对付敌人数万人马，这不是驱羊入虎口吗？”

余玠笑着问道：“张武，依你看，这仗该怎么打？”

张武说：“只能集中兵力，突其一门。”

余玠问：“你觉得咱们集中兵力，突其一门，就一定能打败敌军吗？”

张武一怔，说道：“这个，倒不一定……不过如果能和城内朱文炳取得



联系，内外夹攻，或可取胜。”

余玠说：“就算打赢了，敌军快速运动其余四门之敌，合围过来，咱们不也是驱羊入虎口？”

王坚豪气地说道：“既然都打不赢，那就狭路相逢勇者胜，大不了和敌人同归于尽！”

余玠呵呵一笑说：“不，王将军，咱们刚来四川，可不能轻言牺牲。咱们不但要打，还一定要打胜。全川百姓都看着咱们打仗呢，这仗要打不胜，以后再组织抗蒙，就难了……”

俞兴微笑着点点头。

余玠转身坐下，接着说道：“本帅今天这样安排，不是要你们立马打败攻城之敌，这是不现实的。本帅只是让你们不断袭扰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带着他们在成都平原上兜圈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乱蒙古军攻城节奏，给朱文炳等将士增加守城信心。”

“接下来呢？”张武又问道。

余玠说：“你们先完成这一步，接下来本帅自有妙计！”

张武虽然仍心存疑虑，但还是和其他两人接令而去了。

成都郊外，余玠营帐

这一日，余玠正在帐中看书，张武闯进来，焦急地说道：“大帅，这样兜圈子的办法恐怕不行啊！虽然咱们延缓了蒙古人对城里的进攻，但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蒙古人的骑兵比咱们跑得快，成都平原又一览无遗，咱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大帅，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啊？”

余玠目光并没有离开书本，只静静说道：“张武，别着急，再等等。”

张武出去后不久，王坚又闯进帐来，大叫道：“大帅，您让咱不准和敌人硬拼，只带着他们兜圈子玩儿，这要玩到什么时候啊？现在蒙古人都不屑

于和咱们玩儿了，他们只一意在那儿攻城，不再理睬咱们呢！”

余玠额头上浸出了汗珠，但他依然笑笑道：“他们不把咱们当回事就对了，咱们就是要他们不把咱们当回事。呵呵，王将军，再等等……”

王坚一拳打在另一掌心里，“嗨”地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一会儿后，张武又闯进帐来，不安地对余玠说道：“大帅，属下听到俞兴、王坚在外面议论您呢……”

余玠眼也不抬地问道：“他们议论本帅什么？”

“他们说，他们说……”张武忽地抬起头，直视余玠道：“大帅，不怪他们议论，咱们这仗确实打得很窝囊！大帅啊，行不行咱们毕其一役和蒙古人拼一次，即便战死，也不失咱们淮东人的威风啊！”

余玠依然继续看着书，轻轻说道：“再等等，咱们的转机就会来了……”

侍卫赵笑、李肃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余玠一见，忙把书往桌上一扔，站起来急切地问道：“情况怎么样？”

赵笑上前，附在余玠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余玠的脸上现出愤怒的神色，捏紧拳头在桌上猛砸一拳，又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转身对张武说道：“张武，你赶紧去把俞兴、王坚、杨文请进来，本帅有话要说。”

一会儿后，俞兴、王坚、杨文及张武都拥了进来，站在余玠面前。

余玠把众将扫了一眼，缓缓说道：“各位将军，本帅知道大家对救援成都一仗的打法有意见。这很正常，咱们都是从刀口上滚过来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畏惧，这仗打得确实有点窝囊。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咱们兵力不足，只能这样和敌人兜圈子。但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兜圈子最多打乱蒙古人攻城的节奏，要想解成都之围，是不可能的……”

“是啊，”王坚沮丧地说道，“这样打下去，只能让蒙古人越来越瞧不起咱们！黔驴之技，不过尔尔，他们甚至都懒得搭理咱们了！”



“呵呵，”余玠笑了笑，说道，“王将军，他们懒得搭理咱们就对了！咱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他们把咱们不当回事！”

王坚吃惊地问道：“大帅，为什么？咱们可不能受这样的屈辱！”

余玠走到窗前，指着窗外说道：“各位将军，你们看见远处的那座山了吗？那座山叫云顶山。这两天，本帅让杨文去山上查勘了一下地形。杨文，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是，大帅！”杨文道，“这座云顶山十分险峻，难得的是两峰壁立，中间一座深峡，正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大帅的意思是，咱们把敌人引到深峡里，依靠地利之便，进行狙击，便可大获全胜。”

王坚嚷道：“想法是不错，但敌人能乖乖地跟我们进入深峡吗？”

张武接着说道：“是啊，就是在这平原上，蒙古人对咱们也是爱理不理的，何况是跟着咱们进入山谷！”

余玠说：“别的人或许不会引起蒙古人注意，但有个人出面，一定就能把他们引进去！”

“谁？”众将一起问。

余玠指了指自己，呵呵一笑道：“本帅！”

看到众人一片惊愕的表情，余玠接着说道，“你们看，这次汪德臣带着蒙古军抄掠成都，不正是为了在他的蒙古主子面前立功吗？如果他看见新任的四川制置使就在眼前，抓他如探囊取物，你们说，他会不会动心？会不会跟着咱们跑？”

“不行，”张武担心地叫道，“大帅，您这样做可太危险了！”

其余将领也跟着叫道：“是啊大帅，怎么能让您以身涉险！”

余玠淡淡一笑说：“咱们兵力太少，不置之死地，如何能绝处逢生？”

俞兴说：“大帅，咱们再合计合计……”

张武也说道：“是啊，或许还可以找到其他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余玠打断众将，“大家不用再说了，都听本帅号令，不得违抗！”

说着，余玠向众将安排了任务。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开腔。

余玠虎着脸大喝道：“接令！”

众将方才抱拳行礼应道：“遵命！”

余玠又喊过赵笑、李肃道：“赵笑、李肃，向蒙古人下战书！”

成都郊外，两军阵前

两万蒙古骑兵在成都郊外的平原上站成一个庞大恐怖的军阵。阵中旌旗猎猎，刀枪如林。背后隐隐是成都城低矮破碎的城墙、房屋。

余玠和俞兴带着寥寥五百人马向蒙古大军缓缓走去，一面巨大的旗帜摇摆着旗穗，在宋军阵前飘扬着。旗上绣着一个“余”字。

蒙古大军见宋军只有区区五百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都哈哈大笑起来。全副武装身材彪悍的汪德臣把手一举，止住了大家的笑声，驱马上前，举刀指着宋军大喝道：“你们不是说要决一死战吗？为什么只有这点人马？是什么奸计？”

余玠也驱马上前两步，笑道：“咱们的将士个个以一当十，打你汪德臣，这点人马已经足够了！”

“好大的口气！”汪德臣大怒道，“你是谁？速速报上名来，本帅不杀无名之辈！”

俞兴跨前两步，提枪指着汪德臣大笑道：“汪德臣，你原来这么没有眼力！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帅你都不认识！”

蒙古军中一阵骚动。汪德臣也吃惊地问道：“你果真是余玠？”

余玠呵呵一笑道：“正是本帅！汪德臣啊，你这人不但没有眼力，你还没记性！”



汪德臣诧异地问道：“本帅怎么没记性了？”

余玠说：“汪德臣，你汪家本是金国贵族，世代享受完颜国主皇恩，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十年前，金国被蒙古人灭掉，金国大片江山落入蒙古人手里，金国君臣都成了亡国奴，而你呢，不思报仇复国，反而成为仇寇侵略别国的马前卒，你呀，你不只是没记性，你还没德性！”

汪德臣气急败坏，骂道：“余玠，休逞口舌之利，妄想挑拨离间！有本事你上前来，咱们比划比划，看看你的手是不是像你的嘴一样管用！”说着，拍马就要往前冲。

只见他身边闪出一个叫巴图的千夫长，冲汪德臣大喊道：“元帅且慢，谅这种摇唇鼓舌之徒，也不会有什么大本事！让末将冲杀这一场，那余玠的脑袋，即刻便可手到擒来！”

说着，他一夹马背，手提双锤，便往余玠杀奔而来。

不等余玠吩咐，俞兴便策马冲出，接住厮杀。一时枪来锤往，打得难解难分。但是没过多久，巴图便有些力怯，锤法混乱，穷于招架。汪德臣有些着急，正要再派大将前往支援，却见俞兴手起枪落，一枪就把巴图撸下马来。

宋军阵中一阵欢呼，蒙古军阵中却如死一般寂静。俞兴也不说话，拔出枪来，骑马缓缓往自己阵中走回。

俞兴这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惹恼了蒙古军阵中的千夫长乌力罕，他手提大刀，不声不响往俞兴猛冲过来。宋军阵中一阵惊呼，纷纷给俞兴比划，让他小心提防身后。但俞兴却像没发现一样，依然提着刀，不紧不慢驱马往前走。眼看那乌力罕已经冲到俞兴身后，那大刀从天而降，就要劈在俞兴头上。宋军士兵更是张大嘴巴，惊得就要呆住了。

便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俞兴急速侧身一让，那刀锋几乎贴着他的耳轮劈下来，砍在地上。宋军阵中士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一口气还没出

完，却发现乌力罕嘴巴张得大大的，已经呆在马上，一动不动了，仔细一看才发现，俞兴手中的枪，不知什么时候刺在了乌力罕的腹部，那血像泉水一样，滴滴答答流下来，滴在地上。

俞兴依然没有回头，只把枪一拔，又不紧不慢地往自己阵中走回。直到这时，乌力罕才慢慢翻身落马，摔在地上。

宋军阵中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汪德臣恨得暴跳如雷，提起刀就要亲自来战俞兴。身旁的汪良臣赶紧扯住他道：“二哥，你不能去！”

汪德臣双眼血红，瞪着汪良臣道：“怎么？你以为我也打不过他？”

汪良臣道：“不是打得过打不过的问题，他们只有几百人，咱们则有两万人，用得着一对一和他们拼杀吗？只需大家一起冲过去，就有十个俞兴，能拦住咱们的千军万马？只要把他们全围起来了，拿一个余玠，还不是手到擒来？”

汪德臣恍然大悟，把手往身后一招，大声喝道：“弟兄们，宋军杀了咱们两员猛将，咱们一起冲上去，为他们报仇！大家别客气，有什么手段，都拿出来，捉住余玠、俞兴，本帅到太后可敦那里给大家请功，封万户侯！”

两万蒙古骑兵潮水一样朝五百宋军冲杀而来，烟尘腾空而起，沙尘暴一样，很快淹没了宋军。但不一会儿后，身披红色斗篷的余玠，便率领众人从烟尘中冲出来，极快地往前奔驰而去。

云顶山

蒙古大军如同鹰群逮一只小兔一样，铺天盖地往宋军掩杀而来。

汪德臣一边追赶，一边向身边蒙古兵大喊道：“弟兄们，戮力向前啊！那个穿红色斗篷的就是余玠！”

数支利箭朝余玠疾射过来。紧跟在余玠身边的俞兴焦急地低声喊道：

“大帅，把斗篷给末将！”

“给你做什么？”余玠哈哈一笑道，“蒙古人要抓的是余玠！你又不是余玠，抓你去有什么用！”说着，依然把斗篷飘卷得旗帜一样，尽力往前跑着。

俞兴没法，只得一边跑，一边拼命使枪拨弄余玠身后飞来的利箭。

突然，余玠的左臂被射中一箭，痛得他额头上冷汗直冒。但见他一声不吭，用力拔出左臂上的箭，并用牙齿在身上撕出一根布条，紧紧地缠住伤口，止住直往外涌冒的血。

汪德臣见余玠受伤了，高兴地对身后大军喊道：“大家看见没有？那余玠已经受伤了，咱们只需再努一把力，就能把他给逮住了！”

不知不觉便冲进山里。山路越来越崎岖难走，汪良臣见形势不对，忙对汪德臣说道：“二哥，不对啊，余玠会不会是来当诱饵的，目的是要把咱们引入埋伏圈啊？”

汪德臣道：“不会，哪有主帅亲自出来当诱饵的？别犹豫，冲上去擒住余玠，立下这一桩大功劳！”

却听他话音一落，左边山坡上传来一通炮响，一队宋军鼓噪着冲杀下来。领头的虬须大汉挥舞手中大刀，大喊道：“哈哈，汪德臣，你中计了，吃我王坚一刀！”

蒙古军吃了一惊，几个将领忙迎面冲上去，拦住王坚。

汪德臣哈哈大笑道：“不错，咱们确实中计了！但你那区区几百人，怎能奈何得了本帅！”说着，他对身边的另一个兄弟汪直臣喊道：“三弟，你带两千人马挡住这王坚，其余人继续往前追！”

汪良臣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但见所谓的埋伏已经出现，不过如此，也并没有在意，把马猛打两鞭，紧跟在汪德臣后面。

翻上一个山嘴，又看见余玠的红色斗篷在树丛后飘飞，汪德臣大喊道：“弟兄们，看见没有，那便是余玠！拿出你们的力气，使劲往那斗篷处射

吧！捉不到他，就把他变成刺猬！”

蒙古大军的利箭飞蝗一样直往余玠灌去。很快，余玠便不动了，斗篷软软地垂在地上。蒙古军欢呼雀跃，往下冲去。但冲到面前他们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余玠，只是一件斗篷挂在树梢上面。

一个千夫长叹息道：“唉，又上当了！”

汪良臣则呵呵笑道：“上当好呀，上当说明那余玠怕咱们了！”

汪德臣往前望了望，冷笑一声道：“想金蝉脱壳？没门！弟兄们，看见没有，那面大旗下面的人，就是余玠！”

余玠身边中箭倒下的士兵越来越多，连旗手也倒伏在马背上了，但旗手里仍然紧攥旗帜，任马驼着往前跑。余玠看见了，一把扯过旗帜，披在身上。

汪德臣身边的那千夫长又说道：“大帅，余玠又不见了！”

汪德臣道：“你们眼力不行，那个披着旗帜，背上有个‘余’字的人，不是余玠吗？”

那千夫长说道：“不会吧？余玠怎么会把旗帜披在身上，那不相当于告诉别人他就是余玠，把他当靶子射吗？”

“呵呵，”汪良臣冷笑道，“你们不明白，这不过是余玠的诡计罢了！先前他把斗篷扔在地上，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后来发现这一招不灵了，又故意把旗帜披在身上，这又叫‘欲盖弥彰’之计，让咱们以为是披在别人身上的呢！”

右边山坡上又传来一声炮响，面相敦实的张武带着几百人马冲杀下来，站在高坡上，挥舞着手中板斧大喊道：“汪德臣，我王坚大哥还没要你狗命么？好吧，那就把你的狗命送到我张武这儿来吧！”

汪德臣大怒，骂道：“匹夫！你敢口出狂言？好，好得很！本帅就来会会你，看你有几斤几两！”



汪良臣忙又拉住汪德臣道：“二哥，你要上去了，可就上当了！他们兵力有限，不过就是这些伎俩，带几百人不停地骚扰！这和在成都城外骚扰咱们有什么区别？咱们只要不理他们，他们又能把咱们怎样！”

汪德臣点点头道：“二弟说得对！给你两千人马，你去拿那张武！到时候咱们把他们将帅全部抓住，开一桌‘全羊宴’！”

汪德臣继续追赶，也不知跑了多久，等他们再转过一个弯时，余玠忽然就不见了。汪德臣抬头看了看四周，才发现原来进入了一个峡谷之中。峡谷两边陡峭高峻，荒草浓密，怪石嶙峋。汪德臣一激灵，猛地醒悟过来，忙大叫道：“撤！撤！赶紧往后撤！”

但已经迟了，两边的山坡上，很多写着“余”字的旗帜忽然从草丛中立了起来，一时喊声震天，杀声动地，石块及密密的箭镞铺天盖地，倾泻而下。蒙古军惨嚎着，慌乱而拥挤地往谷外跑去，死伤惨重。

但到谷口时，一场熊熊大火又阻住了他们的去路。蒙古军后面一拥挤，前面很多士兵都被挤进火里。

蒙古军进退维谷，无路可逃，不得不冒险往火中冲去。但是，当他们满身大火冲出去的时候，杨文却又带着一队人马抵住砍杀。那阵势，简直就像捕捉猎物一样，从火中冲出来一个，砍倒一个。蒙古军尸体堆积如山。侥幸没被砍杀的，也只是惶急地自顾逃命，无暇和宋军厮杀。

好在汪直臣、汪良臣发现不对，放弃追赶王坚、张武，回身救援，才把汪德臣从宋军的重围中救出，落荒而逃。王坚、俞兴、张武、杨文四将兵分四路，跟在蒙古人后面，紧紧追杀。

望着滚滚远去的烟尘，余玠把大旗从身上取下来，挂在一根旗杆上，再把旗帜插在高高的山头上。旗帜迎风飘扬起来，余玠在旗帜下擦了擦额上的汗，露出欣慰的笑容。但他随即便皱了皱眉头，用手捏住受伤的臂膀，鲜血顺着指缝，一滴滴掉下来……

通往嘉定的驿道上

余玠、俞兴及侍卫赵笑、李肃穿着便衣，在成都通往嘉定的驿道上，骑马缓缓向前走着。

赵笑激动地说道：“真是太解气了！咱们一场石雹，一场箭雨，再加上一把火，把那些凶残的蒙古人打成了折翅的苍鹰，拔毛的野狼，只能狼狈不堪往回逃了！”

李肃连连吼了两句：“解气！解气！”

赵笑又说道：“大帅，您真了不起，竟然能让蒙古人乖乖地跟您走进深山，走进峡谷中，让咱们关门打狼！唉，只不过太危险了，那么多箭都在朝您射，连您的手臂也给射伤了！说老实话，当时咱们惊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这太危险了，现在想起来都还有些后怕！大帅，以后您可不能再做这种冒险的事情了……”

李肃也喃喃念道：“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余玠笑笑道：“赵笑、李肃，谢谢你们！但是，若不以身涉险，哪能绝处逢生！你们放心，本帅命大，淮东十年，数百次在枪林箭雨中出出进进，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俞兴道：“大帅，赵笑、李肃说得不错，这一次行动确实有些冒险！如果末将猜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大帅的下策，其实您原本是有上策的！”

余玠笑道：“哦，俞兴啊，你看出来了！那你说说，本帅的上策是什么？”

俞兴道：“咱们最初去成都的时候，大帅让咱们分兵在四道城门不停地袭扰攻城的蒙古军。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打。不过末将感觉，大帅这样做，其实正是为您的上策做准备的！但后来上策不能实施了，才不得不以自己为诱饵，实施下策计划！虽然最终成功了，但正如赵笑、李肃两位兄弟说的，实在是太冒险了！”



余玠叹了口气道：“这是本帅入川的第一仗，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取胜，势必将进入之前四川制置使那种连败怪圈。唉，本帅也是逼不得已啊……”

赵笑看看余玠，又看看俞兴，他实在等不及了，叫道：“大帅，俞将军，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呀？小人怎么听不懂呢？”

俞兴笑笑道：“赵笑兄弟说笑话吧，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你和李肃就是谜底呀！”

赵笑睁大眼睛：“我们是谜底？什么意思？”

俞兴道：“俞某问你，咱们在夔州的时候，大帅是不是让你和李肃快马加鞭把一封信交给嘉定知府王夔？你们交给他了吗？”

赵笑道：“是啊，我们交给他了！”

俞兴道：“交给王夔后，王夔说什么？”

赵笑道：“王大人让咱们转告大帅，山上匪患严重，他走不开呢！”

俞兴道：“现在你知道大帅给王夔的信里写的是什么了吗？”

赵笑呆了一下，恍然大悟道：“难道是，难道是让王大人率嘉定之兵援救成都？”

俞兴道：“对呀！大帅作为新任四川制置使，发令调兵，那王夔却借口塘塞，拒不服从命令！没了援兵，大帅只好冒险使用下策了……”

赵笑大骂道：“他妈的王夔，竟然如此不服号令，让大帅以身涉险，实在太可恶了！”

走了几步，俞兴又问道：“大帅，您是不是早有预感这个王夔会不听号令？”

“是啊，”余玠说，“这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俞兴说：“如果有把握，您也不会隐瞒您已派人去传王夔前来救援一事，而让众将误解您了……”

“唉，”余玠叹了口气道，“四川将领各自为政，不听号令。本帅在淮东的时候已有所耳闻，只是不信，没想到这事竟然是真的！‘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难怪官家对四川不放心啊……”

俞兴道：“大帅，如果王夔真有异心，大帅此行，可是异常凶险啊！”

余玠豪气地说道：“龙潭虎穴咱们也得去闯一闯！如果本帅连一个王夔都搞不定，今后还怎么经略四川，组织抗蒙？呵呵，俞兴，你怕了？”

俞兴拍着胸脯说道：“末将只身敢探敌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不过……”

余玠：“不过什么？”

俞兴：“不过末将感觉大帅并不相信王夔会有太大的异心……”

余玠笑笑：“你又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俞兴也笑道：“如果他真想翻天，大帅会只带着咱们几个前往？这可不是大帅的风格！”

“说得好，”余玠冷哼道，“他要真想翻天，本帅就带着军队去把他给灭了！”说完，一抡鞭，座下的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俞兴三人也挥鞭催马跟上。

嘉定郊外

嘉定郊外的平坝一派破败荒芜的景象。四处荒草连天，只有那些残缺的田埂，还勉强显示出这些地方曾经是良田。偶尔有一点点油菜或小麦。都种得很乱，像是匆忙间随意撒播的一样。荒野里到处是残壁断垣，被烧焦的梁柱，破碎的瓦片，极少有可以住人的房屋，有的也只是模糊不清的一堆，在厚厚的雪被下，分不出究竟是住房还是坟茔。

余玠、俞兴及赵笑、李肃骑着马在驿道上缓缓走着，面色凝重。这时候，余玠停住马，翻下身来，伸手刨开雪堆，抓起一把泥土，放在手心里



看。泥土黑红黑红，颗粒疏松油亮。余玠把泥土紧紧捏在手里，黑红的泥粉从他的指缝间流下来，滴落在洁白的雪面上。

余玠紧皱眉头，表情痛苦，嘴唇哆嗦着说道：“多么好的泥土啊，这是典型的四川最肥沃的红油土！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鱼米之乡，沃野千里，当年支撑着咱大宋的半壁江山。可是这些年，竟然，竟然……”

余玠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俞兴也愤愤地说道：“蒙古人自端平二年大举入侵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数次到四川抄掠。所到之处，粮食被抢光，房屋被焚尽。百姓都不敢种粮食，种也是白种。但为了活命，他们又不得不种，抱着听天由命的打算，匆匆忙忙撒一些种子在地上，秋来能收一点是一点。唉，四川老百姓的命都是悬在刀锋上啊……”

两人正叹息着，赵笑大喊道：“大帅，俞将军，你们快看，那里有人跳河！”

余玠和俞兴忙站起来，往远处一望，果然，在岷江边上，正有人缓缓地往河里走去。水越来越深，水面已经漫上他的腰，漫上他的背，漫上他的脖子了……

俞兴大吼一声：“不好！”撒腿就往河边冲去。

一到江边，俞兴毫不犹豫跳进寒冷刺骨的江水里，奋力往江心划去。不过，等不及俞兴赶到，那人已经整个脑袋都没入江水中，不见了。

俞兴猛吸一口气，将身一翻，钻入水中。

一时之间，江面只剩下一些咕咕直冒的气泡。到了后来，却是连气泡也没了。赵笑焦急地对余玠说道：“怎么没声息了呢？大帅，这么冷的天，俞将军会不会出问题啊？万一他在水中抽筋了怎么办？”

李肃冲赵笑喝一声：“乌鸦嘴！”

余玠焦急地在岸上来回走了两步。突然，他大踏步往水里跑去。赵笑、

李肃赶紧拦住他道：“大帅，你别去！你手臂上有伤呢，怎么敢去水中，还是让小人们去吧！”

“嗨嗨，”余玠豪气地说，“一点小伤算什么！你们别拦着！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本帅水中的本事吧，让本帅给你们露一手。”

说着，又要往水里冲。便在这时，只见江心波翻浪涌，不一会儿，俞兴便拎着那跳水的人，冒出水面来。

余玠长舒了一口气，赵笑、李肃也忍不住大声叫好。

俞兴把那人拉上岸，放在地上。那是一个书生模样打扮的人，脸颊消瘦，双眼紧闭。俞兴控出他体内的水后，他终于幽幽地睁开眼睛。当他看到面前的几个人后，轻轻问了一句：“是谁？是谁把我救起来的？”

赵笑指指满身是水，脸冻得乌青的俞兴说：“哎呀，这位公子，你往哪儿看呀，瞧这里，是咱们俞将军把你救起来的，你赶紧谢谢他吧！”

年轻书生定定地望了俞兴一阵，突然声嘶力竭号叫道：“谁让你救我起来的？你救我起来干什么？”说着爬起来，拼命地又要往江中冲去。赵笑、李肃拉住他，年轻书生挣扎着叫道：“你们拉着我干什么？干什么？让我去死，让我去死啊！”

赵笑、李肃只是死命拽住不放。

余玠对赵笑、李肃喝道：“别拦他！他想死就让他去死！”

赵笑、李肃松开手，年轻书生一愣，顿了顿，但仍然摇摇晃晃往江心走去。

余玠冷冷说道：“这年头，在四川要想死，还不容易吗？蒙古人连年入侵，四川死了多少人？这些人哪一个没有天大的冤屈？但死了就死了，所有的冤屈都埋在尘土之下，新的冤屈还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一天天堆积，有谁给予咱们哪怕一丝的同情和叹息？”

年轻书生放慢了脚步，但还在往前走着。余玠继续说道：“如果能够把



蒙古人赶走，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活下去，说不定咱们的冤屈还有后人帮咱们清理埋葬，至少可以立个碑在那里诉说诉说。如果蒙古人把咱们的土地给完全占去，把咱们的人杀光，即便苦难的尸骸堆得小山一样，也只能像风一样被吹散，不留一点痕迹！”

年轻书生忽地转过身来，冲余玠大叫道：“你说得好听！蒙古人杀我爹娘，我虽然痛苦，但还可以奋起反抗，报仇雪恨！如果杀我爹娘的是自己人，是本该护佑咱们黎民百姓的官府，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活路？”

余玠一惊，问道：“是哪里的官府？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说出来。”

“说给你们听有什么用！”年轻书生继续大叫道，“难道就为了获得你们的同情？把我的冤屈变成你们茶余饭后消食的龙门阵？”

“咳咳咳，”赵笑不满地冲年轻书生嚷道，“咱们好心好意救你，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这可是咱们的大帅！大帅！你知道吗？”

年轻书生疑惑地问道：“大帅，什么大帅？”

李肃冷冷说道：“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帅。”

年轻书生愣愣地望着余玠，不开腔。余玠幽默地笑笑说：“怎么？看我这样子不像吗？”

年轻书生忽又嘶声叫道：“大帅又怎么样？就算是皇帝亲自来，那王夜叉也未必买账，何况只是个大帅！”

余玠严肃地问道：“谁是王夜叉？”

年轻书生道：“就是生喝人血敲骨吸髓的嘉定知府王夔！”

余玠一怔，一时怒容满面，不知该说什么。

年轻书生绝望而悲伤地说：“说你不起作用吧？算了，别说了，还是让我去死吧！”说着，又跌跌撞撞往江边跑去。

余玠大喝一声：“站住！”

年轻书生被镇住了，立住不动，也没转身。余玠大步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微笑着对他说：“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咱们来打个赌怎么样？你敢吗？”

年轻书生望着余玠，没开腔。

余玠继续说道：“如果王夔真伤害了你，本帅一定给你讨回这个公道。如果讨不回，本帅和你一起到这里来跳河，怎么样？”

年轻书生有些惊奇地看了余玠一眼，眼中渐渐露出了活色：“我说的都是真的，一点也没骗您！那王夜叉……”

余玠打断年轻书生，幽默地笑着说：“呵呵，别着急！你看，咱们的俞将军救了你，现在他冷得脸色发青，直打哆嗦。你就忍心让他冻着吗？这样吧，咱们到那避风的地方，捡些柴火生个火，先把身上的衣服烤干，搞热火了，再慢慢说，如何？”



救书生赛存孝逞勇 斗恶霸余大帅忍屈

第二章 嘉定是关键

嘉定城外，岷江边

在嘉定城外的一个山湾处，赵笑、李肃拾来柴火，烧起一堆旺旺的大火。俞兴和年轻书生脱下湿衣服，挂在火边柴棍上。不一会儿，衣服便冒起了热腾腾的白气。两人的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

余玠抬起头，笑着说道：“年轻人，说说吧，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冤屈？”

年轻书生：“小生名叫王惟忠，曾就读于文翁石室……”

“文翁石室？”余玠大为惊奇，“成都的文翁石室？”

王惟忠：“对。”

余玠很是激动，向众人讲道：“这个书院可了不得，自汉武帝时蜀太守文翁建成至今，一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很多了不起的大儒都曾就读或任教于文翁石室。本朝人称‘太阳先生’的著名理学大师阳枋，也曾任教于文翁石室教授呢！”

王惟忠：“对，太阳先生正是小生的恩师！小生师从太阳先生，学业日益精进！可是突然间，蒙古人就大举入侵，连年血洗成都，文翁石室不得不解散，小生也只得失学回家。太阳先生则回到合州巴川的老家字溪小龙潭隐居起来……”

“唉……”余玠长长地叹了口气，“惟忠，接着说吧，你有什么冤屈？”

“小生的家住在嘉定郊外，家中原有几亩薄田，父母靠这几亩薄田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供小生上学。但自从蒙古人入侵后，学堂解散，小生不得不辍学回家。可恨的是，蒙古人不仅剥夺了小生求学的权利，还烧毁了咱们的房屋，抢夺了咱们的庄稼……”王惟忠说不下去了，泪水噙喉，平静了一会儿，才又说道，“蒙古人几乎每年都要来，尤其在秋收的时候，能抢就抢，抢不走，就一把火烧掉……”

众人都现出悲愤难抑的神情。王惟忠提高声音大喊道：“蒙古人固然可

恨，但更可恨的却是那王夜叉！他明明知道田里没有收成，却派衙役天天上门逼税！交不起来，就把人抓进衙门，用残酷的手段折磨！我爹，我爹就是王夜叉用‘干榨油’的酷刑折磨死的……”

赵笑问道：“什么是‘干榨油’？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刑法？”

王惟忠凄惨地说道：“就是把人绑住手脚，放在两块木板之间，上面堆大石头压……那天，我爹被抬回来的时候，口鼻出血，身体扁得像一张纸，连，连肠子都压出来了……”

余玠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没开腔。

王惟忠接着说道：“看到我爹的惨状，小生实在忍不住了，就去衙门找王夜叉理论。王夜叉什么也不准小生说，就把小生绑在大牢里，不给小生吃。还拿了一本《春秋繁露》扔在小生面前，说让小生读书充饥……七天后，才把小生放出，等小生爬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已被抢劫一空。邻居告诉小生，就在小生被关起来的那天，王夜叉又派人把小生的娘抓起来，用另一种叫‘蝥蚀月’的酷刑折磨致死……我爹娘，连棺材都找不到一副，是邻居用棉被包起来埋在泥土里面的……”

王惟忠悲愤至极，晕了过去。俞兴赶紧上前推拿。

余玠霍地站起来，牙齿咬得嘎巴响。突然大吼一声：“俞兴！”

俞兴轻轻放下昏迷的王惟忠，站起应道：“末将在！”

余玠道：“你火速到成都，从朱文炳那里带三千兵过来，本帅要灭了这个王夜叉！”

俞兴看了余玠一眼，有些迟疑地没开腔。

余玠怒吼道：“快去！”

俞兴结结巴巴说：“大帅，大帅，您看那王惟忠现在昏迷不醒，估计是太虚弱了，又被冷水一浸，性命堪忧！咱们是否先找一个客栈安定下来，把他救活了，末将再去成都领兵如何？”

余玠道：“这个王惟忠，本帅会照顾他，死不了！你赶紧去把兵带来，本帅一刻也受不了了！”

“大帅，”俞兴靠近一步，低声说道，“您能容忍王夔不听您的号令，却不能容忍他残害百姓。大帅炽热的情怀，末将深为感佩！但是，如果现在就提兵讨伐，明白的人知道大帅是爱民如子，不明白的人却会误解大帅在挟私报复啊！”

余玠渐渐平静下来，两眼望着平静的江面，嘴唇哆嗦着，慢慢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从脸上流下来，滴在衣襟上。

嘉定顺福客栈

王惟忠躺在床上，微眯着双眼，两颊赤红。床前立着俞兴及两侍卫，一个大夫坐在床边给王惟忠把脉。

一会儿后，大夫站起来，走进房间客厅。余玠正坐在一张桌子旁，呆呆出神。见大夫过来，忙问道：“大夫，惟忠病情如何？”

大夫说：“这位公子是外感风寒，内积阴火，寒热交攻，加上身体虚弱，所以才会一时昏厥，并无大碍。”

余玠舒了一口气。大夫写好药方，递给余玠说：“按这个方子抓药，服上几剂，注意卧床休息，善加调理，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小老儿告辞。”

余玠送走大夫，让李肃拿着方子出外抓药去。

这时，外面传来巨大的喧闹声。俞兴站起来，正要打开门出去看个究竟。房门却被砰的一声踢开，几个手持大刀의捕快冲进来，拿刀指着余玠等人，大喝道：“站住，奉令搜查！”

赵笑也刷一声拔出刀，怒冲冲大喊道：“大胆，你们竟敢……”

余玠瞪了赵笑一眼，示意他别开腔，赵笑垂下手，把刀送回刀鞘。

余玠微微一笑，站起来说道：“几位老爷奉谁的命令？搜查什么？”



捕头王强拍拍胸脯，拇指一举说：“大爷几个奉嘉定知府王大人的命令，缉拿盗贼！识相的都乖乖站着别动，否则，大爷几个的刀上可是没长眼睛的！”

余玠转身走到窗前，背着手，微微闭上眼睛道：“好吧，你们搜吧！”

几个捕快在屋子里四处搜查起来。一个捕快拿出余玠等人的行李包，从包里翻出一些银两，大声对其他人说道：“头，搜到了！搜到了！赃银原来在这里！”

俞兴冷冷地说：“这不是赃银，这是咱们几个人的盘缠！”

“胡说！”一个捕快大喝道，“明明是盗来的赃银，还想狡赖！”

俞兴提高声音说：“请你们放下，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赃银，这是咱们吃饭住店的盘缠！”

“嚯嚯，”王强走过来，指着俞兴的鼻子道，“怎么？你还想抗捕么？”说着便伸手来拿俞兴。却是俞兴手法极快，只一下，便把王强手里的刀打落在地，又反过他的手，扣在身后。

王强满脸通红，狂怒不已，大声嚷道：“反了反了！上，上呀！把这几个盗贼抓起来，带回衙门去！”

众捕快见王强被扭住，都有些不知所措，挥着刀，却不敢上前。

余玠笑了笑：“俞兴，放了王捕头吧。他们既然认定咱们是盗贼，咱们就随他们到衙门去一趟。咱们既然没偷盗过，他们就冤枉不了！”

俞兴把王强放了，往前轻轻一送。王强跌跌撞撞跑了几步，方才立住脚跟，回过头来，满脸羞红地揉着手嚷道：“绑，绑起来！把他们通通绑起来。”

却是捕快们都很犹豫，不敢上前。

余玠微微一笑，转过身去，把手背在身后。俞兴和赵笑也同样转过身去，把手背在身后。捕快们这才一拥而上，用绳子把三人的手绑住。

王强喝一声：“带走！”

一个捕快在里屋大叫道：“头儿，这床上还躺着一个呢！”

王强道：“拉起来，一并带走！”

俞兴怒道：“你们不能带走他，他是病人！”

“什么病人？装病吧！”那捕快见俞兴等人的手都被绑起来了，也不怕，嬉皮笑脸说道，“嘿嘿，这样子，装得还挺像的！”说着，把王惟忠从床上拖起来，向外拉去。王惟忠病歪歪的，走两步，便扑倒在地上。可那捕快仍然不住手，把他往前拖行。

俞兴大喝道：“赶紧放人！”

王强瞪了俞兴一眼，叫道：“绑起来，拉走！”

俞兴怒极，牙齿咬得咯咯响，紧握拳头，就要把绑在身上的绳子扯断。

突然，只听得“啪”的一声响，那拖行王惟忠的捕快突然原地转了个圈，惨叫道：“谁打我？”他痛苦地摸着左脸，脸上一下出现了一道长长的鲜红的伤痕。

又听得“啪”的一声响，捕快反着又转了一圈。很快，他的右脸颊也肿起一道同样的伤痕。捕快双手抱脸，血从指缝间渗出来。“谁打我？是谁？赶紧给本大爷出来！”

却又是“啪”的一声，这会儿，捕快捂住的是他的嘴巴。

一个穿着青衣青裤青鞋，面容清秀姣好的年轻女子从空中冉冉飘下来。众捕快看见了，脸色大变，惊恐地喊道：“竹叶青！”

众捕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都吓得往后退。王强着急了，号叫道：“兄弟们上啊！一起上！砍死她！”

捕快们才醒悟过来，舞着刀，狂叫着向女子猛扑上去。

女子手持一根青竹样的软鞭，漫不经心地这里一鞭，那里一鞭。七八个捕快虽然拼了老命使劲砍杀，却都近身不得，反被女子抽得团团转。不一会儿，所有的捕快脸上身上都伤痕累累，被女子抽趴在地上，动不了了。

女子摇着鞭头，指着众捕快喊道：“都趴在地上干什么？站起来呀，站起来接着打呀！”

众捕快哼哼着，站不起来。王强往左右看了看，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道：“姑奶奶饶命啊！咱们兄弟几个也是奉命行事啊……”

“奉什么命？行什么事？”女子喝道，“官府之人，青天白日，公然入室抢劫民财，这样的事情，从三皇五帝到现今，本姑娘从未见过！赶紧把所抢钱物还给这几位官人，否则，本姑娘一顿鞭子抽死你们！”

“好，好，好……”王强爬过来，把余玠等人的包袱放在桌上，又转身看着女子，等着她发落。

女子轻呵一声：“还不快滚！”

众捕快爬起来就要走，但余玠突然说道：“慢！”

王强转身，愁眉苦脸说道：“这位老爷，你们的包袱我们全都还给你们了，里面的银两一分不少，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余玠说：“东西确实不少，但你们既然说咱们是盗贼，咱们便不妨跟你们到衙门去一趟，责辨责辨。果真是盗贼，咱们听凭你们处置；不是盗贼，你们得还咱们清白！”

王强赶紧打躬作揖道：“老爷您就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说你们是盗贼了！”

“我是认真的！”余玠提高声音正色道，“你们既然是奉命行事，咱们也不能以力服人，得按律令来办。咱们需要的是一个清白，明白吗？”

众捕快面面相觑，不敢开腔。

女子忍不住叫道：“这位官人，你可别太书生气了！你是外乡人，恐怕还不知道那‘王夜叉’吧，他那衙门是说理的地方吗？别立着进去，躺着出来，到时候连个给你们收尸的人也没有！”

余玠向女子拱拱手，微笑着说：“多谢女侠古道热肠！女侠请放心，在

下有分寸的。那‘王夜叉’就算再霸道，好歹这里也是大宋的土地！”

余玠指了指王惟忠，又说道：“只是想再求女侠帮个忙，不知可否？”

女子一抱拳说：“别喊我女侠，当不起，小女子名叫小青！”

余玠也一抱拳说：“小青姑娘，是这样的，我这位兄弟病得很重，不适合跟咱们去衙门折腾。请女侠先帮咱们照顾照顾如何？咱们还有个兄弟抓药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小青还想说什么，但见余玠态度坚决，也不好再劝，只得默默点点头。一跺脚，又冲捕快吼道：“还不赶紧给这位老爷松绑，好好伺候着。你们还想挨打吗？”

捕快们忙上前，七手八脚给余玠等人解掉绳子。

嘉定府衙大堂

嘉定知府王夔高坐大堂之上，神情倨傲。嘉定通判姚因谋坐在旁边。堂下站着两排衙役，余玠、俞兴、赵笑三人站在堂中。

王强冲余玠三人喝道：“跪下！”

余玠冷笑道：“我们无罪，为什么要跪？”

“哼哼，”王强恶狠狠地叫道，“你们以为竹叶青那个臭婆娘还能护着你们吗？这里是嘉定衙门，上面坐着的是咱嘉定的青天大老爷王大人！就是天王老子来，也得给咱们老爷磕一个头！跪下！”

说着，走到俞兴身边，抓住他的肩膀就往下按。俞兴暗暗一发力，一下把王强跌得坐在地上。王强见仍然斗不过俞兴，老羞成怒，狐假虎威冲其他捕快叫道：“给老子锁了！先扒下裤子打一百棍再说！”

俞兴提高声音说道：“你们敢！你们知道这堂下站的是谁吗？”

王强狂叫道：“哼哼，大爷已经说了，就是天王老子，也得先打一百棍作为给咱们老爷的见面礼！”

王夔冲王强扬扬手，喝道：“退下去！”

王强讪讪退到一边。王夔问俞兴道：“堂下站的何人？”

俞兴冷冷说道：“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帅。王夔，还不下来行礼！”

姚因谋一听，起身就要下堂行礼。只见王夔的脸色变了变，在余玠等人的身上扫了扫，又极快地恢复正常道：“姚大人且慢！”

姚因谋站住，惊愕地望着王夔。王夔继续说道：“你说他是余玠余大帅，有何凭证？”

俞兴一怔，他们的包裹放在客栈里了，所有的印信都在包裹里，一时确实拿不出来。王夔板起面孔冷哼道：“哼哼，你们真是狗胆包天，又想来骗老爷我！余大人岂是你们这副偷鸡摸狗的形象，给本老爷锁起来！”

余玠给俞兴、赵笑递了个眼色，示意大家别动。众衙役涌上来，再次把三人绑住。

余玠呵呵一笑道：“王大人，本帅余玠，如假包换。印信确实没在身上，不过都在客栈里，你们可差人查验！”

王夔面不改色说道：“本老爷自然要查验，你等鼠辈休想欺骗本老爷！本老爷不妨告诉你们，前不久，就有两个人拿着一张盖了个假印的东西，冒充余大帅的手谕，要本老爷出兵救成都！本老爷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九顶山上的土匪盗贼使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想把老爷的兵调开后，他好下山攻我嘉定，本老爷岂能上他的当！”

余玠、俞兴又惊又气，对望了一眼。赵笑忍不住叫道：“胡说，手谕明明就是大帅亲手写的，印章也是真的，何来造假！王大人，你的胆量也够大了。不听大帅号令也罢了，竟然还说咱们大帅的手谕印章是假的！”

王夔做了个定眼细瞧的样子，怪笑道：“本老爷记得你，你就是那两个骗子中的一个！嚯嚯，那天一骗不成，本老爷放了你们，没想到今天又骗，你这狗胆也太大了吧！哼哼，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还以为本老爷这

嘉定府是你要宝的大市场呢！来人呀，拉下去，先打二十大板，教训教训这小子！”

众衙役一拥而上，推倒赵笑，扯下裤子，一板一板猛打起来。

俞兴忙大喊道：“住手！不准打！”可是没人听他的。余玠紧紧咬着嘴巴，脸上的肌肉随着板子击打的声音一跳一跳地颤抖。姚因谋则坐在一边，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

嘉定府大牢

赵笑在大堂上被猛打的时候，始终咬着牙，一声不吭，但是被丢进牢房后，却趴在干草上，“哎哟，哎哟”叫了起来。

余玠、俞兴走过来，蹲在他身边，揭起他的裤子看伤情。俞兴关切地问道：“赵兄弟，很疼吗？”

赵笑“哎哟，哎哟”叫得更欢了：“怎么不疼呢，俞将军，这是打板子呢，二十大板，专打在屁股的肉上！那是肉啊，都开花了，能不疼吗？”

俞兴笑道：“既然疼，你还叫得这么欢！看你那样子，倒像是很快乐一样！”

“哎呀俞将军，”赵笑哭丧着脸，抱怨道，“这板子没落在你身上，要落在你身上，你不一定比小人强到哪儿去！”又对余玠说道，“大帅，王夜叉这么不讲理，咱们会不会就这么不明不白给他害死狱中啊？”

余玠站起来，走了两步，问俞兴道：“俞兴，你怎么看？”

俞兴说：“不会。”

余玠点点头说：“本帅也以为不会。”

赵笑在一旁着急地说：“大帅、俞将军，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呀？为什么不会，你们说说理由嘛！”

俞兴正要说话，牢门突然就打开了，嘉定通判姚因谋走了进来。刚一进

来，他又转过身去，朝门外左右看了看。回身紧紧关上牢门，向余玠一深揖道：“大帅，让您受罪了！”

俞兴问道：“怎么？你们终于到旅店拿到印信了？王夔怎么没来？”

“不是的大帅，”姚因谋神秘地说道，“卑职是避开王夔偷偷来看望大帅您的！王夔污蔑大帅，卑职在堂上便已看出来！不过，王夔此人专横跋扈，当场指责他的话，势必惹得他恼羞成怒，对大帅不利，故卑职才决定深夜过来偷偷解救大帅！”

余玠问道：“哦，原来是这样。那姚大人准备如何解救我等？”

姚因谋道：“为今之计，只能卑职偷偷打开牢门，你们先逃出去，再图后策。大帅请放心，牢房内外卑职都已打点好了，大帅尽管前行！”

赵笑一咕噜爬起来，一瘸一拐往牢门口跑去。俞兴站在原地不动，笑着说道：“赵兄弟，怎么？屁股不痛了吗？”

赵笑急急地说道：“痛也比待在牢里趴在稻草上好啊！大帅，那咱们就赶紧走吧……唉，你们怎么都不动呢！”

“慢！”余玠冲赵笑喝了一句，转身对姚因谋说道：“姚大人，谢谢您为咱们所做的一切，但咱们不能越狱出去啊！出去以后，如何善后？如果姚大人真想帮助咱们，请去给王夔说，让他立刻去顺福客栈，找一个叫李肃的人取咱们的包裹，印信都在包裹里面，只要核查清楚了，咱们不就得救了吗？”

姚因谋脸上显出着急的神色说：“大帅，卑职劝您还是先出去为好！大帅大约还不知道这个王夔，当地人都称他‘王夜叉’呢！大帅要早点出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赵笑也着急地说道：“是啊大帅，在客栈的时候，小青姑娘也这么说啊，咱们赶紧随姚大人出去吧！”

余玠笑着说道：“姚大人，不管那王夔有多霸道，好歹这也是大宋的天

下，除非他想逆天！不会的，姚大人，请您就按照本帅的说法去做吧！”

姚因谋满脸难色，但最后还是叹了口气，行个礼，转身走了。

姚因谋走后，俞兴对余玠说道：“大帅，这个姚通判，行事这么夸张，真是太奇怪了！”

余玠神色凝重地说道：“嘉定注定不会平静啊……”

赵笑望望余玠，又望望俞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嘉定府大牢

大牢里，余玠、俞兴抱着身子坐在地上，赵笑则伏卧在干稻草上。三人都已经睡着了，赵笑偶有呻吟之声，但更多的则是他胖胖的身躯里发出的雷鸣般的鼾声。

忽然，大牢的门发出非常轻微的“嗒”的一声。俞兴警觉地睁开眼睛，但他身子并没有动。那门又轻轻地“嗒”了一声。俞兴下意识地伸手拿身边的刀，却才想起来，刀早在衙门大堂就被衙役取下来了。他悄悄站起身子，做了一个半蹲进击的姿势，同时低低喝道：“谁？”

便在这时，俞兴感觉有两道强劲的风冲他猛袭过来，赶紧侧身让过，转腿往下盘一扫，同时大声冲赵笑喊道：“有刺客！赵兄弟，保护大帅！”

赵笑和余玠也都醒过来。赵笑虽然屁股痛，但他仍然极快地撑起来，把余玠拉向一个角落护住。

俞兴因为是徒手，牢房里又漆黑如墨，在与两名刺客的搏击中，一时险象环生。不一会儿，他便感觉手臂一痛，很显然，刺客的刀锋划到了他。不过他仍然咬紧牙关，努力挡住两名刺客砍向余玠的快刀。

余玠突然运足气大声喊道：“来人呀，快来人呀，有刺客！”

赵笑见余玠大喊，也跟着大喊起来：“快来人啊！有刺客啊！有没有人管啊！”



见余玠、赵笑喊叫，刺客慌乱起来，刀法也变得凌乱了，俞兴渐渐地占据了上风，把他们逼到了牢门边。

牢外传来噼噼啪啪的脚步声，两盏灯笼摇晃着，从远处慢慢移了过来。

两刺客见势不妙，冲俞兴猛砍两刀，转身冲出牢房，一溜烟跑得没影儿了。

守牢的狱卒过来，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冲余玠等人嚷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嚷什么嚷？”

余玠不慌不忙给俞兴包扎伤口，抬头看了狱卒一眼，说道：“来了两个刺客！”

“刺客呢？在哪里？”两狱卒紧张地左右看着。

“呵呵，”余玠微微一笑说，“被我们的壮士三拳两脚打跑了！”

两狱卒狐疑地看了看余玠，又看了看俞兴，赶紧退出去，把牢门紧紧关上，同时在门外嚷道：“你们不会打什么歪主意吧？别演戏了，都给大爷好好躺着，否则，大爷对你们不客气！”

“好，好，两位官爷放心，咱们会躺好的。”余玠给俞兴、赵笑招招手，“睡觉！睡觉！”说着走过去，靠在墙上，抱着手闭上眼。

嘉定府大牢

几缕熹微的晨光从狭窄的牢房窗户穿进来，照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人的面孔仅仅能够分辨出一些模糊的轮廓，但赵笑已经躺不住了。他艰难地撑起身子，对还靠在墙上熟睡的余玠和俞兴嚷道：“大帅，俞将军，你们昨晚不是说，今天早上王夔就会来放咱们出去吗？怎么天都大亮了，还没人来开牢门啊？”

余玠睁开眼，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道：“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俞兴忍不住又取笑赵笑道：“赵兄弟，看来你屁股上的肿消得挺快的嘛，一晚上过去，就不痛了！”

“唉哟，谁不痛呀！”赵笑一被提醒，立刻便皱眉缩嘴叫起来，“只是一想到在这鬼地方呆着，心里就堵得慌啊！慌的感觉太强烈了，一下就盖住痛了嘛……”

也就在这时候，牢门真的打开了，夜晚来过的那两个狱卒弓着身子，满脸堆笑地喊道：“大帅，俞将军，让你们受苦了！王大人让小人前来请你们出去，王大人说，他会亲自给你们赔不是的！”

赵笑一骨碌翻起来，冲狱卒嚷道：“嗨，被打的人是我，屁股痛的人是我，怎么反而不给我赔不是呢！”

狱卒赔笑说：“王大人让小人这么说，小人就只能这样传话……”

余玠道：“王大人查清楚了？本帅的身份没有假吧？”

狱卒连连点头：“查清楚了！查清楚了！”

俞兴问道：“你们王大人怎么没来接大帅？”

狱卒道：“王大人在船上等着大帅呢！他让小人两个来请大帅过去。”

“在船上？”赵笑疑惑地问道，“怎么回事……”

余玠呵呵笑道：“走吧走吧，咱们就到船上去拜见王大人吧！”

三江交汇处的一块沙洲上

王夔坐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处的一艘大船上。大船的背后是罩在十三层佛阁里的巨型大佛坐像，前面则是一片宽阔的，千百年来由江水冲击而成的沙洲。沙洲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两队全副武装，由彪形大汉组成的士兵方阵，中间则只留着一条窄窄的、长长的通道给余玠三人通行。

余玠呵呵一笑，头一埋，大踏步走进士兵方阵留出的那条窄窄的通道里。俞兴和赵笑紧跟其后。三人刚走到中间，突然，所有的士兵都刷一下把

刀拔出来，举过头顶，在余玠三人脑袋上形成一片寒光闪烁的刀林。不过余玠面不改色，继续往前走着。俞兴满脸怒容，但他什么也没说，紧贴着余玠走着，提防着两边的刀枪。只有赵笑的脸色僵成一团，本来有些瘸的腿，这时候拐得更厉害了。

余玠三人走出十余步后，士兵方阵里又爆发出雷鸣般的喊声：“欢迎大帅！大帅受苦了！”他们把刀刷一声收回去，又猛地挺起来，连喊三声，连挺三次。

靠近岸边有一艘小木舟，一个光裸着上身的彪形大汉手持竹篙站在舟中，他是摆渡余玠三人到江中大船上的船夫。

小木舟和江岸还有一小段距离，直接是上不去的。赵笑冲那小木舟上的大汉喊道：“船家，把船撑过来一点！”

那大汉嬉皮笑脸答道：“不行，船太大了，靠岸太近会搁浅的。你们从水里走过来嘛……”

“那么点小木舟，怎么可能搁浅！”赵笑嘟囔道：“大帅，这明明是王夔出您的洋相呢，别去，让王夔过来见您！”

却在这时候，士兵方阵又爆出另一句话：“恭请大帅登舟！”

余玠抬腿就往水里走去。俞兴忙低声说道：“大帅别急，让末将来！”说着，对站在身边的两个狱卒说道：“两位兄弟，借你们的东西一用！”

狱卒不解，刚问道：“借什么？”但他们就猛地原地转起圈来，身上的裤带已被俞兴极快地抽了出去，裤子一下就掉到地上。两个狱卒满脸通红，赶紧用双手把裤子提起来。

俞兴微笑着说了一句：“得罪！”把两根裤带打个结，变成一条长长的绳子，往江心一抛，一下就系在小木舟的一个角上，作势要往岸边拉来。那大汉看见了，心里一慌张，赶紧用竹篙拔掉俞兴系在船头上的绳结。俞兴收回绳子，又抛向另一边船头。刚系在上面，大汉回身一竹篙，又把俞兴的绳

结再次拨掉。

赵笑愤怒地骂道：“你干什么？你说过不来，我们俞将军帮你把船撑过来，还要怎样？”

大汉笑道：“不行的，船搁浅了，就搞不下水了！小人是好意呢，你们还是从水里走过来吧！”

“恭请大帅登舟！”士兵方阵里又吼起来。

俞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忽然又把绳子猛地抛了出去。这一次，绳子不偏不倚，缠在了那大汉的腿上。大汉收束不住，一屁股跌坐在船上。趁这个间歇，俞兴一使力，大汉的身子拖着船就过来了。

余玠和赵笑趁机走到船上，俞兴一抖手，把绳子从大汉脚上解了下来，一把扔到那两个狱卒面前，叫一声：“还你们的裤带！”把船往江心一推，再一个纵步跳到船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岸上士兵方阵中，不知是谁，竟然抑制不住地发出喝彩声。

大汉从船上挣起来，满脸怒容。但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拿起竹篙，撑起船，往王夔所在的大船驰去。

船到江心的时候，大汉又开始搞小动作了。此处的江心，本三江汇流之处，因此江水非常湍急。只见大汉把船桨这里拨一下，那里点一下，同时左右俯仰着身子。这样一来，小木舟便在江心剧烈摇晃起来。

赵笑最先受不住了，身子一歪，重重地跌坐在船上。屁股上的伤让他惨叫起来。余玠虽然叉开双脚定定地站着，但身子也晃得很厉害，几次差点像赵笑一样跌倒。

大汉暗喜，却还转过头来，故意大喊道：“大帅注意了！水流湍急，小心别跌到江心去了！”他一边喊着，一边更加得意地晃动身子。

俞兴见势不妙，赶紧挪动脚步，晃起身子，阻止船的颠簸摇晃。大汉见小木舟在俞兴的使力下变得平稳起来，同时又往大船的方向越靠越近，一着



急，猛摇两桨，竟然把小木舟往别的方向划了过去。

赵笑大喊道：“船家，方向偏了！”

大汉故意装出着急的样子说：“是啊是啊，没办法呀，江水太急了，小人控制不住了！”

俞兴冷笑道：“兄弟，别着急，让在下来帮你！”说着，伸手去夺大汉手中的桨。大汉不让他夺，又故意往其他方向猛划几下，让船滑得更远了。俞兴把牙一咬，突然一个矮身，蹭到大汉身后往前一拱，一下便把大汉拱下了水。大汉一慌张，赶紧反手搭在船舷上。俞兴做出一个踉跄的姿势，一脚踩在了大汉的手指上。大汉号叫一声，俞兴赶紧收脚，伸出手做出救人的动作，但他的手慢了半拍，那大汉已是落入江心，被水冲远了。

俞兴扶起船桨，猛地往大船方向划去，一边划，一边回身冲在江心扑腾的大汉喊道：“兄弟啊，实在对不起，一没注意，竟把你撞进水里去了！这船不能停了，在下先划过去。在下知道你水性好，委屈你了，你随后游过来吧！”

余玠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俞兴，你怎么一下变成赵笑了？”

“俞将军变成小人了？”赵笑却不明白，“没有啊，俞将军哪里变成小人了？”

这时候，小木舟已经靠近了大船。

江心大船上

见小木舟靠近大船，王夔、姚因谋等人赶紧起身走过来迎接。王夔动作夸张地招呼身边的卫士：“赶紧，赶紧把绳子抛下去系住大帅的船，江流太急了，可别让水又把大帅的船冲走了！”

大船上忽地传来一声娇喝：“都滚开！”随着一声鞭响，一身青衣的小青抛出长长的软竹鞭，鞭梢绕住小木舟的尖角，缓缓往回一带，小木舟紧紧

地靠在大船向上的扶梯上了。

余玠等人走下船，爬上扶梯。小青顺势把鞭子一撒，小木船极快地往江流中旋转而去。这时候，那大汉也刚好爬上船，水淋淋地上到船面。但看见他的小木舟顺流漂去了，忍不住着急地大叫道：“我的船！我的船！”

王夔踢了他一脚，恶狠狠地骂道：“船！就晓得你的船！你他妈也在这江上混了这么多年，驾个船还这么颠来簸去的，差点把咱们大帅颠进水里！你今天要让大帅沾湿了一片衣角，老子取你全家狗命！”

骂完，转过身来，对余玠赔笑道：“大帅，下官手下人不济事，让大帅受惊了！”

余玠却不理他，对着小青拱手道：“呵呵，小青姑娘也在这里？”

“是的大帅！”小青向余玠行了个礼道，“那王……他们到客栈要取走您的印信。本姑娘不放心，就拿着包裹随他们到这里来了！”顿一下又说，道，“李二哥回来了，他在客栈照顾着王公子呢，请大帅放心！”

余玠点点头道：“有劳姑娘了！”

王夔顺着两人的话题插嘴道：“大帅，青女侠可厉害了！她就一直拿着您的包裹走到这儿！下官说要瞻仰一下大帅的印信，她拿出来一晃，下官眼光还没聚上去，她又藏起来了！”

“呃，是么？”余玠呵呵一笑，说道，“如此说来，王大人还是没能看清楚制置使的印信了？”

“嘿嘿，”王夔干笑道，“青女侠那么宝贝地护着，怕本官夺去了一样，本官怎么可能看得清楚……”

余玠严肃地说道：“既然还没看清楚，那也就是说，本人的身份还没有查明，何以王大人敢以‘大帅’相称？”

“误会！误会！”王夔尴尬地赔笑说，“大帅听下官解释……”

余玠打断他，对小青说道：“小青姑娘，请您把本帅印信拿出来，让王



大人看得更清楚一点，可别说咱们又欺骗王大人哦！”

小青果然从包袱里拿出制置使的大印，迎着王夔的脸递过去，说：“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

王夔的脸色变了变，一丝愤怒在他嘴角一闪，但他迅速压了下去，继续赔笑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大帅，是下官有眼无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听下官解释啊！”

余玠不动声色说道：“好啊，你说。”

王夔道：“大帅，您知道下官为什么让您到这船上来，向您解释赔不是吗？”

赵笑嚷道：“还不就为了看大帅的洋相！可惜咱们大帅福大命大，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王夔忙说道：“这位兄弟，你说笑话了！大帅，请看这边。看见了么？这座山叫九顶山，这山上有一尊十三层天宁阁罩着的，从唐朝修凿传下来的凌云寺大弥勒佛……”

余玠道：“哦，这就是凌云大佛？”

“对！”王夔道，“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这就是名扬四海的山一样高大雄伟的嘉定凌云大佛！”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一直无缘得见！”余玠感叹道，“王大人，你这里有没有香烛？本帅得上山去拜拜！”

“不能去，大帅！”王夔急急地说，“您不能到山上去！”

余玠：“为什么？”

王夔：“因为近些年来，有一伙土匪把整座九顶山都占去了！他们聚集了数千人，在山上筑城修堡，持械作乱，经常下山来抢劫百姓钱物，扰得四邻不安……”

“胡说，”小青忽然插嘴骂道，“王夜叉，你这是血口喷人，颠倒黑白！”

王夔不理小青，把嘴巴凑到余玠耳边略微小声地说：“大帅，这位‘竹叶青’您是怎么认识的？她可就是山上那伙强盗的头目之一，被他们称为四寨主呢！”

余玠面无表情，轻轻地“唔”了一声。

却是王夔的话和余玠的回答都被小青听了去，小青急得大叫道：“大帅，你竟然听信这王夜叉的胡说八道！”

余玠呵呵一笑说：“小青姑娘，别着急，来到这九顶山，咱们先拜佛！佛光普照，明心见性。拜完佛，一切委屈苦恼仇恨都放下了，是不是？”

接着，他又转身对王夔说道：“王大人，你说不能上山是吗？那咱们就不上山，咱们就在这里，对着佛的方向拜一拜。心中有佛，在哪里拜，还不都是一样的？”

小青还想辩解两句，但看见余玠点起香烛，虔诚拜佛，她也只得咬住嘴唇不开腔。

江心大船上

余玠拜完，站起来，望着峭壁高处那隐隐约约的城墙和堡垒，微微眯了眯眼睛，对王夔说：“王大人，本帅算是看明白了！你今天喊本帅到这里来，目的就是告诉本帅，之前一系列事件的核心点，就是这九顶山上有一伙土匪是不？”

王夔面露惊异之色，但他赶紧点头道：“是，正是这样的……”

余玠道：“王大人之所以不听本帅命令出兵解成都之围，就是因为怕中了山上土匪的调虎离山之计，被他们趁机打下山来，对吧？”

王夔道：“对对对，下官正是有这样的为难！唉……”

余玠接着说道：“山上土匪打下山来，抢人财物还在其次，如果把王大人的嘉定府衙给占去了，大人可就没吃饭的地方了，是么？”

王夔感到余玠的话说得有些别扭，但又说不清为何别扭，只得支吾道：“唔，是，不是……”

余玠不等他说下去，继续说道：“派捕快满城搜查过往行人，也是为了防备山上土匪装扮成盗贼，盗取百姓财物？”

“就是！就是！”王夔猛点头说，“土匪穷凶极恶，如果不严加防范，嘉定百姓可就遭殃了！”

“放屁！”小青气得拔出鞭子，在船帮上猛一挥。王夔做出害怕的样子，直往余玠身后躲。

余玠又道：“把本帅抓起来关进大牢里，将本帅的侍卫猛打二十大板，也是因为怕土匪浑水摸鱼兴风作浪！王大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不法之徒？”

“咳，咳，”王夔脸露尴尬之色，尴尬中又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得意，“大帅，您说的都太对了，下官正是这样想的，可没想到，竟然让大帅……唉，真是罪过啊罪过！”

余玠嘲讽道：“当王大人知道本帅身份后，却并不亲自前往大牢迎接，而让堂堂制置使冒着被掀进江水的危险到一条船上见一个知府，王大人之所以要冒这个险，目的就是让解释的理由更具现场感，更有说服力！对不对？”

王夔的眼珠极快地转动着，但是他强忍住心中的不安，打着哈哈极力掩饰道：“大帅英明睿智，盖世无双！下官一些小心思，怎么瞒得过大帅的法眼啊！佩服！实在佩服！”

余玠幽幽地说道：“王大人，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咳咳，是，”王夔有点慌乱了，“咳咳，也不叫用心良苦，实在是下官这里的事情太难做了……”

小青在旁听余玠、王夔如此一问一答，忍不住露出开心的微笑。

余玠一转身，大踏步回到船中间王夔为他准备的座位上，举手在桌上猛一拍，大喝道：“王夔，那你强抢民财，乱施酷刑，虐人致死之事又如何解释？”

王夔脸色极快地变了变，强笑着辩解道：“大帅，您是不是误会了，哪有这样的事情？”

余玠喝道：“你还不承认？本帅来嘉定时，从江水中救出了一个小伙子。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跳江吗？因为他的父母都被你用酷刑折磨致死，家产被洗劫一空，他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王夔更加慌乱：“没有的事，怎么会，怎么可能，还不是因为……”

小青插嘴道：“王夜叉，你抵赖什么？那王公子现在还在客栈里，卧病在床，要不要咱们去把他抬到这里来和你当场对质？”

王夔恶狠狠瞪了小青一眼，对余玠笑道：“大帅，这事下官有隐情！大帅新来四川，可能不知道，朝廷给咱们下达的征粮任务实在是太重了，说是荆湖与两淮战事吃紧，急需补给。为这事，官家还专门给下官下了圣旨的！现今圣旨还在衙门里，下官可以马上派人取来给大帅审验！”

余玠冷笑道：“就算官家有圣旨督你征粮，难道官家也在圣旨中教你乱施酷刑草菅人命吗？”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王夔的额头上冷汗直冒，“嘉定虽是鱼米之乡，但是蒙古人多次抄掠后，人丁骤减，良田撂荒，如果不稍微严厉一点，真的很难完成官家托付的重任啊……”

小青道：“别全推到蒙古人头上！你王夜叉之祸，比蒙古人更甚，这点全嘉定百姓都可以证明！”

“还有山上的土匪，”王夔咬牙切齿地叫道，“也经常下山趁火打劫！他们简直就是咱嘉定的毒瘤！大帅，如不及时割除，势必祸害全嘉定百姓的生命安全啊！”

小青气得又要掏鞭子，站在一旁的俞兴在她肩上拍了拍，悄悄对她说道：“听大帅说话！”她才恨恨地放下手去。

余玠提高声音喝道：“自古官逼民反，就算山上的土匪惊扰四邻，但你要不逼之太甚，他们能和官府如此敌对么？王夔，本帅多次给你机会，但你根本就不反思你的过错！你既然说你这个知府当得很艰难，那本帅就让你轻松一下如何？”

王夔抬起头，惊得脸色都变了形，结结巴巴地说：“大帅，您，您想怎么样？”

余玠不看他，转头喊道：“姚因谋！”

姚因谋赶紧走过来：“下官在！”

余玠：“摘去王夔头上的官帽！今后嘉定府就暂时由你代管！”

小青在一旁眉飞色舞，激动得跳了起来。

王夔脸色大变，冷汗直冒。但渐渐地，一丝阴冷的神色跳上了他的嘴角：“大帅，您不能就这样……大帅，请再给下官一次机会，下官必能改过自新！”一边说，一边忙向身边的统制王霸递了个眼色。

王霸把手中的大刀往头上一举，放声大喊道：“请大帅再给王大人一次机会，王大人必能改过自新！”

船上、江岸沙洲上站着的那两队巨大的士兵方阵也都猛地把大刀举过头顶，发出雷鸣般的吼声：“请大帅再给王大人一次机会，王大人必能改过自新！”

姚因谋本来嘴角还隐现着笑意，看到这阵势，也赶紧对余玠施礼道：“大帅，人谁无错，王大人也是太着急了！这嘉定地界，颇不平静，没有王大人在这里主事，很多事情还真摆不平！大帅，您就让王大人继续担任知府，戴罪立功吧？”

姚因谋话一落口，王霸又挺刀吆喝道：“请大帅准予王大人戴罪立功！”

所有的士兵跟着同声大喊：“请大帅准予王大人戴罪立功！”

小青憋得满脸通红，猛地拔出鞭子，一个转身，极快地闪到王夔身后，把鞭子勒在他脖子上，大喝道：“王夜叉！你怎敢用武力威逼大帅？赶紧让你的人把手中的刀剑都解下来，自动让开一条道，让大帅平安出去！否则，本姑娘一鞭勒断你的喉咙，让你变成一只死夜叉，你信不信？”

王夔惊恐万分，连连点头：“好好好，放下放下，一切都听你的……姑奶奶，求你的鞭子轻一点，别那么使劲，再一使劲，本官的脖子就真的断了！”

王霸赶紧一摆手，船上所有的士兵都放下武器，往身后退了退。

余玠却冲小青摆摆手道：“小青姑娘，不能这样，赶紧把王大人放了！”

小青松开王夔。余玠说道：“王大人，既然这么多兄弟帮你求情，姚大人也认为你是这嘉定知府的不二人选，那本帅就暂且饶过你这一次。此后你必须爱民如子，和睦各方关系，重视农桑，加强嘉定城防，一意抗蒙！你明白了吗？”

王夔赶紧把帽檐正了正，连声答道：“是是是，明白明白明白……”

小青惊愕地望着余玠，不解地大叫道：“大帅，您就这样放过王夜叉？他身上背的那些血债就这样洗干净了？”

“小青，冤冤相报何时了，”余玠艰难地对小青说道，“如今抗蒙是四川头等大事。王大人虽然有错，但只要此后他能改过自新，团结大家共同抗蒙，那就是个好官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佛像面前，相信王大人不会说假话吧？”

王夔忙说：“当然不会！下官心中是有佛的，嘿嘿……”

小青气得满脸通红，眼眶涌满泪花：“好！本姑娘，本姑娘算是看走了！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原来如此……”说着，跳起来，脚尖在船舷上一点，鞭子击打着江水，三两下便跳到九顶山上，像一道青烟，



消失不见了。

余玠望着小青离去的方向，默默地叹了口气……

顺福客栈

在嘉定顺福客栈的房间里，余玠拿着一封信看，表情非常严肃。

李肃不安地对余玠说：“大帅，王公子的药喝完了，小人拿着方子出去抓药，但回来后，王公子就不见了，只在桌上留下这封信。”

余玠把信重重地按在桌上，走到窗前，背着手，望着窗外，表情痛苦地喃喃自语道：“小青离本帅而去了，王惟忠也离本帅而去了，他们都不再信任本帅了……”

俞兴安慰余玠说：“大帅别难过，他们终究会理解大帅一番苦心的，虽暂时离去，但最终会回到大帅身边的！”

余玠转过身来，直视俞兴道：“俞兴，你告诉本帅，本帅做错了吗？是不是应该及时把那王夔绳之以法，还小青、惟忠等人一个公道？”

俞兴说：“大帅，您做得没错！且不说王夔重兵在握，您根本就没办法把他绳之以法；就是真法办了他，很可能将引发一系列的变故，对今后四川的抗蒙大局不利啊！”

余玠看了俞兴一眼，问道：“你觉得会有什么隐患？”

俞兴道：“王夔能在嘉定横行那么多年，恐怕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恶霸吧？如果没有强硬的后台，他能如此坚挺？大帅初来四川，既需要四川各界的拥护，又需要朝廷的支持。如果因为处理王夔，引发了四川新的动荡，这对今后四川抗蒙体系的打造是很不利的，这些情况，小青、王惟忠是无法理解的……”

余玠道：“俞兴，你认为王夔会改过自新吗？”

“大帅，说句实话，这个王夔，末将对他真的没有任何信心！”俞兴

说，“当然了，他能够改过再好不过了。如果他继续在嘉定为非作歹，那不但但是嘉定百姓的灾难，也是大帅您的灾难啊！”

余玠道：“此话怎讲？”

俞兴道：“大帅，四川自古难治，原因就在于这里的官员最爱各行其是，唯我独尊，整个四川一盘散沙。如果无法将这些散乱的沙子捏成一个面团——别说面团，就是压成一颗坚硬的石头，也未必是那蒙古人的对手——这样的话，抗蒙大业，必将化为泡影。大帅对官家的承诺，也将只是一句空话啊！”

余玠定定地望着窗外，目光似乎看到了极远的地方。

忽然，他猛地转过身来，对着俞兴大喊道：“俞兴！”

俞兴一抱拳：“末将在！”

余玠道：“本帅交两件事给你去办，你务必办好！”

俞兴道：“大帅请吩咐！”

余玠道：“第一件，你务必找到王惟忠那小伙子，给本帅送到重庆去！告诉他，本帅有重要任务交他去做！”

俞兴道：“末将遵命！”

余玠道：“第二件，本帅去重庆后，你留在嘉定，隐姓埋名，绝对不要让王夔知道你的行踪！你要收集掌握王夔危害百姓的那些证据。更重要的是，你务必查清楚王夔在朝中的后台是谁。这是咱们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你明白吗？”

俞兴：“末将明白！”

余玠给赵笑、李肃一挥手，目光坚毅地说：“咱们走！”三人走出客栈，翻身上马，在一阵烟尘中渐渐远去。



第三章

诗里的秘密

招贤才礼遇滚龙 建钓鱼参悟抗蒙计

重庆制置使府内宅

余玠大踏步往制置使府内宅走去。黄睿娘端着一盆药水走出来，在过道上碰见余玠，冷冷地讽刺道：“姐夫，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这里又没有蒙古人给你打！”

余玠不好意思地说道：“四川制置使府邸设在这里，姐夫是制置使，不到这里来到哪里去啊？”

“制置使，好威风啊！”黄睿娘继续讽刺道，“不过在这里显摆没用！这里是内宅，你的身份只能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余玠叹口气道：“唉，睿娘啊，你批评得对！你们都到这里三个月了，姐夫才第一次来，确实没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怎么样，你姐姐和孩子还好吗？”

黄睿娘软了下来，也叹口气道：“唉，姐夫啊，睿娘知道你一直在为抗蒙大业奔忙着，不该责怪你！睿娘只是可怜我姐姐，还有我那三个月大的侄儿……”

余玠这才发现黄睿娘手中端的是一盆药水，着急地问道：“这是什么药水？做什么用的？谁生病了？”

黄睿娘抽泣道：“这是给侄儿洗寒湿的……三个月前，姐姐还没满月，就带着侄儿和我到这里来了……侄儿本来就是早产，先天不足，再加上长途颠簸，又遇到这里的寒湿天气，因此一到这里就病了，身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红斑，到现在还没有消……”

余玠接过药水快步往里走，紧张地问道：“什么样的红斑？找大夫看过没有？”

“看过了！”黄睿娘道，“大夫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说大约是寒湿引起的，抓了些药让熬水清洗……但没什么效果，好几次，侄儿高热不退，昏迷不醒，姐姐着急得不行，天天盼着姐夫你回来……可姐夫你这一趟

就是三个月……”

余玠叹口气道：“唉，睿娘啊，这三个月，姐夫也没闲着，在成都打了一仗，又去了一趟嘉定，然后四处看了一圈，越看越感觉四川抗蒙形势严峻啊……”

黄睿娘道：“姐夫所说的这些，睿娘都知道！姐夫自然应该以国事为重。但是，姐夫你也应该明白，坐月子的女人是最小气的！一会儿你见到我姐姐，可得好好儿和她说些软话……”

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房门前。黄莲香看见余玠进来，先是显出一片惊愕的神色，接着又闪现出一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但很快又泪光盈盈，脸上满是委屈和愤恨，继而又是一片茫然，看看空着手站在一边的黄睿娘，说道：“睿娘，你端的药水呢？”

黄睿娘道：“姐夫端着的不是？姐夫，你快递给姐姐吧！”

余玠赶紧把药水递上去，但黄莲香却不接，只对黄睿娘说道：“你端过来！”

黄睿娘向余玠吐了一下舌头，赶紧从余玠手中接过药水，递给黄莲香。

黄莲香接过药水，放在地上，又从床上抱起孩子。余玠凑上去问道：“夫人，孩子怎么了？要好些了吗？”说着，便想伸手去抱孩子。但黄莲香一转身背过去，余玠的手扑了一个空。

黄莲香对站在一旁的丫鬟春娟说道：“春娟，你去把公子的小衣拿来。”春娟应声出去了。

余玠又笑着说道：“夫人，我来帮你拧帕子吧！”

黄莲香依然不理余玠，对黄睿娘说道：“睿娘，你帮姐姐拧！”

睿娘只得过去，把帕子在药水中打湿了，拧干交给黄莲香。

余玠搓着手，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有些忍不住了，埋怨地说道：“夫人啊，不是为夫说你，你怎么能没满月就抱着孩子上路呢？路上那

般颠簸，这里又如此寒湿，孩子怎么可能不得病？真是的，你至少应该在夔州府呆上两三个月再走嘛！”

黄莲香猛地转过身来，眼中迸着泪花叫道：“你还埋怨我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女人正在生孩子，她的丈夫竟然不顾她的死活，把她撂给别人自个儿跑了！你让我多呆两三个月，我到哪里呆去？”

春娟已经把小衣拿了进来，满脸惊惶地看着余玠和黄莲香。

黄蓉娘忙说道：“姐夫啊，这你就有点冤枉姐姐了！你不知道，你走后第三天，孟公就接到紧急军情，带着部队走了！孟夫人本来要随孟公一起走的，就因为要留下来照顾姐姐，所以才没走。姐姐过意不去，同时也为了早点和姐夫你汇合，所以才急急忙忙上路的。谁知到这里后，姐夫你竟然还没回来……”

“哦，原来这样啊，”余玠不好意思地说道，“夫人，为夫错怪你了……”

黄莲香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在脸上抹了一把，什么也不说，只一意地用药水给小孩擦身子。

黄蓉娘看了看她姐姐，又看了看余玠，笑着接着说道：“姐夫啊，你不知道，咱们刚来的时候，可真是惨啊！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衙役把咱们带到这儿来，这里虽然宽，有很多间房，但每间屋子都空荡荡的，地上铺满厚厚一层灰，院子里荒草丛生，简直就像那种传说中的鬼屋，可怕得很，晚上都不敢出去！”

余玠道：“这里原来是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彭大雅的官邸。自从彭大人被贬为庶人，全家发配赣州后，这里就空闲了下来，再没人住了。”

黄蓉娘接着说道：“姐姐带着咱们足足干了五天，才把这十几间房全部清理干净，又把院子里的荒草铲除了，花木修剪了，这里才多多少少像个样子。姐夫啊，姐姐本来身子就弱，又干了这么多重活，累得都晕过去了好几次呢！”



我们都劝姐姐别干了，但她却说，要赶紧干完，等姐夫你来住干净屋子……”

黄莲香嗔怪道：“睿娘你胡说什么，谁为了他呀！咱们打扫屋子，不过是为了咱们自己住着舒服罢了！”

黄睿娘给余玠眨眨眼睛，呵呵一笑道：“姐夫啊，侄儿都三个月了，还没有名字！你得好好看看侄儿，给他取个好名字啊！”

余玠也借坡下驴说道：“是啊是啊，还没取名字呢！来来来，让爹好好看看，看取个什么名字！”

说着，便伸手去黄莲香怀里抱孩子。这次黄莲香没有躲闪、推脱，任由余玠抱了过去。

余玠轻轻地抱着孩子，拿嘴巴在他的小脸上碰了碰，又心疼又高兴地说：“哎哟哟，咱这孩子，又黑又小，长得简直像个猴子！”

黄莲香呛了余玠一句：“没满月就出生，一出来就吃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的难，能长好吗？”

余玠嘿嘿一笑说：“其实像猴子也没什么！你看那山间的猴子，虽然瘦小，但飞檐走壁、攀藤附葛，却是个能手！为夫倒是希望咱们的孩子将来也能像个猴子那么俊劲结实！好，就叫他余如孙吧！”

黄莲香又不高兴了，叫道：“你就给自己儿子取个猴子的名字？”

“你听我解释，夫人！”余玠赶紧解释道，“取个猴子的名字，并没有什么不好，取名要取贱！这样一个乱世，重要的是要顺顺利利长大，无灾无难地活下去，你说对不对？”

黄莲香没有开腔。黄睿娘赶紧说道：“对，对对，希望小侄儿将来能够练出像猴子一般的拳脚！这样，他又将是咱余家的一员猛将，抗蒙大业就后继有人了！”

忽听得赵笑在门外大喊：“大帅，王惟忠来了！王惟忠赶到重庆来了！”

“真的么？”余玠高兴地说道，“哎呀，真是太好了！赵笑，你先让惟

忠在议事厅休息一会儿，本帅随后就到！”

赵笑跑开后，黄睿娘打趣道：“姐夫，这个王惟忠是什么宝贝呀？看你高兴成这副样子！”

“哈哈，”余玠大笑道，“睿娘你说对了，这个王惟忠还真是个宝贝！原本我以为已经把这个宝贝给弄丢了，没想到竟然又失而复得，你说我能不兴奋吗？”

余玠转身对黄莲香施礼说道，“夫人，为夫有个不情之请，这制置使府的十多间房，不知夫人能否除两三间居住外，其余的都借出来？”

黄莲香哼了一声，没开腔。

余玠又道：“唉，刚才睿娘说了，你为了打扫清理这制置使府的十多间房屋，都累出病来了，为夫实在不忍心向你借！但是，为夫也是没有办法啊……”

黄睿娘见黄莲香一直没开腔，忙说道：“姐夫，你借去做什么呀？这可是内宅，你不会安排外人进来吧？这可多不方便啊……”

却是黄莲香打断黄睿娘道：“睿娘，别说了，答应他！”说着，把孩子从余玠手中夺过来，转身走到一边。

余玠忙抱拳行礼道：“多谢夫人！夫人，为夫又有事，得去忙了！你再找些大夫来瞧瞧孩子，只要控制住病情，慢慢适应了环境，孩子就会好起来的！”

黄莲香干脆抱着孩子回里屋去了。

余玠尴尬地搓了搓手，说道：“睿娘，你帮姐夫照顾好你姐姐和侄儿，辛苦你了！”

黄睿娘笑笑道：“去忙你的事吧，姐夫。姐姐的气还没有平顺，但一会儿就会没事的，你不要操心这里！”

重庆制置使府议事厅

余玠一走到制置使府议事厅门口，便听到赵笑埋怨王惟忠道：“你这家伙，还说是个读书人，那么不知礼数！也不给大帅打声招呼，就溜得没影了！你不知道咱们大帅有多伤心啊……”

王惟忠颤声道：“赵大哥，你说小生离去后大帅很伤心是吗？”

“谁骗你了！”赵笑说，“大帅看着你的信都流泪了……”

余玠这时候走进门大喝道：“谁在背后说本帅？”

赵笑不好意思地说道：“大帅，大帅，小人和王公子说笑呢！”

余玠笑说：“呵呵，赵笑，你说得没错，惟忠的不辞而别确实让本帅很伤心！不过，惟忠你能够再来，却是本帅这些天来遇到的最快意的事情！哈哈，惟忠啊，你不再埋怨本帅了吗？”

王惟忠赶紧施礼道：“大帅，俞将军都给小生说了，大帅用心良苦，小生意气用事，还求大帅原谅小生鲁莽不明！”

“好！”余玠说，“惟忠你能赶来重庆，一切都不用本帅多说了！你身体复原了吗？”

“没问题了！”王惟忠拍着胸脯笑道，“小生人年轻，一点小伤风是击不倒的！”

“那就好！”余玠赞道，“惟忠，既然你已经没事了，本帅可就有很重要的事情交你去办！”

王惟忠答道：“但凭大帅差遣！”

余玠把手里卷着的一张纸在桌上摊开，招呼道：“惟忠，你过来看！”

那是一张“招贤榜”，上面是余玠亲笔题写的榜文：

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

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王惟忠眼中发亮，望着余玠问道：“大帅，莫不是您想让小生来主持招贤事宜？”

“正是，”余玠含笑道，“惟忠，你不会推辞吧？”

王惟忠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帅能把如此重任交给小生，小生岂敢推辞！只是小生才疏学浅，人又年轻，恐误了大事啊！”

“没有的事！”余玠拍拍王惟忠肩膀说，“我这个大帅，不也是从来没干过吗？咱们都学着干吧，相信一定都能干好的！”

王惟忠用力点了点头。

余玠说：“你把这张榜文贴在制置使府门口，同时誊抄几十份，派人到四川各地重要的州府张贴。本帅已经给你准备了十多间迎贤居，虚室以待，只等你把贤人俊才多多地迎进来！”

王惟忠再次用力点点头。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夜已深了，余玠还坐在书房里的案前，认真地写着什么。书房门口站着的侍卫赵笑、李肃已经熬不住了，他们虽然站着，但时不时眼睛微微地眯起来，身子轻轻地摇晃一下。

这时候，王惟忠急匆匆地往书房走来，嘴里嘟囔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王惟忠的话惊醒了赵笑、李肃。两人赶紧上前，对王惟忠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道：“王公子，半夜三更的，你嚷什么呀？大帅正在书房里写字呢，可别惊扰了他！”

余玠显然已经听见了，招呼道：“是惟忠吗？快进来吧！”

王惟忠忙走进去，施礼喊道：“大帅！”

余玠把笔放下，问道：“惟忠啊，招贤之事进展如何？”

“大帅，”王惟忠沮丧地答道，“唉，小生实在惭愧得很，这么多天过去了，竟然连一个真才实学的人也没有招到……”说着又抬起头，激动地叫道，“没招到贤才倒也罢了，今天却遇到一件倒霉事，把小生气得！”

余玠笑笑道：“什么事把你气成这副样子？”

王惟忠道，“今天小生在馆里的时候，衙役递进来一封自荐信，写信的人名字叫刘邦……”

“刘邦？”余玠惊异道，“好了得的名字！”

“嘿嘿，”王惟忠苦笑道，“这人不但名字了得，他的自荐信更了得，自称有‘经天纬地之才，通江达海之能’！小生一看，不敢怠慢，赶紧让人把他带进来。却是进来一看，才发现那人竟是嘉定街上的‘烂滚龙’，小生熟悉得很！只不过平常大家都喊他‘棒棒娃儿’，从不知他大名，所以根本就想不到会是他！”

“哦，”余玠问道，“什么叫‘烂滚龙’啊？”

“呵呵，”王惟忠道，“这是咱们四川本地的方言，就是指那种没什么本事，也不务正业，单靠两张嘴皮子，整天追捧在权贵后面，讨两口饭吃的那种混混！”

余玠道：“你说那刘邦是嘉定的？”

王惟忠道：“嘉定街上的，小生从小就看到他们一帮人在街上打架斗殴，混吃混喝……”

余玠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驻足问道：“那刘邦已经走了吗？”

“是啊，”王惟忠说，“他看见是小生在那儿主持招贤，先就有些不好意思。后来被小生一通抢白后，只得灰溜溜逃走了！”

余玠冲外面喊道：“赵笑、李肃，你们赶紧去把刘邦给本帅找回来！”



余玠道：“好，惟忠，你快过来看看这个！”

王惟忠走过去，见余玠的案头上放着一首刚写出来的诗，便拿起来念道：

吴门扞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
自昔无城当蜀屏，从今有柱壮坤舆。
军心铁石深山里，敌胆灰尘筑鉴余。
看偃天戈夜忙月，朗声读破磨崖书。

王惟忠读着读着，惊异地看了看余玠：“这不是，这不是……”

余玠笑着点点头：“这正是你的恩师大阳先生写的诗！怎么样？写得不错吧？”

王惟忠激动地说道：“对，小生在三年前就读过这首诗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些不太明白。诗中大有深意，但似乎又过于隐晦。”

余玠不动声色，问王惟忠道：“你所说的大有深意是什么意思？你请教过大阳先生吗？”

王惟忠叹口气说：“唉，自从文翁石室解散，小生回到嘉定，恩师回巴川字溪小龙潭隐居以后，小生就再也无缘见到他，怎么可能向他讨教呢……”

余玠道：“惟忠，你想不想再见到你恩师？”

“当然想了！”王惟忠惊异地问道，“难道恩师也来了？”

余玠道：“你恩师没来，但咱们可以去拜访他呀！本帅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本帅要和你一起去巴川拜访大阳先生！”

“那太好了！”王惟忠高兴得跳了起来，但他随即又说，“大帅，您那么忙，就不要亲自去了吧，让小生去巴川一趟，把我恩师请出山来拜见您就是了！”

余玠摆摆手道：“不行，再忙，本帅也必须亲自去一趟！”

合州巴川字溪小龙潭前

余玠携王惟忠及赵笑、李肃在一条陡峭、蜿蜒的山路上向上走着，山路旁，有条清澈的小溪飞珠溅玉般从谷口泻下来。溪旁花草繁茂，峡蝶飞舞。

王惟忠介绍道：“大帅，这条溪就叫字溪，上面就是小龙潭。”

“好地方！”余玠赞叹道。

一行人接近谷口的时候，忽然从里面传来一阵低沉、幽咽的箫声。王惟忠高兴地说道：“恩师一定在家，这是他在吹箫！”

余玠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站在原地静静聆听。渐渐地，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严肃，脸上的肌肉一阵阵地抖动，眼中泪光闪烁，晶莹欲滴……

箫声停了，但余玠还静静地站在那儿，微眯着眼睛，一动不动。

赵笑悄悄地说道：“这箫声让人好难受啊，我都没法呼吸了……”

李肃在一旁向他指了指余玠，给他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谷口里传来阳枋一声重重的叹息，接着是他低低的吟哦声：

地阔天宽人一般，
琴心会得语言难。
高山流水知音少，
月白风清时自弹。

听到这里，余玠大声应道：

七条弦上五音寒，
此艺知音自古难。



唯有河南房次律，
始终怜得董庭兰。

一边念着，一边大踏步攀上了谷口。

出现在余玠等人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水潭，潭水清澈冷冽，一股寒风扑面而来，余玠轻轻打了一个寒战。潭边有两间小茅屋，低矮但收拾得很整洁，茅屋墙上挂上一些锄头、背篋、犁铧之类的农具，茅屋后面的山上是一小片菜地，一个四十多岁模样敦实的仆人，在菜地里耕种着。茅屋旁边，则站着一位六十多岁，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他的身旁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是一张琴，一管箫和一卷书。

王惟忠已经忍不住大声喊着冲了上去：“恩师！恩师！弟子王惟忠来看您了！”说话间，王惟忠已冲到阳枋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来，连连磕头。

阳枋赶紧把王惟忠扶起来，紧紧抓住他的手，老泪纵横，颤声道：“惟忠，是你吗？好孩子，为师终于见到你了！七年过去了，你长得这么大了！这七年里，你都在做些啥呀？”

王惟忠抱着阳枋大哭起来：“恩师，没了，家里人全没了！这世上只剩下弟子一个人，只剩下恩师您是弟子唯一的亲人了……”

阳枋一听，悲愤难抑，哆嗦着，竟说不出话来，只是轻轻拍着王惟忠的背，“好孩子，好孩子”地念叨着。

看到这一幕，赵笑和李肃也是悄悄拭泪，余玠把头转向一边，微眯着眼，面色凝重。

等王惟忠稍微平静一些后，阳枋说道：“好孩子，别难过了，介绍介绍你的客人！”

王惟忠这才醒悟过来，从阳枋怀里抬起头，在脸上擦了一把，介绍道：“恩师，这位是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帅！”

“哦，原来是余大帅！”阳枋一听，冷冷说道，“大帅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王惟忠惊讶地望着阳枋，正想说话，余玠却已微微一笑道：“大阳先生，是这样的，本帅近日读到一首先生的诗，多有不解，专程登门前来请教！”说着，从怀中掏出他亲笔写的阳枋那首《庚子叨贻合州甘守》，递了过去。

阳枋见是自己写的诗，脸色软和了一些，笑着说道：“哦，这是山人三年前写的，不知大帅从何处得见？”

余玠道：“大阳先生，本帅受官家重托，肩起四川抗蒙的大任。这副担子沉啊！现如今四川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蒙古铁蹄在四川境内来去自如，无人能禁。本帅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索抗蒙的大方略。一天，有个朋友把先生这首诗给了本帅，告诉本帅，抗蒙大方略的秘密就藏在这首诗里。但本帅拿着这首诗参详了许久，却怎么也看不明白，所以就只好登门拜访来了，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啊！”

阳枋淡淡地说道：“大帅，你那位朋友实在是太抬举山人了！这只是一首很平常的诗，没什么特别之处。”

“不，大阳先生！”余玠激动地说道，“如果本帅记得不错的话，这首诗是您见到原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大人在重庆筑城，又派合州知州甘闰将军在合州旁边的钓鱼山修筑山寨时写的。诗里所记，正是您献给彭大人的实施抗蒙方略的核心思想。大阳先生，本帅说得对么？”

“大帅说得对！”阳枋也有些激动，但随之他就神情黯淡地说道，“唉，可惜奸臣当道，官家受蒙蔽，彭大人被陷害，随即贬为庶人，举家流放潭州。而甘闰将军也一同被贬，重庆及合州筑城之事，付之流水了……”

“是啊，尽忠报国的彭大人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实在让有识之士心寒啊！”余玠叹息一声，又抱拳说道，“大阳先生，如今彭大人与甘将军都离

川而去，深谙彭大人抗蒙思想的，就只剩下大阳先生您了！所以，本帅不揣冒昧，想请先生出山，共谋抗蒙大计，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阳枋说：“大帅，自从成都文翁石室被毁后，山人原本就回到这字溪小龙潭了，后来托不过彭大人多次相邀，才出山去了重庆，供彭大人驱遣。但后来彭大人被罢黜，山人便已心灰意冷，决意不问世事。现如今山人已是垂暮年，头昏眼花，百无一用，恐怕要让大帅失望了！”

余玠说：“大阳先生，在处理彭大人问题上，官家确实受了奸人蛊惑。但如今赵葵将军入阁为相，朝廷形势已大为改观，有识之士广受重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片戮力抗蒙的良好氛围。而本帅也因此有缘来四川拜识先生。彭大人虽然至今还蒙受着冤屈，但只要他的抗蒙方略在将来的战争中被证实是正确的，相信他迟早能得到平反昭雪的。大阳先生，您难道不愿意和本帅联手做一番大事业吗？”

阳枋摇摇头：“大帅，实在是山人衰朽残年，有心无力，非常抱歉，大帅请回吧！”

王惟忠再也忍不住了：“恩师啊，弟子实在不明白！自从蒙古人入侵以来，弟子曾多次见您感叹山河破碎，时事不振，痛恨蒙古人的狼子野心，禽兽行为，恨不得亲自提枪上战场杀敌。为什么这次大帅亲自来请，您反而要推辞呢？”

阳枋看了王惟忠一眼，叹息道：“唉，惟忠啊，为师实在惭愧！衰朽之人，没什么用了！好孩子，你如今跟随大帅抗蒙，一定要竭忠尽力，勇往直前，切不可半途而废啊！好了，天色已晚，山中多雨，你们赶紧下山去吧！李全，送客……”

说完，他转身颤巍巍地进茅屋去了。

菜地里那个叫李全的仆人走过来，叉着手，憨憨地对王惟忠说道：“公子，你们回去吧！先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说不去就是绝对不去的，随便

你们在这里站多久都没用啊……”

余玠叹了口气道：“惟忠，咱们走吧！”

王惟忠朝茅屋的地方跪下来，磕了几个响头，才站起随余玠离去了。

合州城东

在合州城东涪江、嘉陵江和渠江三江交汇处的岸边，余玠、王惟忠及两侍卫骑着马缓缓地向前走着。王惟忠再也忍不住了，急急地对余玠说道：

“大帅，小生很不理解，非常不理解啊！”

余玠驻足眺望远方，问道：“惟忠，你有什么不理解的？”

王惟忠道：“这次见到我恩师，虽然激动，但也觉得很陌生！恩师以前一腔热血，忧国忧民，为何现在变得心灰意懒，消极遁世了呢？”

余玠转头问道：“你觉得你恩师消极遁世吗？”

王惟忠：“不但消极，简直有点麻木了！”

“错！”余玠说，“惟忠啊，本帅告诉你，你恩师不但不消极，而且那腔热血，那份激情，简直到了沸腾的地步！”

王惟忠大为惊讶，但也很兴奋地问道：“真的吗大帅？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惟忠，你仔细回想一下，”余玠说，“咱们刚到小龙潭的时候，你恩师正在吹箫。你仔细听那箫声了吗？如果胸中没有大热爱，大悲痛，能吹得出那种催人泪下的声音吗？”

“是啊是啊，”王惟忠忙不迭地点头道，“恩师的那箫声，确实还是小生读书时听过的那种味道！”

余玠又说道：“还有你恩师吟的那首诗，‘琴心会得语言难’。他是满腹心思，无人知会，只能对着琴弦诉说啊。这是一个灰暗冷淡的人能吟出的句子吗？”



王惟忠又猛地点头道：“大帅说得对极了，正是这样！正是这样！”

余玠道：“咱们走的时候，你恩师并未送咱们走，就先自进屋去了。这多少有些失礼吧？那么，他为什么有这失礼的表现呢？因为你恩师已经动心了，他怕控制不住自己，心一软，就答应咱们出山。所以他要极快地走进屋子，把自己躲起来……”

王惟忠：“大帅，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再等等？去一趟也不容易，咱们要再说一说，我恩师不就随咱们走了吗？”

“呵呵，”余玠笑道，“你恩师可能被咱们说动心，但他这次是绝对不会随咱们走的！”

王惟忠满脸不解地问道：“大帅，既然我恩师想随咱们出山，他就走嘛，为什么又怕呢？小生真是不明白啊！”

“很简单，”余玠道，“因为你恩师不信任本帅！”

“不信任您？”王惟忠惊愕地睁大眼睛，“这从何说起？”

余玠道：“因为你恩师断定本帅在四川干不长！”

王惟忠道：“这，大帅，为什么？”

余玠道：“惟忠，你还记得你恩师临别时对你说的话吗？”

王惟忠道：“当然记得，他让小生跟随大帅，竭忠尽力抗蒙，切不可半途而废呢……”说到这里，王惟忠恍然大悟道，“哦，大帅，您的意思是说，我恩师的话不只是说给小生听的，也是说给大帅您听的？”

余玠点点头：“对，正是如此！”

王惟忠若有所思，余玠继续感叹地说：“这也难怪你恩师，从宝庆三年蒙古人侵入蜀地开始到现在，十六年来，四川先后换了十二任制置使，人均不到两年时间。虽然这些制置使的状况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都没什么大作为。这既有蒙祸严重的原因，也有朝廷的原因，还有制置使们自身的原因。你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恩师能相信本帅吗？”

王惟忠道：“大帅，那咱们不是白去一趟了吗？”

“没有白去！”余玠道，“惟忠啊，你恩师给咱们提了个醒啊，那就是咱们必须百倍努力，否则，就没有人会相信咱们，你那招贤馆也就永远招不到贤才！最后呢，连咱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

“是，大帅！”王惟忠用力点了点头。

余玠转过身，用手指了指三江包围着的那座陡峭高峻的山，对王惟忠说：“惟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

“看见了，”王惟忠说道，“大帅，那山莫不就是我恩师在诗中写的‘钓鱼’？”

“对，那正是钓鱼山！”余玠道，“你恩师不告诉咱们他诗中藏的那个秘密，咱们便自己来参详一下。惟忠你看，这座钓鱼山，和咱们在嘉定时看到的九顶山，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都在三江交汇之处，都是战略要地。”

“对，”王惟忠说，“小生发现，这几年蒙古人抄掠四川，都是顺着水路来的。尽管他们战船不行，但总会顺着河流的方向前行。所以，三江汇合处，其战略地位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嗨，说得好，”余玠忍不住夸奖道，“看来惟忠你不只是秀才，对打仗还是有些研究的嘛！”

王惟忠受夸，激动地脸色潮红。

余玠接着说道：“更妙的是，无论是这合州钓鱼山，还是嘉定九顶山，它们都具备了成为战略要地的特质，你看它们一边是水，一边是山。三江之水，对不谙水战的蒙古人来说，绝对是个天然的护城河。而山呢，又都生得峭拔险峻，易守难攻，你说，这是不是天赐给咱们的防守堡垒呢？”

“是啊是啊，”王惟忠兴奋地说道，“如果在山上囤积重兵，形成一道铁闸，蒙古人是休想从这些地方突破过去的！”

说着，王惟忠望了望余玠，问道：“大帅，难道我恩师诗中的秘密，就



在于此吗？”

“唔，”余玠轻轻点点头，“不过，这只是秘密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

王惟忠不解：“还有什么秘密啊？”

余玠道：“惟忠，你想过没有，咱们一直把蒙古人对四川的侵袭说成是抄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每次都是以抢掠财物为主要目的。这样一来，就有个矛盾，就算咱们在这钓鱼山，或者那九顶山囤积了重兵，但是，合州城和嘉定城却裸露在外的，咱们的官府在那里，老百姓也在那里。蒙古人快马而来，抢了就跑，他们根本就不用来攻咱们的山寨，这样，咱们的战略要塞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呢？”

王惟忠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加固合州城和嘉定城的城防……”

余玠道：“且不说蒙古人不会给咱们太多的时间做准备，就算给足时间，咱们又有那么多人力物力，保障咱们既在城里修墙，又到山上筑寨吗？”

王惟忠陷入了沉思。一时之间，谁也不说话，只听得江水拍击在钓鱼山上，发出的巨大轰鸣声。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里的桌上放着一张很大的四川地图，余玠手里拿着一支笔，正趴在地图上，默默地看着。

突然，赵笑在门外报告说：“报告大帅，王公子求见！”

余玠道：“快请进来。”

王惟忠进来，凑过脸去看桌上的地图，只见图上很多地方都被余玠做个各种不同形状的标记。而一些标记画上后，接着又被他擦去，如此反复再三。

王惟忠好奇地问道：“大帅，您这地图上标记的是什么呀？”

余玠呵呵一笑说：“惟忠啊，这张图现在可是咱们的宝贝！上面标记的，都是这几个月来，王坚、张武、杨文等几位将军到四川各地考察得到的战略要塞之地。这些地方，将来都会成为咱们阻击蒙古人在川内肆虐的有力支柱啊！”

王惟忠兴奋地说：“大帅，如此说来，我恩师诗中的秘密，已经被您参详出来了？”

“没有……”余玠叹口气说，“在四川这盘大棋上，这些地方只能说是咱们落子的方向。但这个子落下的准确位置，以及该怎么落下去，却都还是一团云雾，颇费思量啊……”

王惟忠也跟着叹了口气。

余玠把手中的笔往笔筒里一丢，问道：“惟忠，说说你招贤馆的情况。”

王惟忠兴奋地说道：“大帅，最近招贤馆的人气越来越旺了，四川各地的贤人蜂拥而至，您让出来的那十几间迎贤居早已住不下了！”

余玠高兴地说道：“没关系，本帅已经给旁边的卢员外说过了，他愿意把他的卢府让出一半来作为迎贤居。而且咱们最近正在加紧修筑新的迎贤居，一旦建成，随便你招来多少人，本帅都有得给他住的！”

“大帅，”王惟忠有些迟疑地说道，“小生觉得，招得差不多就够了吧？否则，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哦”，余玠笑道，“难道你最近又招到了什么奇异人才？”

“不是奇异人才，是怪异人才！”王惟忠嘟囔道，“大帅，最近招贤馆来了一个名叫冉璘的巴川人……”

“巴川人？”余玠打断王惟忠，“和你恩师是一个地方的？”

“应该是吧，”王惟忠说，“不过，即便他和我恩师是一个地方的，也和我恩师不搭边！这个人啊，怪异得很！”



“哦，”余玠饶有兴趣地问道，“说说，怎么个怪异法？”

王惟忠道：“他来后，既没有献过什么抗蒙大计，也不告诉小生他有什么特长。直到现在，小生所掌握的，也仅仅就是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唉，本来小生打算撵他走的，但想到大帅您告诫小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话，小生就留他下来了！”

“对，这次你做得对！”余玠说，“所谓真人不露相，他不说，并不表明他肚里无货啊！”

王惟忠道：“小生也好奇，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路数。但是，十多天过去了，都没看出个什么名堂来。每天他就枯坐在自己房间里，也不和其他人交流。饭来了就吃，吃了就继续坐！”

“呵呵，”余玠眼中闪现出异彩，“是有点非同一般！然后呢？”

王惟忠道：“然后就是这几天，他不但白天枯坐着，连晚上也点着灯那样枯坐，不睡觉！小生去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那里太吵，睡不着！”说到这里，王惟忠激动起来，“大帅，这什么人啊！您把自己的住房让出来给他住，夫人还带着小公子呢，都没嫌他们吵，他反而嫌吵了！唉，小生真想把他撵走算了……”

“别！”余玠冲外面大喊道，“赵笑、李肃！”

赵笑、李肃进来行礼道：“小人在！”

余玠道：“你们赶紧去卢府，请卢员外让出一间上好的僻静的厢房，下午就把迎贤居里的冉璉先生请过去住！”

“遵命！”赵笑、李肃应声而去。

余玠拍拍王惟忠的肩膀，笑着说道：“惟忠，这次你做得非常好，没有轻易否定一个人。本帅告诉你，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们往往是有异于常人之处！你去吧，派人好好伺候着冉先生，他有什么要求，都要尽量满足。有什么指教本帅的话，立刻来向本帅报告！”

“是，”王惟忠出去的时候，嘴里悄悄地嘟囔道，“但愿不是又来了一个刘邦……”

重庆制置使府内宅

余玠走进制置使府内宅门口时，小如孙正在哭闹，哭得非常厉害，连声音都有些嘶哑。余玠进门，焦急地问道：“孩子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黄莲香白了余玠一眼，没开腔，走来走去搂着孩子轻轻抚拍，嘴里“哦哦哦”不停地哄着。

余玠有些没趣，转身问丫鬟春娟道：“孩子要好点了么？”

“不太好，”春娟满脸愁容说道，“身上的红斑没见多大好转，晚上还爱惊厥。睡得好好的，突然就哭闹起来，怎么哄也哄不住！”

余玠忧心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春娟埋怨道：“老爷，还不是您把咱们的住房让出来，给了那些人住！他们整天高谈阔论，吵闹不停，小公子才几个月大的小孩，能不受惊吓吗？”

余玠怔在那里，开不了腔。他转过身，试图去黄莲香怀中抱孩子，黄莲香又白了他一眼道：“连我都哄不住，你抱去干什么？”

余玠搓搓手，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时，忽然听到一连串响亮的布谷鸟的叫声，就仿佛从屋角的林子里传出来的一样。

余玠叹口气说：“唉，咱们冬天来四川，一晃就要到夏天了！都半年过去了，一切却还茫无头绪……”

春娟忽然有些慌乱地对黄莲香说：“夫人，奴婢要去给小公子抓药了！大夫说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再去换一剂试试，奴婢得去了！”

黄莲香板着脸，不开腔，只在一边“哦哦哦”地哄着孩子。

余玠见状，忙答道：“好嘛，那你就去吧。”

春娟出去后，余玠道：“夫人，春娟这孩子，也是苦命人家出生的，做事勤奋，对咱们又忠心，夫人不可对她太过严厉啊！”

黄莲香道：“你知道什么？就是因为我要让她好，才对她这么严厉的！”

余玠道：“哦，夫人此话怎讲？”

黄莲香道：“刚才那几声响亮的鸟叫，你以为真的是布谷鸟叫的吗？错了，那是一个人伪装的。他的目的就是把春娟喊出去！春娟给孩子抓药是借口，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出去和那人幽会！”

余玠又惊又怒：“那人是谁呀？”

“还能是谁？”黄莲香说，“你用八抬大轿抬回来的贤人刘邦啊！”

“是他？”余玠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陷入了沉思。

黄莲香道：“这位贤人啊，别的手段没有，夸夸其谈倒是一流的！哄女孩子的手段，那更是超一流的，春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

余玠问道：“他是怎么和春娟走到一起的？”

黄莲香：“起初，他常到咱们家来，嘘寒问暖，嘴巴那个甜呀，简直像抹了蜜一样。手脚也是相当勤快，丢了铁锹拣扫帚的。我以为他只是想巴结巴结我，希望通过我在你面前给他说几句好话。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就搭上春娟了……”

余玠嘿嘿笑道：“这刘邦，虽说曾是一个‘烂滚龙’，但如果他真的积极做事，改过自新，春娟和他在一起，也并非坏事嘛。”

黄莲香鄙夷道：“我瞧他就不像个能改过自新的人！春娟和他在一起，会被他给害了的！”又叹气道，“只是春娟这小蹄子，简直迷进去，拔不出来了，唉，真担心啊……”

余玠道：“夫人，话不能这么说，以前他是没人领，上了偏道。若是有人善加引导，他也是能上正道的！你不是说春娟已经迷进去了吗？要生生拆散他们，免不了就要棒打鸳鸯！”余玠略一思索，又说道，“这样，咱们干

脆收纳了那刘邦，让他做咱家的家仆，把春娟和他的事挑明了，免得他们偷偷摸摸的。夫人，你看如何？”

“你这是引狼入室！”黄莲香笑骂道，“你想过没有，这事要传扬出去可好看了！人家会说，余大帅八抬大轿抬回来的是什么贤人啊？不，他是抬女婿回来呢！”

余玠严肃地说道：“我让刘邦到咱们家来，其实是为了着力培养调教他的，将来还会派他有大用场呢！再说了，我余玠做事行得正，坐得端，怕谁说呀！”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王惟忠跑进制置使府书房，行礼喊道：“大帅！”

余玠还趴在桌上看地图，见王惟忠进来，忙抬头问道：“哦，惟忠，冉先生有什么指教咱们的了吗？”

王惟忠怒气冲冲说道：“不是指教咱们，是又向咱们要东西呢？”

余玠笑道：“要什么东西？”

王惟忠：“要马呢！他说没有马骑，出入不方便！”

余玠挥手：“不用多说，到军营把最好的马挑一匹送给他！”

王惟忠着急地说道：“大帅，不能给啊，这简直就是‘冯谖客孟尝君’的拙劣翻版！”

余玠笑道：“惟忠，你说是‘冯谖客孟尝君’的翻版，如果咱们真的能得到一个冯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王惟忠道：“大帅，小生说的是拙劣翻版，只怕他并无冯谖那样的真才实学！”

余玠道：“有没有真才实学，咱们都得满足他！去吧……”

王惟忠叹息一声，摇摇头出去了。



不一会儿后，王惟忠又来到制置使府书房。余玠问道：“不会又是冉先生要什么吧？”

王惟忠恨恨说道：“还真是又要东西！”

余玠呵呵一笑说：“本帅不是说过吗，要什么都满足他，你怎么还把这样的事情来向本帅报告？”

王惟忠道：“但这一次是绝对不能答应他的！”

余玠道：“为什么？”

“因为他要的是盘缠！”王惟忠冷笑道，“要了马，又要盘缠，大帅，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要骑着马逃跑呢！”

余玠哈哈大笑道：“哈哈，惟忠，你怎么这样小家子气！不就一点盘缠吗？给，翻倍给他，给足！”

过了些时候，王惟忠第三次走进制置使府书房。

余玠道：“惟忠，看你垂头丧气的样子，难道是冉先生真的逃走了？”

王惟忠沮丧地说道：“没有逃走，但比逃走更糟！”

余玠道：“为什么？”

王惟忠道：“他拿着盘缠就骑马跑出去了，几天后才回来。回来就躺在迎贤居里酣睡。睡足觉后，又问小生要盘缠，又跑出去，如此再三！”

余玠眼中闪着亮光，在书房来回走了几步，大喝道：“好啊！”

“还好呢！”王惟忠讽刺道：“大帅，他骑着咱们的马，拿着咱们的盘缠，到咱重庆来游山玩水了呢……哼哼，看嘛，这一次睡舒服了，又会来向小生要盘缠了！”

余玠打趣道：“惟忠，是不是你太吝啬，盘缠给得很少啊？”

“还少！”王惟忠叫道，“再多也不够他挥霍！他拿着盘缠，不但在外面花天酒地，每次回来的时候，还大包小包买东西扛回来！”

“大包小包？”余玠问道，“你有没有瞧过他买的啥东西？”

王惟忠嘟囔道：“每次回来，他就把门窗关得死死的，怕人家看见他买的东西呢！”

余玠呵呵一笑道：“惟忠，本帅有感觉，他的东西买回来，说不定是送咱们的呢……”

“送咱们？”王惟忠大惑不解，“这，大帅，这怎么可能？而且……”

余玠道：“而且什么？”

王惟忠道：“而且这也不像话呀！”

余玠哈哈大笑：“有什么不像话的？他敢送，本帅就敢笑纳！”

王惟忠用不解而陌生的眼光看着余玠。

余玠浑然不觉：“等着吧，不久他就会给咱们送来的……”

王惟忠苦笑一下出去了。

几天后，王惟忠第四次来到制置使府书房。余玠迫不及待地问道：“惟忠，是不是冉先生送礼物来了？”

王惟忠语带嘲讽道：“冉璘让您亲自去迎贤居见他，估计是那礼物不好就这么大张旗鼓地送，让你亲自去拿呢……”

余玠笑道：“呵呵，也可能是礼物太大了，他让咱们自己去取呢！走吧走吧，咱们去看看他送咱们的究竟是啥礼物！”

王惟忠一语不发，跟在余玠后面走出了书房。

卢府迎贤居

余玠、王惟忠及赵笑、李肃来到卢府冉璘住处。王惟忠上前敲门道：“冉先生，请开门，大帅亲自来看你啦！”

门里静悄悄的，窗户也封得严严的，没有动静。王惟忠又喊了一声，那门才慢慢打开。冉璘走出来，抱拳行礼站在门旁，却并不说话。

余玠哈哈一笑道：“冉先生，您是不是准备了什么礼物，特地让咱们过



来取啊？”

“礼物？”冉璘疑惑不解。

余玠又笑道：“冉先生，是不是先请咱们进去啊？”

冉璘方才红着脸说道：“大帅请进。”

余玠率先阔步走进那间黑屋子。王惟忠进去后，也不问冉璘意见，刷一下就把窗户推开，屋子一下亮了起来。屋中央堆着一堆很大的东西，上面蒙着一大块布。余玠指着那堆东西，笑道：“冉先生，这东西是否便是送给本帅的礼物？”

冉璘似乎才醒悟过来，呵呵笑说：“算是吧，就是不知道大帅满不满意？”说着，他把布揭开，一座山的模型一下就呈现在余玠面前。

余玠眼中放光，围着山模型转了一圈，指着问王惟忠道：“惟忠，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这是哪座山？”

王惟忠左右端详了一阵，一拍脑袋道：“合州钓鱼山！”

冉璘点了点头。

王惟忠恍然大悟地问道：“冉先生，您向我要马，难道是为了去合州钓鱼山实地考察？”

冉璘说：“是啊王大人，谢谢你赠的马，让小可省了不少时间。”

王惟忠又问道：“冉先生，前几日我看见你扛过几个大包回来，包里装的就是这些土吗？”

冉璘说：“对，这种土叫白鳝泥，黏性很好，是做模型的好材料。小可寻了好久，才在一个财主家找到，向他买了带回来。”

王惟忠不好意思地悄悄吐了一下舌头，余玠在一旁嘿嘿笑着打趣道：“惟忠，如果冉先生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你是否笑纳？”

冉璘不知就里，忙说道：“呵呵，大帅，其实这只是个模型而已，不是什么礼物。小可做这个模型，是不揣鄙陋，想以此向大帅谈谈关于在四川打

造抗蒙体系的一些事情……”

余玠哈哈一笑说：“好啊，快快请讲！”

冉璉指着钓鱼山模型道：“咱们面前的这座钓鱼山，位于三江汇合之处，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是护卫重庆的屏障和咽喉之地，而且其地势险峻，得天独厚。若对钓鱼山细加打造，陈兵驻防，蒙古人就休想打到重庆来了！”

“对，冉先生说得好！”余玠点点头，“当年彭大人在重庆筑城的同时，派合州知州甘闰也在钓鱼山筑城，就是这样考虑的。但问题是，就算重庆保护起来了，合州城的老百姓又怎么保护呢？”

“大帅，”冉璉说，“这一点小可也想到了。小可今天要向大帅献上的，就是一个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余玠目光炯炯问道：“另一半秘密？”

王惟忠也激动地叫道，“冉先生您快说，另一半秘密是什么？”

“对，另一半秘密！”冉璉顺口答道，但他随即又抬头问道，“另一半秘密？什么另一半秘密？”

余玠哈哈大笑道：“呵呵，没什么，冉先生，您快请讲吧！”

“大帅，是这样，”冉璉道，“如果咱们弃了合州城，把城里的所有军民都搬到山上住，把钓鱼山打造成一座新城，凭借钓鱼山得天独厚的防御工事，蒙古人不就把咱们没办法了吗？”

“搬到山上住？”余玠问道，“山上有供军民居住的条件吗？”

“居住的条件，不外柴、水、房、粮及交通，”冉璉扳着指头侃侃而谈，“山上林木丰茂，柴火不成问题，同时住房也不成问题。水源呢，也不成问题。大帅请看！”冉璉指着模型上的两个凹槽说，“这钓鱼山上有大小两个天池，池水清冽，冬暖夏凉，终年不竭，可供几万人常年饮用！”

王惟忠忍不住叫道：“真的吗？这简直太神奇了！”



余玠则神色凝重，不动声色问道：“粮呢？山上产粮吗？”

冉璘：“有两个办法解决粮的问题。其一，山上原本就有很多梯田，还可以再开垦一些，这能解决一部分。其二，山上住人，山下种田。蒙古人来了，咱们的人就躲到山上，蒙古人走了，咱们又下山种田。蒙古人想抢粮，咱们也不会容他细细收割！”

余玠紧追着问道：“交通呢？”

冉璘又指着模型说：“大帅请看这里，这是山脊，一直通到江水中，咱们可以在这山脊上修建‘一字墙’。”

“一字墙？”王惟忠问道，“有什么用？”

“一字墙的用处有几个，”冉璘道，“一方面，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可以在上面把路修到江心……”

王惟忠插嘴道：“将来蒙古人不正好也能通过一字墙爬到山上来吗？”

“不会。”冉璘笑道，“一字墙进攻面小，咱们再修几道门，那就万无一失了！”

余玠道：“接着说！”

冉璘道：“另一方面，一字墙还是打击敌人的重要工事，敌人不容易上来，咱们的人却很容易从山上移动到一字墙上，打击江面的敌人，神出鬼没，快捷方便呢！”

“好！太好了！”余玠霍地站起来，激动地抓住冉璘的手猛地摇着说，“冉先生，您帮本帅解决了这几个月来本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太谢谢您了！”

接着，余玠又对王惟忠说道：“惟忠，冉先生的这份礼物怎么样？扛回去吧！”

“好，小生马上就找人搬回去！”王惟忠高兴地答着，匆匆跑了出去。

余玠一转身大喝道：“赵笑、李肃！”

赵笑、李肃进门来答道：“小人在！”

余玠：“立刻派人把王坚、张武、杨文喊回来，本帅有重要决定！”

“是！”赵笑、李肃答应着，转身远去。



谜中谜谁造惊天案 计中计哪是盗宝贼

第四章 灭门案

嘉定城，顺福客栈

嘴上沾着胡子，平民打扮的俞兴来到嘉定城顺福客栈，坐到一张桌前，要了一碗面，呼噜呼噜地吃着。忽然，旁边桌上两个顾客的议论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顾客甲：“真是太惨了！一家十三口人被灭门，除瞎眼管家逃脱外，其余的全部都被杀害了……”

顾客乙：“是啊，据说黄员外那一岁多的小儿子被他一把塞到床底下，希望能躲过这一劫。没想到黄员外的血流到床下，恰好滴到他小儿子的嘴里，他小儿子发出吮吸之声而被发现，结果被拖出来，补了一刀！”

顾客甲：“唉，你不知道啊，那血从门里淌出来，都流到大街上了……”

顾客乙：“凶手简直太残忍了……”

俞兴走过去，坐到两人身边，搭讪道：“两位哥哥，你们刚才在议论什么呀？谁一家十三口被灭门？”

顾客甲：“这位兄弟，你还不知道吧，就是住在嘉定坊里的黄员外，昨天晚上才发生的。唉，真是造孽啊……”

俞兴道：“黄员外家？为什么呀？”

顾客甲：“据说是因为黄员外家的那尊田黄玉佛……”

俞兴道：“田黄玉佛？”

“是啊，”顾客甲说，“这位兄弟是外地人吧？你可能不知道，黄员外是咱嘉定的两大首富之一，嘉定满大街都是他的房产，城外一望无际都是他的良田。他家有一尊祖传的田黄玉佛，重达一百多斤。这件宝贝可以说是稀世奇珍，世间绝无仅有！有人估计，单是这一尊玉佛，就足以买下几个嘉定城……”

俞兴张大嘴巴，做出一个惊讶的表情。

顾客甲：“黄员外对他这尊玉佛宝贵得很，藏得也极为隐蔽。前几年，



蒙古人到咱嘉定来掳掠了好几次，地皮都刮了几层，却愣是没能把他的宝贝找出抢走！”

顾客乙：“没想到这一次，唉，还是没能躲过……”

俞兴问道：“凶手是谁呀？找到了吗？”

顾客乙：“还不知道呢，今天早上，官府的人过来封了黄员外家的门，说是正在查案，还没有结果。”

顾客甲往左右警惕地看了看，把脑袋递到俞兴面前悄悄说：“不瞒你们说，我从官府那里打探到一个最新消息，据说这起凶杀案是山上的土匪干的……”

顾客乙：“你相信他们的鬼话！官府的人都是一群草包，查不出来的案子，都推到山上土匪那里！”

顾客甲把脑袋凑得更近了：“你说得不错，官府的人都是草包，根本就办不来什么案子！如果他们让我去查案，我不查别人，就去查那李管家！”

俞兴问道：“为什么？你有什么理由？”

顾客甲：“你们想啊，黄员外家十三口人，全都死了，连他一岁的小儿子也未能幸免，为什么独独那管家逃脱了？如此看来，很可能是出了内贼！而内贼不是别人，正是那李管家！”

顾客乙：“瞎说！李管家对黄员外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当年蒙古人来咱嘉定，蒙古人觊觎黄员外那尊玉佛，抓了李管家去问。李管家抵死不说。蒙古人剜掉他一只眼睛他也不说。最后连蒙古人都对他佩服不已，夸他好忠心好义气，把他给放了！试想这样忠诚可靠的人，怎么可能是内贼？”

顾客甲：“嘿嘿，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蒙古人来了，李管家不说，那是因为他说了也得不到利益。这次可不一样，若是山上的土匪用重金收买他，价码足以让他动心，他能不说吗？”

顾客乙：“是不是山上的土匪干的，还说不定呢！”

顾客甲：“管他是不是土匪，反正李管家的嫌疑最大！抓到那个李管家，一切不都真相大白了？”

俞兴又插嘴问道：“官府把李管家抓起来了么？”

顾客甲：“没有。”

俞兴道：“为什么呢？”

顾客甲：“因为李管家失踪了。”

俞兴正要问话，却在这时候，王强带着一队捕快冲进来，在门口大喝道：“都别动！奉命搜查！”俞兴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直身子。捕快走进来，挨着桌子一个一个地看。

一个捕快扯过一个顾客包里的银两就揣进自己怀里。那顾客叫了一句：“还给我，这是我的钱！”那捕快把刀在他桌上猛一拍，叫道：“还什么还？这是赃银！再叫，再叫把你抓进牢里！”

俞兴下意识地抓了抓包在包裹里的刀，但又极快地松了手。一个捕快走到俞兴身边，拨着他的脑袋转来转去看了看，又伸手试图摸俞兴嘴角的小胡子，俞兴的手又在刀柄上抓了抓。却在这时候，王强一声吆喝：“走，到那边去！”那捕快才收回手跟了出去。

顾客甲忙站起来说：“快走吧快走吧，说不定一会儿又搜查过来了。要是把咱包里的几颗碎银收去了，咱连饭钱也没得给的了……”

顾客甲、顾客乙及店里所有的客人都匆匆出去了。俞兴也抓起包裹里的刀，起身离去。

嘉定城，黄员外府

嘉定城的夜晚寂静得让人心惊胆战，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屋都成了一团团含混的黑影，几乎没有什么灯光。天上一钩新月，洒下一些淡淡的清辉，更衬托了街道的冷清和幽寂。



俞兴提着刀，极快地来到一座大宅子前面，抬头一看，檐下有模糊的“黄府”两个字，大门上贴着官府的封条。俞兴低下头，看了看大门槛。在暗淡的月光下，果然发现上面有一些黑色的血迹。

俞兴贴着墙，动作麻利地攀到墙头，翻了进去。

院子的情形让人触目惊心。残砖断瓦，遍地皆是。门窗桌椅，也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横七竖八。地上满是黑红发硬的血迹，仿佛是伤口上溃烂的伤疤。

俞兴跨过那一片狼藉，穿过客厅，往内室走去。

一道屏风挡在内室的门口。俞兴刚走到屏风边，忽然听到室内传来两声轻微的声响，俞兴赶紧贴着屏风不动，听了一会儿，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有。俞兴钻出来，蹑手蹑脚绕过屏风，继续往里走。

室内的情形更是让人不忍目睹。地毯上、纱帐上、被子上，到处都可见大片大片的血迹，甚至地上还四处散落着发黄的脑浆。俞兴非常难受，他揉了揉鼻子，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胃里的一些东西涌出来。

忽然，俞兴只觉眼前一花，在暗淡的夜光中，似乎有个淡青色的影子在床头一晃就不见了。俞兴赶紧向床头移过去，床头后面又是一道屏风，屏风后面则是一堵墙，墙上有个打破的大洞。

俞兴探头朝洞里望，发现里面竟然连接着一个地道。俞兴猫腰钻进地道里。地道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忽然，他感觉脚下似乎踩到了一些软软的东西。俞兴抓在手里捏了捏，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认出原来是一些新翻起来的泥土。泥土非常多，堆得小山一样，把地道都堵了一半。

翻过那些松软的泥土，俞兴一下就掉进一个大坑里。他往四周摸了摸，找到坑的边沿，慢慢爬起来，继续猫着腰往前走。

地道开始往上延伸。渐渐地有一些淡淡的月光漏进来。俞兴知道，差不多要走到地道的出口了。

便在这时候，一阵激烈的打斗声从外面传来。俞兴三两步冲出地道，那里是黄员外的花园。俞兴躲到一树矮灌丛后面，悄悄向外望。打斗的双方，一个是一身黑衣的人，一个是一身青衣的人。黑衣人拿刀，青衣人使鞭。从他们断续的轻哼声中，俞兴隐约感觉出，那个青衣人应该是个女子。

渐渐地，黑衣人有些步履踉跄，手忙脚乱，显然，他在与青衣女子的打斗中落于下风了。只见他狂乱地猛砍两刀，一转身便跳上墙头，飞出屋外去了。青衣女子紧跟在他后面，也跳上墙头，追了出去。

俞兴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悄悄地跟在了他们后面。

嘉定城外，树林中

跳出围墙后，俞兴辨听着前面的脚步声，向前紧追，一直追出城外，来到一片小树林边。

这时，俞兴看见那黑衣人极快地冲进林中，接着又冲了出来。正好青衣女子追到跟前，一鞭过去，那黑衣人一下便扑倒在地，不动了。青衣女子愣了一下，走上前，蹲在黑衣人身边，呆呆出神。

那青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先前见过的九顶山上的四寨主小青。俞兴忙把嘴上的胡子扯下来，走过去，轻轻喊了一句：“小青姑娘！”

小青惊得猛地转过身来，把鞭子横在胸前，做了个搏击的姿势。不过，当看到原来是俞兴的时候，她眼中充满惊喜而又疑惑地问道：“俞大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俞兴呵呵一笑，问道：“是啊，小青，你怎么也在这里？”又指着地上躺着的那个黑衣人道，“这人怎么了？”

小青道：“死了……”

俞兴道：“死了？你打死的？”

小青迟疑了一下说：“好像是吧……不过这也太奇怪了……”



俞兴问道：“有什么奇怪的？”

小青道：“本姑娘刚和他打过一架，他虽然拳脚并不是特别精熟，但好歹和本姑娘打成了平手。现在却一鞭过去他就倒地了，这么不经打！”

俞兴蹲下来，扳过黑衣人的脸左右看了看，又在黑衣人身上摸了摸。突然，他从黑衣人的腰上摸到了一块牌子，拿出来，托在手心里看。

小青问道：“俞大哥，这是什么？”

俞兴道：“嘉定府捕快的腰牌。”

小青疑惑道：“难道这黑衣人是捕快？不会吧，黑灯瞎火的，他到黄员外家干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俞兴道：“小青姑娘，别着急，把你和这黑衣人的事情从头说一说。”

小青道：“俞大哥，是这样的，你听说城中黄员外家发生的惨案了么？”

“听说了，”俞兴瞟了小青一眼，又说道，“在下还听说，官府的结论是，这事是你们山上的人干的……”

“放屁！”小青急得把鞭子在地上猛抽了一鞭，“俞大哥，你可别听他们胡扯，这都是王夜叉陷害咱们的！”

俞兴道：“在下不信，并不表明别人不信，你们得证明！”

“是啊，”小青说，“正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真伪，今天晚上，本姑娘才决定去黄员外家一探究竟。”

俞兴问道：“你找到证据了吗？”

“还真有收获！”小青呵呵一笑道，“本姑娘在黄员外府内室的床头后面找到了一条密道，密道的底部，有一大堆新翻起来的泥土，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坑。本姑娘断定，黄员外藏着的那尊田黄玉佛，原先应该就埋在这个坑里。”

俞兴问：“为什么这么肯定？”

小青道：“密道内泥土里，那是一个最隐蔽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句话叫‘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别人也许可能走进黄员外密道里，但是他们断不会想到宝贝还藏在密道内泥土下。所以虽然之前蒙古人在嘉定抄掠过几回，却愣是没有把黄员外的宝贝抄去！”

“说得有理，”俞兴说，“那为什么这一次黄员外不但宝贝被抢，而且一家十三口还丧命刀下呢？”

小青得意地说：“所以本姑娘认为，黄员外这次不幸遭遇，一定是遇到内鬼了。那内鬼不是别人，一定是失踪的李管家！”

俞兴问：“你找到那李管家了吗？”

小青道：“没有，本姑娘从密道出来后，在黄员外花园里便遇到这个黑衣人。本姑娘刚问了一句是谁，黑衣人就一刀向本姑娘劈过来。本姑娘也不客气，就和他打了起来。不过，黑衣人不是本姑娘对手，几下就被本姑娘打跑了。本姑娘跟着他追到这里，一鞭过去，竟然就把他打死了！唉，这真是，虽说他是个讨厌的捕快，但本姑娘也没想过要打死他呀……”

俞兴笑道：“小青姑娘别难过，这人不是你打死的。”

小青一蹦转过身来，惊叫道：“不是本姑娘打死的？俞大哥你怎么知道？”

俞兴蹲下来，扯开黑衣人后脖子上的衣服说：“你看这道鞭痕，虽然很深，但是一点血迹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人早就死了，血早就凝固了，所以才打不出来。”

小青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鞭痕上真是一点血迹也没有呢！”

俞兴接着说道：“你再摸他的手，冷冰冰的。如果是刚被你打死的，身上现在一定还是热的，怎么可能冷得这么快？”

“哼哼，想骗本姑娘！”小青又得意又愤恨地起身走了两步，疑惑地问道：“但是俞大哥，不对哦，明明是本姑娘看见他在这儿，一鞭打过去，就把他打倒的嘛。怎么可能早就死了呢？死人会走路吗？”



俞兴道：“小青姑娘，在下问你，你是一直盯着黑衣人追的吗？”

小青：“那倒不是，当本姑娘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冲进林中，本姑娘正准备往林中追，他又极快地跑了出来，然后本姑娘一鞭子甩过去……”

俞兴笑道：“呵呵，这就对了！小青姑娘，你多半是被人掉包了！在树林挡住你视线的那一瞬间，活的那个黑衣人躲起来了，死的这个黑衣人却被推出来，你不察，一鞭过去他就倒在地上了……”

小青惊讶地张大嘴巴，愣了半天，又说道：“这，这还是不对嘛，是谁？他为什么要用一个死人来骗本姑娘呢？而且这个死人还是个捕快？难道是那王夜叉想把一个杀公差的罪赖在本姑娘头上，好把本姑娘抓进大牢关起来？”

俞兴笑道：“小青姑娘，你的分析十分合情合理！”

小青叫道：“对呀对呀，那王夜叉想把本姑娘抓进大牢以后，再通过讯逼供，让本姑娘承认抢宝杀人一事也是本姑娘干的，然后宣布这桩血案告破，秋后问本姑娘一个斩刑，就这么把案子胡乱了结了！”

俞兴大笑道：“不错，说得对极了！小青姑娘，你就等着官府的人来抓你吧！”

小青恨恨地说：“哼，王夜叉他休想赖本姑娘！本姑娘就是死，也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的！”

“不过，”俞兴又笑道，“小青姑娘，虽然你的分析很合理，但事实证明，你这合理的分析却是错的。”

小青虽然大惑不解，但还是很高兴地问道：“为什么？”

俞兴道：“如果官府的人真想赖你，那什么时候抓你是最佳时机？”

“当然是现在，本姑娘把这个黑衣捕快打死的时候。”小青一分析，自己叫了起来，“对呀，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来抓本姑娘呀？”

俞兴呵呵一笑，说：“没有人抓你，这个黑衣人也并不是捕快。”

“不是捕快？”小青又惊讶地张大嘴，“俞大哥，你弄什么玄虚？”

俞兴说：“在下没有弄玄虚。小青姑娘，你掰一掰那黑衣人的眼睛看看。”

小青真的蹲下来，掰那黑衣人的眼睛，掰开一只，露出浑浊的眼珠，另一只却怎么也掰不开。小青往里一看，竟然发现这只眼睛是没有眼珠的。

小青站起来，怔怔地望着俞兴，两人几乎同时说道：“李管家！”

小青喃喃念道：“怎么会是李管家？李管家怎么会是官府的捕快？”

俞兴道：“李管家应该不是官府的捕快。几十年里他都一直在黄员外家当管家，怎么会突然变成官府的捕快呢？”

小青：“不是捕快，他的腰间怎么会有一块捕快的腰牌？”

小青走来走去想了一下，突然说：“噤噤，本姑娘明白了！”

俞兴问道：“小青姑娘想到什么了？”

小青激动地说：“也许李管家不是官府的捕快，但他肯定是官府的卧底，是那王夜叉的卧底。王夜叉一直觊觎着黄员外的玉佛，苦于不知道黄员外藏在哪里，因此就收买了李管家，让李管家躲在黄员外屋里，寻找那玉佛的下落。当李管家终于发现后，便报告了王夜叉，于是，王夜叉让人假扮山上的好汉抢劫杀人，把黄员外一家全给端了……”

小青说到这里，看到俞兴既没有开腔，也没有激动的神色，有些不自信地问道：“俞大哥，本姑娘说得对么？”

“有道理。”俞兴沉思着说，“接着往下说。”

小青道：“王夜叉得到玉佛后，杀人灭口，再把李管家给杀了。然后把杀人的事赖在本姑娘头上，一石二鸟，既抢到了玉佛，又找到了替死鬼！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对不对？”

俞兴点点头：“小青姑娘，你说得很有道理，王夔确实有极大的嫌疑！但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要赖在你头上的话，为什么不马上动手抓你呢？”

小青有些不确定地说道：“也许他们就躲在一边。本来是要来抓本姑娘的，但突然看见你站在这里，不好动手罢了！”

俞兴道：“这样也说得过去。可是，在下总觉得还有一个关节没打通。”

小青问：“什么关节？”

俞兴道：“如果一切都如你说的那样，那为什么他们要搞一个腰牌来系在李管家的腰上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就像是，就像是想故意告诉咱们李管家与官府有极深的关系一样！这不可能吧？”

小青紧皱眉头，一跺脚：“哎呀俞大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俞兴道：“在下也没有想明白。不过，在下有一种预感，该来的一切都会来的，答案会很快就知道的。”

小青点点头，说：“李管家的尸体该怎么处理？”

俞兴道：“不管他，丢在这里，咱们走！”

两人极快地往远处跑去，消失在夜幕中。

嘉定府，知府书房

嘉定府知府王夔的书房是一个很大的两层楼高的房子。不过里面没什么书，周围雕花货架上摆满了古玩器皿之类的东西。这些古玩中，主要以佛像造型的雕刻居多，屋子中间的地上，更是摆放着一尊巨大的紫檀木雕刻的千手观音佛像。

王夔站在架子旁边，揭开一块绸布，双手抱起一尊很大的鸡血玉佛，颠来倒去地看，又放在桌上，拿一块绸布在玉佛上轻轻擦着。

这时候，姚因谋匆匆走了进来。王夔问道：“姚大人，你这么早便要见本官，有什么事？”

姚因谋施礼道：“大人，从黄员外府失踪的那个李管家找到了！”

王夔愣了一下，停住手，问道：“真的找到了？那太好了。快给本官带

上来，本官要亲自审讯他！”又愤恨地说，“十三条人命啊！这可不是一桩小案子……”

姚因谋不动声色地说道：“大人，审讯不了了！”

王夔不解：“为什么？”

姚因谋道：“因为他已经死了，捕快们找到的只是他的尸体！”

王夔没开腔，把绸布盖在鸡血玉佛身边，又揭开另一张绸布，里面是一尊和鸡血玉佛一模一样的碧玉佛。王夔一边抱起来看，一边叹气道：“唉，太可惜了，这条重要的线索竟然断了……”

姚因谋：“没有断，捕快在验尸的时候找到了新的线索！”

王夔抬起头，急迫地问道：“什么新的线索？”

姚因谋：“李管家后脖子上找到了一条深深地鞭痕。可以断定，李管家是被一个使鞭的人一鞭打死的。”

“使鞭的人？”王夔把碧玉佛放在架子上，再拿起绸布擦着，擦了一会儿他才问道，“就这么一点？姚大人，这算什么新的线索？使鞭的人那么多，怎么去排查？”

“好排查。”姚因谋说，“使鞭的人虽然很多，但能在人身上打出那么深的凹槽，并一鞭置人于死地的人却并不多。这让下官想到了一个人……”

王夔问道：“谁？”

“竹叶青！”姚因谋答道，“在这嘉定城里，除了竹叶青，没有第二个人能把鞭使出这种水平。”

“有道理！”王夔点点头，把绸布盖在碧玉佛上，拍拍手道：“好，赶紧通知捕快，秘密缉拿竹叶青！”

姚因谋摇头道：“大人，不能秘密缉拿，要公开通缉，在四面城墙上都要贴上通缉令……”

王夔道：“为什么？这样大张旗鼓，不是相当于给竹叶青通风报信吗？”

竹叶青原本就是山上的土匪，她要是得到信息，躲到山上去了，咱们还怎么缉拿？”

“就是要大张旗鼓！就是要给竹叶青通风报信！”姚因谋笑着说，“大人，就算是暗中缉拿，能拿到她吗？那竹叶青本领高强，咱们的捕快有几个是她的对手？”

王夔不悦道：“既然暗中也拿不到她，明来还能拿到吗？”

姚因谋道：“明来虽然拿不到，但好处多着呢。黄员外血案发生后，整个嘉定城里人心惶惶，四邻不安。发一个通缉令出去，相当于告诉老百姓，这场血案是竹叶青等山上的土匪干的，这样，百姓的心中就有了底儿，不再心慌了。同时，把竹叶青兜出来后，那是把照妖镜照在她身上，就算抓不到她，她也无法匿迹了。大人以为如何？”

王夔哈哈大笑道：“好！姚大人，你真是足智多谋，再世诸葛！好，就按你说的办！”

嘉定城，城门口

一群人围着大门口上的一张通缉令看，议论纷纷。乔装打扮的俞兴、小青也混在人群中，看墙上的通缉令。

百姓甲：“哦，原来这桩惨案是山上的土匪干的！”

百姓乙：“太可恶了！这些土匪，简直就不是妈生爹养的，那么恶毒，竟然连个小孩子也不放过！”

百姓丙：“看画上的这个女人，长得倒是蛮清秀的，谁知道她的心肠这么歹毒！”

百姓丁：“老哥你就不懂了，人不可貌相！你看她叫啥名字？竹叶青！没听说过那句顺口溜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不毒，最毒妇人心！’这个叫竹叶青的女人，她占了两样，你说她毒不毒？”

小青的脸红得像烈火一样，伸手就去抽鞭子。俞兴死死地按住她的手，不让她动。

俞兴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声“走”，不由分说，拉着她就离开了。

两人走到一片树林边没人的地方。小青终于憋不住，大吼道：“那王夜叉太可恶了！竟然真的把血案赖在本姑娘头上！让本姑娘遭受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的侮辱指责！气死我了！”

俞兴劝道：“消消气吧，气有什么用！”

小青仍然气恨难平，跳来跳去说道：“没落在你头上，你当然可以心平气和了！要是落在你头上，你的样子可能比本姑娘还难堪！”

俞兴继续劝道：“只有找到真正的凶手，才能洗刷你身上的冤屈！辩解是没有用的，只可能越抹越黑！”

小青抽出鞭子，在地上一鞭一鞭打来打着，继续叫道：“你说得轻巧，让我到哪里去找凶手？我看那凶手就是王夔！但他承认吗？他不承认，本姑娘拿他有什么办法！哼哼，可恶的王夜叉，他让本姑娘蒙受这般奇耻大辱，本姑娘恨不得杀了他！”

俞兴见劝不动小青，站在一边，抱着手，不说话。

小青转过身，冲俞兴嚷道：“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昨天晚上不是说，那李管家的死，并不是王夜叉赖我的吗？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就赖在我头上，而且把通缉令都贴出来了？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

俞兴道：“昨晚在下是说过那李管家的死不像是官府赖你的，因为李管家身上有一块捕快的牌子，官府没有把牌子放在李管家身上的道理，这解释不过去。不过，在下想了一晚上，发现如果这样来解释，就非常合理了……”

小青依然怒气冲冲：“怎么解释？你可别又讲一些歪道理！”

俞兴冷冷地说道：“如果那块捕快的腰牌，是你放在李管家身上的，就完全说得过去了……”

小青一下就没跳了，呆在那里，惊得张大嘴巴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放的腰牌？我干吗要放腰牌？”

俞兴道：“很简单，你想嫁祸于人！”

“你，你……我，我……”小青急得说不出话来了。

俞兴微笑着说：“你别激动，听在下把过程讲给你听，让你口服心服。李管家早就被你杀死放在林边，并在他身上放了一块捕快的腰牌，然后，当你发现在下走进黄员外府后，你便一直引着在下穿过地道，到达黄员外的花园。你在花园演了一场戏，让一个黑衣人和你打，并败于你，从而把在下引到李管家的尸体身边。然后通过李管家的尸体及他身上的腰牌告诉在下，血案是官府勾结李管家做下的，官府过河拆桥杀死李管家而独得玉佛！小青姑娘，在下的分析是否合情合理？”

小青望着俞兴，一直没有开腔，连眼也没眨一下。到了后来，忽然有两颗巨大的眼泪涌进她的眼眶，并很快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小青猛地背身过去，再转过来的时候，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泪水，而是惨笑着悲愤地说道：“俞将军，您分析得对极了，完全合情合理！”接着她又咬紧牙，冷冷地说，“不过，本姑娘会证明给您看，您所谓合情合理的分析，全是一派胡言！您等着瞧吧！”说完，她转身飞奔而去。

俞兴怔怔地望着小青消失的方向，很久才喃喃自语道：“对不起，小青姑娘，情况太复杂，在下要不这样说，你就冷静不下来，也就没办法洗清你身上的冤屈！等找到玉佛，为黄员外一家十三口冤魂报仇后，在下会亲自登门给你赔不是的！”

嘉定府，知府议事厅

王夔、姚因谋坐在议事厅里一边喝茶，一边议论着。

王夔道：“姚大人，你的主意太好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抓到竹叶青，但

嘉定城中确实安定了不少！姚大人，保障地方平安，你的功劳不小！”

姚因谋忙谦虚地抱拳施礼道：“哪里哪里，大人，这都是您运筹帷幄，英明善断，下官岂敢居功！”

王夔呵呵一笑道：“这倒是！咱们一武一文，互为补充，嘉定就固若金汤了，纵有一伙土匪在山上闹事，他们也休想掀起什么浪子！”

姚因谋道：“大人，主要是大人您的威震，下官偶尔敲点边鼓，凑巧敲到点子上而已，岂能与大人相提并论！”

王夔高兴得仰过头去，哈哈大笑起来。

姚因谋把脑袋凑过去，悄悄说道：“大人，您想不想抓捕那竹叶青，还嘉定城一个永久的太平？”

王夔道：“怎么不想呢？但姚大人你不也说，那竹叶青本领高强，不易上手吗？”

姚因谋道：“是啊，下官是说过。不过，如果竹叶青自投罗网，钻进咱们的口袋里。咱们只需要扎紧口袋就是了，用不着再怕她了！”

王夔惊异地问道：“口袋在哪里？”

姚因谋咧嘴一笑说：“口袋就是这旁边大人的书房。”

“本官的书房？”王夔更不解了。

姚因谋道：“大人，下官断定，这几天，竹叶青就会来探访您的书房。”

王夔有些紧张地问道：“她来做什么？”

姚因谋道：“她来寻找黄员外家被盗的田黄玉佛！”

“寻……”王夔有些慌张，差点打翻了茶水，但随即镇静地说道，“寻田黄玉佛到本官这儿来做什么！姚大人，你不是说田黄玉佛是竹叶青伙同山上的土匪盗去的吗？怎么会寻到本官这儿来？”说到这里，王夔不高兴地提高声音喝道，“姚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姚因谋忙赔笑道：“大人别误会！那田黄玉佛自然是竹叶青所盗，但竹



叶青及她一伙的土匪想永久占有田黄玉佛，肯定会转移视线，散布谣言，栽赃陷害。大人，如果竹叶青等人想栽赃陷害，谁是最理想的对象啊？”

王夔道：“你的意思是，竹叶青想赖在本官头上，诬陷田黄玉佛是本官所盗？”

“对呀！”姚因谋又把脑袋凑了凑，神秘地说道，“所以下官断定，这些天竹叶青一定会来大人的书房走一趟，然后就出去四处宣扬，说玉佛藏在大人的书房里……”

“哼哼！”王夔脸色相当难看，“竹叶青想冤枉本官，她是痴心妄想！”

姚因谋道：“所以下官建议，这几天晚上多派些兵力埋伏，在大人的书房四周扎一个大口袋，只等竹叶青一到，咱们就收绳子，任她竹叶青有通天的本事，也休想跳出去！”

“好！好！”王夔大笑道，“说得好！就这么办！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姚因谋也跟着大笑起来。

嘉定府衙

子夜，嘉定府衙一片寂静，地上到处都是成片成片的黑影。偶尔有一队侍卫提着灯笼、扛着枪从回廊间穿过，照亮了一小块地方，但侍卫过去，那里又重新笼入一片黑暗之中。

就在侍卫走过去的一瞬间，一个青衣人从梁柱上轻盈地飘下来，无声地落在地上。略一停顿后，青衣人又极快地往前飘去，快得像一道轻烟。

在王夔书房的门前，青衣人拿出一条鞭子，往上轻轻一抛，缠在梁上，然后极轻盈地顺着鞭子攀上去，倒挂在鞭子上，用手指在纸窗上戳了一个洞，然后从身上掏出另一条带钩子的软绳，麻利地穿进去，钩子搭住门闩，轻轻一用力，便把门闩钩开。

青衣人跳下来，收好鞭子，轻轻推开门，迈步走进王夔书房里。

忽然，两排灯笼同时从楼上楼下亮起来，把整个两层楼的书房照得白昼一样。几十个手举大刀の捕快从四周站起来，把青衣人团团围在中间。楼上的栏杆后面，也密密地站起一圈捕快，他们都把利箭搭在弓上，齐齐对准了楼下屋子中央的青衣人。

青衣人手握着鞭子，一动不动。

楼上的弓箭手中间，王强走出来，望着深陷重围的青衣人，狂笑道：“竹叶青，你不是很能吗？敢抽本大爷的鞭子！好呀，今天你落到本大爷手里，看本大爷怎么摆布你！”

“抽你又怎么样？本姑娘今天还要再抽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青突然原地拔起来，一鞭不偏不倚打在王强脸上。王强捂着鲜血淋漓的脸，号叫道：“射！给本大爷射！射死她！”

小青抽王强的那一鞭，其实只是个幌子。她顺势把鞭子扣在二楼的栏杆上，吊着鞭子，想荡到二楼上，突出重围。但是当她荡起身子的时候，周围的弓箭手都齐齐把利箭密密地向她射去，她不得不抽回鞭子，落了下来，卷拔那飞蝗一样劲射而来的利箭。

却是楼下的捕快们又挥刀向她狂砍而来。小青公然不惧，把一条鞭子舞成一个圆球，在捕快中间滚来滚去。但毕竟双拳难敌众手，捕快人数太多，无论她往哪个方向突围，都一直深陷在捕快们的重重包围之中，无法突围。很快，小青手臂上就挂了彩。

小青知道这样打下去不是长久之法，于是又极快地把鞭子抡起来，卷在二楼栏杆上，想再次荡上去。不过，二楼的弓箭手们，又用密箭压制住了她冲上二楼的企图。

小青重新掉在地上，陷入捕快们狂砍围攻之中。很快，她的另一条手臂也挂了彩，这使得她挥鞭的速度和力道都明显变缓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书房里四处高挂着的灯，忽然噗噗噗的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王强大惊，高声叫道：“有刺客，保护灯笼，别让刺客射熄了！”但是没用，灯笼很快就熄得干干净净，整个书房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如此一来，小青身上的压力骤然变松了。楼下的捕快们找不到目标，不敢随便发力。楼上的弓箭手也不敢射箭，怕误伤自己人。更让小青惊奇的是，她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跟我走！”只听得前方传来一阵阵捕快的惨嚎之声，感觉前面忽然就让出了一条通道。

小青沿着那条通道，冲出捕快的重围。她冲出书房，跑进花园后，前面那黑影停了下来，对小青说道：“跟上我，我带你出去！”

小青有些犹豫，没有挪步。但这时候，身后已传来捕快们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小青没有选择，只得紧跟在那人后面，两人七绕八拐，甩掉捕快的追捕，飞出嘉定府衙，来到旷野中。

小青静静地望着把自己引出重围的人。那人身上穿着捕快衣服，戴着一个白狐面具，看不见真容。小青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本姑娘？”

那人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你别管我是谁！你听着，我不但要救你，还要把你需要的东西交给你！”说着，从身上拿出一块捕快的腰牌，用手一劈两半，把一半交给小青道：“听着，以后咱们就用此腰牌联系！如果两块腰牌能天衣无缝合在一起，那就是我！”话一说完，便跳起来，一晃没入夜色之中不见了。

小青拿着腰牌在手中翻来覆去看了看，感觉手臂上一阵疼痛，用手一抹，满手是血。她赶紧用手捏住，踉跄着跑走了。

小青走后，树影后面钻出一个人来，他把脸上蒙着的布取下来，原来竟是粘着胡子的俞兴。他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道：“这人究竟是谁呢？他显然是衙门里的人，但他为什么要帮助小青呢？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嘉定府，知府书房

王夔站在书房里，看着倒落一地的古玩珍品，四仰八叉的案几，狂怒地抽了身边的王强一巴掌，大骂道：“废物！混蛋！你不是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吗？怎么连一个女人也抓不到！”

“是是是！小人无能！”王强一边捂着带血的嘴巴，一边解释道，“本来已经可以把竹叶青拿下的，谁知她带了很多后援，用暗器把咱们的灯全打灭，竹叶青就趁机逃脱了！”

“很多后援！很多后援！”王夔继续狂骂道，“既是有很多后援，你他妈咋一个也没有抓到呢？”

王强哭丧着脸说道：“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我们冲出去抓捕时，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像鬼一样，一下都没了踪影！”

“废物！”王夔忍不住又抽了王强一巴掌，“你他妈眼睛都瞎了，还好意思这样说话！滚！快给老子滚！老子不想看见你那怂样！”

王强捂着两边脸，灰溜溜出去了。

王夔又转过脸来，不满地瞪着姚因谋道：“姚大人，你出的好主意！把本官的宝贝打碎了这么多！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正幸灾乐祸啊？”

姚因谋忙不迭躬身行礼赔笑道：“大人，大人，下官罪过！下官从来不敢这么想！这件事情，纯属意外……”

“纯属意外？”王夔冷笑道：“姚大人，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书房也意外一下呢，却偏偏拿本官的宝贝来试验！”

“实在对不起！”姚因谋继续躬身赔笑道，“大人，这件事不发生已经发生了！咱们得想个善后的办法……”

王夔道：“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别是又想把本官的官椅也给打碎吧！”

“哪能呢大人！”姚因谋尴尬地笑说，“竹叶青一伙这次没能成功，但很可能他们会杀回马枪，两次，三次，反复相扰。如果大人不及时把您的宝



贝转移出去，以后麻烦会更多的！”

“什么意思？什么宝贝？”王夔警惕起来，哼道：“你是不是还在怀疑那田黄玉佛在本官这里？”

“不是的，大人，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姚因谋忙用手在王夔书房里画了一个大圈，笑着说道，“下官说的是您这书房里所有的宝贝，大人啊，您收集这些宝贝很不容易，要不赶紧转移开，那竹叶青及山上土匪再来，很可能还会有破坏的啊……”

王夔松了口气，点点头道：“唔，你说得很有道理，是该赶紧转移，赶紧转移……”

姚因谋两眼盯着地面，嘴角又一次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嘉定城外，树林边

午夜，嘉定城外树林边暗影幢幢，小青站在一个半明半暗的地方，静等着。

不一会儿，一个全身黑衣，戴着白狐面具的人从树林里出来，鬼魅一般晃到小青面前，从身上摸出半块捕快的牌子，往小青眼前一亮。

小青迟疑了一下，也从身上缓缓拿出另外半块捕快牌子。两块牌子合在一起，严丝合缝。

黑衣面具人道：“听着，你要的东西，从明天中午开始，解往临安！”

小青望着黑衣面具人，半晌说道：“你的话可信吗？会不会又是一个诱捕本姑娘的陷阱？”

黑衣面具人道：“你可以不信我的话，但你应该能判断，这一定不是诱捕你的陷阱。”

小青道：“为什么？”

黑衣面具人道：“如果想诱捕你，昨晚在府衙就可以把你抓住了。我何

必把你救出来，再抓一次呢？”

小青呆了呆，又说道：“但你的话仍然不可信，你们官府的人，就没一个可信的！即便不是为了诱捕本姑娘，肯定还有别的阴谋！”

“呵呵呵呵，”黑衣面具人阴阴地笑一声，“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还要告诉你的是，错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宝贝送到临安后，你就永远得不到了！”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小青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自然有好处，但我不能告诉你！”黑衣面具人冷冷地说道，“言不多说，告辞！”

黑衣面具人说完，一跺脚，又消失在了树林中。

嘉定郊外，驿道上

正午，热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没有风。

一队五十多人的衙役押解着十多辆马车在驿道上缓缓走着。前面两个衙役手里分别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另有一个衙役大声吆喝道：“皇粮押运，闲人靠边——”驿道上来往的行人看见后都纷纷让行，远远避开。

车队转入一条山道，继续慢条斯理往前走着。驿道两旁的树影又浓又密，像掉在地上的一团团墨。

驿道旁边山坡上密林中，有十几个人悄悄地探出头来，往下张望着。为首的是小青和满脸沧桑的九顶山大寨主元用。

元用皱眉问小青道：“四妹，你的消息准确吗？”

小青道：“大哥，小妹也不太确定，不过，那人没有骗小妹的理由啊！再说，探子已经查过了，周围并没有什么增援的队伍，不像一个阴谋啊！”

元用仍然疑惑地说：“不对啊，看起来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运粮队啊！四五十个人，十几辆车，哪里像是押运宝贝的样子？”



小青道：“这也难说，说不定王夜叉就是要故意搞出一副很普通的样子，以免引起注意呢！”

元用还是不确定：“四妹啊，咱们原本无意与官府为敌，要真是押运皇粮的粮队被咱们劫了，可就把事情闹大了，今后，嘉定就不平静了……”

小青不满地说道：“大哥，你总是这样，咱们无意与官府为敌，但那王夜叉处心积虑要铲除咱们，咱们逃得掉吗？再说了，王夜叉丧心病狂，为夺宝，害死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性命，还又栽赃陷害咱们！大哥，就算你能忍受泼在咱们头上的污水，难道你也能忍心看着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无辜惨死吗？”

元用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是他强忍住心中的愤怒，一字一顿说道：“杀人越货，丧尽天良，若果真是那王夜叉所为，元某绝不会饶了他！但是，小青啊，此事关系重大，这桩血案是不是王夜叉所为，咱们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

小青不耐烦地说道：“大哥，你怎么这样优柔寡断啊，咱们这不就是去找证据吗？”

元用道：“万一宝贝并没有在粮车里怎么办？”

小青有些焦急地说道：“万一真在里面呢……哎呀大哥，你要不想去就算了，小妹一个人去！”说完，噌地就站起来，像一道青烟，往山下飞掠而去。

元用大吃一惊，但也没办法，只得向身边的手下一挥手：“上！”十几条黑影从山坡后面跳出来，飞下山，像一群大鸟一般落到车队的前面。

所有的衙役都赶紧拔出刀来，护在马车身边。捕头王强一看站在前面的是小青，满脸恐慌地叫起来：“竹叶青！怎么又是你！真是冤魂不散啊！你想干什么？”

小青摇着鞭子，冷冷地喝道：“确实是冤魂不散。这个冤魂不是别的，

是黄员外家的十三条人命，他们都跟着你们来了！”

王强脸色变了变，叫道：“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本大爷听不懂！”

小青冷笑一声：“听不懂没关系，都让开，让咱们搜一搜，你就明白了！”

王强惊慌地往身后一挥，尖叫道：“上！上！赶紧给大爷上！杀了这伙土匪！”衙役挥舞着刀冲上来，把小青、元用等人围在中间，狂砍乱撩。

这些衙役虽然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显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手段十分了得，小青、元用等人和他们混战了很长时间，愣是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小青移到元用身边，悄悄对他说：“大哥，咱们分头行动，我负责对付这几个狗腿子，你去找宝贝！”说着，一发狠，把一条鞭子舞成一圈圈青色光幕，衙役们在她身边一片片倒在地上。

趁这个当口，元用使一把大刀，杀出重围，窜到马车前，一刀划开一只大口袋，里面雪白的大米簌簌地便倒了出来。这只口袋里并没有宝贝。元用又把刀往下一只口袋划去。

王强看见元用在划口袋，赶紧大叫道：“快！保护皇粮，别让土匪抢去了！”衙役们又都涌过来，攻击元用。

大米掉在地上，站着都有些困难，打起来难度就更大了。不过这难不倒元用，他腾身冲上粮车，居高临下，一边砍杀衙役，一边伺机划破口袋。而小青又体态轻盈，站在滚动的大米上杀敌，正好发挥了她的长处。只见她和元用一起，一高一矮，腾挪闪躲，竟把那些精壮的衙役一片一片打倒地，狼狈不堪。

被划破的米袋越来越多，但是，里面都没有田黄玉佛。元用的脸上现出不安的神色，朝小青看了一眼。小青一咬牙，挥起鞭，朝最后一只米袋打去。米袋破后，大米流出，一个巨大的布包露了出来。小青忍不住惊喜地喊了一声：“大哥，在这里！”



王强大惊，急忙指挥着那七八个衙役向小青包夹过来，把小青团团围在中间，死命缠住。小青虽说和众衙役还能打个平手，却是没有办法去取那布包。而另一边，元用也被衙役包围着，无法脱身。小青见势不妙，忙挥鞭在运粮的马身上猛抽了一下，马吃不住痛，拖着粮车狂奔出去。

小青本想抽身追击粮车，却在这时候，一个白袍蒙面人从草丛中极快地窜出来，一步飞到马背上，反手在马屁股上猛一击。马四蹄腾空窜起，箭一般狂奔而去，转眼就冲过山嘴不见了。

所有的人都傻了眼，纷纷停手，往马车前行的方向狂奔而去。渐渐地，小青和元用把众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他们连续转过好几个山嘴，却愣是没有马车的踪影。

两人正疑惑，忽见山坡下两个穿灰袍的蒙面人，正围着那白袍蒙面人厮杀。小青飞下山去，不由分说，便加入到战团中，和两个灰袍蒙面人一起攻打白袍蒙面人。元用想拉住她，却已经来不及了。

本来，白袍蒙面人在和两个灰袍蒙面人厮杀的时候并不落下风，但小青加入进去后，白袍蒙面人很快就只有招架之功了。这时候，只听得白袍蒙面人焦急地大喊一声：“小青姑娘，别打！是我！”

小青一愣神，停了手中的鞭子。便在这个当口，两个灰袍蒙面人一声唿哨，拔地而起，跳到草丛中不见了。

白袍蒙面人忙扯下脸上的布，赫然竟是俞兴！

小青惊问道：“俞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宝贝呢？”

俞兴懊恼地说道：“唉，本来在下已经把宝贝抢到手了，没想到刚到这里，从草丛中一下窜出七八个蒙面人，两个人围着在下打，另外几个人赶着马车就跑了……唉，现在连这两个人也溜了……”

正说着，却见后面的衙役已经气喘吁吁追上来了。元用忙说道：“快走，衙役上来了！”三人只得拔腿往远处奔去。

嘉定城外，树林中

三人一阵猛跑，跑进一片树林中，再一次把衙役甩开。

在一棵树下站定，俞兴懊恼地说道：“到手的东西竟然又被别人抢去了！哼，俞某还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

小青白了俞兴一眼说：“别再演戏了，俞将军！”

俞兴诧异地抬起头，笑道：“小青姑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演什么戏啊？”

小青冷冷地说道：“俞将军，本姑娘算是看明白了，你真是老谋深算啊！先是污蔑本姑娘杀人抢宝；然后又暗地里向本姑娘传递信息，让本姑娘为你打前哨，你渔翁得利获得田黄玉佛；接着又和你同伙唱一出苦肉计，金蝉脱壳把宝贝顺利拿到手；最后还跑到本姑娘面前，装出这副失落惋惜的样子！俞将军，你真是个千面人啊！要不要把你身上的半块捕快腰牌拿出来，本姑娘和你合一下？或者你戴上那张白狐的面具，再指使本姑娘去帮你做点什么事如何？”

俞兴张大嘴，瞠目结舌，惊得脸都白了，最后结结巴巴地说道：“小青，你怎么把在下说成这样？你说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在下吗？不错，在下确实一直躲在你身后，但那只是因为，很多事情，在下不好出面而已。但在下绝对没有坏心！你说的那个白狐面具，那半块腰牌，连在下也很想知道是谁装扮的呢……”

小青吼道：“够了！俞将军，别在本姑娘面前花言巧语了，本姑娘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小青已经说不下去了，她的眼中瞬间就涌满了泪水。为了不让俞兴看见她的眼泪，她极快地转过头去，对元用说道：“大哥，咱们走！”话音刚落，小青已像一道青烟，三转两转便消失在树林中不见了。

元用冲俞兴笑了笑，也提起大刀，往远处追去。



余大帅火烧渠江城 黄睿娘妙设空城计

第五章 空城计也能用第二次

重庆，制置使府议事厅

在重庆制置使府议事厅里，余玠上首站着，王坚、张武、杨文及王惟忠分立在他两旁。

王坚大声嚷嚷道：“大帅，钓鱼城什么时候开始修筑啊？冉先生已经把图纸设计好了，咱们在当地也已经把声势造起来了，老百姓都非常支持，热情很高！只等大帅一声令下啊！”

张武道：“是啊大帅，苦竹隘筑城之事，咱们也经过了反复考察。这里是遏制川北蒙古军入川的第一道重要关隘，修筑打造，迫在眉睫啊！”

杨文接道：“内水三江上的大获、青居、运山等城，每一处都十分险要和必要，一旦修成，它们将成为一颗颗钉子，死死地钉住入侵的蒙古军这条长蛇……”

“是啊是啊！”等不及杨文说完，王坚就插话大叫道：“大帅，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您赶紧下令吧！”

余玠表情凝重，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叹了一口气，对王惟忠说道：“惟忠，你告诉大家吧……”

王惟忠道：“众位将军，这件事，大家有点冤枉大帅了！不是大帅不下令，在四川打造山城抗蒙防御体系的方案，两个月前就报上去了，但枢密院一直拖着不批，说要再商议商议……”

王坚叫道：“还要再商议什么？合州城里贩夫走卒都看得明白的道理，枢密院的那些官老爷们还看不明白？”

王惟忠苦笑道：“唉，朝廷拖着抗蒙方案不批，却是一月三次催促大帅赶紧落实另一件事情！”

王坚问道：“什么事情？”

王惟忠道：“漕运钱谷到临安，说是为了支持两淮的抗蒙！”

张武接口骂道：“鬼话连篇！咱们跟着大帅在淮东抗蒙八年，从来没有

从其他战区调过粮食！”

杨文表情严肃地说道：“这事已经很明白了，朝廷之所以对方案迟迟不批，就是怕咱们一旦在全川拉开山城防御体系的修筑，势必会耗费大量的人财物，以后就再也不可能送钱谷给他们享受了……”

“杨文说得对，这正是枢密院犹豫不决的焦点！”余玠转过身，愤怒地叫道，“但这显然是短视行为，如果咱们没有强有力的防御体系，如何保障庄稼不遭蒙古人破坏！没有了庄稼，又如何向朝廷供粮？”

王坚一捏拳头，叫道：“大帅，咱们别理朝廷的那些官老爷们，先放开手脚干起来再说！”

张武：“对，搞成既成事实，枢密院要反对也不可能了！”

杨文却冷静地说道：“可是，不得到朝廷的认可，势必会有人在官家面前进大帅的谗言，彭大雅大人不正是前车之鉴吗？”

王坚、张武一时无语，呆了半晌，最后也只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时候，赵笑跑进来，大叫道：“报告大帅，前线紧急军情！蒙古都元帅汪德臣又率八万蒙古军分兵两路南下了！一路打阆州，阆州统制孙臣战死！一路攻蓬州，蓬州知州徐明弃城逃跑！如今两路汇合，杀奔广安军来了……”

众将大吃一惊。杨文喃喃说道：“汪德臣出兵不到五日，便已连下我大宋两州，其威赫之势，真是不可阻挡啊！”

张虎道：“五日下两州！哼，如果大获、运山两山城筑成，汪德臣能打得这么顺风顺水？可恨咱们早知御敌良策，却不能实施，真让人痛断肝肠啊！”

杨文说：“汪德臣上次抄掠成都，没有占到便宜。这次看他进攻的路线和架势，野心不小啊，很可能是冲着合州，乃至咱重庆府而来的！”

张虎忧愁地说道：“前有蒙古人掠地，后有枢密院逼粮！大帅，咱们该怎么办啊？”

王坚大叫道：“大帅，让末将领兵前往会一会那汪德臣！汪德臣虽然骁勇，咱也不是豆腐做的，定让他像上次一样，趾高气扬冲来，灰头土脸回去！”

余玠点点头道：“王坚你能去，本帅心中甚慰。不过咱们人马不多，合重庆、合州两地，仅两万而已，本帅都给你，你务必好好利用！”

王坚哈哈一笑：“大帅，要不了那么多，给末将一万人马足矣！”

余玠想了想，说道：“好吧，就给你一万人马。你要切记，在平原上作战，咱们不可能是蒙古人对手，而且你的人马又少。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利用有利的地形，把蒙古人调动起来，迂回包抄才是上策。另外，本帅会派果州及渠州两地守军配合你作战的！”

又对张虎说道：“张虎，你速回隆庆府守护，防备蒙古人趁势偷袭，再抄成都！”

两将领命前去。

余玠转身看了杨文一眼，叹息道：“杨文，你让各路州府的漕司查一查财赋情况，看能不能备足朝廷催交的那些钱谷……”

“是，大帅。”杨文也轻叹一声，转身离去。

这时候，李肃匆匆跑进来，在余玠耳边低低说了几句。余玠点点头，陷入沉思……

重庆，制置使府内宅

余玠处理完公事，抽空回内宅瞧瞧。当他进门的时候，刚好看见黄莲香拿着一些膏药给床上的小孩子脸上轻轻涂抹，于是焦急地问道：“如孙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么？”

黄莲香摇摇头说：“难啊！重庆这种湿热的天气，就是大人也难受，何况是小孩子！要想彻底好起来，除非咱们回到北方。但是这可能吗？”



余玠激愤地说道：“为夫离开临安的时候，曾对官家说，让他借我十年时间，咱们会把整个四川四路完完整整送给朝廷，然后咱们退隐山林，过男耕女织的日子……但是现在都大半年过去了，咱们却一事无成，蒙古人照样在四川地面上横行无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山城抗蒙防御的方案，枢密院却拖着不批，还整天催要钱谷！”

黄莲香走过来，拉着余玠的手说：“老爷，你不要太着急，要不再派人到枢密院催一催，向史嵩之大人解释解释，或许会有转机的……”

余玠继续愤愤不平地说：“会有什么转机？史嵩之这个人，为夫太了解了！他整天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取悦官家，把持朝政，抗蒙在他心中，根本就是一个屁！当年赵葵赵大人端平入洛，不正因为他拖着不发粮草，让收复三京的梦想付诸东流吗？”

黄莲香忧愁地说道：“老爷，如果这样耗下去，四川的局势什么时候有好转啊……”

“哼，”余玠叫道：“枢密院爱批不批！官家既然承允本帅在四川便宜从事，他不批本帅也要干！”

黄莲香劝道：“老爷切不可意气从事！年初我离开夔州府的时候，孟公曾让我传一句话给你。却是来重庆后一直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余玠：“什么话？”

黄莲香：“孟公请你记住，凡事一定要多向朝廷请示，切不可自作主张，如此，大事才能成功啊！”

余玠好一阵默然，长叹一声，握着黄莲香的手说道：“唉，夫人啊，为夫也只是心中气闷，在你面前发发牢骚而已，为夫如何不知道此中利害关系！王坚本人想这样做，本帅尚且要阻止，又怎会擅自主张！”

黄莲香望了余玠一眼，悄悄叹了口气。

这时候，小如孙哇哇大哭起来。黄莲香赶紧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哄。

余玠问道：“春娟呢？这丫头哪儿去了？”

黄莲香道：“还不是又跟刘邦出去玩儿了！”

余玠问道：“刘邦到咱们家来后，最近表现怎么样？”

黄莲香道：“做事倒是还算踏实，但就是爱说大话，那天竟然给春娟吹牛说，他和嘉定府通判姚因谋是好哥们儿！”

“哦？”余玠一听，一时眼睛发亮道，“他真这么说？”

黄莲香道：“可不是，骗得春娟一愣一楞了！我看春娟平常瞧他的眼神，就像瞧英雄一样！”

余玠道：“夫人，人不可貌相，刘邦本是嘉定街上的‘烂滚龙’，三教九流的人他都可能交往。说不定，他真认识姚因谋呢！正好，俞兴刚来信说，嘉定城中发生了一桩入室抢劫杀人案，估计与官府中人有关系，让本帅派个人潜入官府做卧底。既然刘邦与姚因谋关系不错，不正是个最恰当的卧底吗？”

黄莲香笑道：“只怕那刘邦是个嘴皮儿客，如此艰巨的任务，他如何能完成？”

“不锻炼他，他怎长出息？”余玠道，“春娟虽说是丫头，其实咱们是把她当闺女一样的。咱们自然不希望闺女喜欢的人只是个嘴皮子客对不对？所以咱们得给他机会，让他立功，让他成长嘛！”

“老爷啊，你真为春娟想得周到！”黄莲香幽幽地说道，“但愿刘邦那小子真是可造之材……”

重庆城外，驿道口

在重庆城外，通往嘉定的驿道路口，刘邦斜挎着一个背包，手里拿着一根哨棍，向春娟一拱手，转身就大踏步往前走去。



春娟在后面小跑了几步，又立住身子，不舍地问道：“棒棒娃儿，你这就要走了吗？”

刘邦在前面春风得意地喊道：“大帅让我去嘉定建功立业！咱这是去干大事呢，当然要走！”

春娟跑到刘邦面前，从怀里拿出一个香囊递给他，说道：“把这个贴身戴着，这是我去庙里去给你求的平安符。你只要记住一直戴着，就不会有危险了！”

“唉，能有什么危险！”刘邦拎着香囊的绳子在手指头上转来转去，说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嘉定姚大人是咱的铁哥们儿！有他保护，咱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了，咱是去干大事呢！没点危险，能叫干大事吗？”

春娟眼里噙着泪，冲刘邦大喊道：“戴上！”

“好好好，我戴上！”刘邦摇摇头，把香囊胡乱往怀里一揣。

春娟不悦地从刘邦怀里抓出香囊，细细整理好，给他系在腰上。

刘邦见春娟那柔情似水的眼眸，白里透红的肤色，还有闻到细细的幽香，忍不住一把搂住就想吻她。春娟却猛地从刘邦怀里挣脱出来，往外跑了几步，背对着刘邦大喊道：“听着，大帅让你去干大事，你要干不好，或者是干了坏事，就别回来见我！”

刘邦有些失望，见春娟跑远了，也没有办法，摇摇头，有些不耐烦地说：“好好好，我知道了！”转过身，摇摆着身子走了。

这时候春娟才转过身来，望着渐渐远去的刘邦，两只手绞缠着辫子，泪水再一次盈满她的眼眶。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余玠坐在案前，手拿着一本账簿细细地翻阅着，表情严峻。

杨文和王惟忠站在他身后。杨文道：“大帅，就目前财赋情况来看，且

不说上交朝廷，就是支应各地用度，都有点捉襟见肘啊！何况，王将军正领军前往迎击蒙古人，咱们的粮草必须要跟上啊！”

余玠合上账簿，慢慢踱到窗前，陷入了沉思。

杨文走到余玠身边，继续说：“大帅，卑职报给您的这个财赋状况，其实只是个预计数字，因为秋收未完，粮也未征集起来，最后能够收起来多少，还不好说。同时，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当地的官府会不会截留？当地乡绅会不会隐瞒？最重要一点，蒙古人会抢多少去？这次汪德臣入侵，除了想报上次失败的一箭之仇外，还有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抄掠粮食……”

余玠叹口气道：“杨文，你根据财赋情况，搞一个详细的报告出来，上报朝廷，说明咱们的困难，希望能够获得朝廷的同情和支持！另外，我这边再给赵葵赵相公去一封信。虽说他只是个枢密副使，史嵩之不会听他的，但如果他能够在官家面前说一说，让官家给咱们一个缓冲时间，咱们也好应付多了……”

杨文默默地点点头，出去了。

余玠走到书桌前，铺开稿子给赵葵写信。写着写着，他忽然停了手，提着笔发怔，墨汁一滴滴掉在稿子上他也没发现。

王惟忠望着余玠，想提醒他，但见他思索的样子，又不敢打扰。

余玠猛地抬头，冲门外喊道：“赵笑、李肃！”

两个侍卫急忙跑进来答道：“小人在！”

余玠问道：“王将军那里有军情传回来吗？”

李肃道：“没有。”

余玠喃喃自语：“怪了，这个王坚搞的什么名堂？带兵出去十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带回来的。前方究竟打得怎么样啊？”

“是啊，王将军怎能不上报军情呢？这也太不合情理了……”赵笑挠了



挠头，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王惟忠忧虑地插话道：“大帅，恐怕前线的情况不容乐观啊……”

余玠惊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王惟忠道：“王将军这个人，小生多少了解一点。他是很争强好胜的，如果打了胜仗，他或许早就嚷得满世界都知晓了；若是打了败仗，他一准咬牙不吭声，直到打赢了才会传信告诉大帅！”

“坏了！”余玠大叫一声，“赵笑，备马！”

“是！”赵笑答应了一声，抬头问道，“大帅，备马到哪里去呀？”

余玠却不理他，把腰牌从身上取下来，递给李肃道：“李肃，你把这块腰牌拿去给杨文，让他别准备报告了，先去把重庆与合州两地的一万人马全部调集起来，本帅要去前线一趟！”

李肃拿着腰牌，匆匆离去。赵笑也已把马牵了过来，余玠大踏步走出来，翻身上马，又转回马头对王惟忠道：“惟忠，你好生看守重庆府！本帅只有一千侍卫留给你，如果遇到不测，立刻紧闭城门，并速来报告，听明白了吗？”

王惟忠道：“是，大帅！”

余玠想了想，又对赵笑说道：“赵笑，这次你就不随本帅到前线了，你留在重庆，协助惟忠！”

赵笑虽不太情愿，但还是答道：“是……”

却在这时候，一个铺兵冲进来，举着一封信对余玠说：“大帅，紧急军情！”

余玠忙问道：“什么？王将军有战报了？”

“不是王将军的，”铺兵道，“是嘉定知府王夔王大人送来的！”

余玠皱着眉头接过来看了看，一时间满脸怒容，把信往地上一扔，大喝道：“乱弹琴！”说完，朝马身上猛抽一鞭，往外急驶而去。

余玠走后，王惟忠把信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赵笑问道：“王大人，王夜叉写的是啥呀？”

王惟忠骂道：“这个王夜叉，简直是贼喊捉贼！”

渠江城外，山坡上

余玠、杨文带着一万人马，急火流星赶往广安军治所渠江城，在渠江城五十里外山坡上扎下营帐。

这一天，余玠正在帐中看地图，杨文风尘仆仆闯进来。余玠忙站起问道：“怎么样？前线的情况搞清楚了吗？”

杨文道：“搞清楚了，现在汪德臣正指挥数万大军把渠江城包围着猛攻，而王将军则在渠州城里组织军民死命防守呢！”

余玠说：“这个王坚，搞的什么名堂？怎么跑到城里守城去了？不是让他采用运动战，把汪德臣调动起来打吗？”

杨文道：“大帅，这不能怪王将军！王将军一开始就是按大帅的建议和蒙古人作战的。这旁边有一座大良平山，山势奇伟。本来，王将军是想把蒙古人引入大良平山狙击的，但汪德臣显然吸取了上次兵败云顶山的教训，再不上钩。这次他就是一意要攻城，因为他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抢粮，而粮食只在城里才有。所以王将军不得不把野外的运动战变为城市的攻防战。”

余玠叹口气：“唉，仗打成这样，其实咱们早该料到了……现在城中状况如何？”

“非常艰难！”杨文道，“渠江城防非常差，蒙古人攻起来特别容易。好在王将军勇猛善战，虽然很多城段不断被蒙古人攻破，但王将军又多次指挥敢死队把它夺了回来。不过，因此也消耗太大，已经折损了差不多一半人马了！”

余玠又问道：“果州和渠州两地的救援部队呢？”

杨文说：“这两处的战斗力简直没法说！虽说是来救援了，但差不多是一触即溃，现在反而变成汪德臣派出的一部分蒙古兵追着他们打了！唉，照这样打下去，过不了多久，果州城、渠州城也会被蒙古人占去的……”

余玠紧锁眉头，在军帐里走来走去思索着。

杨文请战道：“大帅，现在渠江城岌岌可危，看样子，王将军已是和蒙古人耗上了。一旦城破，王将军必以死殉国。大帅，请拨五千人马给末将，末将前往救援！”

余玠严肃地说道：“给你五千人马？你能打败蒙古人数万人马，解渠江之围吗？”

杨文摇摇头说：“末将没有这个把握……但咱们也不能眼望着王将军就这样殉难，眼望着渠江全城军民被蒙古人绞杀殆尽啊！”

“不！”余玠大手一挥道，“王坚不能这样去死！全城军民也必须好好活着！杨文，你赶紧想办法通知王坚，火速从城中撤退出来！本帅给你五千人马，你佯攻敌后，把蒙古军调动起来，本帅在前面接应！”

杨文怔怔地问道：“就这么撤退？”

“必须马上撤退！”余玠严肃地说道，“告诉王坚，丢下城中一切，什么也不要带，包括粮草、辎重，全部丢在城中，净身出城！只需要把全城老百姓安全护送出来就可以了！明白吗？”

杨文有些迟疑，问道：“即便撤退，出城之后又怎么办呢？咱们带着那么多百姓往哪里去？”

余玠道：“出城之后的事情，你就别管了，本帅自有安排，你先把这一步做好再说！听明白了吗？”

杨文抱拳行礼道：“听明白了！末将遵命！”

渠江城头

渠江城头一片狼藉，城墙被打得到处是缺口，残砖破瓦上沾满了污黑的烟灰和暗红的血迹。王坚全身披挂，站在城头，密切地注视着城下。他的脸上满是油灰和汗水。他的身边，宋军虽然也是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却都整整齐齐站立着，把弓拉得满满的，一支支利箭搭在弓上对准城外。城头的角楼上，炮兵把炮石装在抛石机上，手拉扳绳，蓄势待发。

城外，蒙古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一眼望不到边的蒙古大军，扛着云梯，举着大刀，大声号叫着，像狼群一样从远处向渠江城猛扑过来。他们的身后，巨大的烟尘缓缓升起，悬浮在空中，久久不散。

城上所有的宋军都表情严峻，一动不动，看着蒙古军一步步冲过来。像一尊尊雕塑。

王坚举着令旗，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古人的冲锋。当蒙古大军差不多冲到城墙下的时候，王坚把令旗往下一挥，大喝一声：“放！”利箭和炮石如雨一样往城外倾泻而下。

不过，这一场炮林箭雨并没有打乱蒙古人冲锋的阵形，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士兵夺过云梯，踩着他们的尸体，毫不停留地就往前冲，一直冲到城门下，把云梯靠在城墙上，往上攀爬。

而城墙上的宋军，也有条不紊地用长杆，用利箭，用砍刀阻止蒙古军登城。很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一会儿蒙古军攀上城头，一会儿宋军又把蒙古军撵了下去。城下的尸体堆积如山，流淌的鲜血，在旧有的血迹上，又大片大片缓缓地往下流去。

一个铺兵跌跌撞撞跑过来，神色慌张对王坚说：“报，报告将军，不好了，蒙古人已经攻上西门城头了……”

王坚吃惊地问道：“蒲大人呢？他在不在西门？”

铺兵道：“不在那里……”



王坚怒道：“他到哪儿去了？不是让他坚守指挥吗？”

“不知道，”铺兵道，“只有统领大人史炤在城头上……”

王坚冲旁边的年轻军官喊道：“王立，你火速带一千人过去增援，务必要把攀上城头的蒙古人全部消灭，别让他们溜下去，抢占了城门！城门一旦打开，将不可收拾！”

王立迟疑地说：“将军，咱们这里原本就不到两千人，末将带走了一大半，你这城还怎么守啊？”

王坚大喝道：“这里的事你别管！你赶紧过去，和史炤一起把西门城头给我看好！若有闪失，你提脑袋来见！”

王立大声应道：“是！”带着一千士兵匆匆离去。

王立拉走一部分人马，这北门城头的平衡立刻被打破，爬上城头的蒙古兵越来越多，大批宋兵在交战中被砍死。王坚见势不妙，从腰间拔出宝刀，大喝一声冲进攀上城头的蒙古兵中，挥刀怒砍。很多士兵在他的感召下，纷纷拔刀冲进去，血拼起来。

残酷的厮杀进入了白热化，刺啦啦的刀声，一道道的白光，四处飞溅的温热的鲜血，在残阳的辉映下，呈现出一派诡异的壮丽场景。

又一个铺兵跑过来，冲王坚大喊道：“将军！将军！”

王坚似乎没有听到铺兵的召唤，他只专注于眼前的厮杀，脸上、身上，到处都是鲜血，眼里一片茫然。

铺兵没有办法，只得杀到王坚身边，对他吼叫：“将军！将军！大帅有急令！大帅有急令！”

王坚似乎才醒悟过来，猛砍几刀，和铺兵跳出战圈，问道：“大帅来令了？说什么？”

铺兵说：“大帅令将军带着全城军民火速撤离渠江城！不得有误！”

王坚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撤？怎么撤？”

铺兵说：“夜晚子时，大帅会派兵在蒙古军北面发动佯攻，引开蒙古人的包围，让将军带着全城军民从南门撤退。南门外，大帅也将设伏，组织接应。”

王坚还是愣愣地问道：“全城军民都撤出去，那城中的粮食怎么办？难道丢给蒙古人不成？”

铺兵：“大帅说了，让将军丢下一切辎重、粮食，什么都不许带，净身出城！”

“净身出城？”王坚怒气冲冲地喊道，“那咱们浴血奋战护卫粮食不都白忙活了？咱们为保护这座城市护卫这些粮食牺牲的数千兄弟不都白死了？还有，这渠江城若给蒙古人占去了，老百姓失掉家园，他们又到哪儿去住？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铺兵道：“大帅的信里没有交代，他只是让将军先撤出去……”

“不！”王坚眼睛血红，大喝道，“王某不能让咱们兄弟的血白流了！王某就是死，也要与这座城市共存亡。”他说着，号叫一声，又挥舞着大刀冲入敌阵之中……

夜幕渐渐降临。在王坚带着众将士的拼死抵抗中，蒙古人的这一波进攻再次被打退。

这一刻，城上显得异常寂静，王坚满身血污，衣衫破烂，垂着手，孤零零地站在城头缺口处。城上城下，全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蒙古军的，也有宋军的，断刀残箭，在暗淡的天光下，闪烁着冷亮的铁色。

铺兵再次跑上来，张开口想要说话，但看到王坚的样子，又不敢把话说出口。王坚一动不动，轻轻说道：“是不是又是大帅要求撤退的命令？”

“是……”铺兵嗫嚅地说，把手中的信举过头顶，向王坚呈上。

王坚摆摆手，说：“不用看了。听我的命令，立刻通知王立清点全城幸存将士，重新编队。通知史炤把老百姓们都召集起来，什么都不要带，在街

上集合。只等子时北边蒙古营中传来喊杀声，咱们立刻行动。让王立带一半人马打头阵，史焰在中间组织百姓撤离，本将军在后面断后！动作要迅速，干净，坚决！听明白了吗？”

“是！”铺兵答应一声，咚咚跑下。

渠江城，南门口

子夜，夜黑如墨。

史焰悄悄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带着众百姓蹑手蹑脚往城外走去。

突然，一阵狗吠声从前面传来。史焰赶紧把手一举，众百姓急停下，静静听着。一会儿后，史焰再次挥手，众人又跟着慢慢往前挪动。

前面不远处是蒙古人的大营。营中灯笼高挂，一队队巡逻兵挺着长矛，来来回回在营中穿梭巡视着。

众人蹑手蹑脚地从蒙古人营帐外面绕过。趁着漆黑的夜色，再加上大家的脚步都放得很轻，蒙古巡逻兵竟然也没有发现。眼看就能穿过两座营帐之间那块狭窄的地段，突然，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子一不小心摔倒在地。孩子受此惊吓，哇哇大哭起来。女子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捂孩子的嘴巴。却已经来不及了，蒙古巡逻兵已经举着火把冲过来了。

老百姓一阵慌张，忍不住都跑起来。这一下，他们的行踪便完全暴露。蒙古巡逻兵一声唢哨，营帐里的士兵都提刀持矛，大声鼓噪着冲出来，很快便把所有的老百姓包围在了中间。

史焰手里只有一千士兵，看见蒙古大军包围过来，这一千士兵赶紧背对着百姓，把刀护在身前。

蒙古人的包围圈已经越来越小，他们哈哈大笑着，大摇大摆走过来。为首的蒙古将领把手一举，蒙古军停了脚步。蒙古将领大声喝道：“汉人听着，凭你们那一小撮人，手里拿着几把破刀，就想要从这里偷跑过去，你们是做梦！”

识相的，赶紧放下刀投降，咱们或许还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若是敢负隅顽抗，你们的脑袋就会被全部割下来，在这片空地上，堆成一座山！”

所有的宋军和百姓都不开腔，站在原地不动，连刚才那哭叫的小孩也闭上了嘴。

史焯哈哈大笑道：“狗鞑子，休要吓唬咱们。咱们大宋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就算是死，流淌的鲜血也会把你们先淹毙！”

蒙古将领大叫道：“好，有骨气！既然你们不怕死，想当英雄，咱就成全你们！”说着，对身后大军一挥，大喝道：“上！”

蒙古军号叫着冲杀过来，史炤等人公然不惧，接着厮杀。圈子里的老百姓也拿着锄头，加入战斗之中。不过毕竟人数太少，武器有限，很快宋军和百姓就落了下风。

便在这个紧急关口，蒙古军的身后，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宋军的喊杀之声，鼓声，人声，马嘶声，刀剑撞击声，响成一片，仿佛有千军万马把蒙古人包围在中间一样。天非常黑，距离比较远，蒙古人完全搞不清究竟有多少宋军反包围过来。

蒙古将领大惊，忙冲蒙古军大声喊道：“赶紧撤！冲出去！”

一刹那工夫，蒙古军就跑得没影了。众百姓互相看了一眼，显露出兴奋的表情。

不过，随即他们又发现，身后的城里传来巨大的喊杀声。众百姓大吃一惊，显露出不安的神情。史焰忙冲大家喊道：“大家别管，都往前面跑，跑到对面那片山区上。大帅在那里接应咱们呢！”

渠江城外，山坡上

东方已经露出一些微光，互相能够看清对方的脸了。余玠站在渠江城外的山冈上，静静地往下看。不一会儿后，满面尘土的王坚便带着几百士兵



冲上坡来。

看见余玠，王坚忙问道：“大帅，城中的百姓都安然撤退了吗？”

余玠指了指身后，对王坚道：“看到了吗？大家都好好地在这里，只等你们冲出城来呢！”

王坚看了看一众百姓，又转头望了望身后的渠江城，心有不甘地叹了口气。

余玠瞟了王坚一眼，笑道：“王坚，你是不是对本帅的命令有意见？”

王坚梗着脖子，不看余玠，大声说道：“大帅，恕末将直言！末将确实很不理解大帅的做法。蒙古人这次南侵，根本的目的就是在秋后抢粮！如果咱们毫无抵抗便全线撤退，净身出城，不是正中蒙古人下怀吗？”

余玠又笑笑说：“呵呵，他们搬不走的，你转头再看看！”

王坚转头一看，只见渠州城火光四起，很快，整座城市就淹没在一片巨大的火海之中。天还没完全亮，但整个天空照得像白天一样，所有人的脸都一片血红。

刚从城里撤离出来的老百姓，看见自己的家园被烈火焚毁，一时伤心的哭号声响成一片。王坚惊讶得脸孔都变了形，结结巴巴问道：“大帅，这，这是您让放的火？”

余玠轻轻答道：“是。”

王坚脸涨得通红，大叫道：“您，您这样，固然可以烧死很多蒙古人，但因此焚毁了老百姓的家园，将来，将来他们住哪里？吃什么？”

余玠拔一支令箭在手，递给王坚，大喝道：“王坚，这一切都不用你考虑，本帅命令你，立刻率领你从城中带出的兵力，追逐逃窜的蒙古人！你必须死追到底，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机会。本帅已经让张武、杨文在蒙古军撤退途中设下了数重埋伏，配合你的追击。这次一定要把蒙古人追回他的老巢，让他们再也不敢出来！”

王坚不开腔，也不动。

余玠提高声音严肃地命令道：“接令！”

王坚只得应道：“末将遵命！”他哼了一声，带着王立、史灼及众将士，上马飞奔而去。

王坚走后，余玠走到老百姓面前，看着他们哭成一片的样子，慢慢地，他也忍不住泪水满眶。他高举双手，痛苦地大声喊道：“乡亲们啊，余玠对不起你们，烧了你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烧了你们的粮食和衣服，余玠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

说罢，他“扑通”一声跪下来，脑袋一叩到地。

余玠的这个动作震惊了老百姓，哭声渐渐稀疏了。最后，旷野里只剩下一片寂静。

两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走过来，扶起余玠。

一个老者说道：“大帅请起，您是父母官，咱们是小老百姓，受不起您这样的大礼！”

另一个老者道：“唉，大帅，您为什么要烧我们的家园呢？难道抗击蒙古人，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余玠痛苦地摇摇头，哽咽着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在平原作战，咱们不是蒙古人的对手。他们的马跑得比咱们快，箭射得比咱们远，刀比咱们锋利，力气也比咱们大！在城市攻防战上，咱们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的城防非常薄弱，他们的攻城器械又比咱们先进，他们的云梯可以一直靠到咱们的城头，他们的抛石机能够一石把咱们的城墙砸出个大窟窿。咱们若在城内和他们死耗，最后只能是城破人亡啊……”

余玠的话让众人默然，大家虽然很难过，但也不得不承认，余玠的话是对的。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声音颤抖地问道：“大帅，难道咱们四川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



“不！”余玠咬咬牙，大声说道，“这样的情况不会延续太久的！咱们不但有办法打败蒙古人，咱们还将重建一个更加美丽安定的家园！”

年轻人仍然忧郁地说道：“大帅，你不是说咱们打不过蒙古人吗？咱们还能有什么办法？新的家园又在哪儿啊？”

余玠大手往远处一指，说道：“看见那座叫大良平的山了吗？那里就是咱们抗击蒙古人的主战场，也将是咱们未来美丽的新家园！”

众人都转头往远处望去。年轻人怔了怔，绝望地喃喃说道：“大帅，您不会让咱们都搬到山上去住吧？”

“那是山吗？”余玠呵呵一笑，豪迈地说道，“不，那是城，是咱们将来生活的新城！周围的悬崖峭壁，将是咱们这座城天然的高不可攀的城墙，绕城流淌的河流，又将是世上最大的护城河！如果咱们把新城修在那里，你们说，蒙古人要造多长的云梯才能靠在咱们的城头上？又要有力量多大的抛石机，才能击穿咱们的巉岩？”

原本沉默的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大家互相议论着，脸色渐渐缓和。不过，那个年轻人仍然不放心地问道：“那山上能够住人吗？我可从来没在山上住过啊……”

余玠旁边的白胡子老头笑笑说：“怎么不能住人？你们太爷爷那一辈，不都住在山上吗？现在上面也还有很多人家呢！”

另一个白胡子老头道：“是啊，只要有水喝，有柴烧，有地种庄稼，就可以修房建屋，有什么大不了的！”

余玠说：“对，这位老人家说得对极了！有水有柴有粮食，上面有屋盖，下面有猪养，就是一个‘家’字！而且，咱们搬到山上去住，也是暂时的。只要咱们把蒙古人完全撵出川外，让他们再不敢到咱们这里来烧杀抢掠，咱们还可以回到平坝来，重建一座新城！”

见老百姓的情绪好转了许多，余玠又说道：“乡亲们，别犹豫，咱们立

刻就去！你们也不要担心没吃的没住的，本帅会从其他地方调集一些，助你们渡过难关的！但你们自己也要自力更生，建房，筑城，耕种，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希望你们能对得起‘大良平’三个字，很快建设出一个阔大的、良好的、平安的新家园！咱们出发吧！”

渠江城的全城老百姓都转过身去，扶老携幼，慢慢地往大良平山走去。此时，东方的天空已经出现了一抹玫瑰色的朝霞，一些微弱的光亮从天边射过来，打在渠江老百姓的脸上，让这支前行的队伍呈现出一派悲壮而豪迈的意味。

重庆，制置使府内宅

王惟忠快步走进制置使府内宅。黄莲香看见了，紧张地问道：“惟忠，前方有消息没有？”

王惟忠喜气盈盈说道：“有啊，夫人，而且是大好消息！大帅已经击退广安军渠州城的蒙古人，现在正全力追击，不日便可得胜班师了！”

黄莲香长舒了一口气，抱起孩子轻轻拍着，嘴里念佛道：“阿弥陀佛，这下不担心他了！”

一旁的黄睿娘笑嘻嘻地说道：“姐，你是多余的担心！我姐夫是常胜将军，哪有他出马搁不平的事情！”

黄莲香心里异常舒坦高兴，但她嘴上却说道：“你别太抬高你姐夫了，每次他都是以少打多，胜了也只是侥幸而已！”

黄睿娘打趣黄莲香道：“姐啊，你还说我抬高姐夫！看你说的，每次都以少打多，而且还都能够打胜！呀，多得意啊！”

黄莲香笑骂道：“你这小碎嘴，敢笑话姐姐，看姐姐打死你！”

说着便走过来，作势欲打。黄睿娘咯咯笑着，躲到一边去。

王惟忠看着她两姐妹的兴奋嬉闹，也在一旁憨憨地笑着。



这时候，赵笑跑进来，惊慌失措叫道：“夫人，王大人，不，不好了，有一支蒙古军往重庆城杀来了！”

众人大吃一惊。黄莲香望了望王惟忠，惊慌地问道：“怎么回事？惟忠，你不是说大帅已经打败蒙古人，正在追击吗？难道把蒙古人追到重庆来了？”

王惟忠也充满疑惑：“不知道哇，前线的铺兵是这么回来报信的……”

赵笑道：“夫人，从蒙古人那队形和气势来看，肯定不是溃逃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支蒙古军！”

黄睿娘问赵笑道：“蒙古军有多少人马？”

赵笑道：“具体人数不太清楚，探子正在打探。但从地面腾起的滚滚烟尘来看，少说也有上万人吧……”

“上万人！”黄睿娘沉思着又问道，“离咱们这里还有多远？”

赵笑道：“不到五十里的路程了……”

王惟忠一听，一下便慌了神，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几圈，嘴里念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大帅又不在，咱手里又没兵。有兵我也玩不转，王将军、杨将军等人都在前线。这个仗该怎么打？怎么打？”

赵笑道：“王大人，大帅走的时候交代过，让咱们遇到紧急情况，立刻关闭城门，并派人向他报告呢！”

王惟忠忙说：“对，对，赶紧通知下去，紧闭城门！紧闭城门！”

赵笑转身要走，黄睿娘忙摆手道：“慢，不能关城门！”

王惟忠不解：“为什么呀，二小姐？”

黄莲香也说道：“是啊，睿娘，敌人已经很近了，再不关，敌人可就冲进城里来了！”

黄莲香反问道：“关闭大门，就可以把蒙古人挡在外面吗？蒙古人若是来到城前，只需要把云梯往城头上一靠，还不就轻轻松松攀上来了？咱们手里只有一千兵，能扛住一万蒙古人？”

王惟忠迟疑地问道：“二小姐，小生愚笨，难道您是想唱一出诸葛武侯演过的空城计？”

黄睿娘笑笑说：“为什么不可以？”

王惟忠道：“诸葛武侯当年唱空城计，也只敢唱一次，没听说过唱第二次的。何况现在已经过去一千多年，关于诸葛武侯唱空城计的故事，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蒙古人肯定也是早就知道了！二小姐，咱们若唱空城计，不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吗？”

黄睿娘道：“并非东施效颦！正因为蒙古人也知道空城计的故事，咱们才肯定唱成功！

王惟忠显然并不确信：“二小姐，大帅走的时候亲口说过，遇到紧急情况，一是迅速关上城门，二是火速派人向他报告。他可没说过大开城门这一条啊！”

黄睿娘笑道：“王大人，你应该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句话吧？为什么不受呢？那是因为发令者并不熟悉战场形势，很可能是瞎指挥。不错，大帅是说过这样的话。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关上城门，敌人一攻上来，咱们肯定只有死路一条。反之，打开城门，敌人便有犹豫和疑惑。只要有犹豫和疑惑，咱们即可赢得时间和机会，甚至可能反败为胜！再说了，大帅现在正全力追击北逃的蒙古军。如果咱们向他报告了险情，他必然要回撤救援，那样的话，北逃的蒙古人卷土重来，大帅不就功亏一篑了吗？说不定，这正是蒙古人使的一招‘围魏救赵’之计呢！”

黄睿娘一番合情合理的分析，让王惟忠无话可说。不过他仍然满心疑虑，犹豫不决。

黄睿娘道：“王大人，你要是相信小女子，这场仗，就交给小女子来打！小女子保证重庆有惊无险，全城百姓安全太平！”

王惟忠皱着眉，不开腔。



黄莲香笑着对王惟忠说道：“惟忠，我这个妹子虽然精灵古怪，但是却也有些智谋，连大帅都多次夸她。要不，你就相信她一次，按她的办法试试如何？”

王惟忠悄悄叹息了一声，点点头。

重庆，北大门城头

铺天盖地的蒙古大军，扬着漫天灰尘，高举大刀，大声呼喝着，旌旗猎猎冲到重庆府北大门前。

在靠近大门的时候，为首的蒙古将领汪直臣把手往上一举，做了一个停止的动作。除了灰尘继续往上往前腾涌外，身后的蒙古大军都立刻停住脚步，原地不动。

重庆北大门竟然大开着，城里城外，一些老百姓正挑着担，推着车，扶老携幼，不慌不忙出出进进。

汪直臣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脸疑惑问身旁的那可儿扎合道：“大军压境，城门洞开，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扎合道：“三将军，小人听说汉人有一出戏叫《空城计》，蜀臣相诸葛亮曾用一座空城，吓退魏国大将司马懿的千军万马！”

汪直臣满不在乎地说道：“呵呵，既然是空城，咱们还怕他什么，径直冲进去得了！”

扎合道：“三将军且慢，这事儿不对！”

汪直臣道：“有什么不对？”

扎合道：“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近千百年来可以说家喻户晓了，难不成汉人还要再翻出来演一次？世上可没有这样拙劣的模仿者啊。末将以为，其中必定有诈……”

汪直臣道：“空城计的故事，本将军也知道一些。当年诸葛亮唱空城

计能够成功，就是摸准了司马懿神疑鬼的心理！司马懿若没有那么多小心眼儿，径直进去，早就把诸葛亮给抓住了。那样的话，三国的历史就该改写了！如今那余玠大军正在渠江前线，这里显然没兵了，就和当年诸葛亮一样。咱们若再犹豫，可就错失破城良机了！”

扎合道：“三将军，还是不对！不对！”

汪直臣不耐烦地说道：“又有什么不对？”

扎合：“三将军，前几日余玠火烧渠江城，打退了二将军。余玠的诡计，不就是把二将军引入城中再放火烧吗？说不定这重庆所用的，也是和渠江一样的计谋！”

汪直臣道：“胡扯！重庆是他们的制置使府，他们舍得烧吗？”

扎合道：“三将军，余玠的作风您还没看出来吗？为了能打败咱们，他可是什么都舍得！”

汪直臣不再开腔，摸着自己的胡子，显得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候，城头上走出来一个中年女子，手里抱着个小婴儿，旁边有个年轻女子和一个丫头跟着她，走来走去，好似在谈笑什么。

汪直臣眼睛都瞪直了：“这女人是谁？”

扎合道：“如果小人猜得不错的话，这女人是余玠的妻子黄莲香，她手中抱的正是她出生不久的儿子。”

汪直臣气得脸色发青：“余玠的妻子？竟敢堂而皇之到城头上散步！如此戏弄，气煞我也！”说着，双腿一夹马背，作势就要往前冲。

扎合赶紧死命拉住汪直臣说：“三将军，越是这样，咱们越需要冷静！这不明摆着是一个陷阱吗？那黄莲香见咱们迟迟不进城，才走到城头，不惜以自己为诱饵。三将军，咱们千万别上那个当啊！”

汪直臣气得大叫道：“罢了罢了，到口的肥肉，却不敢吃，这也太窝囊了！”

扎合道：“三将军，咱们抄掠重庆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逼迫余玠回救，给二将军解围。若贸然冲进城，吃了大亏，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

汪直臣气恼地说道：“那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扎合把嘴巴凑到汪直臣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汪直臣轻轻点了点头。

重庆，制置使府

重庆城北门外，喊杀声，骂战声，擂鼓声，刀剑撞击声，响成一片。一时之间，雀鸟奔窜，烟尘蔽日。

王惟忠担心地问黄蓉娘道：“二小姐，蒙古军是不是要冲进来了？”

黄蓉娘笑笑说：“不是他们要进来！相反，是他们希望咱们冲出去，和他们交战呢！”

赵笑嘻嘻笑道：“冲出去和他们交战？咱们手里只有一千侍卫，拿什么去和他们战？呵呵，实在是没办法奉陪，咱们没兵，去不了……”

“对，”黄蓉娘道，“咱们只要按兵不动，蒙古人就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就不敢轻易冲进来……”

不过，黄莲香却望着黄蓉娘，忧虑地说道：“蓉娘，你的这个法子虽然小有成功，但姐姐现在有些担心了……”

黄蓉娘问道：“姐姐，你担心什么？”

黄莲香说：“咱们自然可以做出气定神闲的样子。但是，城中的老百姓会不会也这样呢？咱们城门不设防，如果有人吓住了，偷偷往外溜，被蒙古人发现，咱们的计谋不就一下子暴露了吗？”

众人一听，心里都一怔。

王惟忠忙说道：“夫人，你看这样行不行？小生立刻派人通知下去，要求所有的人都只能待在家里，不得到任何地方去，违令者斩！”

黄莲香笑道：“这样再好不过，惟忠，此事可就劳烦你了！”

王惟忠离去后，黄莲香见黄睿娘在一旁沉思不语，忙问道：“睿娘，你在想什么？”

黄睿娘道：“姐姐，你的话提醒了我。虽说咱们暂时稳住了敌人，让他不敢进攻。但夜长梦多，长此下去，可不是个好办法啊！”

赵笑也慌张起来，问道：“是呀是呀，二小姐，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止内战插手挽狂澜 求平安射脚退强敌

第六章

剿匪还是其他

重庆，城北大门外

蒙古军在重庆城北大门外擂鼓吆喝，鼓捣了半天，却不见一个宋兵出来和他们接仗，汪直臣不免有些丧气，问扎合道：“扎合，你这个法子行不行啊，这么半天了，他们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呢？”

扎合道：“三将军，他们越沉得住气，越说明他们有诈！现在正是和他们比拼耐心的时候，三将军别着急，相信他们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汪直臣点点头，冲旁边的铺兵大喝道：“传令下去，继续擂鼓吆喝，搞得更猛烈一点！”

于是，一阵更惊心动魄的嘈杂声，再次爆发出来。

一个探子急匆匆地跑到汪直臣面前。汪直臣忙问道：“有什么异常情况？”

探子道：“报告三将军，东门、西门、南门都一直有百姓出出进进，但是并没有人做出神色慌张的样子，也没有从城里逃跑出来的老百姓。反而是，反而是……”

汪直臣急问道：“反而是什么？你快说呀！”

探子说：“反而是，三道大门都有很多老百姓用板车推着一些东西，往城里去！”

汪直臣道：“车上装的是什么？”

探子道：“车上的货物用布蒙着，看不太清楚。后来，我们的人走到城门前，借故摔一跤，推倒了一辆平板车，上面的货物撒了一地，我们才发现，原来装的竟是柴火！”

“柴火？”汪直臣不解。

扎合道：“三将军，果然是想把咱们引进去，放火烧城啊！嘿嘿，咱们偏偏不进城，不上那个当！”

汪直臣怔了怔，有些烦躁地说：“不进城倒是不会上他的当！但咱们一

直在这里耗着，也不是办法呀！如果在城里捞不到便宜，把余玠引不回来，咱们这一趟不就白跑了吗？”

重庆，城北大门外，蒙古大营

夜里，重庆城外一片寂静。蒙古大营里，除几队巡逻兵在营中走来走去巡逻外，所有的蒙古军帐都像一堆堆圆圆的小坟包，寂静诡异地立在那一大片平坦的旷野里。

忽然，几个黑影像夜枭一样轻轻地落在蒙古营中。

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一个人的眼睛花了，出现了幻觉一样。

不一会儿，那几个黑影又再次出现，极轻盈巧妙地绕过那些蒙古营帐，躲过巡逻的士兵，往大营中央逼近。

当他们即将靠近汪直臣的中军帐的时候，黑影拱起身子，排成一线，大摇大摆地往前走。

中军帐门口站着两个侍卫发现了那一队不慌不忙走过来的黑影，刷一声拔出刀，低声喝道：“什么人？”

黑影说道：“巡逻的。”

侍卫把灯笼提起来照，果然是几个穿蒙古军衣服的人。

那几个人，其实是赵笑等侍卫装扮的。不过，蒙古侍卫显然并没有看出来，只是冲他们不耐烦地挥挥手，嚷嚷道：“往别的地方巡逻去，到中军帐来干什么？”

赵笑靠上前，笑道：“军爷，是这样的，我们发现刺客往中军帐的方向溜进来了，所以过来看看！”

“刺客？”蒙古侍卫警觉地四处看了看，“刺客在哪里？”

赵笑往前一指道：“看，就在那里！”

侍卫刚一转头，赵笑等人用极快的手法，割断了两个蒙古侍卫的喉咙。蒙古侍卫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便软软地倒在地上了。

赵笑等人提着刀，轻轻走进中军帐里。汪直臣正坐在桌前，手撑着脑袋打盹。赵笑等人蹑手蹑脚往里走，本来是没有一点声音的，不曾想门口的风吹进来，掀动了桌上油灯里的火苗，油灯啪的一声爆了一个灯花，一下便惊醒了汪直臣。汪直臣刚一睁眼，便看见赵笑等人一步步走来。一时吓得惊跳起来，抽刀在手，大声喊道：“来人啊，有刺客！”

赵笑等人见势不妙，也不再上前，反身破窗而出。

等跳出窗外后，赵笑等人并不着急逃跑，而是不慌不忙地整理好衣服，也跟着扯开喉咙大声叫道：“来人呀，快来人呀，有刺客行刺将军啊！”

就在蒙古士兵被惊醒，纷纷出营救援的时候，忽然之间，蒙古军帐很多地方都着火燃了起来。赵笑等人又高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汉人冲进来了！到处放火烧营了！赶紧救火啊！”

一时间，逃跑的，灭火的，救援的，蒙古士兵乱成一片。但是，大家又觉得很奇怪，因为并没有看见什么异样的人，于是就纷纷打听：“汉人在哪里？汉人在哪里？”

问到赵笑等人，赵笑等人就惊呼：“汉人穿着咱们的衣服冲进来劫营了，哇呀，好多哟，到处都是！”一边说着，一边这里砍一刀，那里砍一刀，蒙古军中计了，跟着纷纷互相残杀。

扎合匆匆跑到汪直臣帐中。汪直臣惊问道：“扎合，怎么回事？”

扎合说：“还不清楚，说是有宋军穿着咱们的衣服冲进来劫营了！现在很乱，分不清哪些是咱们的士兵，哪些是宋兵。”

汪直臣慌张地叫道：“那还等什么？赶紧命令起营撤离呀，再待在这里，说不定就被他们给灭了！”

扎合道：“三将军且慢，这很可能是宋军搞的疑兵之计呢！”

汪直臣问：“什么疑兵之计？”

扎合道：“很可能只有几个奸细混进来，故意引得咱们内乱的！”

汪直臣说：“凭什么说只有几个奸细？”

扎合笑道：“又是暗杀又是放火又是呐喊，这阵势倒是挺大的，但为什么咱们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宋兵？”

汪直臣摸着小胡子，陷入了沉思。

却是在这时候，蒙古营帐外面的山坡上，漫山遍野出现了无数的火把，同时，擂鼓声，马蹄声，喊杀声，响遍了蒙营的每一个角落。

汪直臣脸色大变，惊慌失措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扎合也是惊疑不已，但他仍然结结巴巴说道：“这，这应该也是汉人的疑兵之计吧……很可能，很可能他们其实没几个人！”

汪直臣不安地嚷道：“很可能！很可能！万一他们是真的呢？咱们不就被包围了？”

蒙古将领们纷纷涌进中军帐，焦急地说道：“三将军，咱们被宋军包围了，怎么办？”

扎合道：“各位将军休得惊慌，咱们最好再等等，看看下一步，宋军有什么动作再说……”

众人都嚷道：“内有奸细穿着咱们的衣服作乱，外有敌军层层包围，再等下去，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汪直臣也骂道：“混账东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等的话！你是存心让咱们都死在这里吗？”

说着，不再理会扎合，转身问众将领道：“你们观察过没有？哪个地方的火把最少？”

众将答道：“东、西、南都较少，只有北面的火把最多！”

汪直臣道：“就往北面撤！”

众将不解：“北面火把最多，为什么反而往北撤？”

汪直臣道：“火把最多，敌军一定最少，明白吗？这才是疑兵之计！”说着哼了一声，往外跑去。

扎合摇摇头，也只得跟在后面。

出得营帐，汪直臣翻身上马，往北面策马冲出去。蒙古士兵纷纷拔营，紧紧跟在后面。在他们撤退过程中，黑暗中又有许多利箭从两边密林中射出来，杀死了不少蒙古兵。但汪直臣已经顾不上了，一路狂奔而去……

嘉定府衙，议事厅

王夔猛地一拍桌子，怒容满面大骂道：“什么？余玠把老子的求助信扔在地上，不声不响就走了？”

“是的，”铺兵道，“小人没办法，只好去制置使府问。他们说，重庆的兵力都上前线去了，派不出人了。他们让大人您再等一下，等到大帅班师回府再说……”

“等他班师？”王夔愤怒不已，“他要死在前线呢？难道老子的仇就永远不报了？”

“借口，这显然是个借口。”姚因谋呵呵冷笑道。“重庆是制置使府所在地，怎么可能不留兵力保护？再说了，就算重庆没兵力了，成都也没兵力了吗？眉州、雅州都没兵力了吗？大帅完全可以调集这些地方的兵力驰援嘉定嘛！”

王夔见姚因谋附和自已，更加有理，高叫道：“姚大人你也出来了？那狗日的余玠就是见死不救，存心整老子！”

姚因谋呵呵笑道：“大人，大帅不派兵，您可以自己提兵剿匪嘛！”

王夔挠挠头，叹口气道：“唉，说老实话，咱们嘉定这些兵，平常征了粮收个税什么的还能应付，和山上的土匪交战，老子实在没有把握打赢



啊！一个竹叶青，就已经把他们搅得鸡飞狗跳的了，何况是去和一整山的土匪打……”

姚因谋道：“大人，休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大人如此心怯，还不白白地惹那余玠笑话！”

王夔急得脸都红了：“姚大人，老子不是心怯，老子还从来没有怕过人！只是怕，万一……”

姚因谋道：“大人，咱们是正，土匪是邪，自古邪不压正，大人怕什么？再说了，大人剿匪，那是因为土匪劫了皇粮，理由正大光明！万一大人输了，那错误也在余玠，不在大人，对不对？”

“对呀！”王夔一拍桌子，高兴地说，“打得过，那是老子的功劳，打不过，那是余玠的错误！姚大人，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说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姚因谋也呵呵笑着，气定神闲的样子。

王夔把笑容一收，举起一支令签，大喝道：“传老子命令，火速包围九顶山……”

九顶山

九顶山与嘉定城一江之隔，是一片由九座山峰组成的群山。有两座浮桥连通岷江两岸。

这一天，王夔率嘉定所有官军，越过岷江，一字长蛇列阵，把九顶山团团围住。一时之间，山下旌旗猎猎，鼓声隆隆，马鸣萧萧。

九顶山上，义军依山势修筑了一些城墙，但城墙修得并不是特别高，有些还在修筑之中。元用、小青等义军头领带着山寨士兵趴在城墙后面，手持刀枪弓箭、抛石机火砲等各种武器，密切注视着山下的官军。

统制王霸、捕头王强一左一右站在知府王夔身边。

王夔一示意，王强跨前一步，对着山上大喊道：“山上的土匪听着，你们强抢皇粮，胆大包天！限你们立刻下山，交出皇粮，缴械投降！否则，官军天威压境，定要踏平你们老巢，活剐你们的皮，以奉朝廷！”

山上的义军没人开腔。元用转过头来，有些迟疑地问小青道：“小青，咱们真的要官军开战吗？”

小青不满地说道：“大哥你真是！官军都逼上门来，把咱们四面围住了，摆明了要把咱们全伙剿灭，咱们不应战，难道等着他们来砍咱们的脑袋吗？而且上次咱们劫玉佛不成，已是和王夜叉结下深仇大恨，那王夜叉岂肯善罢甘休？”

元用道：“上次劫玉佛，已是失着！非但没劫到，而且还被王夜叉生生扣上一顶劫持皇粮的帽子！如果这次咱们再和官兵打仗，那王夜叉可就要污蔑咱们为谋逆，定下死罪了！”

小青柳眉一竖，叫道：“大哥，你总是这样！咱们就算不和王夜叉为敌，那王夜叉不也在污蔑咱们杀人越货吗？再说了，就算你答应投降，二哥三哥答应吗？山上的兄弟们答应吗？他们哪个不是被王夜叉逼死爹娘儿女，和他有深仇大恨之人？”

元用拿拳头在地上猛捶一拳，叹口气道：“四妹，你说的都是对的，形势所迫，咱们不得不如此……唉，只是元某总担心，这样一来，离咱们上山的初衷便越来越远了……”

两人正议决不定，又听得那王强在山下大喊道：“你们这一小撮土匪，简直罪大恶极！不但聚众闹事，劫持皇粮，还为了强抢田黄玉佛，害死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命……”

听到这里，小青再也按捺不住，从围墙垛口跳出来，用鞭鞘指着王夔，大骂道：“王夜叉，你简直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明明是你们谋财害命，却把罪责安在咱们头上，你们如此丧尽天良，就不怕遭天谴吗？”

王夔脸红一阵白一阵，冷笑道：“哼哼，竹叶青，你杀平民，抢财物，闯衙门，劫皇粮，罪大恶极！现在竟然还敢跳出来，辱骂本老爷！哼哼，老爷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天网恢恢！”

说罢，把手举起来，就要发布进攻命令。

而同时，元用也把令旗举起来，等着官军一旦发动攻击，便开始还击。

便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头，一个穿白袍的蒙面人突然跳出来，站在山上山下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用洪亮的声音大叫道：“各位，请慢动手！”

王强喝道：“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

蒙面人冷冷说道：“在下只是嘉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些年来，蒙古人连年入侵，已经把咱们的家搞得残破不堪。在下实在不愿意官军和义军再兴刀兵，让生灵涂炭，让这片残破的土地再添冤魂，所以斗胆出面，希望各方克制，化干戈为玉帛！”

小青愣愣地看着蒙面人半天，虽然蒙面人蒙着脸，故意捏着嗓子说话，但她终于还是认了出来，忍不住激动地喊道：“俞……”

蒙面人忙一举手，阻止了她的话，又说道：“知府大人，小青姑娘，你们双方的矛盾，在下也有所耳闻。在下觉得，这矛盾也不算个大事。在下这里有个法子可以替你们化解，不知知府大人、小青姑娘可愿意接受？”

王强再也忍不住了，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阻止咱们老爷剿匪！赶紧给本大爷滚下来！”说着，提起刀，几个箭步冲到大石头上，举刀便向蒙面人狂砍。

蒙面人让过王强的刀锋，轻闪身子，空手和王强搏斗起来。却是只几个回合，便把王强的刀夺下，反过他的手去，扣在背后。王强一时痛得忍不住惨叫起来，连身哀求道：“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有话好说……”

王霸看见了，挥舞着枪，从马背上跳下，也跳到大石头上，一串枪花向蒙面人刺来。蒙面人托起王强的身子当盾牌，王霸的枪法虽然了得，但怕

伤到王强，因此在流畅性上大打折扣。蒙面人趁王霸愣神的瞬间，一脚把他踢下大石头，跌了一个嘴啃泥。随即，蒙面人顺手托起王强，在空中绕了一圈，也把他扔下大石头。同时提脚踢起他的刀，大刀飞过去，不偏不倚，刚好插在王强脖子旁边的地面上。

王强吓得脸上冷汗直冒，但他一翻身爬起来，立刻便抓起刀，冲士兵大喊道：“给本大爷射！射死他！射死他！”

一排排利箭向蒙面人激射过去，蒙面人挥动着白袍，把利箭一把卷在长袖里，反手向王强甩去，利箭形成一个箭圈，密密地把王强圈在里面。那些射箭的士兵全吓傻眼了，哆嗦着，不敢再射。

小青哈哈大笑起来：“王捕头，你可真是无耻至极！这位英雄饶你不死，你竟恩将仇报，反过来害他！本姑娘劝你还是消停消停吧，就你那三脚猫功夫，再折腾两下，很可能把小命也搭进去了！”

王强气得脸色发青，指着蒙面人，嘴里狂叫道：“都给本大爷冲上去，砍死他！砍死他！”

不过，王夔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并冲王强恶狠狠地骂道：“滚下去，丢人现眼的东西！”

接着，他驱马上前两步，指着蒙面人喝道：“那位大侠，你不了解情况，请别在这瞎掺和。只因山上土匪抢劫盗宝，残害生灵，又强抢皇粮，大逆不道，本官为维护一方百姓安宁，才兴兵荡寇。你这么横插一杠子，不成了助纣为虐吗？”

小青大骂道：“胡说！杀人盗宝，明明是你王夜叉所为，却诬赖别人！再说了，所谓的劫皇粮，那不过是你想以运皇粮为名，悄悄销毁罪证而已，咱们为了揭穿你的阴谋，让你的罪证大白于天下而已！咱们对皇粮分毫未取，何来劫持之说？”

王夔冷哼道：“满口谎言！那都是押运皇粮的车，凭什么说是销毁罪



证？再说了，你说你们并未劫粮，但你们划破所有口袋，让皇粮倾倒在污泥里，这已是犯下死罪，还想狡辩吗？”

蒙面人道：“小青姑娘，你说你劫粮车是为找证据，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找到证据。而且皇粮确实被你们划破倾倒在泥土里了，王大人说的也是事实！既然如此，小青姑娘，你们赔偿王大人所玷污的皇粮如何？”

小青愕然道：“你，你，你究竟……”

小青还未说完，元用已经从围墙后面跳出来，答应道：“这位大侠说得有理，皇粮确实为我们所玷污，我们理应赔偿！”

小青更加愕然，埋怨道：“大哥，你……”

元用摆摆手，冲王夔喊道：“王大人，明天元某就把那十几车粮食原样给你送到衙门！”

蒙面人竖起大拇指赞道：“做得好！元寨主，你深明大义，息事宁人，实在是嘉定百姓之福！知府大人，元寨主已经表态了，你怎么说？”

王夔有些慌乱，但他毕竟是老江湖，立刻岔开话题说道：“元用，你聚众闹事，玷污皇粮，这已然是大逆不道之罪，你以为赔几车粮食就能解决问题吗？再说了，你们为强抢田黄玉佛，竟害死黄家十三口人命！这一宗罪，你们又如何逃脱得了！”

小青气得一挥鞭就要冲下山去。元用忙拉住她衣角，一边悲愤地对王夔说道：“知府大人，这岷江边上有一尊世界上最大的凌云大佛，这九顶山每一座山峰都有佛像！佛要求众生不能撒谎，撒谎是会受到轮回报应的！知府大人，你敢不敢在这众多的佛菩萨面前起一个誓，谁要害了黄员外一家十三口性命，谁便永坠阿鼻地狱，万劫不复？”

王夔哼道：“元用，别说那些没用的话！你以为你们抢了宝物，只需要发个誓，就可以心安理得据为己有了吗？你做梦吧！识相的，赶紧把宝物交出来充公，本老爷一高兴，或许还可以饶你们不死！你要是再敢抵赖，本老

爷大军踏平你山寨，拧下你狗头，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蒙面人大声插话道：“知府大人，元寨主，究竟是谁残害黄员外一家十三口性命，盗取宝物，这确实是一桩迷案。元寨主怀疑知府大人的粮车中藏有宝物，但结果并没有搜到。现在知府大人又怀疑元寨主盗取宝物，并兴兵问罪！在下这里也有一个法子，元寨主何妨打开山门，让知府大人派人上山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宝物？元寨主，你意下如何？”

王夔一时不解蒙面人的意思，元用也陷入了沉思。

小青则不满地大叫道：“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竟让那王夜叉来搜山！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蒙面人笑笑道：“小青姑娘，身正不怕影歪，如果山上果真没有宝物，还怕知府大人上山搜查吗？”

元用咬咬牙说：“好，大侠，元某答应你！不过，该怎么搜，总得有个限定，不可能是所有的官军都上山吧？”

蒙面人一抱拳说：“元寨主痛快，在下深为佩服！自然不是所有官军都上山。为体现公平，知府大人只准派不超过两百人的队伍上山，并且以两天为限。若两天内查到宝物，元寨主必须到衙门接受审查。若两天内没查到宝物，则知府大人立刻撤兵，并取下各地张贴的对小青的通缉令。知府大人、元寨主，你们觉得如何？”

小青很不满，还想再说什么，不过元用给她摆摆手，对蒙面人说道：“元某没意见，定当全力配合！”

王夔则没有开腔。

蒙面人提高声音喊道：“知府大人，你的意见呢？难道你还怕上山搜查不成？”

王夔不得不点点头，却又冲山上大叫道：“元用，本老爷警告你，别存什么侥幸心理！有赃物就赶紧交出来。要是被本老爷搜到，坐实了罪名，那

时候，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

元用呵呵冷笑道：“呵呵，知府大人尽管搜查，搜到了算你的！”

嘉定，府衙议事厅

这天傍晚，王强带着几个捕快匆匆下山，走进嘉定府衙议事厅。

见王强回来，王夔忙问道：“王强，怎么样？搜到宝物没有？”

“难！难！”王强连声说道，“实在是难！”

王夔道：“有什么难的？难道土匪说话不算数，不予配合？”

王强道：“土匪对咱们虽然都做出一副怒目而视的样子，但是还没有阻止的，连女人的闺房，咱们也可以进去搜查。不过，九座大山峰，满山遍野的房屋，咱们两百人，在里面查一件小小的宝物，老爷，这是大海里捞针啊！”

王夔黑着脸说道：“两天时间过去一半了，你一无所获！难道老爷我得到的就是你那一烂肚子苦水？”

“也不是一无所获，”王强慌忙赔笑道，“小人查探了一下山上的军情，乖乖，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几年工夫，山上的军力竟然发展得那么可怕！九座大山峰，峰峰有碉堡；十八块大山坡，坡坡有驻军。刀枪如林，旌旗如海，杀声震天，炮声震地，那一股凛然气势，简直骇人心魄。还有山腹间的地道，纵横交错……”

“够了！”王夔气得大喊道，“来人呀，把王强拉出去砍了！”

王强惊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等到两个侍卫进来拉他的时候，他才猛然醒悟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道：“老爷，你要砍小人，小人无话可说，但你得让小人死个明白！小人究竟，究竟做错过什么啊？”

“你做对过什么？”王夔咆哮道，“王强，你这无用的东西！你究竟为

本老爷做成过什么事？现在让你去搜宝物，你连宝物的影子也没见过，却在本老爷面前念一通这个！你是在背书啊？你背的这些，都是山上土匪教你的么？你这种吃里爬外的东西，留着还有什么用！”

王强把脑袋砰砰砰地在地上砸着，继续哭诉道：“不是的老爷，土匪没有教过小人这样说，都是小人狗眼没看清楚瞎说的！老爷饶命啊，不是还有一天吗？还有山上的那些地道没搜查呢！老爷，您就暂时留着小人的狗命，小人明天再带人去查那些地道，如果还是搜不到，老爷再要小人狗命如何？”

王夔余怒未消，骂道：“这可都是你说的！如果明天仍然空手而回，你就提着脑袋来见老爷我吧！”

王强忙磕头道：“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

王夔在王强身上踢了一脚，喝道：“还不快滚！”

王强连滚带爬出去了。

这时候，姚因谋对王夔说道：“大人，下官觉得，王捕头虽然不力，但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他，咱们怕是上了那蒙面人和山上土匪的当了！”

王夔惊道：“上了什么当？”

姚因谋道：“王捕头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么大的几座山，搜起来确实有难度。何况，据王捕头说来，山上有堡垒，山腹还有地道，随便藏在什么旮旯里就躲过去了，让咱们的人怎么查？再说了，很可能，那宝物已经转移到山外去了，咱们的人是白忙一通！”

王夔脸色非常难看。

姚因谋继续说道：“大人您看，他们让咱们搜查，查不到，那就怪不得他们，是咱们没本事！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个机会，故意把军力展示给王捕头看，吓唬王捕头，并通过王捕头的口把这些信息传给大人您，让您害怕，不敢去打他！大人，您说这土匪是不是够阴险啊？”



王夔迟疑了一下，疑惑地问道：“但这个建议最先并不是山上的土匪，而是那个蒙面人提出来的呀？那蒙面人是谁呀？姚大人，你认识吗？”

姚因谋说：“下官不认识。不过，如果下官猜得不错的话，那个蒙面人很可能是山上的土匪装扮的，他和山上的土匪是在唱双簧呢！”

王夔恍然大悟：“你说得对！那蒙面人肯定是山上的土匪装扮的！姚大人，那你说，土匪们唱这一出双簧，目的是什么呀？”

姚因谋道：“大人，目的就是阻止咱们攻打他们！他们明着不敢讨饶，就来这么一招暗的，设一个套，让咱们钻进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居然敢如此戏耍老子！”王夔怒道，“老子明天就上山去，踏平他的山寨，看他还敢不敢戏耍老子！”

姚因谋笑笑说：“大人，不着急啊。不是还有一天吗？先把这一天查完吧。再说了，山上的地道咱们是久闻大名了，可惜被土匪占着，一直无缘得见！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了解地道里的情况。咱们把山上的情况都摸清了，踏平它，还不就是伸一只脚的事情！”

“伸一只脚的事情？”王夔大笑道，“好，好好，听姚大人的，咱们再让土匪们得意一天！”

九顶山，山间地道

王强举着火把，带着两百名搜查捕快走进九顶山腹的那些地道。

这些地道像是天然的溶洞，又像是人为打造的，可以看出里面那些天然形成的很不规则的钟乳石，又可看见人工雕刻的痕迹。在一些凹进去的洞穴里，还可以看见一尊尊大小不等的佛像。不过这些佛像显然是很多年前雕刻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身上到处都长满了青苔及蜘蛛网。地道的地面湿滑难行，少有人走过的样子。

地道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宽，但渐渐地，就出现了分岔，往不同的方

向延伸而去。王强只得把捕快分成两队，往不同的岔道搜寻。不过，没走多远，分岔竟然又出现。还是两条，分不清哪条是主，哪条是支。没办法，王强再次把他的那队人马分成两部分。

地道分岔越来越多，人数则越来越少，到了最后，王强身边就只剩下四五个捕快了。饶是这样，地道似乎还是看不到尽头的样子。而且里面的弯拐越来越多，阴气越来越重。火把摇摇曳曳，周围的洞壁忽高忽低，人的脸忽明忽暗的，鬼影一样，在四周飘来飘去。王强身边的四个人渐渐地害怕起来，瑟缩着身子，胆战心惊地走着。

突然，一阵风从头顶呼呼刮过，几个人吓得赶紧伏在地上，火把也被压得只剩下一点小火粒。过了好一阵，风才停顿下来。王强偷偷抬头一看，发现竟是一群蝙蝠，赶紧爬起来，冲其他几个人骂道：“看你们那点出息，不过是蝙蝠而已，起来！都给老子起来，继续搜查！”

这样又往前走了几步，王强身边一个士兵忽然惊叫起来：“头儿，二柱不见了！”

王强转身四处瞧了瞧，果然不见了二柱。几个人向周围大声喊道：“二柱！二柱！你到哪儿去了？”

一直没有二柱的回应。

王强嘀咕道：“不对哦，怎么可能一下就不见了？刚才不是好好地待在这儿吗？”

一个捕快声音发颤地说道：“头儿，这儿太怪异了，咱们赶紧出去吧！”

“是啊是啊，咱们走吧？”其他几个跟着附和。

王强虽然也有些害怕，但他强作镇静道：“不行，咱们还没走到底呢，说不定宝物就藏在前面！走，赶紧走……”

路越来越难行，越来越窄。忽然，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一个白影在前面一晃，便在拐弯处消失了。王强等人忙过去查看，拐弯后面仍是一截曲里



拐弯的地道，但那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忽然，后面又传来一声惨叫。王强惊回头，发现同行的三辆又不见了，地上只留下一摊血迹……

一个捕快吓得一下子跪趴在地上，哭着喊道：“头儿，求你别往里走了，再走，咱们所有的人都回不去了！”另一个也抱着王强的腿叫道：“是啊，快走吧，头儿，这里面太可怕了！”

王强把面前两个人踢了几脚，一边踢一边骂道：“起来，都给老子起来！他妈的，你们怕死，但还未必真的就死。老子要折回去了，立马就得死，你们明白吗？”

两人被逼不过，又只得勉强爬起来，啰啰唆唆往前走。

走着走着，恍惚前面又有白影飘过。王强嘟囔道：“他妈的，这是谁在装神弄鬼！让老子找到了，非劈了他不可！”

说着，就要前去查探，但两个捕快扑倒在地上，紧紧抱住他的大腿叫道：“别去！头儿，别去！去了咱们又会少一个人！”

两个捕快的恐惧反而增加了王强的胆气，他叫道：“怕什么？这不过是山上的土匪在故弄玄虚而已！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咱们往前走，不让咱们去找宝物！但越是这样，越说明宝物就在前面，走！走！都给老子起来！赶紧走！”

但是两人不起来，也不走。名叫五狗的捕快颤抖着说道：“不是土匪，不是人，是鬼！头儿，是鬼，人哪里有这么快的身手……”

名叫四墩的捕快却惊恐地喊叫道：“不是鬼，是白，白……”四墩的嘴巴凹下来，准备要发一个音，但那个音怎么也发不出来，却是眼睛直直地瞪着一个地方，如同呆了一样。

王强等人着急地问道：“白什么？你说呀！”忽然就明白过来，赶紧向四墩眼睛望着的地方瞧去，却又什么也没有瞧见。

转过头来，发现四墩竟然还在往那个方向看。王强不满地骂道：“你他妈看什么？前面啥也没有！”

五狗惊叫起来：“血！血……”

四墩身上，正有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你怎么了？”王强伸手推了四墩一下，四墩像一截木头一样，直直地倒在地上。王强蹲下去，翻过他的身体一看，发现他的背上竟然有一个大大的窟窿。

“他妈的，滚蛋！”王强暴跳如雷，在原地跳来跳去骂道，“是谁？赶紧给老子出来！出来！别躲在后面装神弄鬼的！有本事就出来！”

“出来了，哈哈，出来了出来了！”五狗哈哈大笑起来。

王强不解：“啥出来了？”

“血出来了！”五狗继续哈哈笑道，“你看，满地都是血，红红的，热乎乎的，滑滑的……”

很显然，五狗的情绪已经崩溃了。王强的心里也恐惧到了极点，伸过手去，在五狗的脸上扇了两巴掌，大骂道：“你他妈搞什么名堂？说什么胡话？赶紧把嘴巴给老子闭上！”

“真的不骗你！”五狗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指着地上说，“你看嘛，还在跳呢！”

王强往地上一看，真的发现一个血红的东西在地上蠕动着。王强心里“嗡”的一声，就像一千只马蜂飞起来，在他胸腔里狂跳乱窜。地上的东西不是别的，竟然是一只耳朵！王强惊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哆嗦着问道：“谁的耳朵？”他忍不住伸手在自己的脑袋上摸了一下，发现自己的耳朵还好好的，并没有掉。

五狗指着王强大笑起来：“哈哈，看把你吓的！不是你的，是我的！”说着，他把耳朵从地上捡起来，按在自己的头上。



五狗的脑袋上真的少了一只耳朵，那里血污一片。五狗把那只血耳朵安上去，一副高兴的样子：“喔喔，我的耳朵回去了！喔喔，我的耳朵回去了……”

王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丢下五狗，拔腿就往外跑。五狗惨笑怪叫的声音越来越远，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

王强跑出很远了，才长舒一口气。他转身往身后看了看，里面黑黑的一片，什么也没有。一回头，却一下撞在了一个人的怀里。王强举起火把定睛一看，原来竟是先前曾阻止过官军攻山的那个白袍蒙面人！

“白，白……”王强全身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哭求饶道，“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别杀小人！大侠饶过小人吧……”

白袍蒙面人蹲下来，把王强扶起来说：“王捕头，你怎么回事？谁要杀你呀？我怎么可能杀你？”

王强终于镇静下来，但仍然哭丧着脸说：“大侠你说你不杀小人，你不骗小人吧？”

白袍蒙面人笑道：“我怎么会杀你？你是官老爷，我敢杀官老爷吗？”

王强怔怔地问道：“这么说来，刚才杀小人手下的，不是你了？”

“不是，”蒙面人严肃地说，“在下从来没有杀过！在下也在纳闷呢，王捕头，是谁在杀你们的搜查人员？在下看见地道里到处都是尸体，不知道是谁故意借机作恶！所以在下才跑过来，通知你们的人赶紧出去，别上了奸人的当！”

王强满腹狐疑地望着蒙面人，不敢多说。见蒙面人并没有阻拦他，赶紧爬起来，提着刀，没命地往地道口跑去……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元用大惊失色问道：“什么？死了十几个捕快？”

三寨主程刚道：“是的。我们特地在地道里里外外清理了一遍，清了十几具尸体出来。”

元用问道：“谁干的？有线索吗？”

程刚道：“只听说看见过一个白袍蒙面人，就是那天出主意让官军搜山的那人，此外就没其他线索了。那凶手身手极为了得，都是一招致命。动作之快，世所罕见！”

“白袍蒙面人？难道他是凶手？”元用疑惑地问道。

程刚道：“除他外，现场再也没看到过其他陌生人了！”

元用道：“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一口气杀死那么多人？”

程刚道：“小弟也不相信，可能还有其他同伙吧，只是咱们没有发现而已。”

元用沉思了一会儿，对程刚说道：“三弟，你下去，先用上好的棺材把那十几具尸体收殓好。”

程刚不满地嘟囔道：“那些个官军，死有余辜！他们搜咱们的山，侮辱咱们，咱们还要搭上几副棺材！”

元用喝道：“三弟，这事咱们不议论，按大哥说的，赶紧去办了再说！”

程刚没办法，只得转身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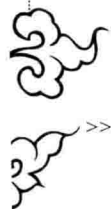
却是小青又急匆匆闯进来，大声嚷嚷道：“大哥，咱们真是上了那白袍蒙面人的当了！”

元用道：“四妹，你说那白袍蒙面人是谁呀？”

小青怒气冲冲地说道：“还会是谁，肯定是俞兴！”

元用陷入沉思，没有开腔。

小青继续嚷道：“这个俞兴，简直太可恶了！你看他，先是鼓动咱们同意官军上山搜查，接着又悄悄在地道里做手脚，借此激起官军和咱们的矛盾，从而引官军上山来杀咱们！真是居心叵测啊！”





元用道：“四妹，讲不通啊，本来王夜叉就已在进攻咱们了，那俞兴何必多此一举？”

小青争辩道：“那王夜叉虽在进攻咱们，但咱们山上是否有宝物，王夜叉其实半信半疑。如果进攻不畅，说不定就此偃旗息鼓！但如今十几个搜查人员在地道里被杀死，这不是让王夜叉确信了宝物确实藏在咱们地道中吗？此后他如何还能善罢甘休？”

元用道：“四妹，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与咱们同意王夜叉上山搜查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但是，我还是不相信这是俞将军所为。你说，他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呀？”

“理由就是，”小青振振有词地说，“宝物在他手里，他要转移视线，从而把宝物完全据为己有！”

元用思忖半晌，摇摇头道：“四妹啊，虽说元某与俞将军接触不多，但元某确信他是一个正直大义之人，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哎呀，大哥，”小青一跺脚道，“你可别被俞兴的表面模样蒙住了眼！他外表一副正直端庄的样子，其实内心奸猾得很呢！”

元用转移话题道：“四妹，俞将军是奸佞还是侠士，咱们暂且打住不论。现在的问题是，十几个捕快死在咱们山上了，你说王夜叉接下来会怎么做？”

“还会怎么做，”小青没好气地说道，“肯定是疯狂报复啊！”

元用道：“四妹，我想下山去向王夜叉解释解释，争取他给咱们一些时间，让咱们查出凶手……”

话未说完，小青就怒气冲冲喝道：“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你存了这样的心思，否则，你也不会强迫三哥用上好的棺材收殓那些捕快尸体！但是大哥，这有用吗？王夜叉再次进攻咱们，不是因为他的捕快被杀，而是怀疑宝物在咱们手里！除非你交出宝物，他才肯善罢甘休！问题是，你手里有宝物吗？”

“唉，”元用长叹一口气道，“四妹啊，大哥我是真的不想与官府为敌，打这种内耗的仗啊……”

两人正说着，突见程刚惊慌失措跑进来，叫道：“大哥，大哥不好了，官军已经打上山来了！”

小青讽刺道：“好啊，好得很！大哥不想打，人家却已经打上来了！怎么样？咱们束手就擒吗？”

元用不理小青，问程刚道：“打上山来了？有多少人？打到哪里了？”

程刚：“起码有五千人吧，已经开打了。咱们兄弟正在山墙边上死命抵挡着呢！”

小青又怪笑道：“三哥，那十几具捕快的尸体，都用上好的棺材装好了吗？”

程刚一时没听明白，老实答道：“还正在收殓呢……”

小青望着元用继续挖苦道：“大哥，那王夜叉还真不给咱们面子，咱们这边正准备着诚恳向他解释呢，谁知他就发大兵打过来了，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咱们留！”

元用在屋子里急急地走了两圈，一拳砸在桌上道：“好，在这件事情上，咱们也算仁至义尽了！既然王夜叉不分青红皂白就提兵来犯，咱们就陪他玩一玩！”

小青拇指一伸赞道：“这才算是咱们的好大哥！大哥，你就下令吧，本姑娘要狠狠地抽那王夜叉几鞭！”

元用道：“要打，但咱们也不能和官军硬拼！咱们得用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九顶山

就日峰山腰山墙的两旁，官军和义军正展开着一场攻防战。战争打得



十分胶着，就像两头牛抵着角斗力一样，虽互有进退，但一时似乎谁也不败谁。

却在这时候，正在山墙后抵抗的义军突然像退潮一样，眨眼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强看了王霸一眼，满腹狐疑地说道：“土匪搞的什么鬼啊？”

王霸满不在乎说道：“那还用说，肯定是打不过本将军，他们才逃走的呀！走，咱们上去！”

王强忙说道：“王将军，且慢行，土匪诡计多端，说不定有什么奸谋！”

王霸大笑道：“王捕头，我看你是被土匪吓破胆了吧！他们都败退了，还能有什么奸谋？哼哼，你要是怕了，你可以待在这儿，让本将军带兄弟们上去！”

说着，一挥手，率领大军攀上云梯，跨过山墙，往山里冲杀而去。

王强没办法，虽然害怕，也只得跟在后面。

山里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影。但被踩在泥土里的荒草，一排排的房屋、农田，农田里的庄稼，房前屋后闹闹嚷嚷的家禽家畜，山坳里的训练场，训练场上的武器架及一应训练工具，又处处显示着是人活动过的痕迹，仿佛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山里的人什么也来不及收拾，就慌慌张张逃跑了一样。

这种满山遍野热闹的寂静，一时竟让王强心里充满恐惧。他抬起脚，却不敢踩下去。仿佛脚下就是马蜂窝一样。突然，旁边的篱笆后面，一只鸡扑棱棱地惊飞起来。王强吓得忍不住蹲在了地上。

王霸见了，哈哈大笑道：“王捕头，那是一只鸡！”

王强很不好意思，赶紧转移话题问道：“王将军啊，你说这山上的土匪，都跑哪儿去了呀？”

王霸哼道：“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躲起来了嘛！”

“他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他们没有理由躲起来呀？他们大可以和咱们打一仗嘛，躲什么呢？”王强反复问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不停地问，才能消除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王霸嗤笑道：“王捕头，这你也搞不懂啊？躲起来，他们就到了暗处，咱们在明处。在暗处偷袭咱们，不是更容易吗？”

“那咱们处境不是很危险吗？”王强哆嗦着说道。

王霸继续揶揄道：“当然很危险！说不定什么地方就射出一支箭来，插在你的胸膛上呢！”

王强知道王霸在取笑自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灰溜溜地埋下头，不敢再开腔。王霸则神气活现冲士兵命令道：“弟兄们，搜！给老子仔细搜！屋里，林里，沟里，每一个地方都要搜遍，钻到老鼠洞里了，也要把他们挖出来，一个都别让他们溜掉了！”

王霸发了令，官军们都欢跳起来，四散跑开，冲到房屋前，用脚踢开门，在每个房间冲进冲出，拿刀在柴垛里插来插去，在密林里追进追出。一时惊得鸡飞狗跳，雀鸟噪林。原先的寂静消失了，山中变得热闹起来。带破坏性质的搜查，让他们的心中充满恶劣的快意。

不过，当官军走进一个山谷的时候，突然，一排排士兵仰倒在地上，抱着脚，哎哟哎哟惨叫起来。王霸忙过来查看，原来这些士兵都被利箭射中。奇怪的是，他们被射的位置都是在脚上，并不致命，但士兵们的惨嚎声却相当惨人。

王霸四处看了看，除了鸟声、蝉声、鸡叫、狗吠，一切都安安静静的，连树叶也都纹丝不动，不知道箭是从哪里射出来的。

王霸不免有些慌张。但见王强用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一时心下恼怒，大声吆喝着，催促着士兵继续前行。

然而走不多远，便又有一排士兵的脚被射中。这样的怪事，连续发生了



三四次，但王霸始终没有找到那箭是从哪里射出来的。

士兵们都不敢再往前走了。王霸恶狠狠地咒骂着、踢打着那些士兵，甚至扬起刀吓唬着，逼迫他们向前迈步。

一个士兵被王霸在屁股上一踢，往前踉跄一步，突然扑倒在地，不动了。王霸觉得奇怪，自己的脚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嘛，这士兵难道装死？他拖起那士兵的手，把他翻过来，这才发现，原来是有一支箭从士兵的腹部射了进去。

王霸惊跳起来，扯开喉咙大骂道：“是谁射的箭？是谁？偷偷摸摸暗施冷箭算什么好汉？有本事站出来！站出来跟老子大战三百回合！”

没有人回答他，连他身边的那些士兵也都脸色凝重，一副屏气凝神，怕惊动了什么的样子。

王霸心里更加慌张，他恶毒地咒骂着，不停地跳来跳去。却在这时候，他突然哎哟一声，陷落进地里去了。众士兵忙跑过来，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王霸又羞又气，满脸通红地骂道：“他妈的，这伙土匪，居然敢挖陷阱来害老子！”

一个士兵趴在洞口叫道：“将军，这不是陷阱，应该是一个地道出口，里面很深！”

王霸忙过来，用刀把洞口扒得更大一些往里看。原来在陷阱壁上果然还有个洞口，很幽深的样子。这让王霸异常兴奋，他大叫道：“找到了！找到了！土匪肯定就躲在这些洞里往外射的箭！嘿嘿，果然是一群耗子，不敢出来见人！弟兄们，冲进去，把土匪往外撵，咱们在洞口布下罗网，逮耗子！出来一个，咱们就逮一个！”

王强道：“王将军，先不忙进去吧，洞里机关密布，上次兄弟我带的搜查人员，就是在洞里吃了他们的亏……”

王霸轻蔑地看了王强一眼，鼻孔里哼了一声：“那是王捕头的兄弟，不

是本将军的兄弟！”

王霸不理王强，继续吆喝道：“兄弟们，怕什么，往里冲！抓住土匪头子，本将军给你们请功！”

一个副将领着一队士兵，举着火把，提着刀，呐喊着冲进地道里去了。

一会儿，冲进地道的副将就满身血污、衣冠不整地从洞里跑了出来。王霸吃惊地问道：“怎么回事？你的兵呢？”

副将痛苦地呻吟道：“都在地道里面！哎哟……他们的双腿，都被箭射中了，倒在里面，出不来了！”

王霸皱着眉头问道：“你们找到土匪没有？”

副将说：“没，没找到土匪……走着走着，就有一拨倒下，走着走着，又有一拨人倒下，都不知道那些箭是从哪儿射出来的……”

王霸怒道：“真是废物！你们都没仔细查探过吗？又不是鬼射的箭，好歹搞清楚那些箭从哪儿射出来的嘛！”

王强在一旁有点幸灾乐祸地说道：“王将军，怪不得这位兄弟，地道里曲折多变，岔路众多，机关密布，又没有光线，真的很难分清楚箭从哪里射出来的！还是别进洞，想想别的办法吧……”

王霸被挖苦，怒气更甚，用刀指着另外几个副将喝道：“你，你，还有你，你们带上人马，再给老子进去搜！搜不到人，别给老子出来！”

几个副将虽然有些胆怯，但也都带上各自士兵，举着火把进洞去了。

不久，就又从地道里传来一声接一声的惨嚎，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每一声惨嚎，都让王霸身边的士兵一阵哆嗦。

渐渐的，地道里的惨叫声消失了。等了很久，再也没人从洞里跑出来。洞里洞外，呈现出一片巨大的可怕的寂静。

王霸把脑袋伸到洞口看了看，又转头看身后的那些士兵们。那些士兵被王霸的视线扫到，都惊惶地低下头，双腿不自觉地往后退着。

王霸大骂道：“一群废物！废物！再进去！你，你，还有你，都给老子进去！”

士兵们双脚颤抖着，怎么也迈不开步。王霸气得在一个副将的腿上狠踢了一脚，那副将顺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哀求道：“将军，还是别进去，想想别的办法吧！”

一时间，所有的士兵都跪在地上，跟着哀求道：“求将军不要让咱们进洞送死，想想别的办法吧！”

王强在身边又一次露出嘲讽的神色，这个表情恰好被王霸看见了，他狂怒地拔出刀，一刀把身边的一个士兵一劈两半，大吼道：“谁敢再违抗命令，老子就劈了他！”

那些士兵脸色煞白，不得不站起来，胆战心惊往洞里走去。很快，大量的士兵就惊慌恐惧地怪叫着从洞里冲了出来。

王霸站在洞口，提刀劈砍着那些逃出来的士兵。不过，他砍得连手都软了，仍然无法阻止士兵的大溃逃。

王霸满手鲜血，双眼赤红，模样狰狞至极。王强低眉顺眼走过来，说道：“王将军，兄弟觉得，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咱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咱们进去的人都成了他们的箭靶，没用的，不把他们逼出来，这仗就没办法打！”

王霸不看王强，气恼地说道：“你有什么办法把他们逼出来？”

王强说：“放火烧洞吧，即便火燃不进去，烟雾也可以灌进去。只要一熏烟，土匪肯定受不了，不得不从里面逃出来！而且，灌进洞里的烟雾还可以从其他出洞口冒出来，这样，咱们不用多费力，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地道口了。咱们只需要站在洞口，就可以出来一个捕杀一个，他们一个也别想跑掉了！”

王霸心里很认可王强的这个办法，但嘴里却讽刺道：“王捕头，你这主

意毒辣呀！真所谓无毒不丈夫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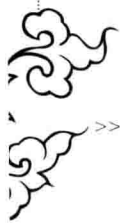
王强强笑道：“嘿嘿，彼此彼此！”

王霸转头命令道：“弟兄们，点火烧洞！”

一个士兵大叫道：“将军，这可不行！地道里有很多咱们的兄弟，他们都是身负重伤，走不动的。如果烧火灌烟，土匪能够跑开，咱们的兄弟反而会被熏死在里面的！”

王霸冷着脸喝道：“废什么话？烧火！放烟！”

士兵们迟疑着，但还是去寻柴火烧洞。他们发现，山上各处的民房正是最好的柴火，于是都跑过去，把房屋拆卸下来，堆在洞口放火，接着，又从山上砍来大把大把的湿树枝，盖在火上。一时间，滚滚的浓烟腾起来，整个九顶山，就像腾起了一场大雾一样。





不听号令二将被诛 鱼肉百姓一官遭屠

第七章 除逆还是其他

嘉定衙门，通判府

刘邦急匆匆跑进来，向姚因谋禀报道：“姚大人，俞将军来信！”

姚因谋接过，拆开看了看，然后拿起信，放在蜡烛上点燃，面无表情地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化为灰烬。

刘邦说：“姚大人，小人怎么向他回话？”

姚因谋干笑道：“你就对俞兴说，王夔派本官采办粮草去了，还未回来，你没有找到本官！”

刘邦有些迟疑，张张嘴，想说什么。姚因谋喝道：“棒棒娃儿，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推三阻四的，你忘了自己的身份吗？”

刘邦赶紧点点头，匆匆跑出去了。

九顶山，山中地道

九顶山地道里有一个很大的厅，厅旁有一尊大佛像。元用、小青及众义军将士挤在洞厅里。烟雾不断地从外面往大厅里涌进来，烛火明明灭灭，众人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咳嗽之声，四处响起，起伏不断。元用一边咳，一边冲大家大声喊道：“把衣服撕一块下来，用水浸湿，捂住口鼻！”

所有的人都忙着撕衣服，从身上取下水囊浸湿，捂在口鼻上。

小青在一边埋怨元用道：“大哥，你也真是，让你在地面和王夜叉打，你偏偏要到地道里来，现在怎么办？咳咳，难道咱们就这样被熏成肉干？咳咳……”

元用努力压抑着咳嗽，面色严峻地说道：“这地道的设计，看来还是有很多漏洞，没想到官军会采用这样毒辣的手段……为今之计，咱们只能想办法冲出去了……”

小青抱怨道：“怎么冲出去？官军正在洞口扯开口袋等着咱们呢，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元用道：“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狭路相逢勇者胜！咱们从不同的洞口冲出去，各自突围。”他又对身旁的几个铺兵说道，“你们出洞后，切记勿与官军纠缠，分头行动，火速去灵宝峰城堡通知程刚，去就日峰城堡通知白炼，让他们派兵前来接应咱们！”

“是！”众铺兵答道，转身欲走，元用又喊住大家道：“记住，让他们只派一小部分人来，壮大声势，吓唬一下官军就可以了。更多的人必须留在山顶城堡里，预防官军偷袭！”

众铺兵去后，元用转过身去，在佛像面前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站起来，对义军说道：“弟兄们，咱们都在佛前起个誓，心中要怀仁爱之心。出去以后，咱们绝不可妄杀！明白吗？”

众人都点头答应，小青却站在一边，抱手而立，冷笑不已。

拜佛完毕，元用一挥手，洞里的义军埋下头，分头往不同的地方跑去。

元用带着一队义军没走多远，便听到一阵阵剧烈的可怕的咳嗽声。原来是先前进入地道，被射伤腿走不动的官军，此时正被烟雾熏得又咳又吐，面目狰狞。

元用停下脚步，小青在一旁看见了，喝道：“大哥，你想干什么？”

元用摇摇头道：“唉，咱们都是嘉定的乡亲近邻，相煎何太急啊……”说着，从身上取下水囊，扔到一个受伤官兵面前。那官兵赶紧从衣服上撕下布条，倒水浸湿，蒙在口鼻上。

接着，官兵把水囊递给旁边的人。便在这时候，小青冲上前，劈手夺过水囊，冲元用吼道：“元大哥，你的仁慈是不是太过分了？对敌人也仁慈，你最终会吃到苦头的！”

元用道：“四妹，别斗气了，给他们好不好？”

小青拿着水囊，板着脸不动。元用微笑着把手伸向小青，温和地说道：“四妹，听大哥的，把水囊给他们吧！”

小青把水囊往远处一扔，赌气咚咚咚跑出去了。元用走过去，捡起水囊，递给那些受伤的官兵。那些官兵虽然站不起来，但他们都俯伏着身子，咚咚咚地给元用磕头。

九顶山山腰，地道口

越靠近洞口，烟雾越浓。

不过，义军有湿布捂着口鼻，他们并不是太害怕。很快，他们就冲到了地道出口处。

一阵密集的箭雨从洞口猛烈地扫射过来，冲到洞口的义军不得不重新退入洞中。而这一次退入，又把一股更浓烈的烟雾带了进来。大家猛呛一口烟，咳嗽之声再次四处响起。

小青发了狠，对元用说道：“大哥，你掩护，我先冲出去，扫平洞口的阻碍，你们再跟着出来！”

元用答道：“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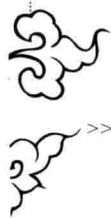
两排弓箭手在他的带领下，悄悄靠近洞边，埋伏下身子。元用略一观察，向弓箭手一挥手，猛烈的箭雨向洞外射去，就像洞口突然之间泉水喷涌而出一样。只听得洞外传来一阵惨嚎，官军纷纷往后退去。

便在这一瞬间，小青一个箭步猛冲出去，手中的鞭子像转陀螺一样向四周连转了几圈，一排排官兵应声倒下，没倒的也纷纷往后退去。

趁这个空隙，元用带着队伍冲跃而出，背靠背形成一个圈，滚动着往外突围。

这些变故几乎就在一瞬间，官军没料到义军有这么神勇，招架不住，纷纷往后败退。

王霸察觉到义军从洞口冲出来后，赶紧把其他地方的人马往这个洞口处转移。饶是元用、小青等人武功不凡，但官军涨潮一样，一波刚退下，另一





波又涌上。而义军又并没有真下杀手。这样一来，官军的进攻不退反进，义军的伤亡却变得很大，人数越来越少，空间也越来越狭窄了！

小青冲元用大声抱怨道：“大哥，这就是你的仁慈之心！官军是命，咱们义军兄弟就不是命了？难道你要等到弟兄们都被杀光了，你才下令还手吗？”

元用扫了一眼倒在身边的义军士兵，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两眼血红，牙齿咬得咯咯响。他刷一声拔出刀，像疯了一样滚出一圈刀花，率先冲入敌阵之中，狂砍乱劈。

其他义军将士看见元用下了杀手，也再无顾忌，纷纷举起刀，冲进敌阵之中。一时之间，血雨横飞，惨嚎遍野，官军不得不再次往后退，义军重新占据了上风。

王霸见庞大的官军队伍竟然抵挡不住一支义军小分队，心里十分着急，几次催促官军靠上前，并且不惜亲手砍死身边的士兵，但都无济于事。眼看义军就要打出去了，王霸对身边副将叫道：“给老子往里面狠狠射！射死他们！”

副将惊讶得结结巴巴地说道：“将，将军，这样射的话，会误伤到咱们的人！让咱们的人先撤出来吗？”

“撤什么撤？撤出来土匪不就逃跑了吗？”王霸恶狠狠叫道，“让你射你就射，让土匪跑掉了，老子劈了你！”

副将只得哆嗦着命令弓箭手们往圈子里射箭。

正在厮杀的官军和义军不料有箭从身后密集地射过来，一时大片大片惨叫着倒在地上。没过多一会儿，圈子里的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倒得干干净净，只有元用和小青还站在那里，用手中的武器拨挡着箭雨。

这时候，元用的右臂上竟也被射中了一箭。他换成左手拿刀，挥舞着刀背挡箭，一边张开嘴，牙齿叼住箭杆，用力往外一扯。一团血肉随着箭头带

了出来，同时血像泉水一样直往外喷。

小青见势不妙，冲到元用身边，用鞭子帮他护住身体，元用才得以撕下布条，缠住手臂。这个过程真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好在很快元用就把手臂缠扎好，又提起刀，和小青背靠背，拨打箭杆。

王霸看见圈子里只剩下元用和小青，而且元用已经受伤，狞笑一声，手一挥，让那些弓箭手停止射箭，走上前，哈哈大笑道：“元用，本将军知道你厉害！但现在就只剩下你们两个孤人了，你们就是再厉害，四只手，哦，不不，三只手，三只手能够挡得过本将军的千军万马？你要是识相，就赶紧举手投降，本将军还可答应绑你的绳子松一点。否则，你身边的那些刺猬就将是你的样子！”

小青怒不可遏：“畜生，你自己的人你也射！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有没有一点天良？”说着，冲王霸身边的士兵大声吆喝道，“官军弟兄们，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们那所谓的父母官干的！你们再不醒悟，继续为他卖命的话，你们的将来，就是这个下场！”

小青一鼓动，官军果然不安起来，脸有忿色，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王霸怕夜长梦多，大喊道：“兄弟们，上去抓住这两个土匪头子！老子给你们升官！”

那些官军迟疑着，都不动。

王霸尴尬至极，把刀往外一拔，狂怒地叫道：“上！都给老子！再不动，老子把你们一个个都劈了！”

便在这时候，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杀声。两边的山坡上，树叶猛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有千军万马从上面往下冲一般。

官军大惊，不知是谁叫了一声：“糟了，咱们被土匪包围了！”一时间，所有的人都纷纷往后溃逃。

王霸着急地喊道：“不许走，停住，都给老子停住！”一边说，一边拔



刀狂砍身边的士兵。但是没有人听他的，都没命地往山下逃去。

王强跑在最前面，不一会儿就没影了。最后，王霸也没办法，只得跟着众人逃下山去。

白炼、程刚带着极少的人从山坡上冲下来。小青一见，高兴地问道：

“二哥、三哥，你们只有这么点人，怎么搞出那么大的声响啊？”

白炼得意地冲身后的士兵喊道：“赶出来，让四寨主见识见识！”

一群羊咩咩叫着，被士兵们从山坡上赶了出来。小青一见，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原来是一群羊啊！二哥，你真有办法！”

白炼满不在乎地答道：“小菜一碟！”

不过众人都停止了喧闹，因为他们看见元用站在原地，并没有动。他低垂着头，表情悲壮，凄凉。他刀口上的鲜血，还在一滴滴往下掉，手臂上的鲜血，也在一滴滴往下掉……

嘉定衙门，通判府

刘邦走进嘉定衙门通判府，问道：“姚大人，喊小人来，有什么吩咐？”

姚因谋说：“你赶紧去告诉俞将军，就说本官一回来，立马就去劝阻知府大人攻打九顶山了！”

刘邦说：“大人，需不需要写一封短笺，我拿给俞将军，让他相信小人说的话？”

姚因谋骂道：“笨蛋，本官一回来，立刻就去劝阻知府大人了，那里还来得及写什么短笺长笺！”

刘邦挠挠头皮，尴尬一笑道：“哦，小人明白了！”

嘉定，府衙门前

嘉定府衙门前，王夔骑着马，在一队卫兵的护卫下，怒气冲冲走出来。

这时候，姚因谋恰恰从外面往里走，看见王夔，怔了怔，笑着问道：“大人，您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王夔咬牙切齿说道：“老子要率全嘉定之兵，亲自上山会会那帮土匪！”

姚因谋忙道：“大人，你不能去！”

王夔狂躁地叫道：“土匪杀我百姓，伤我官军，罪大恶极！你竟然让老子别去！”

姚因谋说：“大人，那土匪能完胜王霸五千精兵，其实力不容小视啊！”

“你小瞧老子！”王夔大怒道，“哼哼，等老子揪到那一小撮土匪，把他们挫骨扬灰，那时候你就不敢这样跟老子说话了！”

姚因谋笑笑说：“大人，下官绝不是小瞧大人！下官的意思是，其实大人用不着亲自出马，会有人来替大人打这一仗的！”

“有人替本官打？”王夔不解，“谁呀？”

姚因谋看了看左右，笑笑道：“大人，咱们借一步说话。”

王夔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翻身下马，跟姚因谋走回衙门。

见四下没人，王夔忙问道：“说呀，谁会替本官打仗？”

姚因谋道：“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人！”

“哼哼，”王夔不满地说道，“姚因谋你又调笑老子！上次老子派人向他报告，出兵攻打土匪，他理都不理，怎么可能来帮老子打？”

“上次和这次不一样，大人！”姚因谋说，“上次遇到蒙古人来犯，他出兵抵御蒙古人而不来帮大人剿匪，这理由很充足！这次蒙古人已经退回去了，而大人这边呢？土匪劫皇粮，伤官军，为患一方，他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王夔醒悟过来，高兴地说道：“嗯，有道理！有道理！本官立刻写信让他发兵！”

姚因谋又笑笑说：“大人，也用不着您亲自写信，有人会告诉他的……”

“谁呀？”王夔不解道，“你去？”

“下官可没这个能力！大人，你只需……”姚因谋神秘一笑，伸出指头，指了指天上。

王夔猛地醒悟过来，忍不住一阵哈哈大笑。

姚因谋也跟着笑起来。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余玠手捧着信，表情悲痛，双手颤抖不已，嘴里喃喃念道：“三千人啊！三千同胞的鲜血，就这样白白地洒在九顶山上了……”

王惟忠道：“大帅，俞将军说，山上义军的伤亡只有千余人，倒是嘉定官军的伤亡数字大一点，有两千多人……”

余玠严肃地说道：“不管是义军，还是官军，他们不都是咱大宋的子民？原本他们的刀口都应该砍向蒙古人，他们的热血都应该抛洒在抗蒙的战场上，现在却在那里内耗，火拼！这，这多痛心啊……”

王惟忠恨恨地说道：“都是那王夜叉！一切罪孽都是他造成的！大帅，如果再容忍王夜叉胡作非为，那么嘉定将永无宁日！嘉定的抗蒙大计也将是一句空话！如果这个三江汇合之地不太平，将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四川的抗蒙布局……”

余玠叹口气说：“惟忠，你说得对，王夔的倒行逆施，咱们不能再容忍了！其实，本帅早就想处决他，只不过，本帅一直在等一个契机，一个能平稳解决，把影响降到最低的契机！”

王惟忠嘟囔道：“契机在哪里？什么时候能等到？”

余玠道：“契机很快就会来的……”

两人正说着，赵笑、李肃跑进来，把一封信向余玠呈上道：“报告大帅，枢密院有令！”

余玠接过，启开来看。

王惟忠有些担心地问道：“大帅，枢密院是不是又在催粮了？”

余玠呵呵一笑道：“这一次倒不是。枢密院说，嘉定土匪为祸一方，残害百姓，盗抢皇粮，冒击官军，嘉定岌岌可危！枢密院命令本帅立刻率兵前往剿灭……”

王惟忠愤怒地大叫道：“好哇，这个王夜叉！上次求大帅出兵帮他打内战不成，这次竟然搬动枢密院来压大帅！大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枢密院这种胡说八道，咱们要坚决抵制！”

余玠神秘一笑道：“为什么要抵制？枢密院让咱们出兵，咱们就该严格执行命令，怎么能对抗朝廷呢？”

“大帅！”王惟忠不解道，“如果大帅真的出兵，帮助王夔打内战，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呵呵，本帅说过要帮王夔打内战吗？”余玠道，“惟忠，本帅不是说一直在等一个契机吗？如今看来，这个契机到了！”

重庆，制置使府内宅

重庆制置使府内宅，小如孙由春娟看护着，在院子里蹒跚地走着。他身上的疱疹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留下了一个个黑黑的疤痕。

余玠大踏步走进院子，看见小如孙，兴奋地走过去，蹲在地上，伸出双手和蔼地唤道：“宝贝儿，过来，过来让爹抱一抱！”

小如孙脸上本来还笑嘻嘻的，看见余玠向他伸出手来，吓得赶紧往春娟身上藏。

余玠有些不好意思，靠前一步道：“怎么了？小如孙，我是你爹啊！来吧，过来让爹抱抱。”说着，伸过手去抱住小如孙，却将小如孙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春娟忙把他抱起来，放在怀里安抚道：“小少爷，别哭别哭，老爷是你爹呢，你怕什么呢……”

余玠站起来，尴尬地搓着双手，嘿嘿地笑着。

小如孙的哭声惊动了里屋的黄莲香和黄睿娘，两人赶紧跑出来。黄莲香问春娟道：“少爷怎么了？”

春娟嗫嚅道：“老爷想抱小少爷，小少爷有点认生，不让抱……”

黄莲香没说什么，走过去，把小如孙抱了过来。黄睿娘嗔怪道：“姐夫啊，小侄儿都一岁多了，见过你恐怕还不到十次吧，他如何不认生！”

余玠故意虎着脸说道：“这小子，竟然连亲爹都不认了！要经受得住打，我就在他屁股上来两巴掌！”

黄莲香一听就冒火了，把孩子往余玠面前一凑：“好啊！你还有理了！揍吧！你的孩子，拿去随便揍！”

余玠赶紧往后退，笑着讨饶道：“夫人，你就饶了我吧，为夫也就是说着玩儿的，你怎么当真了？咱们的心肝宝贝，为夫怎么舍得揍啊！”

黄睿娘责怪道：“姐夫，不是睿娘说你，这话你就不该说！说了，白白地被我姐姐埋怨！”

余玠忙承认道：“睿娘责备的是，不该说，确实不该说……”

黄睿娘道：“姐夫啊，听说你又要带兵出去打仗了？”

余玠叹口气道：“唉，枢密院发令，让姐夫带兵前往嘉定剿匪呢……”

黄睿娘道：“你不会真的去打吧？”

余玠笑道：“你说呢？”

黄睿娘道：“睿娘听说，那嘉定知府王夔危害百姓，无恶不作，反而是九顶山上的义军，保护四邻，在抗蒙中屡立战功，他们断不会是什么土匪！姐夫你身为制置使，可得据理力争，不可为虎作伥啊！”

余玠道：“睿娘，你说得有理！但枢密院的命令，那是得到官家首肯

的，相当于是圣旨。姐夫能够违抗圣旨吗？”

黄睿娘道：“这么说，姐夫你这兵是非出不可了？”

余玠道：“非出不可！”

黄睿娘看着余玠淡定的样子，笑着说道：“姐夫，这件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你一定是胸有成竹了对不对？”

余玠大笑道：“睿娘聪明！这你也看出来了。不错，姐夫确实有一些想法……”

黄莲香笑道：“开玩笑，前些时老爷你去了渠江，蒙古人大举来攻重庆的时候，小妹那一种运筹帷幄的气度，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那是！”余玠赞道，“小妹临危不乱，谋略过人，就是古之良将，也不过如此啊！”

黄睿娘却似乎并没有听到余玠夫妇的赞扬，而是对余玠道：“姐夫，你这次到嘉定去，睿娘也要跟着去！”

余玠一怔，说道：“你留下来帮着惟忠看管一下重庆吧，你跟姐夫去做什么？”

黄睿娘道：“重庆如今太平无事，上次蒙古人抄掠四川受挫后，短期内也不可能再来，睿娘留在重庆也没用！倒是姐夫你这次去嘉定，睿娘不放心……”

余玠道：“姐夫又不是你小侄儿，怎么说也是一方大员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还是留在重庆吧！”

黄莲香似乎也看出一些端倪，忙说道：“老爷，你就让睿娘跟你去吧！你不是说睿娘很聪明吗？有她在身边，关键时刻，她还可以帮你拿拿主意！”

黄莲香发话了，余玠再不好说什么，只得点头同意。

春娟在旁边，一副坐卧不安，欲言又止的样子。黄睿娘看见了，笑着打



趣道：“春娟，你是不是也在想你的棒棒娃儿了？是不是也想跟着去呀？”

春娟一时满脸通红，嗔怪道：“二小姐你说什么呢？谁想他了！”说着，一转身跑进屋里去了，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嘉定府衙，议事厅

王夔、姚因谋坐在一起喝茶。姚因谋喝了一口，盖上盖子，笑道：“大人，您这一招还真管用呢！枢密院的命令一到，那余玠就不得不乖乖地出兵了！”

“哈哈，”王夔指着姚因谋大笑道，“姚大人，这桩功劳，其实应该算在你头上！如果你不给本官出主意，那余玠也不会那么听话啊！”

姚因谋讨好地说道：“大人，怎么能算下官的功劳呢？这都是因为史相公在后面给大人您撑腰呢！大人啊，适当的时候，您可要在史相公面前给下官多美言两句啊！”

“好说！好说！”王夔又一阵大笑。

姚因谋埋头喝了一口茶，抬头又说道：“大人，虽然余玠派了重庆、成都两地兵马来援，他也亲自前来指挥，但如果就这样让他们把山上的土匪给剿灭，那咱们也太没面子了！不如咱们趁他们未来之前，先出兵攻山，把咱们的气势打出来！”

王夔说：“可是，咱们不是打不赢吗？你看王霸、王强那些人，简直是废物一群！万一他们去打又败了，不是更增笑料？”

姚因谋道：“大人，下官只是说出兵，但并不是真打呀！咱们只是围而不攻，把那架势摆上就可以了！还有，如果大人相信下官的话，大可把军队都交给下官，让下官帮大人打这一仗，如何？”

王夔瞪了姚因谋一眼，笑笑说：“姚大人，王霸、王强这些人就是靠打仗吃饭的，他们尚且不能取胜，姚大人一文人，也能打仗？”

姚因谋笑道：“大人，打仗有时候并不一定全靠武力，是需要智谋的！当年诸葛武侯帮汉中王打出那么大大一片天地，与魏、吴三足鼎立，靠的可不就是智谋？大人要不嫌弃，下官愿意做您的诸葛武侯！”

王夔一时激动得眉开眼笑：“姚大人，你真有这样的想法，本官也绝不会亏待你！好，本官就把兵权交给你！”

“多谢大人信任！”姚因谋又说道，“大人，当年诸葛武侯能运筹帷幄，打败魏、吴等强邻，那是因为汉中王对他绝对信任，关羽、张飞等人虽然对他不服气，但有汉中王的支持，众将也不敢不听号令。大人啊，虽然您信任下官，但下官怕王霸、王强等人不服啊……”

王夔从腰上摘下一把宝剑，交给姚因谋道：“姚大人，把这个拿去！那些废物要不听，你可以先斩后奏！”

姚因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恭恭敬敬接过来，哽咽地说道：“大人放心，两位王将军都是大人的好兄弟，本官绝不会对他们随便动手的！不过，有大人的宝剑在，就如同大人亲临前线，下官也不怕两位将军不受管束了！”

王夔满意地点点头，大笑道：“说得好！姚大人，本官果然没有看错你！你就大胆地去打这一仗，咱们共创大业，共享富贵！哈哈哈哈……”

姚因谋又跪地磕头道：“多谢大人，共创大业！”

九顶山下

官军渡过岷江，浩浩荡荡来到九顶山下，安营扎寨，摆开阵势。

姚因谋坐在一辆敞篷马车上，身体靠后，眼睛微微眯着，手拿羽毛扇轻轻扇着，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王霸和王强骑着马，远远地站在一边。王霸瞟了姚因谋一眼，往旁边啐了一口，骂道：“什么东西，竟敢来指挥老子！”

王强揶揄道：“你没听王大人说吗？人家是当代诸葛武侯！你看他坐马



车，摇羽毛扇，那都是诸葛武侯特有的行头呢！”

王霸骂道：“他妈的什么诸葛武侯！猪鼻子插根葱，连装相（象）都不像！哼哼，他没惹到老子，他要惹毛了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两人正嘀咕着，忽然铺兵跑过来，向两人传令：“将军大人，捕头大人，姚大人请你们过去一下！”

“嚯嚯，马上就支使咱们了！”王强激王霸道，“王将军，就看您的本事了，咱们可不能在兄弟们面前丢脸哦！”

“哼哼！”王霸鼻孔出声气，骑着马，咔哒咔哒走到姚因谋的车前。王强也紧紧地跟在他后面。

姚因谋身边侍卫喝道：“大胆王霸王强！见到主帅为何不下马？”

王霸冷哼一声，把脑袋别在一边，不开腔。王强则有恃无恐地说道：“姚大人，对不起，公务在身，不敢解甲！有什么话，就这样说吧！”

姚因谋脸上毫无表情，说道：“王统制，你带五千人马前往就日峰下，从那里发动进攻。王捕头，你带五千人马去北面灵宝峰下发动进攻……”

王霸斜着眼睛问道：“姚大人，那你干什么？”

姚因谋道：“本官进攻东南面的丹霞峰。”

“嘻嘻，”王强怪声怪气说道，“姚大人，就这样打呀？难道这就是世所罕见的诸葛妙策？”

姚因谋呵呵一笑，继续说道：“不是真打，是佯攻！把鼓擂得响一点，吆喝声大一点，箭射得密一点，但不准往前冲！”

王霸：“就这么打？为什么？”

姚因谋：“不为什么。就这么打。”

王霸暴怒道：“这还算打仗吗？我他妈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仗！对不起，本将军打不来！”

王强在一旁煽风点火道：“王将军，既然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绝计，自然

不是你我这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咱们还是规规矩矩执行命令吧！”

王霸两眼望天，傲然说道：“对不起，本将军只会冲锋陷阵，不懂得纸上谈兵！谁喜欢玩儿这样的游戏谁玩儿去，本将军不奉陪！”

姚因谋再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来，向空中举起王夔给他的宝剑，大叫道：“王霸，知府大人赐我宝剑！见剑如见人，你敢不执行本官的命令？”

“嗤……”王霸继续眯着眼睛望着天空说道，“姚因谋，你吓唬谁呀！就是知府大人在这里，他也会听取本将军的意见！何况知府大人从来不会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混账仗！”

王强在一旁起哄道：“王将军说得对，咱们可以见证，知府大人从来不会打这种混账仗！”又转身鼓动士兵们道，“弟兄们，你们跟了知府大人这么多年，你们见过这样打仗的吗？”

士兵们都快活地叫道：“没有！”

姚因谋拔出宝剑，指着王霸道：“王霸，你别得意！知府大人授我宝剑的时候，许我先斩后奏！你怎敢如此猖狂！”

王霸朝姚因谋啐了一口，大笑道：“猖狂又怎样？你拿着那宝剑做什么的？跳舞的吗？是汉子你就过来砍老子呀！”

王强也在一旁尖叫道：“是呀，是汉子就砍呀！光说不动，那是女人！”

姚因谋气得全身发抖，哆嗦着对身边的卫士叫道：“你们过去教训教训那两个混蛋，看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两个侍卫接过宝剑，一个冲向王霸，一个冲向王强。王霸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那侍卫迅速拉下马来。众人只觉得白光一闪，王霸的脑袋已经被他提在手上了。

王强见王霸被砍死，本能地拨转马头就想往外跑。但他的马只转了半圈，另一名侍卫已经冲到他身边，扯住他的脚，刀往上一挥，眨眼间，侍卫的手中也多了一颗脑袋。那马受此惊吓，竟然载着一具无头的尸体往远处奔



去，场面相当惊悚。

所有的人都呆立在原地，张大嘴巴，眼睛里全是一片空茫。

姚因谋则惊得全身颤抖，用手指着那两侍卫，指了半天，方才哆嗦着说道：“本官只让你们教训教训他俩，你们怎么就把他俩砍死了？”

两人跪在地上，不惊不诧说道：“大人，这两个兵匪竟敢不听号令，拥兵作乱，罪不容恕，所以咱们才把他们正法了……”

姚因谋叫道：“擅杀朝廷命官，这还了得！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来人啊，把这两人给本官抓起来，打入大牢，细加查问，看是谁在后面指使他们！”

姚因谋身边又跑出四个侍卫，冲过去，抓住两侍卫的手，便往山下推去。那两个侍卫也不挣扎，等着其他侍卫推攘他们，一点委屈和害怕的样子也没有。

姚因谋给刘邦一招手，刘邦走到姚因谋身边。姚因谋对着刘邦的耳朵悄悄说了句什么，刘邦也急匆匆地下山去了。

经过这一场风波后，整个队伍变得谨慎而沉默，所有人都埋着头，两眼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脚尖，既不敢动，也不敢开腔了。

姚因谋慢慢抬起头，对军队大喊道：“所有人都听好了，王霸、王强不听号令，已被处决！虽然此事过分了一点，但他们其实罪有应得！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听从指挥，绝不能再犯！听明白了吗？”

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大声答道：“听明白了！”

姚因谋道：“好！现在听本官的命令，把鼓擂得响一点！把声音喊得大一点！但是都必须原地不动，不能擅自出去，等到重庆和成都的援军一到，咱们再往前冲，一举摧毁土匪老巢！”

鼓声和呐喊声惊天动地响了起来。

嘉定，知府书房

王夔正拿着他陈列在书房里的玉佛，很陶醉地把玩着。

一名侍卫进来向他报告道：“报告大人，俞兴俞将军求见！”

王夔疑惑地问道：“俞兴？怎么是他？他来做什么？”

侍卫道：“俞将军说，他是随余玠余大帅一同带兵从重庆赶来增援的。

他打的是前哨，先来和大人接洽！”

王夔高兴地说：“这么说，援军已经到了？好，好得很！赶紧请进来！”

侍卫问了一句：“请到这里来吗？要不……”

王夔道：“不，就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俞兴带着赵笑、李肃走了进来。

王夔迎上去，一抱拳道：“哎哟，俞将军，能请到你们大驾光临，不容易啊！”

俞兴冷冷一笑道：“咱们是不敢来！一来你这里，就要被抓去蹲监，谁敢来呀？”

王夔打个哈哈道：“哈哈，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俞将军，您看看这些破铜烂铁，您要是喜欢，可以随便拿，作为本官对您的赔罪！”

俞兴走过去，从货架上拿起一块青白玉佛放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着说道：“王大人，你这些宝贝都价值不菲啊！”

王夔得意地笑道：“嘿嘿，还可以吧！本官能看得上的，肯定不可能是大路货！”

俞兴放下这块青白玉佛，又从另一块货架上取下一尊羊脂玉佛，说道：“王大人，你的玉石怎么都雕琢成佛像了呢？”

王夔道：“因为本官心地善良，信佛！因此，但凡得到玉石，都让工匠雕刻成佛像的样子！”

俞兴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俞某可算开眼界了！”说着，俞兴把那



块羊脂玉佛重新放在货架上。

王夔道：“俞大人，你可别小看了本官这些玉佛，那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啊，难道一件也入不了你的法眼？”

俞兴道：“王大人，这些玉佛固然都不错，但是，这还不足以代表王大人的情意！你要真想送，就把那尊田黄玉佛送给俞某吧！”

王夔一惊：“什么田黄玉佛？”

俞兴不动声色说道：“就是嘉定城黄员外家的田黄玉佛呀。那天晚上，因为家里有一尊祖传的田黄玉佛，黄员外一家大小十三口人死于非命，王大人是嘉定父母官，难道不清楚？”

王夔一时满脸怒容，叫道：“俞将军，这事本官自然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山上土匪干的！你找田黄玉佛，把山上的土匪荡平了，自然能得到！却来问本官做什么？”

俞兴冷笑道：“很简单，因为昨天晚上，黄员外向俞某托梦，说田黄玉佛并非山上义军所夺，他们一家十三口的惨死，也都与王大人你有关，所以俞某只得来问你要了！”

王夔大怒道：“一派胡言！俞兴，枢密院命令你等前来驰援本官，扫荡土匪，你等不但百般为土匪开脱，还栽赃陷害本官，居心何在？”

俞兴道：“是栽赃陷害你，还是你栽赃陷害别人，咱们用证据来说话！走吧，王大人，请你先跟俞某一趟！”

王夔突然大喊道：“来人啊！把这三个混蛋给老子抓起来！”

俞兴嘿嘿一笑说：“没用的，你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的！”

王夔见喊了一气，果真一个人也没来的，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液，问道：“为什么？你们已经把他们都杀光了？”

“没有，”俞兴说，“他们虽然也作恶多端，但大都受你唆使，你都没被杀，怎么可能轻易处决他们？”

王夔愈加慌乱：“那他们到哪儿去了？”

俞兴轻轻一笑说：“这会儿了，在下也不妨全告诉你。你的这些侍卫，在下进来之前，就已经全部被姚因谋姚大人替换了。包括你平常依仗着作威作福的那些军队，也都被姚大人牢牢地掌控在手里了。现在，你已经成孤家寡人了！怎么样？现在可以跟咱们走了吧？”

说着，俞兴一使眼色，赵笑、李肃极快地冲上前，一左一右把王夔死死扭住。

王夔的眼神中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绝望。不过，他嘴里依然蛮横地叫道：“俞兴，你敢抓老子！老子告诉你，老子好抓不好放！老子奉劝你现在就赶紧把老子放了，否则，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俞兴冷笑道：“王大人，咱们都知道你背景很深，朝廷中有大官是你的后台。但是，你谋财害命，欺压百姓，就算皇帝是你的后台，他也未必能保住你！省点力气吧，有什么话，咱们到堂上去再说！”

说罢，给赵笑、李肃一挥手道：“带走！”

赵笑、李肃押着王夔就往门外走去。刚一走出书房，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十几个全身黑衣，头戴白狐面具的蒙面人，把俞兴等人团团围住。

俞兴大吃一惊，拔出宝剑，喝道：“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为首的那人双拳一抱，对俞兴施礼道：“俞将军，咱们是山上的义军。王夜叉欺诈嘉定百姓，残害义军兄弟，罪大恶极！俞将军，请把王夜叉交给咱们，让咱们带上山去！”

俞兴疑惑地问道：“你们真是山上的义军？”

“不错，”那头领说道，“咱们确实是义军！”

俞兴严肃地说：“就算你们是义军，咱们也不能把王大人交给你们！王大人是朝廷命官，他犯了再大的罪，也应该交由朝廷处置，用大宋律令来公正审判，明白吗？”



“对不起，俞将军，”那头领说道，“咱们是山上的粗人，不识什么大宋律令。血债血还！咱们只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俞将军执意不肯把王夜叉交给咱们，咱们就只能自己带人走了！”

俞兴极快地左右环视了一眼，他估计很难从这些人手中突围，便采用拖延战术道：“别忙，就算要交给你们，俞某也不能就这样交。你们说你们是山上义军，但是口说无凭，而且你们都戴着面具，不以真面目示人，这如何能让俞某相信？你们最好把你们的四寨主青女侠叫来，俞某见着了，才放心交人！”

王夔恐惧地叫道：“别！俞将军，不能把王某交给山上的土匪！”

那头领已经不耐烦了，叫道：“俞将军，对不起，四寨主没空！你今天交还是不交？你要不交，可别怪咱们不客气了！”

俞兴继续拖延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四寨主没空，俞某可以一同上山去见她。见到她后，俞某就交人！如何？”

那头领怔了怔，随即怪笑道：“不行，你俞兴出了名的诡计多端，万一在路上把王夜叉拐走了，咱们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必须现在交人，否则，别怪咱们不客气！”

旁边有个蒙面人叫道：“头儿，和他废话什么，咱们抢过来！”

那头领一点头，所有的蒙面人都挥刀向俞兴等人砍过来。

俞兴举刀招架着，努力往王夔身边挤。

但那些蒙面人显然明白他的意图，一时之间，四个人冲过来，把俞兴紧紧缠住，不让他脱身。饶是俞兴勇猛，但一个人和四个人搏斗，却也只能打成平手。

俞兴焦急地对赵笑、李肃喊道：“保护王大人！赶紧往外突围！”

赵笑、李肃答应着，一手抓王夔，一手挥刀抵挡。但是蒙面人人数众多，个个武功高强，赵笑、李肃单手拒敌，显然不是对手。他们不得不放开

王夔，全力搏斗。

王夔被放，没命地就往前跑。但是他跑没几步，就被蒙面人撵上。

蒙面人举刀就往王夔身上砍去，王夔躲开了，蒙面人的第二刀又跟了上来。

俞兴发现了蒙面人要置王夔于死地的企图，心中发狠，钢牙一咬，猛挥几剑，逼出一个小小的空间。

趁这个间歇，他猛地拔起，冲到王夔面前，举刀挡住劈向王夔的那一刀，同时对王夔大声喝道：“王大人，赶紧躲到俞某身后！你要是再想逃跑，走不出三步，你就会死在这里，明不明白？”

王夔也看出了凶险，只得靠在俞兴身后，不敢再往前跑了。同时赵笑、李肃也移步过来，三人背靠着王夔，把他紧紧护在中间，形成一个铁桶阵。这样一来，蒙面人人数虽多，却也对俞兴等人毫无办法了。

僵持了一会儿，王夔却忽然惨叫一声。俞兴等人一怔，忙转过头看，发现王夔不知怎么就倒在地上了。

就在这一愣神的瞬间，围着俞兴等人攻击的蒙面人一声唿哨，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俞兴忙给赵笑、李肃一扬手，两人跟着蒙面人追了出去。

俞兴低头一看，发现王夔是背上中了一箭。那是一支毒箭，王夔虽然被射得并不是很深，但显然已中毒身亡。俞兴瞧了瞧箭杆的位置，感觉那箭应该是从上往下射下来的，便抬头往房顶一看，果然发现房顶上似乎有个黑影一闪便不见了。俞兴慌忙丢下王夔的尸体，跳上屋顶，向四周察看。

但屋顶什么也没有，连瓦也没有踩坏一片。俞兴试着往前追了一段，还是什么也没发现，不得不懊恼地从房顶上跳下来，折身返回府衙。

嘉定府衙门前

俞兴垂头丧气地回嘉定府衙，刚走到门口，赵笑、李肃也匆匆跑了回来。俞兴忙问道：“怎么样？追到蒙面人了吗？”

赵笑摇头道：“没有……小人两个跟着他们追，他们不往别的地方去，专往闹市区里跑。闹市区里人多，跑不起来，很快融入人群中不见了……”

说着，赵笑拿起一块面具递给俞兴，道：“这就是他们戴在脸上的面具！”

俞兴接过来，仔细看着，喃喃地说道：“他们究竟是谁呢？这样的银狐面具，俞某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了……”

赵笑问道：“俞将军，您什么时候还看见过？”

俞兴没有开腔，心事重重地转身往衙门里走。

这时候，后面有个声音大声喊道：“俞将军，俞将军，请等一等。”

俞兴回身一看，原来竟是刘邦等几个人，便驻足问道：“刘邦，你怎么在这儿？姚大人那边怎么样？”

刘邦跑到跟前，气喘吁吁说道：“俞将军，姚大人让小人，让小人赶回来告诉您，山上的土匪派出了一队刺客溜进城来了，请您务必要小心从事！”

俞兴与赵笑、李肃对望了一眼，问刘邦道：“姚大人是怎么知道有刺客进城的？”

“唉，这事说起来太复杂了！”刘邦道，“姚大人指挥军队佯攻山上土匪，但是王统制和王捕头不听姚大人指挥，姚大人很生气，让两个侍卫拿着知府大人赐的宝剑前去抓捕王统制和王捕头。本来姚大人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俩，以立威信。谁知那两个侍卫竟然擅自做主，杀了两位王将军……”

俞兴惊问道：“什么？王霸和王强也被杀了？”

“是呀，”刘邦说，“姚大人很生气，也很奇怪，这两个侍卫哪来那么

大的胆，竟敢不听招呼就擅自杀人？于是把那两个侍卫抓起来审讯。那两个侍卫交代，原来他们早就被山上的土匪收买了，是山上土匪的奸细，杀两个王将军，正是山上土匪授意的！”

“山上土匪授意的？”俞兴陷入了沉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得官军自相残杀！”说着，刘邦又说道，“俞将军，那两个奸细还交代，有一队刺客进城了，正准备行刺王夔王大人！姚大人得到这个消息后，赶紧派小人前来告诉您，让您多加小心……”

赵笑道：“这个姚大人，怎么专放马后炮呢？”

刘邦问道：“怎么回事？”

赵笑道：“那王夜叉已经被刺客给害了！”

嘉定城外，余玠营帐中

余玠带着五千援兵来到嘉定，在嘉定城外西坝扎下营寨。

俞兴带着赵笑、李肃急匆匆赶来见余玠。一进大帐，余玠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俞兴，情况怎么样？”

俞兴施礼答道：“大帅，一切都按照你吩咐的，通过刘邦，末将与通判姚因谋取得了联系。姚大人顺利地把所有的军队都带出城去，屯驻在九顶山下。末将与赵笑、李肃也如愿以偿进府衙抓到王夔。可是，可是……”

余玠问道：“可是什么？”

俞兴懊恼地答道：“可是，正当咱们准备把王夔押解下去的时候，突然冲来十几个武功高强的蒙面人。他们自称是山上义军，要求咱们把王夔交给他们带上山去。见咱们不同意，便拔刀围攻咱们。咱们虽然拼尽全力，却还是打不过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毒箭把王夔射杀了……”

余玠惊问道：“王夔死了？”

俞兴惭愧地说道：“唉，都是末将没用，没能保住王夔的性命……”



说着，俞兴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苦地说道：“大帅，末将知道，王夔一死，这件事搞得非常被动，史嵩之肯定会借机大做文章！大帅，一切都是末将造成的，您把末将抓起来吧！”

余玠默默地把俞兴扶起来，走到一边，面色凝重，没有开腔。

一旁的黄睿娘问道：“俞将军，你真的认为王夔是山上的义军劫杀的吗？”

俞兴道：“本来俞某也是不信的，但是姚大人的来信，的确证了这件事啊……”

俞兴把两个侍卫如何被山上义军收买，借机擒杀王霸、王强，以及通过审讯奸细，得知山上义军派大批刺客暗杀王夔一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俞兴痛悔地说道：“唉，姚大人要是早一点告诉俞某，俞某断然不会粗心大意，造成巨大失误……”

黄睿娘打断自责不已的俞兴，说道：“等一等，俞将军，这事有些蹊跷……”

俞兴问道：“什么蹊跷？”

黄睿娘道：“山上义军痛恨王夔，想派人暗杀他，这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你去抓捕王夔的时候，他们的暗杀队伍刚好到来呢？”

俞兴道：“二小姐，肯定是那两个奸细告诉了山上义军，说官军已经被全部转移到九顶山下，衙门空无一人，所以他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派刺客前来呀！”

黄睿娘道：“那这两个奸细又为什么早不下手，晚不下手，偏偏在这时候对王霸、王强下手呢？”

俞兴道：“这也可以解释，他们正好借刀杀人，嫁祸到姚大人头上呀！”

黄睿娘道：“对，俞将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释，整个事情一环扣一

环，似乎天衣无缝。不过，仔细一想，你会发现其中其实是有很多漏洞的……”

俞兴怔怔地问道：“什么漏洞？”

黄睿娘笑笑道：“漏洞很多！就拿那两个奸细杀王霸、王强之事来说吧。固然，两人可能是借题发挥，顺手牵羊。但是，要知道，敢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且做得那么自如，那应该有多大的胆识，多深的心智啊！自古至今的良将，恐怕也找不到几个吧，却原来只是山上义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这说得过去吗？好吧，就算说得过去，这么厉害的角色，为什么一进监狱，立刻便招供了他们是义军的卧底，并且还把义军派蒙面人刺杀王夔的这件毫无关联的事也招供了？这两个人究竟是怎样一副面孔，本小姐真想见识见识啊！”

俞兴心中一动，忙说道：“这两个人现今正好在嘉定大牢里！二小姐，要不，咱们去提审提审！”

黄睿娘笑盈盈地说道：“好啊，咱们必须马上去，迟了，恐怕又将出现一件巧妙得天衣无缝的事情啊……”

余玠冲俞兴和黄睿娘点点头，两人极快地往外跑去。

余玠又对赵笑、李肃说道：“你们去通知姚因谋，让他立刻前来见本帅！”

赵笑、李肃答道：“是，大帅！”

嘉定城外，余玠营帐中

姚因谋随赵笑、李肃走进余玠大帐。

余玠走过去，抓住姚因谋的手，呵呵笑道：“姚大人，这件事你做得太漂亮了，成功地把王夔的统兵权拿到手，把他架空，让俞兴能够很容易地抓捕王夔。虽然王夔意外被杀死，但总的来说，咱们这件事已经做得非常圆满了！”



姚因谋道：“唉，咱们办事不力，不但俞将军大意让王夔被杀，卑职也出现重大失误，使王霸、王强横死！求大帅处置！”

说着，姚因谋跪在地上，满脸惭愧。

余玠笑笑道：“姚大人快起来，这件事纯属意外，前因后果本帅都知道了，你不必太过自责！”

姚因谋站起来，怒气冲冲说道：“这都是山上土匪的阴谋，太可恶了！大帅，卑职已经摆好阵势，就等您一发令，卑职立刻带人冲上山去，踏平匪窝！”

余玠忙说道：“不，恰恰相反，本帅今天喊你过来，正是要告诉你，请你赶紧把部队撤回嘉定城来！”

“为什么？”姚因谋满脸疑惑。

余玠笑笑道：“姚大人，本帅不是已经让俞兴告诉过你，咱这一趟，荡寇是假，目的是为了抓捕民愤极大的王夔吗？”

“卑职知道！”姚因谋道，“不过，大帅啊，王夔固然作恶多端，但他毕竟是朝廷命官。那些土匪在这个当口擅自劫杀，其目的还不就是为了嫁祸在您身上？这样一些人，难道还不该把他们斩草除根吗？”

余玠道：“此事疑点甚多，还需寻找证据，细加辨析！”

“不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还要怎么辨析？”姚因谋把脑袋往前探了探，悄声说道，“大帅啊，您想过没有？枢密院命您带兵前来助王夔剿匪，现在变成王夔被杀，山上的土匪却被保护起来了！这件事要是传到枢密院去了，大帅您怎么交代啊？”

余玠没开腔。

姚因谋又靠近一步，更低声地问道：“大帅，您是知道的，那王夔的后台乃是史相！他一人独掌宰相府和枢密院，如果他认定了王夔的死是大帅您造成的，大帅您还能继续领兵抗蒙吗？”

余玠摆摆手道：“姚大人，多谢你的关心！这样吧，你还是先把队伍带回来，安顿好。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办，容本帅好好想想，咱们再做打算，如何？”

姚因谋显然很失望，不过，他没再说什么，领命而去。



第八章 舍己保帅

救主帅义俞兴担责 打情郎痴小青生嗔

通往嘉定府大牢的路上

俞兴和黄睿娘快速地往嘉定府大牢赶去。但是，两人还没走到大牢，就看见刘邦带着一拨侍卫从大牢的方向走回来。

俞兴觉得奇怪，忙喊住刘邦问道：“刘邦，你在这里干什么？”

刘邦惊慌地说道：“俞将军，二小姐，原来是你们呀！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俞兴心里咯噔一下，忙问道：“什么不好了？”

刘邦道：“那两个山上土匪的奸细在大牢里被杀了……”

俞兴大吃一惊，猛地冲上前，一把抓住刘邦胸前的衣服，把刀贴在他的脖子上，怒道：“说！是不是你们把他杀了的？”

刘邦吓得脸色蜡黄，结结巴巴说道：“不，不是的……俞将军，不是小人杀的……”

俞兴叫道：“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到大牢去干什么？”

刘邦道：“俞将军，是这样的。姚大人听说知府大人被蒙面人杀死后，非常担心，让小人带一帮兄弟赶紧赶回大牢守护。他说，蒙面人既然杀了知府大人，下一步很可能就会劫杀大牢里的奸细，目的是杀人灭口！可是，当小人几个赶回来的时候，发现大牢的守卫已被悉数杀死，那两个奸细也已死在牢中了……”

俞兴悲愤地惨笑道：“哈哈哈哈，杀人灭口！你们做得真是太绝了！太绝了……”说着，俞兴眼中喷火，慢慢地扬起了刀。

刘邦吓得赶紧向黄睿娘求情道：“二小姐，求求你快救救小人吧！奸细不是小人杀的！真的，小人哪有那个胆儿杀人啊……”

黄睿娘对俞兴说道：“俞将军，放了刘邦吧，奸细肯定不是他杀的！”

俞兴呆了半晌，放下刀，把刘邦往前一推，放开了他，同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刘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叫道：“多谢俞将军不杀之恩！多谢二小姐救命之恩！”

黄睿娘笑吟吟地说道：“棒棒娃儿，你起来！我告诉你，来的时候，春娟专门托付我，让我来看看你！你可要表现得好一点，不能搞歪门邪道，走岔了路哦，要不，我怎么回去向春娟说啊？”

刘邦怔了怔，却又嬉皮笑脸说道：“二小姐，您回去告诉春娟，请她放心，小人一直在努力做事，为抗蒙大业努力！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从来不敢搞什么歪门邪道！”

黄睿娘颌首笑道：“好啊，我会转告的。不过，也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既然你说你是正人君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过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哦！”

刘邦道：“一定！一定！”

黄睿娘转头对俞兴说道：“俞将军，你看是不是让棒棒娃儿先走？”

俞兴向刘邦挥挥手，刘邦陪着笑，哈了几下腰，转身带着众侍卫快步跑走了。

嘉定街上

俞兴和黄睿娘离开嘉定府大牢，穿过嘉定大街，往城外余玠营帐走去。

俞兴问道：“二小姐，你为什么说奸细不是刘邦所杀？”

黄睿娘道：“刘邦这个人，小女子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虽然油嘴滑舌，但是，让他去杀人，他既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本事，两个奸细断然不会是他杀的！再说了，他不是咱们派到嘉定府衙来的卧底吗？他怎么会做这种为虎作伥的事情！”

“不错，他确实是咱们派到嘉定府衙的卧底。”俞兴道，“但俞某总觉得他行事怪怪的，完全不像个卧底的样子！”

黄睿娘叹口气道：“唉，刘邦从小在嘉定街上流浪长大，靠乞讨、抢劫及打架斗殴为生，他身上具有两面性是很正常的！他当然不是他所说的那种正人君子，但是我们家春娟丫头对他非常着迷，到了崇拜的地步，姐夫才决定派他回嘉定当卧底，希望能够锻炼他一下。如果他能经受得住锻炼，成大器，也不枉春娟喜欢他一场。如果他继续作恶，干坏事，那也能让春娟及时醒悟，从迷恋的泥潭中把自己拔出来！”

俞兴点点头道：“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二小姐啊，俞某对这个棒棒娃儿所抱的希望不大，总觉得他身上有很多怪怪的东西，还不仅仅是有痞性这一点……”

黄睿娘道：“我倒是更希望他能单纯一点，变得更好！否则，可就太辜负咱们春娟丫头一片痴情了……”

两人叹息一阵，走到了街口一个没人的转角处。俞兴又问道：“二小姐，你觉得那两个奸细是谁杀的？真的是山上的义军干的吗？”

黄睿娘笑着问道：“俞将军，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啊？”

俞兴道：“二小姐，难道你不怀疑这事吗？”

“当然怀疑！”黄睿娘突然调皮地说道，“俞将军，咱们效仿古代贤士的做法，用地上的土在手心里写一个字，看一看咱们怀疑的对象是不是同一个人，如何？”

俞兴一怔，却也高兴地说道：“好啊，咱们试一试！”

说着，两人背过身去，从地上捡起泥土，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转回来，同时张开手掌一看，竟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字。一时两人都很兴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黄睿娘更是伸出手，对俞兴说道：“来，俞将军，咱们击掌庆祝一下！”

俞兴伸出手，正要和黄睿娘击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拍掌冷笑声：“好啊，这可真是郎才女貌，心意相通啊！”

俞兴转身一看，发现竟然是小青，一下把手缩回来，笑道：“小青姑娘，原来是你？”

“怎么？”小青摇着鞭梢，似笑非笑，说道，“是本姑娘来得不是时候，还是不该来这里呀？但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街道通衢之地，又没有闲人免进的告示牌，为什么本姑娘不该来？”

俞兴赔笑道：“小青姑娘误会了，俞某不是这个意思！姚大人不是正带着官军屯集于宝山之下吗？他还没有撤军，小青姑娘怎么就有闲心到这嘉定街上来游玩啊？”

小青怒道：“王夔、王霸、王强这几个恶霸，本姑娘常欲杀之而后快！只是我家大哥多次劝阻，本姑娘才没能动手。近日听说有人帮本姑娘杀了这些恶贼，本姑娘前来，是想见识见识这些英雄，对他们好好地说一声感谢呢！俞将军，你知道是哪位英雄干的吗？”

俞兴道：“小青姑娘，既然这件事不是你们山上义军干的，你就赶紧回山寨去吧！可不要掺和进去了！”

“怎么？要撵本姑娘走？”小青说道，“是不是本姑娘打扰你的好事了？哎呀，实在对不起啊俞将军！”

黄睿娘再也忍不住了，冷冷说道：“这位女侠，你其实不用再找了，本小姐给你四个字的线索，你保准能找到！”

小青似笑非笑地瞅着黄睿娘道：“呵呵，没看出来呀，这位娇滴滴的美貌小姐竟然还这么聪明！是哪四个字呀？本姑娘洗耳恭听！”

黄睿娘一字一顿说道：“贼、喊、捉、贼！”

小青一听，哈哈一笑道：“你的意思是本姑娘杀的人？哈哈，本姑娘刚说了，本姑娘想干这事，很遗憾没有干成……”

俞兴也吃了一惊，对黄睿娘说道：“二小姐，你刚才写的不是……吗？怎么现在又说是小青杀的人？这话可不能随便说的哦！”

黄睿娘冷笑道：“本小姐写过吗？不，本小姐什么也没写过！不信你看！”说着，张开手展示给俞兴看，果然，上面什么也没有。

俞兴知道是黄睿娘故意把字给擦掉了，又不好揭穿，只得讷讷说道：“那刚才，咱们不是，伸出手……”

黄睿娘嘻嘻一笑道：“本小姐伸出手，只不过想摸一下你这位玉面将军的手而已！谁知道却被那杀人的土匪给打扰……”

俞兴明知道黄睿娘在故意说笑话，却也忍不住脸色大窘，红着脸结结巴巴说道：“二小姐，你……”

小青又羞又怒，唰一声把鞭子拔出来，叫道：“你骂谁是杀人的土匪？哼，你既然敢骂本姑娘是土匪，本姑娘就要让你尝尝土匪鞭子的滋味！”说着，啪一鞭就往黄睿娘打去。

俞兴大惊，他知道黄睿娘不会武功，小青这一鞭要是打在黄睿娘身上，黄睿娘不死也是重伤，忙闪到黄睿娘面前，举刀隔住小青的鞭梢，嘴里焦急地劝道：“小青姑娘，你别动手，不能打，你不能打啊！”

小青一见俞兴竟然帮助黄睿娘，更加生气，抽回鞭子，抡风车一样，劈头盖脸就往俞兴和黄睿娘打去。俞兴没法，只得拼命阻挡，努力让小青的鞭梢不落在黄睿娘的身上。

偏偏黄睿娘躲在俞兴后面，还得意地讽刺道：“动不动就挥鞭子，动刀子，本小姐果然没有说错，果然是个土匪！”

小青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怒气勃勃没头没脑地抡着鞭子猛抽。原本小青武功就十分高强，又采用这种没命的打法，俞兴又只是一味地招架，还要想办法护住躲在身后的黄睿娘，因此，没多一会儿，他的身上就被抽了好几鞭，打出了一道道的血痕。

小青看到俞兴被打成那样，还在拼命护住黄睿娘，这让她的怒气更甚，同时，泪水忍不住就要流下来了。小青为了不让俞兴看见她眼中的泪水，忽



地抽鞭转身往外跑去。一边跑，一边恶狠狠地叫道：“俞兴，你竟敢如此羞辱本姑娘！你等着，本姑娘要让你受到惩罚的……”

俞兴在后面焦急地喊道：“小青姑娘，你别走，听俞某解释啊！”

但小青并没有停住，她已经转过街角，跑得没影了。

黄睿娘似笑非笑地说道：“舍不得就追上去嘛！看你欲走不走的样子，这可不是你‘赛存孝’的风格啊！”

俞兴有些生气地说道：“二小姐，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你应该知道，与山上义军和睦相处，联合抗蒙，一直是大帅的战略思路。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增加矛盾啊！”

黄睿娘冷笑道：“哼哼，俞将军，你别拿我姐夫来说事！我知道，是因为本小姐把你的小情人给气走了，你才生本小姐的气！呵呵，你放心，情侣间生气，只是一霎儿的功夫，过不了多久你们又会和好的，耽搁不了你到山上去做压寨先生！”

说着，黄睿娘也一转身，蹬蹬蹬走了。

俞兴目瞪口呆站在原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嘉定城外，余玠营帐

俞兴回到嘉定城外余玠营帐，见黄睿娘已经在那里了，不禁冲她微微一笑。但黄睿娘并不理他，把脑袋别过去，鼻孔里哼了一声。

俞兴见黄睿娘不理他，也来不及解释，便忙着对余玠说道：“大帅，咱们迟了一步，那两个奸细已经被暗杀了！”

余玠面色严峻地说道：“刚才睿娘回来，已经把情况告诉本帅了……”

俞兴着急地说道：“大帅，如今两个奸细已死，死了就不能再开口了，要想查出王夔、王霸及王强为何人所杀，将变得非常困难……大帅，所有一切，都是末将疏于考虑，以致造成今天这样一种非常糟糕的局面！大帅，为

今之计，只有把末将捆起来，押往临安，让末将向朝廷解释，或可缓解嘉定之危机！”

余玠喝住俞兴道：“俞兴，你又来了！这事与你没什么关系，你不要揽在自己身上！你不用再说了，本帅自有主张！”

“但是……”俞兴刚一开口，黄睿娘就抢着说道：“姐夫，睿娘有个主意，既可以解嘉定之困，也能轻松地向朝廷报告！”

余玠问道：“睿娘，你有什么办法？”

黄睿娘道：“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攻九顶山，一举荡平山上土匪！”

俞兴大吃一惊道：“二小姐，为什么要把罪责转嫁到山上义军头上？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性命并非山上义军所杀，王夔等人也并非山上义军所杀，在路上的时候，您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你和在下都怀疑……”

黄睿娘哼了一声，打断俞兴道：“本小姐并没有怀疑过别人，本小姐自始至终都认为这些坏事都是土匪所为。在路上的时候，你一开始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嘛……”

俞兴结结巴巴说道：“在下什么时候说过，在下根本就没有……”

黄睿娘冷笑道：“没有？你就别狡辩了！你一直都是和本小姐这样说的，只不过后来见到了山寨里那位漂亮的四寨主，你想上山去当压寨先生，你就完全变了！”

余玠终于看出点端倪了，忙说道：“睿娘，你就别闹了，俞兴不可能那样说话！”

俞兴终于舒了一口气，黄睿娘则鼻孔里哼了一声。

赵笑急匆匆跑进来报告道：“报告大帅，姚大人正要撤军，突然山上的义军有两千人冲下山打过来，姚大人只得又转回身去和山上的义军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黄睿娘忙问道，“带头的是不是他们的四寨主小青？”

赵笑惊奇地说道：“二小姐，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没到现场，你就知道那人是小青！”

黄睿娘得意地说道：“本小姐不但知道是那小青挑的事，还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呢！”

赵笑道：“二小姐，那你说说，小青是怎么说的？”

黄睿娘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拿起一根棍子，煞有介事地摇着，就像小青摇鞭子那样，边走边摇，装出小青的声音喝道：“姚因谋，你滚回去，本姑娘不跟你打！你把那俞兴喊来，本姑娘要喝他的血，寝他的皮！”

赵笑抚掌大笑道：“厉害！真厉害！二小姐啊，你不但说得一字不差，连声音也一模一样！”

俞兴则在一旁红着脸，尴尬至极。

接着，黄睿娘又装出姚因谋的声音说道：“青女侠，要打，本官就陪你打，为什么专挑俞将军打呢？俞将军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呀？”

然后，黄睿娘又用小青的语气说道：“那俞兴伤天害理，谋财害命，杀了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的性命！接着他又杀死王夔、王霸和王强！哼哼，王夜叉等人恶贯满盈，固然该杀，但他千不该万不该赖在咱们山上义军的头上！本姑娘今天下来，就是要让他站出来，当众澄清……”

黄睿娘没再说下去了，因为赵笑张着大嘴傻傻地看着她。黄睿娘喊了赵笑两声，但他仍然是那样呆傻的样子。黄睿娘拐了拐他，问道：“赵笑，你怎么了？本小姐说得不像么？”

赵笑猛地醒悟过来，感叹道：“像！简直太像了！哎呀，二小姐，你是不是悄悄跑到现场去看来呀？”

黄睿娘道：“没有呀，我不是一直在营中吗，姐夫可以证明呀！”

赵笑道：“你没去，为什么和小青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呢？神！太神了！”

黄睿娘瞟了俞兴一眼，嘻嘻笑道：“俞将军，你这个盗心贼！人家已经撵上门来，兴师问罪了，难道你不敢上前应对吗？”

俞兴红着脸说道：“俞某不是盗贼！”

赵笑也说道：“是啊，这都是小青冤枉俞将军的，俞将军怎么会是盗贼呢？二小姐你可别上当啊！”

黄睿娘道：“本小姐上不上当都没关系，俞将军既然说他不是盗贼，他就应该上前解释一下，在这里说说有什么用呢，对不对？”

俞兴被黄睿娘逼得没有退路了，只得对余玠说道：“大帅，就让末将前去劝劝小青姑娘，请她撤军还山吧！”

余玠担忧地问道：“你去真能劝得了她撤军？”

俞兴还未说话，黄睿娘便抢着说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俞将军要能前往，那简直就如同三伏天端来一大盆凉水，青女侠的怒火肯定一下就给浇灭了，比千军万马还管用呢！”

余玠想了想，笑道：“好吧，俞兴，你去吧，本帅等你的好消息！”

“是！”俞兴一抱拳，又不好意思地望了黄睿娘一眼，转身匆匆离去。

嘉定城外，余玠营帐

俞兴走后，余玠坐到案前，翻看文册。黄睿娘则在大帐里走来走去，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余玠抬头瞟了黄睿娘一眼，笑道：“睿娘，你是不是不放心俞兴啊？要不，你也前去看看？”

黄睿娘一时羞红了脸，但她立刻转移话题道：“谁不放心他呀……我只是担心姐夫你！”

“哦，担心姐夫？”余玠笑道，“你担心姐夫什么呀？”

黄睿娘道：“姐夫啊，王夔、王霸等人意外被杀害，刚才小妹听你说，



你自有主张。你有什么主张啊？”

余玠埋下头继续看文册，轻轻说道：“这事你别管……”

黄睿娘有些生气地提高声音说道：“你让俞兴别管，又让我别管，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所谓的自有主张，就是把这件事一肩承担下来，向朝廷报告，王夔等人是你杀的！”

余玠一怔，抬头望着黄睿娘，说道：“睿娘，你不觉得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吗？”

黄睿娘的脸上显露出吃惊的表情，道：“姐夫，先前小妹还只是猜测，没想到你果然是这样打的主意！这怎么行呢？王夔的总后台是史嵩之，史嵩之要知道王夔是你杀的，他岂肯善罢甘休？姐姐知道你喜欢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肩上，所以特地派小妹前来盯着你！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回去小妹怎么向姐姐交代啊？”

余玠哈哈笑道：“你姐姐是多余的担心，本帅好歹也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又不是三岁小孩！”说着，余玠又加重语气向黄睿娘保证道，“放心吧，你们不用太担心，我心里有分寸的！”

“姐夫，你越这样说，小妹越担心！史嵩之在朝堂上只手遮天，他能容忍你杀了他的爪牙？”黄睿娘急急地说道，“姐夫啊，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抗蒙大业着想呀！你到四川还不到两年，抗蒙局势刚刚有些好转。如果这时候你就被朝廷处罚，抗蒙大业不是半途而废了吗？”

余玠道：“睿娘啊，谢谢你的关心！其实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官家对我非常信任，就算史嵩之进谗言，官家也未必肯信。再说了，赵葵相公不是也在枢密院吗？他断然不会允许史嵩之胡作非为的！”

黄睿娘道：“官家虽然信任你，但你不在官家身边，也没法和他说，他难免不会偏听史嵩之的一面之词！赵葵相公虽然也在枢密院，但是自从端平入洛以后，官家就不太信任他，他的话能起什么作用？姐夫啊，此事你得

三思而行啊！”

“放心好了，真的没事！”余玠把手中的文册一丢，站起来说道，“睿娘，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咱们不再议论了！走，随姐夫到嘉定府衙去。王夔被杀，嘉定府衙群龙无首，人心很乱，本帅必须前去坐镇，出榜安民，免得节外生枝！”

走没几步，他又停住脚步喊道：“赵笑！”

赵笑进来答道：“小人在，大帅，有何吩咐？”

余玠摘下一块腰牌，递给赵笑道：“本帅倒不担心俞兴能否劝回小青，本帅只是担心，那姚因谋并不会听俞兴的吩咐！你把本帅的这块腰牌拿去，命令姚因谋不能再接着打了，无论如何，必须立刻把军队带回来！”

赵笑道：“是！”接过腰牌转身离去了。

九顶山下一个高坡上

俞兴驱马急驰到九顶山就日峰下时，官军正和山上的义军打得不可开交。不过，由于义军人数较少，战争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基本上算是官军围着义军在打。俞兴见姚因谋正坐在一辆轮车上，悠闲自在地摇着扇子，忙跑上前去，说道：“姚大人，大帅有令，请你不要再打了，立刻把军队带回嘉定城去！”

姚因谋见俞兴过来，忙站起来，拱拱手道：“俞将军，不是本官要打！本官已经撤军了，无奈那竹叶青又前来进犯，咱们要不还手，难道白白地等着他们杀咱们不成？”

俞兴道：“姚大人，你立刻鸣锣收兵，让俞某去阵前劝说小青停手，咱们都各自收兵回去，如何？”

姚因谋问道：“俞将军，你能劝止那竹叶青？”

俞兴道：“俞某并无绝对把握，不过可以试一试。”



姚因谋笑道：“哦，本官差点忘了，那竹叶青刚来的时候，专门指名道姓要找你挑战的！又贼喊捉贼，侮辱你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还是杀害知府大人的凶手！本官实在气不过，才和她打起来的！那竹叶青如此恨你，你真有把握劝止她？”

俞兴红着脸说道：“多谢俞大人的仗义之举！其实，小青和俞某只是有些误会，只要俞某上前和她解释清楚了，她自然会撤军的……”

姚因谋呆了一下，又说道：“就算你能劝止竹叶青，本官也劝你不要这样做。最好还是让本官和这拨土匪继续打下去，如能把他们悉数消灭，甚至把山寨踏平，那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俞兴惊问道：“姚大人此话怎讲？”

姚因谋道：“如今嘉定城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命案未破，知府王夔、统制王霸又先后被杀，各种可能都指向山上土匪！但是大帅却下令撤军！姚某看大帅的意思，是想把这些事一肩承下来。但是，这样一来，大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想保护大帅，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拒不执行命令，继续剿匪！荡平了山寨，一切都好说了！”

俞兴张大嘴巴，半天方才说道：“姚大人，俞某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大帅好，都是为了顾全抗蒙大业！但是，不管是黄员外家血案，还是王夔被杀案，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此事是山上义军所为！如果咱们贸然和山上义军展开厮杀，这不但对山上的义军和百姓不公平，造成一桩新的更大的血案，而且直接动摇嘉定的抗蒙根基！姚大人，你还是听从大帅撤军之令吧！至于王夔被杀，此事乃俞某处置不当，事后俞某自会向朝廷做个交代的！”

姚因谋的嘴角悄悄闪过一丝微笑，不过也就只是一闪，便迅速板起面孔说道：“俞将军，你说得轻巧，不灭山上土匪，咱们就是一步死棋，没有救的！本官必须要对抗蒙大局负责，对大帅负责！要想让本官撤军，除非大帅

亲自前来！”说着，神态自若走回轮车坐下，微眯上眼睛，拿起一把扇子，若无其事地扇着。

俞兴见姚因谋不为所动，心中非常焦急，却也毫无办法。

却正在这时候，赵笑从远处骑马飞驰而来，大声喊道：“姚大人，大帅有令，请你立刻停止进攻山寨！”

姚因谋微微地睁了睁眼，淡淡地说道：“情况有变，请恕本官不能在这个时候撤军！”

赵笑大怒，从马上翻身下来，高高举起余玠腰牌，大喝道：“大胆姚因谋！大帅腰牌在此，见牌如见人！你如何敢不听从大帅号令？”

姚因谋见赵笑举起腰牌，只得站起来，恭恭敬敬接过腰牌，看了看道：“既然大帅把腰牌都拿来了，那本官也无话可说……”说着，仰望着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而后对俞兴说道：“唉，可惜了这样一个一劳永逸的好机会……俞将军，本官听从大帅命令，立刻便可下令撤军，不过，要劝止山上土匪继续攻击我们，就看你的本事了！”

俞兴拱拱手，对姚因谋说道：“多谢姚大人，俞某去也！”

九顶山下，阵前

小青正带着一众义军，抵挡数倍于自己的官军的围攻。突然，官军阵中传来了收兵的鸣锣声。官军接令，迅速撤出围攻。小青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心中的那口恶气显然并没有消退，又挥鞭对一众义军兵叫道：

“兄弟们，官军怕了咱们，逃了！咱们别客气，冲上去，追杀不放！”

官军大阵忽然让开一个通道，俞兴从通道里策马跑进来，边跑边举手大声招呼道：“小青姑娘，停手吧！官军已经撤退了，你们就不要步步紧逼了！”

小青一见是俞兴，气不打一处出，厉声喝道：“俞兴，你可来了！本姑



娘以为你要永远当缩头乌龟，不敢出来见人呢！好啊，你既然来了，就上前来，等本姑娘打几鞭，出出气！”

说着，鞭子一挥，往俞兴猛冲过来。

官军见了大惊，赶紧上前，想挡住小青。俞兴忙大喊道：“各位兄弟都退后，让俞某和小青姑娘说几句话！”

小青道：“好，有胆气！那就伸出头来，吃我几鞭！”霎时，鞭子便像一阵狂风一样，向俞兴劈头盖脸席卷而来。

俞兴没法，只得举枪遮挡。他枪法纯熟，功夫了得，就算小青使出浑身解数，也别想打在他身上。两匹马四蹄腾飞，铃铛急响，穿来绕去，步伐纹丝不乱。马上的两个人，一个只攻不守，一个只守不攻，两人的厮杀，就像是一场教学演示，直看得各路人马都忍不住大声地叫起好来。

打着打着，两人都有些忘情，只顾着手里一招一式的来去，甚至有些享受这种打的过程，而把周围的一切都忘了。这样也不知打了多少个回合，忽听得山坡上姚因谋高声叫道：“青女侠，你就别打了吧！你不是咱们俞将军的对手，就算打上三天三夜，你的鞭子也休想伤得咱们俞将军一根毫毛！”

小青一听，猛然醒悟过来，一时又羞又急，把牙齿紧紧一咬，鞭法大变，更加不讲理地朝俞兴的身上抡去！同时嘴里狠声叫道：“俞兴，你休得猖狂，本姑娘不把你打得稀烂，从此再不用这条鞭子！”

不过，尽管她发了狠猛打，鞭梢依然无法碰到俞兴的身体。这让她更加着急，满脸通红，香汗淋淋，差点就要哭起来的样子。

不曾想，恰在这时，她的鞭子不偏不倚，就打在了俞兴的手臂上。俞兴吃不住痛，手上的枪“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小青见打中俞兴一鞭，心下得意，面色舒缓了许多，更快地抡鞭往俞兴打去。

俞兴手里没有了枪，躲避小青的鞭梢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不一会儿，他的另一条手臂上又挨了小青一鞭。接着，他的背上再挨了小青一鞭。

俞兴低声哀求道：“小青姑娘，俞某已经被你连打了三鞭，手里也没有武器了！俞某自认打不过你，咱们就此罢手吧？”

小青得理不饶人地叫道：“不行！俞兴，你不是很能吗，怎么突然就求饶了？有本事你再接本姑娘几鞭！”

话音未落，鞭梢已向俞兴呼啸而去。便在这时候，身后的九顶山上传来了元用的大喊声：“四妹，别再打了！赶紧住手，随大哥回山上去！”

小青见元用来了，有些底气不足地说道：“大哥，俞兴这个恶贼，干尽坏事，多次冤枉山寨，欺辱小妹！现在他已经被小妹打败，等小妹再挥两鞭，把他捉拿回山去，等候大哥发落！”

元用厉声喝道：“小青，俞将军哪里欺辱你了？为什么还不停手？你要是再不听大哥的劝说，大哥就不认你这个妹妹了！”

小青见元用口气如此严厉，只得收鞭罢手。不过嘴里却还说道：“俞兴，看在我大哥面上，本姑娘今天就饶了你！希望下次别再让本姑娘看见！下次再看见，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一转身策马往山上疾驰而去。

元用不好意思地对俞兴拱手说道：“俞将军，我四妹有些任性，得罪之处，请多包涵！元某就此撤军，你们也请回去吧！”

俞兴也笑着拱拱手道：“好说！元寨主，咱们后会有期！”说着，向官军一挥手，大军浩浩荡荡往城里撤去。

嘉定府衙

余玠带着黄睿娘及李肃走进嘉定城的时候，看见嘉定城门上贴着一张安民告示，很多老百姓都围着告示在看。李肃挤进去看了看，出来后，黄睿娘问道：“李肃，安民告示是谁贴在这里的？”

李肃道：“不知道，盖的是知府大印。”



“知府大印？”黄睿娘笑道，“嘉定知府王夔不是死了吗？难道他又从坟墓中活过来了？”

李肃老老实实在地说道：“王夔没有活过来。”

黄睿娘觉得更加好笑：“你怎么知道王夔没活过来？”

李肃道：“上面写着，王夔欺压百姓，罪大恶极，已经被朝廷处置。请百姓各守各业，不要惊慌……二小姐，王夔能说自己被处置吗？”

黄睿娘望了余玠一眼，问道：“姐夫，这安民告示是你贴的吗？”

“不是，我也在纳闷呢，这是谁贴的呢……”余玠道，“不过，不管是谁贴的，这个帖子是非常及时的！本帅正想这样做，没想到居然有人做在前面了！”

余玠等人走进衙门，衙门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众人面面相觑，李肃道：“衙门的人都逃走了吗？”

余玠苦笑一下道：“几乎在一天之内，知府、统制、捕头相继被杀，整个嘉定的官府几乎全军覆没，衙门里自然人人自危，逃跑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黄睿娘却说道：“不对啊姐夫，如果衙役真逃走了，这里一定非常乱，难免还有人浑水摸鱼，盗走一些财物。但是这里一切都整整齐齐的，怎么看也不像啊！”

余玠点点头道：“睿娘说得是！那衙役都到哪里去了呢？”

正议论间，一个衙役急匆匆从外面跑了进来。余玠忙叫住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跑到哪里去了？”

那衙役瞪了余玠一眼，粗声粗气问道：“你又是干什么的？跑到衙门来做什么？”

李肃喝道：“大胆，四川制置使余大帅在此，你怎敢如此和大帅说话？”

那衙役把余玠上下打量了一阵，半信半疑的样子。余玠忙从腰上摸出腰

牌递到他面前说道：“小哥儿，本帅确实是四川制置使，这里有牌为证！”

那衙役看清楚了，赶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大帅，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帅，还望大帅饶小人一命！”

余玠忙走上前，微笑着把衙役扶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不知者不为罪嘛！说吧，你这是到哪儿去来呀？”

衙役道：“报告大帅，知府大人死后，通判大人怕各县各地产生骚乱，把咱们全部派下去做安抚工作了。小人是刚做完回来的……”

黄睿娘道：“通判大人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派下去了？”

衙役道：“除了几个打扫卫生的，其余都派下去了。”

黄睿娘似笑非笑地望了余玠一眼，余玠忙拍拍衙役的肩膀道：“好了，本帅都清楚了。你辛苦，跑这一趟不容易，赶紧回去休息吧！”

衙役走后，黄睿娘冷笑道：“这个姚因谋也太夸张了，用得着把所有的衙役都派下去吗？”

余玠道：“派下去倒是应该的。王夔在嘉定搞恐怖政策，不知道残害了多少黎民百姓。百姓们听说王夔死了，难免会有骚乱啊！”

黄睿娘道：“我知道。但是用得着把所有的衙役都派下去吗？姐夫啊，姚因谋这明显是做给你看的，他对当这个嘉定知府，志在必得啊！”

余玠笑了笑，没开腔。

正说着，赵笑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对余玠嚷道：“大帅，撤军了，撤军了，山上义军都回去了，姚大人也把所有的部队都带回来了！”

黄睿娘笑道：“看来这俞兴的本事挺大的嘛！他一出马，小青即收兵归山，厉害！厉害！”

赵笑道：“不，二小姐，俞将军去并没有劝动小青，反而是小青怒火冲天地和俞将军打起来。那小青也真是厉害，竟然把俞将军打败了！要不是义军寨主元用跑下山劝回小青，俞将军说不定会被小青抓去呢……”



黄睿娘打断赵笑道：“等等，俞兴号称‘赛存孝’，武功当世无双，他怎么会轻易被那小青打败？”

赵笑道：“真的！二小姐，小人亲眼看见的，俞将军手中的枪都被小青打掉了，身上也被小青打了几鞭！”

黄睿娘问道：“身上被打了几鞭？都打在哪里了？”

赵笑道：“有两鞭打在俞将军的手臂上，还有几鞭打在俞将军的背上。”

“打在背上？”黄睿娘大笑起来，“难道俞兴是打不赢往外逃跑吗？”

“没有啊，俞将军怎么会逃跑呢？”赵笑断然否定，“俞将军虽然手中的枪被打掉了，但他一直徒手拆挡着小青的鞭子……”

“没有逃跑，小青的鞭子怎么会打在俞兴的背上？”黄睿娘道，“赵笑，你被俞兴骗了，他是故意转过背来等那小青打的！包括他手里的枪，肯定也是故意掉在地上的！”

赵笑不解：“故意？他为什么要故意啊？”

黄睿娘有点难堪地笑了笑，没有开腔。

这时候，姚因谋也从外面走了进来。余玠看见了，忙大步走上去，握着姚因谋的手，大声夸奖道：“姚大人，你做得太好了！本帅走进这嘉定府衙，便发现一切事情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而且本帅还听说你已把所有的衙役都派往各县去安抚老百姓了，避免了各地的动荡和骚乱！姚大人，保持嘉定安定，你功莫大焉！”

姚因谋忙谦虚地答道：“大帅，下官只是做了本分的事情，大帅的肯定，下官心里惶恐不安！”

余玠又说道：“不只是这些，你能顾全大局，把部队安全地带回来，避免了和山上义军发生冲突，让咱们把精力都放在抗蒙大业上，这也是你的大功劳啊！”

姚因谋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道：“大帅，这次下官率军剿匪，您

多次下达撤军命令，下官都没有立即执行，请求大帅治下官之罪！”

余玠忙把姚因谋扶起来道：“唉，不怪！不怪！本帅知道，这些都是因为那义军四寨主小青缠着你打，你是被迫应付所致。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

姚因谋叹口气道：“大帅，说老实话，下官虽然撤军了，但其实是真想一鼓作气拿下九顶山的！不管别人信不信，下官是确信黄员外家血案及王夔、王霸等人的死都与山上土匪有关！现在撤军，不与他们发生冲突，固然可以保得一时和平，但是，从长治久安来看，山上肯定是一个隐患！而从眼前困境来看，如果大帅您不下决心荡寇，朝廷必然把王夔等人死的责任怪罪到大帅您的头上！所以，下官之所以迟迟不愿撤军，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难题啊！”

余玠道：“姚大人，你一片苦心，本帅完全理解！同时，本帅也十分感谢你为本帅所做的一切！不过，凡事要讲证据，没有确切的证据，咱们不能贸然下结论。否则，嘉定将永无宁日啊！至于本帅怎么向朝廷解释，这个你不要担心，本帅自有主张！以后，还希望你像支持本帅一样，一如既往地支持俞兴俞大人！”

“支持俞大人？”姚因谋一时没反应过来。

“是的，”余玠微笑道，“本帅决定让俞兴暂代嘉定知府之职！也已把此事上报朝廷，等朝廷确认后正式任命！姚大人，俞兴是一个很有大局观的人，也很能团结人。你对嘉定情况最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帮助他，支持他的工作！”

“当然，当然，”姚因谋一时面如死灰，但是他迅速变脸，笑着说道，“恭贺俞大人！下官一定听从俞大人的召唤！听从俞大人的召唤……”

“这就好！”余玠微笑着，转头问道，“赵笑，俞兴呢？俞兴跑到哪儿去了？”



赵笑道：“不知道哇，小人忙着跑来向大帅报告好消息，没注意到俞大人……”

这时，有个侍卫跑进来，把一封信递给余玠说道：“报告大帅，俞将军已经往临安去了，这是俞将军让小人交给大帅的信！”

余玠撕开信看了看，一时脸色大变，骂道：“简直是乱弹琴！赵笑、李肃，你俩立刻去把俞兴给本帅追回来！”

赵笑、李肃答应一声，转身欲走，余玠却又喊住他两人道：“等等，这事得本帅亲自去追！你们立刻去把最好的马给本帅牵来！”

姚因谋的脸上闪出一丝怨怒的表情，不过，也就是一闪，便恢复了平静，着急地对身边衙役叫道：“你们赶紧带赵、李两位大人前去选几匹跑得最快的马来！快去，要是耽误了，本官要扒你们的皮！”

衙役答应着，带赵笑、李肃匆匆跑出去了。

嘉定，通往临安的驿道上

余玠与赵笑、李肃骑着快马，在嘉定通往临安的驿道上急速飞驰着。他们沿途询问着驿使，得到的信息，都是说曾见过俞兴，但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余玠追了足足三天时间。饶是几匹好马，也已经跑得一瘸一拐，没有了力气。就在三人的快马即将累趴下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了前面驿路上策马奔跑的俞兴身影。

赵笑急忙大声喊道：“俞将军，赶紧停步，赶紧停步啊，大帅都追你三天了！”

俞兴见果然是余玠追了上来，不得不勒住马，从马背上翻身下来，走到余玠面前，跪地行礼道：“大帅！你怎么来了？”

余玠喘着气笑道：“俞兴，你这个‘赛存孝’，武功好，原来跑起来也

这么快！你不知道本帅是文官吗？你要再这么跑个不停，可就要把本帅给累死了……”

俞兴尴尬地说道：“大帅，末将惭愧！但有吩咐，请驿使前来送信就是了，何劳大帅亲跑一趟！”

余玠说道：“你要去临安代本帅顶罪！驿使来能劝得住你吗？”

俞兴道：“大帅，王夔、王霸、王强之死，是末将一手造成的！末将去临安接受审判，正其所宜，怎么能说顶罪呢？大帅，就让末将前去吧！”

说完，转身就要再走，余玠突然语气严肃地大喝道：“俞兴听令！”

俞兴只得又转回身来，抱拳应道：“末将在！”

余玠道：“嘉定知府王夔已死，本帅已经上报朝廷，让你担任嘉定知府一职，任命之令即日就会颁发下来！此时此刻，嘉定府公务堆积如山，你不到府衙处理，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俞兴讪讪笑道：“大帅，谢谢您的关心和厚爱！但是，末将恐怕要让您失望了……嘉定府的事情，您还是找更合适的人选吧！末将必须先去朝廷解释清楚这件事！如蒙朝廷理解，能够继续抗蒙，那时候末将再回嘉定效力！”

余玠提高声音喝道：“俞兴，你让本帅把嘉定交给谁？交给姚因谋吗？”

俞兴忙说道：“姚因谋能力很强，把嘉定府交给他，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人城府很深，不是太可靠……”

余玠道：“你也知道交给他不可靠啊？那你还不快接令？”

俞兴道：“姚因谋不行，还有别的人选嘛……”

余玠打断俞兴道：“俞兴，本帅告诉你，姚因谋对这个嘉定知府志在必得！你要不赶紧接受，等他从朝廷活动出一个任命下来，到那时候，嘉定的抗蒙大业还有希望实现吗？”

俞兴叹口气道：“大帅，末将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嘉定只是四川的



一个州府，嘉定事小，四川事大，如果朝廷因为王夔之死怪罪到大帅您的头上，那不只是嘉定，整个四川的抗蒙大业都将化为泡影啊……”

“错！”余玠道，“四川实施山城抗蒙的这个大政已经制定，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在各地把这个大政化为具体的实例。四川目前只有广安军在大良平建成了这样的体系，合州的钓鱼城建了一半，嘉定、阆州等各地都要尽快建起来。而这些山城的建设中，情况最复杂，地势最为重要的就是嘉定。嘉定不定，四川不宁！所以下一阶段，起重要作用的不再是本帅，而是俞兴你们！你现在明白了吧？”

俞兴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一味摇头，满脸泪水。

余玠又说道：“俞兴，此事你不要再说了！本帅告诉你吧，王夔由本帅处决的这个情况，本帅早已上报朝廷，相信朝廷的处理意见已经颁发，很可能钦差大人已经到达重庆了！你就算现在到临安去，也不会起任何作用！闹不好，官家还会认为咱们在欺骗他，给咱们更重的处罚！你明白吗？”

俞兴哭着俯伏在地上说道：“大帅，您为了保护咱们，把一切都扛在自己肩上！史嵩之把持朝政，他本来就对您有意见，如今抓到您的把柄，还不知要怎么报复您啊……”

余玠把俞兴从地上扶起来，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别担心！赵相公在朝中，他一定会帮本帅解释的，官家不至于对本帅处罚太重！毕竟，官家一直是支持本帅在四川打造山城抗蒙体系的……”

余玠话音刚落，便有驿使从身后纵马飞驰而来，大声喊道：“大帅，朝廷派来的钦差大人已经到达重庆！钦差大人请您速回！”

俞兴一时脸色煞白，喃喃说道：“钦差已经到达重庆了？竟然这么快，这么快……”

“哈哈，该来的一定是会来的！”余玠哈哈一笑，转头吩咐赵笑道：“赵笑，你们即刻派人前往各地，把王坚、杨文、张虎等人喊到重庆去，本

帅有事安排！”

接着，又对李肃说道：“李肃，你速回重庆，告诉钦差大人，本帅现在嘉定，请他稍等片刻，本帅即刻就回！”

两侍卫离去后，余玠笑哈哈地对俞兴说道：“俞兴，咱们现在返回嘉定吧，听说王夔有一整楼的宝贝，本帅去重庆前，还想先见识见识！”

俞兴心下惶然。苦涩地点点头，跟在了余玠身后，返回嘉定。

嘉定衙门，知府书房

余玠带着俞兴走进王夔书房。刚迈步进去，他就被里面那些眼花缭乱的珠宝玉器惊得呆住了。这座两层楼的书房，里面的空间、布局以及所藏的琳琅满目的宝贝，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藏馆的规模！

余玠一边翻看，一边忍不住大骂道：“这个王夔，简直死有余辜！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无辜百姓！”

俞兴道：“是啊，单是一件田黄玉佛，一夜之间就害了黄员外一家十三口人的性命，何况是一整座楼的宝贝！”

余玠道：“王夔有这么多宝贝，而且几乎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他还那么贪心！”说着，他把一尊小巧的透明的玉佛递给俞兴道：“俞兴你看，这一尊玉佛虽然小，却是完全透明的，握在手里，像一泓清水。本帅平生唯有一次看见过这样的宝贝，便是来四川之前，官家把本帅叫去议事。那当他手里拿的就是这样一种质地的玉如意。那块玉如意比这尊玉佛大，但是要讲清澈透明，却还比不上这个！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不知道王夔贪污搜刮这么多财物来做什么！”

俞兴道，“大帅，末将有个想法，准备立刻对王夔的罪行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晓谕嘉定百姓。比如他搜刮的这些宝物，如果能查得到它的主人，而且确系抢夺，必须无偿地退换！他冤枉了的那些百姓，都一律给予平



反昭雪！只有这样，才能收顺民心，让嘉定百姓，包括山上的义军都相信咱们，听从咱们召唤，从而团结各方力量，共创抗蒙大业！”

余玠没开腔，只是拿着一块宝物翻来覆去地看。

俞兴看了看余玠，又说道：“大帅，虽然钦差已经到重庆了，但不管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论，咱们都要积极地声援呼吁。事实上，王夔原本就是其罪当诛，只不过因为被阴谋杀害，搞得咱们很被动！如果大力清算王夔的罪恶，让天下人都知晓，就算史嵩之想挟私报复，他也找不到理由了！”

余玠放下宝物，摇摇头道：“俞兴，本帅明白你的苦心。不过，其一，你不用刻意为本帅考虑。史嵩之在朝中一手遮天，他蛊惑官家，阻塞言路，咱们再怎么呼吁，官家也听不到。其二，王夔的罪行也不必过于夸大。他犯了什么法，就领什么罪，咱们要做到公正严肃，夸大和遮掩都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其三，咱们要抓住事务重心。重心是什么？是抗蒙。如果因为清理王夔牵扯到太多的人，甚至触及到很多朝中大臣的利益，势必给抗蒙带来太多阻碍，这是不恰当的。最后一点……”

余玠转过身来，拍了拍俞兴的肩膀，说道：“你们要善于保护自己！只有让自己活下去，抗蒙才会有希望，你明白吗？”

俞兴眼含热泪，认真地点了点头。

便在这时候，门外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得好！”

接着，白发苍苍的阳枋带着他的管家李全从屋外走了进来。

余玠一见，忍不住大喜道：“大阳先生，怎么是您？”

阳枋呵呵一笑说：“大帅，山人是特地赶来向俞大人借一些东西的！”

“什么东西？”俞兴问道。

阳枋用手指在王夔书房里的宝物上转了一个圈，说：“把王夔这个宝库里的宝物借几件给山人一用。呵呵，可巧山人来得正是时候，要是迟了，俞将军把这些宝物清点封存，或上缴朝廷，或还给百姓，那时候山人就无处可

借了……”

俞兴大惑不解：“大阳先生，您借这些宝贝做什么用啊？”

“自然有用！”阳枋神秘一笑说，“俞大人，你先说愿不愿意借吧？”

俞兴嗫嚅道：“但是，但是这些都是赃物，俞某也无权借出去呀……”

阳枋道：“有借有还！俞大人，山人借这些东西，并非贪为己有，是有重要作用的！山人会立下字据，到时候如果山人没死，山人一定会向你做个交代！如果山人死了，也会让李全向你交代的！听见没有，李全？”

李全并没有听明白阳枋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仍然听话地点了点头。

俞兴有些为难，看了看余玠。余玠道：“俞兴，借给大阳先生，本帅来做这个担保！”

俞兴只得点点头，让阳枋挑了六尊玉佛：一尊鸡血玉佛，一尊碧玉佛，一尊羊脂玉佛，一尊青白玉佛，一尊墨玉佛，还有一尊小小的透明的玉佛。六尊玉佛都一一登记了，交给李全打好包，抬到马车上。

这时，阳枋又说道：“山人先行谢过俞大人！不过，山人还有一个要求，请俞大人把王夔写的那些公文、书信及花押也一并借给山人细观一下。”

俞兴扑哧一笑，一边拿出公文，一边笑道：“那王夔一介武夫，他的字写得狗屁臭，大阳先生不会是要研究他的墨宝吧？”

阳枋也哈哈笑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说不定正有可观之处呢，哈哈……”



交好义军知府施惠 巴结上司通判排阵

第九章 老吾老

嘉定城郊外，岷江边

俞兴把余玠、黄睿娘一行送到嘉定郊外的岷江边。

天气非常的寒冷，江边的枯草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像是从水里翻出来的盐碱花一样。江中的水则如同一块巨大的沉重而冷硬的铁，压在人心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

余玠对赵笑、李肃说道：“赵笑、李肃，你们就不要随本帅回重庆了，就留在嘉定，帮助俞大人抗蒙吧！”

赵笑、李肃大吃一惊：“大帅，为什么不让我们跟您回去？我们是您的侍卫，您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余玠道：“唉，钦差还在重庆等着本帅呢！本帅这次回去，凶多吉少。就算没有牢狱之灾，今后也不可能带兵打仗了。你们何必跟着回去作无谓的牺牲……”

赵笑、李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哭道：“大帅，蒙古人杀害了咱们的父母、家人，咱们兄弟俩很小就成了孤儿，四处流浪。是您收留了咱们，给咱们饭吃，让咱们学武功，教给咱们保家卫国的道理。可以说，咱们的这条命，就是大帅您给的！如今您遭受罹难，咱们兄弟怎能中途撒手而去？不，大帅，咱们永生永世都要追随您！”

余玠把赵笑、李肃从地上扶起来，说道：“赵笑、李肃，你们的情谊，本帅心里都记得。但是，当山河破碎的时候，救国救亡才是咱们首要的任务，个人的安危得失都应该放到一边。你们只有留在嘉定，跟着俞大人，才能干救国救亡的大事情，而不埋没了自已，明白吗？”

余玠说着半天，赵笑、李肃终于答应，抹着泪，点了点头，走到俞兴身边。

黄睿娘本来一直站在江边，望着江水，默默不语。这时候，她转过身来，对俞兴笑道：“恭喜俞大人，刚升任为嘉定知府，又得到这么好的两位



兄弟！说一说，心中的感觉如何啊？”

俞兴抱拳道：“多谢大帅厚爱栽培！二小姐，说老实话，俞某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惶恐不安啊！”

黄睿娘撇撇嘴道：“俞大人，本小姐没见到你的惶恐不安，见到的倒是你的春风得意啊！”

俞兴吃惊地问道：“二小姐，俞某此刻心中极为忐忑，五味杂陈，二小姐如何说俞某有得意之处？”

黄睿娘道：“怎么不得意？事业有成，朋友有情，人生三大得意事，你都占全了，还不算得意么？”

赵笑这时候情绪已经缓过来，笑着问道：“二小姐，刚才您说，俞大人事业有成，朋友有情，人生三大得意事都占全了，可这才两大呢，还有一大得意事是什么？”

“佳人有约呀！”黄睿娘似笑非笑问俞兴道，“俞大人，你的手臂和后背还疼吗？”

俞兴知道黄睿娘在趣他，脸上不觉一阵发烧：“不，不疼了……”

黄睿娘道：“当然不疼了，打在后背，甜在心里，怎么会疼呢？”

俞兴大窘，忙辩解道：“不是，二小姐，俞某不是这个意思……本来受伤就不重，这不算什么……”

黄睿娘接话道：“当然不重！人家只是撒撒娇而已，每打一下，心就会疼一下，怎么舍得用劲打呢？”

赵笑忍不住笑起来：“二小姐，您一会儿说心疼，一会儿说不心疼，究竟是心疼还是不心疼啊？”

黄睿娘道：“赵笑，这你就不懂了，疼还是不疼，全靠心去感受！心疼自然就不疼了！”

赵笑张大嘴巴：“二小姐，您的话太玄了，小人实在不明白……”

黄睿娘不再理赵笑，而接着问：“俞大人，岷江对岸是不是九顶山啊？”

俞兴不知道黄睿娘又要说什么，只得老老实实在地答道：“是啊……”

黄睿娘道：“接下来你是不是准备招安义军呀？”

俞兴道：“不能说招安。俞某按照大帅打造山城抗蒙体系的思路，肯定要和义军加强合作的……”

黄睿娘道：“其实，本小姐也不赞成你去招安。不过，不是你这样的理由。”

俞兴诚恳地问道：“俞某愚笨，请二小姐点拨点拨！”

黄睿娘指着岷江说道：“俞大人你看，江上烟波渺渺，对面的九顶山在烟波中若隐若现，如蓬莱仙境。所谓佳人，她应该在水一方。如果俞大人把山上义军都招安为官军，大家变成一家人了，你还能找到这种美妙的感觉吗？”

俞兴才知道又上了黄睿娘的当，只得红着脸站在一边，不吭声。

余玠在一旁笑盈盈地听了半天，这时候说道：“睿娘，别再开俞大人的玩笑了！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

黄睿娘道：“姐夫啊，有些人肯定早就巴不得咱们快走，他好去‘佳人有约’了！哼哼，本小姐偏偏不走！”

余玠忍不住也笑道：“你不走，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咱们的‘赛存孝’啊？好啊，那你也和赵笑、李肃一起留在嘉定吧！”

黄睿娘一时脸色通红，娇嗔道：“姐夫你胡说！谁舍不得他呀！”说着冲过去，一翻身上马，鞭子一挥，便纵马飞驰而去。

余玠笑了笑，也给俞兴挥挥手，翻上马背跟着前去了。

重庆城外，一个亭子里

天空中飘着大朵大朵的雪花，没有风，雪花安详轻柔地落在地上，可以清晰地听到那种细碎的寂静的沙沙声。

在重庆郊外的一个小亭子里，余玠穿着平民的衣服，坐在一张石桌子的上首，黄莲香、黄睿娘及春娟坐在他后面。一岁多的小如孙坐在黄莲香的怀里，扭来扭去的，试图从黄莲香的怀里跳下来，到地上去走。王坚、杨文、张武、王惟忠等将领围坐在石桌旁。

王坚一拳砸在桌上，愤怒地说道：“大帅，如今奸佞当道，蒙蔽圣听！大帅您呕心沥血打造四川抗蒙防御体系，刚完成布局，却就被解职！大帅此一去，四川的抗蒙大业又将化为泡影了！”

王惟忠两眼血红，咬牙切齿地叫道：“史嵩之这个恶贼，排斥异己，谗害忠良，他简直就是第二个史弥远！有他继续把持朝政，四川很快就要完了！大宋也很快就要完了……”

杨文也道：“卑职听说，枢密副使赵相公及荆湖制置大使孟公都上书官家，坚决反对免大帅的职！但官家被史嵩之蛊惑蒙蔽，所有正直大臣的意见都不予受理！”

张武说：“史嵩之独霸宰相府和枢密院，赵相公和孟公的奏折到没到官家手里，还很难说呢！”

余玠淡淡地笑了笑，轻轻说道：“诸位，此话到此为止，朝廷的事情，咱们还是少议论吧，免得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纠缠！还有，你们也不用那么悲观，余某虽然被解职了，但你们这些将领还在，打造山城抗蒙防御体系这支队伍的骨架并没有散，只要你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蒙古人彻底赶出四川，还我太平盛世的理想还是能够实现的！”

杨文忧虑地说道：“大帅，咱们自然很努力，但新的制置使能坚持咱们这个既定的方略吗？制置使是这支队伍的首脑，咱们即便骨架不散，首脑如果向另外一个方向指挥，咱们空有一身蛮劲，起不了作用啊！”

王坚道：“末将听说那新制置使余晦是靠巴结史弥远、史嵩之叔侄二人，才得以在官场一路迅跑，直至坐上临安府尹的宝座。他本身其实没什么

本事，草包一个！他来指挥咱们，能有什么结果！”

王惟忠讥笑道：“余再五嘛！原也是嘉定的一条烂滚龙，嘉定城里的人，谁不认识他！没想到几年工夫，就混成了临安府尹，现在又衣锦还乡，成了一方封疆大吏！呵呵，还不知道他要张狂成什么样子！”

“王坚、惟忠，不可再这样说话！”余玠打断两人，严肃地说道，“各位，余某之所以要把你们喊回来，就是怕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啊！余某虽已不是你们的大帅，但咱们作为在一起战斗过的兄弟，余某有必要给你们提一点忠告！”说着，端起一杯酒，递向众将。

众将都端起酒，一饮而尽，说道：“大帅请讲，属下铭记于心！”

余玠道：“第一，余某解职一事，希望你们能冷静接受！进退升迁乃人生常态，余某已经见惯不惊。只要咱们的事业还在，就算永不叙用，那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因此，此后大家再不许议论余某被免职一事，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只有你们都留下来了，抗蒙大业才能坚持下去，明白么？”

众将都含泪点点头。

余玠又说：“第二，不管余晦大人是靠什么升迁上任的，有没有能力，他既然已是你们的大帅，你们对他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尊重，绝不能再有讥讽之语！”

众将都脸现鄙夷，一副不屑的样子。

余玠诚恳地说道：“余某说这话，你们可能心下不服。这也很正常，咱们刀口上走过来的人，最不服气的就是让那些连纸上谈兵都不会的假斯文来指挥！但是，你们要明白，如果你们未来的统帅是心怀磊落的汉子，那即便你们冲他说两句怪话也无所谓。如果他气量狭窄，则很可能你们毫不在意的一句话，就能要你们的命！余某刚说了，保护好你们，就是保护整个四川的抗蒙大业，你们的言行事关重大，懂了吧？”

众将都没开腔。余玠又说道：“你们不但要尊重余大人，而且还要想办

法用你们的想法去影响他，让他接受并继续实施咱们既定的抗蒙方略。这才是咱们至关重要的大任务！”

余玠一番推心置腹的劝告，终于让众将渐渐明白过来。大家都有些黯然，一时只听见雪花落在地面上的细碎而寂寞的沙沙声。

余玠长舒一口气，站起来，望着亭外说道：“好大的雪！竟和来时一样，白茫茫地来，白茫茫地去，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却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光。唉，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啊……”

黄睿娘在一旁望了望大家，扑哧一笑，说道：“姐夫啊，怎么能说没留下东西呢？咱侄儿脸上的这些热毒疤痕，不就是重庆留给咱们的吗？好了，现在咱们回淮东去，就不用再担心热毒对咱侄儿的伤害了……”

“是啊是啊，睿娘说得对，有一失必有一得，这是人间的大道理！”说着，余玠从桌上端起酒杯说道，“诸位，饮过此杯，余某也要上路了，一句话，谨慎努力，各自珍重！”

说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把黄莲香扶上轿，自己翻身上马。一骑一轿，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茫茫雪原中……

重庆衙门，掌书记府

王惟忠在掌书记府里，来来回回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这时，一身风雪的阳枋推开大门，走了进来。

王惟忠惊喜万分，激动地说道：“恩师，怎么是您？您终于来了！”

话音刚落，他又黯然说道：“唉，可惜啊，恩师您来了，大帅却走了！被史嵩之那个恶贼罢官回淮东去了……”

阳枋把满脸泪水的王惟忠拥在怀里，抚着他的脑袋，轻声说道：“孩子，别伤心！大帅的事情，为师已经知道了……为师这次来，不是应大帅之约，而是为你来的！”

王惟忠不解：“为弟子来的？”

“是的！”阳枋说道，“为师是来劝你随为师走的！”

王惟忠道：“走？到哪儿去？”

阳枋道：“把你那掌书记的官辞了吧……”

王惟忠迟疑地望着阳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阳枋笑笑道：“怎么了？舍不得这个七品芝麻官？”

“不是的，恩师！”王惟忠红着脸，急急地说道，“弟子并非贪慕富贵！蒙古人入侵，弟子先是失去了学业，王夜叉残暴，弟子接着又失去了父母，是大帅把弟子从地狱里拯救出来，帮助弟子杀死了王夜叉，报了父母被害之仇。但家仇虽报，国恨难消！弟子在官府做事，不过是为了能够把蒙古人真正赶出四川，保卫咱家乡免遭侵袭而已！”

阳枋摸摸胡须，点点头说：“惟忠啊，你是为师的优秀弟子，为师岂能不知道你高洁远大的志向！但是，正因为如此，为师才劝你走啊！你且想想，你这掌书记是干什么的？将来新的制置使到来，这个制置使又是个浮滑无能的小人，你每天都要和他待在一起，你会不和他抵牾吗？而你一旦得罪了他，会有怎样的后果你知道吗？那时候，你的报国大志还怎么实现？”

王惟忠道：“弟子知道，大帅离去的时候，曾召集咱们讲过这样的道理。此后弟子会非常小心，谨言慎行的！”

“算了吧，”阳枋道，“你那疾恶如仇的性格，为师再了解不过了！余晦来上任，不足三天，你一准和他闹翻！”

见王惟忠不开腔，阳枋又说道：“惟忠，你想不想救大帅？”

王惟忠眼睛一亮，道：“怎么不想！且别说大帅是弟子的恩人，就拿四川的抗蒙大业来说，大帅也是至关重要啊！”叹口气，又懊恼地说道，“唉，不过，大帅是官家下圣旨免的职，而且史嵩之把持朝政，赵葵、孟珙这几位大人上书营救，尚且无济于事，恩师啊，您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救出来？”

阳枋叹口气道：“老实说，为师完全没有把握！但是，咱们总得试一试！不试，永远没有希望啊……”

王惟忠激动地点点头道：“好，恩师，只要是去救大帅，弟子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走，马上就走！”

重庆，制置使府大堂

新任四川制置使余晦来四川上任后，立刻把王坚、杨文、张武、王立、史炤等各州府将领召集到重庆议事。

这一天，所有将领都先后到来，并把自己所辖州府抗蒙防御体系的打造情况向余晦作了汇报。

当王坚把钓鱼城介绍完后，又总结道：“大人，咱们四川整个山城抗蒙防御体系的布局情况就是这样。余玠大帅曾告诉过我们，钓鱼、云顶、九顶、运山、大良平、大获等地方修筑山城，只是咱们四川的首批工程。待首期工程完成后，咱们还将开始第二批、第三批的修建。咱们的计划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把整个四川建成一个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山城网，让蒙古军在四川这片土地上举步维艰，插翅难飞……”

余晦开始还眯着眼睛听，这时候忍不住把醒木在案上一拍，大叫道：“够了！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咱们巴蜀大地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好不容易步入了文明，你们居然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把它倒退到蛮荒时代，这份功劳，可真是不小啊！”

众将一听，忍不住都大吃一惊，一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王坚怒气冲冲反驳道：“把四川变成蛮荒时代？大人怎么说这样的话？”

余晦讽刺道：“好好的城里不住，你们让四川军民全部搬到山上去，穿粗布吃粗粮住茅屋，这还不是蛮荒时代？”

王坚正想争辩，站在一旁的杨文悄悄扯了一下他的衣襟，笑着说道：

“大人，误会了，这个抗蒙方略，是余玠大帅和咱们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来的，应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搬到山上去住，只是暂时的，因为蒙古人在平原上来去如风，所向披靡，咱们抵挡不住，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权宜之计。如果有一天，咱们有幸把蒙古人完全撵出四川，让他们再不敢来，咱们谁还愿意住在山上啊！”

余晦冷笑道：“深思熟虑？别找借口了！分明是你等胆小怕事，不敢和蒙古人打仗而已！你们这个什么什么，山城防御，主动放蒙古人进来，让他们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横行肆掠，这也叫战术？本帅熟读兵书，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荒唐可笑的谋略！”

王坚大叫道：“余大人，依你之见，这仗该怎么打？”

余晦摸了摸下巴上稀疏的胡须，莫测高深地说道：“你们不懂，本帅就教导你们一下！与其像你们这样漫山打鼓，小敲小打，不如聚全川之力，在夔州前线筑城御敌，把蒙古人挡在国门之外，这才是还四川永久太平的上上之策！”

“夔州筑城御敌？”王坚硬邦邦地问道，“夔州有什么地方可筑城？”

“嘿嘿，你们又少见识了，”余晦道，“夔州有个非常险峻的地方叫葭萌关，那里曾是古蜀国的边界之地。当年秦国统一六国后，想一举拿下蜀国，两国就曾在这里大战，秦军久攻不克，损兵折将不计其数。若不是后来蜀国出了内奸，秦国岂能攻破此关？三国时期，刘备抗击张鲁，张鲁派马超葭萌关御敌。刘备猛将张飞与马超挑灯夜战三百回合，愣是把葭萌关攻不下来。最后还是马超中离间计投降，刘备才拿下汉中……”

王坚冷笑道：“张飞夜战马超，那是戏文中的演绎，历史上哪里有过这样的事情……”

杨文怕王坚说话激怒了余晦，赶紧抢过来说道：“大人，虽然葭萌关在古代曾是一个重要关隘，但如今此关已废，战略地位也已大不如前。而且就算修复此关，想以之挡住蒙古人的进攻，也是办不到的。以前，咱们四川边



境有‘三关五州’，经过吴玠、吴玠将军上百年的营造，尚不能抵挡蒙古人如洪水猛兽般的进攻，何况是一个废弃的葭萌关啊……”

“嘿嘿，杨文啊，”余晦道，“你这人说话倒是一套一套的。不过你虽有些见解，但还是学识少了！让本帅来告诉你吧，二吴将军确实经营过‘三关五州’，但自从他们的孙子吴曦叛乱以来，那个所谓的‘三关五州’，早已荒废潦倒，武备松弛，形同虚设。蒙古人一突，它就原形毕露，抵挡不住！而本帅选择的这个葭萌关，它上接隆庆府苦竹隘，下联蓬州运山，地势条件十分优越！本帅不但要在葭萌关筑城，还将在苦竹隘到葭萌关到运山之间修一条坚固的长城，一劳永逸，把蒙古人完全挡在长城之外，还我大宋永世太平！”

王坚、杨文等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余晦嘿嘿一笑，把醒木在案上一拍，站起来喝道：“不用多说了，这个计划，本帅已经考虑得十分周详。而且名字都想好了，在葭萌关筑的那座城，就叫‘紫金城’！只有这样的名字，才配得上咱大宋的天威！从今天开始，四川境内所有正在开始修筑的那些什么山城，一律停工。所有的军队和百姓都重新搬回城里住！同时，立刻组织全川人马前往葭萌关，修筑紫金城！”

王坚睁大眼睛，吼道：“说停就停了？咱们辛苦了近两年的事情，就这样荒废了？”

“让你停你就停！”余晦喝道，“王坚，本帅再给你说一遍，立刻带上你修筑钓鱼城的那些军队和工匠，赶赴葭萌关筑城！听明白了吗？”

王坚冷冷地说道：“这简直就是纸上谈兵，太不靠谱！对不起，末将实难从命！”

余晦脸涨得通红，大叫道：“什么？你居然敢顶撞本帅，不听号令？”

杨文忙劝说道：“大人息怒，王将军也不是故意顶撞，只不过是思想一

时还没转过弯来，容他再消化消化吧？”

余晦恶狠狠地叫道：“什么思想没转过弯来，分明是没把本帅放在眼里！来四川的时候，官家许本帅便宜从事，先斩后奏！好啊，敢顶撞本帅，来人啊，王坚不听军令，罪当处斩，给本帅拉出去，砍了！”

一帮衙役冲过来，抓住王坚的手就往外推。杨文、张武等人大吃一惊，赶紧向余晦求情。但余晦只是不许。王坚梗着脖子大喊道：“众位兄弟，不用给王某求情！王某阻止这种胡闹行为，心底无私，就是死了，也是死得其所！”

杨文小声责备王坚道：“王大哥，你少说两句吧，忘了大帅的嘱咐吗？”

又转过头劝余晦道：“大人啊，您刚升任四川总帅，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如果此时杀人，不太吉利啊！”

杨文这话终于说动了余晦，他喝道：“好，王坚，本帅饶你的狗命！左右，摘下王坚头上的官帽，把他乱棍打出！”

衙役们正准备动手，王坚摇了摇膀子，把众衙役甩开，傲然说道：“都滚到一边去！老子自己来！”说着，他自己把头盔摘下来，掼在地上。唱着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

余晦气得又要发怒，杨文忙说道：“大人息怒，王坚行伍出身，说话行事一贯如此！大人乃饱学之士，休要和他一般见识！”

余晦见杨文称赞自己，心气稍微平顺了一些，忙逮住杨文说道：“好，杨文，你识大体顾大局，本帅心中甚慰！你听着，本帅任命你为重庆府转运使兼阆州知州，立刻带重庆之兵赶赴葭萌关，主持修筑紫金城的事宜！本帅听说，合州修钓鱼城的工匠中，有个叫冉璘的很厉害。钓鱼城就不修了，本帅把冉璘及那里的工匠全部拨给你！另外，你不用担心人马太少，本帅会陆续从各地调集人马支援你！”

杨文有一肚皮的话要说，也只得强忍住，行礼答道：“卑职接令……”

余晦又命令道：“张武，你回隆庆府后，立刻着手考察从苦竹隘修长城到葭萌关的事宜，拿出方案，尽快上手修筑。史炤，你回蓬州后也一样，你考察修筑的那段，是从运山到葭萌关的长城，明白吗？”

说到这里，余晦又哈哈一笑，使激将法道：“本帅倒要看看你们两人谁能最先把方案搞出来，最先上马修筑！谁先完成，本帅就上报朝廷，给谁请功！”

张武和史炤苦着脸，也只得点头领命。

这时候，王立问道：“大人，渠江城已经全部烧毁了，咱们若不再继续在大良平筑山城，百姓就没地方住了，能不能继续修下去呀？”

“啧啧，”余晦讽刺道，“一把火烧了渠江城！这，就是你们奉若神明的那余玠大将军干的好事吧？敢把老百姓的家园都烧了，这样的大仁大爱，真是千古少有啊……”

王立道：“大人，当时的情况实属迫不得已，而且，余玠大帅的目的，也是想用非常的手段，鼓励咱们走上抗蒙之路啊……”

“迫不得已？非常手段？呵呵，你明不明白，余玠被免职，这就是他的罪责之一！”余晦粗暴地打断王立，“你不用再说了！你说你们百姓没地方住是吧？那正好啊，全部拉去筑紫金城吧！”

王立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方嗫嚅道：“大人，咱们男子可以去，但妇孺们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余晦道，“妇女可以做饭，孩子可以搬石头嘛！不把全部的人发动起来，抗蒙大业如何能成啊？好了好了，你们快速行动，各就各位，本帅还要去嘉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呢！哈哈……”

嘉定府，知府书房

嘉定府知府两层楼的书房里已经没有了宝物，每一间房都被清理了出

来，作为安置贤才俊士的会馆，其中有一间是俞兴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

这一天，俞兴正在书房里处理公文，李肃急急忙忙跑进来。俞兴忙问道：“李肃，山上义军怎么说？”

李肃张开口，欲言又止。俞兴笑道：“怎么了？是不是不好的消息啊？唉，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吧！”

李肃吞吞吐吐说道：“大人，小人把信交给他们四个寨主看后，他们说，他们说大人您是大骗子，盗宝贼，阴谋家，刽子手……”

说到这里，李肃忍不住抬头看了俞兴一眼。

俞兴喝道：“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本官尚且不怕，你怕什么？”

李肃道：“他们还说，大人你这样的人是不可信的，除非你在凌云大佛前磕十万八千个响头，他们才肯相信你的诚意！”

俞兴哈哈大笑道：“李肃，这些话都是他们的四寨主小青说的吧？”

李肃惊异问道：“大人，你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是小青姑娘说的？”

俞兴又问道：“其他三位寨主呢？他们怎么说？”

李肃道：“他们的二寨主白炼和三寨主程刚都附和小青的意见。那白炼说的是讽刺话，他说，山上的人都是些草莽，没见识，高攀不起官军，还是免了吧！程刚没说讽刺话，但他语气中很是瞧不起官军。他说，你们那些吃皇粮的，见到蒙古人只晓得逃跑，谁和你们合作啊！”

俞兴一时面色严峻，又问道：“那大寨主元用怎么说？”

李肃道：“元寨主并没有明确拒绝，他只是说，现在还不是和谈的时候。只要各自做好抗蒙的事情，依然能够起到抗蒙的效果！最好就是大家能够保持克制，井水不犯河水。”

俞兴陷入了沉思。

这时候，赵笑又进来，向俞兴奏道：“大人，刚接到铺兵传报，说新任



制置使余晦余大人要到嘉定来视察，让您做好准备！”

“做什么准备？”俞兴一愣，冲口说道，“他要来看就来看呗，还要做什么准备？”

赵笑嘿嘿一笑说：“大人啊，人家是一方大员，封疆大吏，到咱嘉定这么个小地方来视察，咱们能不隆重接待？”

“哼！”俞兴吩咐道：“赵笑、李肃，你们速到嘉定街上去查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和山上义军元用、小青等头领熟悉？有的话，速来报我！”

“遵命！”两人答一声，跑了出去。

嘉定府衙，议事厅

俞兴、姚因谋分坐在嘉定府衙议事厅主客的座位上，仆人上茶后，俞兴探过头去，热情地问道：“姚大人，俞某正想忙过这一阵后，就去找您商量嘉定的抗蒙大计呢，没想到您就来了，这太好了！姚大人有什么高见请指教？”

姚因谋端起茶杯吹了吹，喝一口，慢慢放下茶杯，笑了笑说道：“俞大人，下官听说新任制置使余晦余大人要到嘉定来视察，是吧？”

“是呀，刚听说，”俞兴无奈地笑笑说：“重庆府还让咱们做好迎接准备，俞某正不明白这准备是什么意思呢！”

姚因谋也靠过头来，神秘地说道：“俞大人啊，您难道不知道余大人的老家就是这嘉定的吗？”

俞兴道：“有所耳闻。但是，这与准备又有什么关系呢？”

姚因谋笑笑说：“俞大人，难道您没听说过‘衣锦还乡’这句话吗？余大人现在是二品大员，一方诸侯，这是何等的荣耀！现在他回到家乡，迎接乡人羡慕崇敬的目光。俞大人，您说如果咱们不把接待的排场搞得大一点，能与余大人荣耀的心情相符吗？”

俞兴呵呵一笑道：“这是余大人自己的意思吗？”

姚因谋道：“这样的事情，余大人怎么好直接说！但重庆府那边已经对咱们做过这样的暗示，咱们怎能不领悟呢！”

俞兴心里波翻浪涌，但是他强压住怒火，轻轻一笑道：“姚大人，这件事，恐怕咱们还是谨慎点好！一者，咱们并没有得到制置使大人的亲口指示，万一咱们猜错了，惹得余大人生气，那不弄巧成拙吗？再者，四川现在是非常时期，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咱们当务之急应该是组织抗蒙，怎么能把精力花在迎送接待这样的琐事上呢？”

姚因谋笑了笑，又说道：“俞大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咱们还可以做另一件事，既可以让余大人高兴，又与抗蒙大计很契合，一举两得！”

俞兴问道：“哦，有这样的好事？”

姚因谋卖关子道：“俞大人，下官先给您讲个故事吧。”

俞兴道：“呵呵，姚大人请讲。”

姚因谋道：“那时候，制置使大人还是个孩子。他从小父母双亡，很早就成了孤儿，没吃没穿的，整天跟着一帮小混混在嘉定的大街小巷上晃荡，帮着混混头目打个群架，讨点生活。有一次，这帮小混混正在抢一个姑娘东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名叫蛮牛的小男孩。那小男孩上前打抱不平，竟然把那帮小混混打跑了！却有一个小孩跑不得，落在了后面，被蛮牛捉住，痛痛快快地教训了一顿，还逼那小孩给被抢的姑娘磕头道歉。俞大人，您知道被痛打逼磕头的小孩是谁吗？”

俞兴呵呵一笑道：“不会就是小时候的余大人吧？”

“不错，正是余晦大人！”姚因谋又探一探身子问道，“那您知道那小名叫蛮牛的小男孩是谁吗？”

俞兴疑惑地问道：“是谁？”

姚因谋一笑道：“现在他是九顶山上的土匪头子元用！”

俞兴惊得嚯一下站了起来，来来回回极快地在屋子里走着。



姚因谋这时候却不慌不忙地端起茶杯轻轻吹，浅浅喝着，等俞兴说话。

俞兴果然着急地问道：“姚大人，刚才您说的既能让俞大人高兴又契合抗蒙的计划是什么？”

姚因谋将茶杯放下，正色道：“山上土匪猖狂，若不及时斩草除根，必然搅得四邻不安，让咱们无法一心一意抗蒙。下官的计划是，如果能在余大人到来之前把他们铲平。大人您说，这算不算一举两得？”

俞兴见姚因谋挖空心思就是想打山上的义军，心里气愤至极。但他知道，这火无论如何是不能发出来的，必须要努力控制住自己，保持冷静，和姚因谋周旋。他走到位子上，坐下来，诚恳地说道：“姚大人，咱们是绝对不能和山上的义军打内战的！大帅离去的时候曾谆谆告诫过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各方必须捐弃前嫌，不管曾经有多大的过节和分歧，为了抗蒙大局，都必须放下来。制置使大人是一方大员，这个道理，相信他比咱们还明白！何况那些都只是小时候的胡闹事，或许他早就忘了。即便没忘，肯定也不会记这个仇的！”

姚因谋干笑两声，把茶杯一放，站起来拱拱手道：“俞大人，对于制置使大人来嘉定视察一事，下官只是提这么两条建议。也许不成熟，仅供俞大人您参考！下官是很坦诚的，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说得不对，俞大人您多批评！”

俞兴最见不得别人坦诚，只要别人坦诚对他，他便很激动，忙说道：“姚大人，您能直截了当把建议提出来，俞某是最高兴的！谢谢您的坦诚，以后咱们共同努力，把嘉定的抗蒙大业搞出一片辽阔的天地！”

姚因谋哈哈一笑：“好说！好说！”

嘉定城，大街上

刘邦引着俞兴及赵笑、李肃在嘉定城大街上极快地向前走着。

一边走，俞兴一边问刘邦道：“刘邦，你说元寨主的母亲就住在这嘉定城中？”

刘邦道：“是的，元寨主的母亲颜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她和她的小儿子元利住在一起。原先，因为害怕王夔搜捕他们，所以隐姓埋名，住在一个很破烂隐蔽的小巷子里。”

俞兴问道：“你的消息可靠吗？元寨主是一寨之主，怎么可能让他母亲和弟弟住破烂的小巷子？”

赵笑笑道：“大人您就放心吧，人家刘邦从小就在嘉定城的大街小巷混，哪个角落他不清楚？这嘉定城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

“说这些干什么？”刘邦不高兴地推了赵笑一把。

“呵呵，不说了不说了！”赵笑继续打趣道，“如今刘大人可是通判大人跟前的红人，过去的糗事怎能够翻出来说！”

刘邦白了赵笑一眼，不理他，转身对俞兴说道：“大人，实不相瞒，元利以前是小人的铁哥们儿，小人到元利家去过几次。”

“以前去过？”俞兴道，“说不定现在已不在那儿了，很可能元寨主已经把他母亲和弟弟接到山寨去了……”

“不会！”刘邦断然否定，“颜老太太是不会上山去的！”

俞兴不解：“为什么？”

刘邦道：“以前元利说过，他哥哥悄悄下山来接过几次，但他母亲嫌弃他哥哥在山上做土匪，走的不是正道，所以抵死不去山上落草！”

“唔……”俞兴点点头，陷入沉思。

刘邦接着说道：“元利还说，他母亲不但不随他哥哥上山去，还逼着他天天在家念书！他很反感这事，他说他是很想上山去的，但他母亲拖了他后腿，而他哥哥又逼着他在山下照顾母亲，所以去不成，心里很郁闷，经常溜出来玩儿，给咱们发牢骚……”

嘉定城，颜老太太住处

俞兴等人曲里拐弯在嘉定大街小巷钻了半天，终于在一堆低矮破旧的小房子里找到了颜老太太住的那间小茅房。茅屋很破，有一半已经坍塌在地上。茅屋四周，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残砖断瓦。俞兴等人往茅屋里钻，脚下踩动残砖断瓦的声音惊动了屋里颜老太太，她大声喊道：“元利，你终于回来了么？这一大上午，你不读书，又跑到哪儿去了？”

俞兴等人忙推开房门，颜老太太坐在暗黑的屋子里，在一堆豆荚残梗里搜寻着里面遗漏的豆粒。刘邦走上前，喊道：“伯母，元利没有回来，我是刘邦。”

颜老太太抬起浑浊的眼睛，盯了刘邦一眼，突然站起来，抓住刘邦的手就大骂道：“好你个棒棒娃儿！可抓到你了！说，你又把元利勾引到哪里去鬼混了？”

“不是的，伯母！”刘邦一时臊得满脸通红，大声争辩道，“侄儿好久没和元利在一起厮混了！嘿嘿，咱如今已经是官府的公人了！”

颜老太太疑惑地问道：“官府的公人？”

“是啊，”刘邦忙给颜老太太介绍俞兴道，“伯母，这位可是咱嘉定府新任的知府俞大人！今天侄儿特地带他来见您呢……”

颜老太太满脸惊恐地望了俞兴一眼，突然丢掉刘邦的手，蹒跚着跪下来，向俞兴哀求道：“俞大人啊，求您高抬贵手吧！我儿元用虽说在山上落草当土匪，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有危害过乡邻。求求您放过他，别杀他吧……”

俞兴赶紧把颜老太太扶起来，坐在凳子上，自己也抬了个矮凳子坐在她旁边说道：“老人家，您误会本官了！本官今天来，就是要和您说说元用大哥的事呢！”

颜老太太抹着泪说道：“俞大人，您不知道，元用以前可是个正直诚实

的人，做事也积极热情，爱帮助人，左邻右舍的乡邻都夸赞他。虽然现在他走岔了路，上山当了土匪，但是，老身仍然相信他是逼不得已，他一定会回心转意下山来的！”

俞兴把身子往前一探，抓住颜老太太枯瘦的手说道：“老人家，您错了！本官告诉您，元用大哥不但不是走岔了路，反而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他不是元家的耻辱，而是极大的光荣，您明白吗？”

颜老太太疑惑地问道：“当土匪还是光荣？俞大人，您不会是在安慰老身吧？”

“本官说的都是真话！”俞兴真诚地说道，“老人家，您知道元用大哥为什么要上山吗？他并不是去当土匪的，他是去山上打一种全新的抗蒙战术，他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战争形式来保护咱嘉定老百姓，把蒙古人赶出嘉定，赶出四川，赶出咱大宋的地盘呢！”

“俞大人，您说的是真的吗？”颜老太太两颊潮红，颤抖着说道，“元用也曾经对老身说过这样的话，但老身总不信他……”

“是真的！为什么不信呢？”俞兴紧紧地握住颜老太太的双手，微笑着用力点点头。

颜老太太却又抬起头来问道：“但为什么官府以前总是说他是土匪，四处通缉他，还带兵上山抓他呢？”

“唉，”俞兴叹口气说，“以前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啊！总之一点，老人家，本官作为嘉定新知府，在这里向您做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和元用大哥打内战了，咱们得把枪尖一致对外，打蒙古人！”

“好啊好啊！”颜老太太一边抹泪一边笑着说，“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儿就可以堂堂正正走向这嘉定城，不用怕左邻右舍白眼了……”

俞兴环视了周围一眼，又说道：“老人家，本官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老人家能否考虑考虑？”



颜老太太说：“大人别客气，有什么话，请尽管说。”

俞兴道：“老人家这里实在太简陋了。本官衙门里还有几间干净的房子，不知老人家是否愿意移居到本官衙门里去？”

“呵呵，”颜老太太直摇头道，“俞大人，谢谢您的好意！只是老身鄙陋之人，怎么能到衙门里去招摇？”

俞兴道：“老人家，本官说的可是真心话！本官是敬重元用大哥的义举，同时也敬重老人家您的懿德，才希望住在一起，能够随时聆听您的教诲啊！”

颜老太太说：“哪敢啊，俞大人，您抬举老身了！老身村野无识之人，哪有什么教诲？再说了，这里虽然破陋，但老身几十年都住在这里，早就习惯了，要挪了地方，老身就找不到路了……”

俞兴靠前一步，小声说道：“老人家，实不相瞒，本官请求老人家移居到本府，其实是有私心的。元用大哥虽然举旗行大义，但是他对本官有些误会，不愿意和本官联合抗蒙。如果老人家愿意搬到本官身边，让本官尽些孝心，那元用大哥或许会缓和一下，那样的话，抗蒙大业就能够成功了！”

颜老太太低下头，默默不语。

俞兴接着说道：“还有更重要一点，您要是能搬到本官身边，本官可以延请先生教授元利功课，老人家您就不用担心元利小兄弟出去鬼混学坏了！”

颜老太太听俞兴说到元利的教育问题，终于动心了，答应道：“俞大人，您能考虑得这么周到，老身还有何话可说，一切听凭俞大人安排！”

俞兴微笑着点点头，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嘉定城，东城门外

俞兴、姚因谋等几个府衙中人站在嘉定城门外，静候新任四川制置使余晦的到来。

不一会儿后，便看见了余晦那翠华摇摇的庞大队伍。队伍的前面，是上

百个侍卫排成的四列纵队，每个侍卫手里都举着一块“肃静”“回避”的大牌子，肃穆庄严。队伍的后面，则是上千个全身披挂、手挺长矛的士兵，也是四列纵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方。仪仗队伍中间，余晦乘坐着一乘十六抬的大轿。那大轿装饰得金碧辉煌，高大雄伟，气势不凡，所有的人都需要仰视才能看到他红光满面的脸。

这支气势磅礴的队伍很快就引起了嘉定百姓的注意，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围在路的两边看热闹。

只听得一个老头说道：“这是哪里来的大官，还是皇亲国戚？这么大的阵势！”

一个老太太叹口气道：“唉，自从蒙古人入侵以来，咱嘉定就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了……”

一个书生模样的小伙子得意地说道：“你们不知道吧？这个大人物是咱四川新任制置使，正二品的大员呢！官不小吧？我是从一个内部人那里得到的消息！”

一个小混混把脑袋凑过来，嘴一撇说道：“嘿嘿，你是外地人吧？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他是新任四川制置使，而且还知道他是哪里人！”

众人齐问道：“哪里人？”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混混说，“就是咱嘉定街上的人！”

“啊？”众人都大吃一惊。老太太激动地喊道：“居然是咱嘉定人！太不可思议了！咱嘉定居然也能出这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呸！”那小混混往地上吐了一口，不以为然地说道：“什么大人物！别没见识了，还不是曾经和我一样，在街上讨生活……”

几个人正议论着，队伍已经走到他们面前，开道的侍卫大声吆喝着，推攘着，拿鞭子抽打，把看热闹的百姓赶出路外。

百姓们慌慌张张往一边跑去。



却是老百姓这么一逃窜，竟把俞兴、姚因谋等人都冲散了，卷到了一边。俞兴想拨开老百姓，钻到余晦面前去迎接他，但是老百姓太多，又很慌张，俞兴怎么也钻不过去，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余晦走进城门前，排开阵势，等在那儿。

俞兴挣扎了半天，挤出一身大汗，终于钻出人群，跑到仪仗队前面见余晦。那时候，姚因谋早已把余晦请下轿来，正弓着腰，满脸笑容地和他说着话。

俞兴很是尴尬，忙上前施礼道：“嘉定知府俞兴见过余大人！”

余晦黑着脸，斜着眼睛瞟了俞兴一眼，朝身边的卫士怒气冲冲喝道：“哪里来的野人，竟敢冲撞本帅大轿，赶紧给本帅撵开！”

余晦身边的卫士一拥而上，推着俞兴就往旁边走。俞兴心里轰的一声响，怒气上涌，但他努力克制住，又高声说了一遍：“嘉定知府俞兴，前来拜见余大人！”

姚因谋在旁边忙笑着说道：“报告大帅，他不是野人，确实是新任的嘉定知府俞兴俞大人……”

余晦把手举起来，揉了揉眼睛，把俞兴瞧了又瞧，做出满脸疑惑的样子问道：“你真是嘉定知府？”

俞兴答道：“正是！”

“哼哼，”余晦很不高兴地喝道，“你既然是嘉定知府，为何如此不懂规矩？本官来你嘉定巡查，你不来见本官，为何像个普通老百姓那样，挤在一边瞧热闹？”

俞兴道：“余大人，下官刚才原本候在城门口的，无奈被逃避的百姓冲散，因此来迟，还望大人恕罪！”

“你堂堂知府的仪队，居然被百姓冲散，说起来真是笑话！”余晦撇撇嘴，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好了好了，本帅也懒得说你，赶紧把你的仪队

重新摆起来吧，本帅要准备进城了！”

俞兴微微一笑道：“下官没有准备仪队，下官就是和通判姚大人一起来迎接大人您的！”

“什么什么？”余晦怒不可遏，“说你不懂规矩，你还真是不懂到家了，连仪仗都没准备！好歹你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难道连官场上最基本的礼仪你也不懂吗？”

俞兴面不改色地说道：“下官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矢志抗蒙乃首要任务，理应一切从简，因此没有安排……”

余晦怒气冲冲打断俞兴道：“什么理应？什么你认为？咱大宋的规矩都是你制定的吗？”

姚因谋忙在一边赔笑着对余晦说道：“启禀大帅，关于这个问题，卑职曾和俞大人商量过，但是卑职没能说服俞大人。不过请大帅放心，卑职已经准备了一个后备方案！”

姚因谋双手啪啪拍了两声，就像变戏法一样，一支浩大的仪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唢呐，从城门里涌了出来，排在城门两边，夹道欢迎。

余晦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姚因谋看到俞兴有些不高兴的脸色，忙说道：“俞大人，还好下官准备了，不然今天可下不了台了！”他这话说得很大声，大家都听见了。说完，也不管俞兴，自己先跑上前，跪伏在余晦面前，大声叫道：“嘉定通判姚因谋拜见大帅！”

俞兴感觉像吞了一颗苍蝇，却也只得上前施礼道：“嘉定知府俞兴拜见余大人！”

余晦哈哈一笑，没理俞兴，只对姚因谋说道：“哈哈，姚因谋，你非常能干，不错，不错！起来前面带路吧！”

俞兴见余晦不理他，站起来，跟在后面。



第十章

锦衣行

理学家携宝拜权贵
制置使衣锦还故乡

嘉定城中，大街上

姚因谋引着余晦走进城门后，俞兴忙上前，对余晦说道：“余大人，请这边走，到衙门后，下官将详细地向您汇报嘉定的抗蒙大局，和咱们的设想。”

姚因谋却凑上去说道：“卑职认为，大帅可能更愿意到现场亲眼看看，获得最直观的感受，而不是去衙门！”

俞兴道：“好啊，如果余大人想看现场的话，那下官就带您到九顶山脚下下去吧……”

姚因谋又嘿嘿笑道：“到那里去做什么？卑职觉得，大帅现在最了解的肯定是嘉定的风土民情及城防情况……”

俞兴冲姚因谋怒喝道：“姚大人，你怎么……”

余晦却像没听见俞兴说话一样，只微笑着对姚因谋说道：“姚大人，你前面带路吧，本帅是得好好看看……”

姚因谋高兴地哈着腰走在前面。俞兴再次闭嘴，跟着走。

余晦挺着肚子，背着手，迈着方步，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着，一边走一边对姚因谋说道：“姚大人，你知道吗？这嘉定本帅其实根本就不用看，本帅对它的熟悉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你！”

姚因谋做出惊讶的样子：“是么？卑职愚昧，难道大帅曾来过嘉定？”

“嘿嘿，”余晦大笑道，“岂止是来过，本帅本来就是在嘉定土生土长的！四十年前，本帅才随卫王离开嘉定的呢！”

“哦！”姚因谋把嘴巴张得滚圆，激动地大叫道，“原来嘉定竟然是大帅的故乡啊？没想到，真没想到……”

说着说着，姚因谋满脸激动地拍拍胸口，说道：“大帅啊，卑职是何等幸福，竟然能在大帅的家乡为官！”

“哈哈，那你就是本帅家乡的父母官罗！”余晦嘿嘿一笑道，“姚大



人，你可得好好干，把本帅家乡经营好一点哦！”

姚因谋站直身子，大声答道：“请大帅放心，卑职既然有此荣幸，就要对得起这份荣誉，一定竭尽所能治理嘉定，绝不给大帅丢脸！”

俞兴见姚因谋如此表演，真想讽刺他一句。最终他还是忍住了，静静地跟在后面。

街两旁的众多百姓挤挤挨挨争着看余晦，让他越发得意。他忍不住对姚因谋说道：“姚大人，你看这两边站的那些百姓，肯定很多小时候都和本帅一起玩过。不过，四十年过去了，怕他们都认不出本帅来了哟……”

姚因谋道：“怎么会认不得！大帅的名字肯定像太阳一样，一直在他们心中高悬着。只不过您这个太阳光芒太耀眼了，他们不敢仰视罢了！卑职敢肯定，他们一定激动不已！因为小时候和他们一起玩过的人中，居然有大帅您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也和卑职一样，幸福着呢！”

余晦哈哈一笑，道：“其实他们用不着那么害怕，本帅是相当和蔼的。就算小时候他们欺负过本帅，本帅也只会以德报怨！姚大人，本帅告诉你吧。本帅小时候呀，这嘉定城中有个土霸王，最爱欺负弱小，像本帅这种善良苦命的孩子，就是他经常下饭的菜！不知道现在能否找到他，本帅真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呢……”

俞兴心里咯噔一下，忙插嘴道：“大人，小孩嘛，就是好玩儿，四十年过去了，恐怕也没几个人能记住小时候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吧！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再找呢？对不？”

余晦嘿嘿一笑说：“俞大人你紧张什么，那土霸王又不是你，你害怕本帅报复么？本帅说了，只是想知那土霸王现在什么样子而已。他一个普通老百姓，本帅和他计较什么！”

姚因谋插嘴道：“大帅，那土霸王叫什么名字呀？竟然如此有眼无珠！”

俞兴见姚因谋明知故问，忙支吾道：“姚大人你问什么，四十年了，恐

怕大人也不记得了？”

“不，本帅记得很清楚，”余晦道，“俞大人你不明白，一个人儿时的记忆，常常会伴随他一生！那人名叫元用，他还有个弟弟叫元利。两位大人，你们知道那元用现在在哪里吗？”

姚因谋忽然沉默不语，一副迟疑不定的样子。

俞兴则哈哈大笑道：“大人，您不问，下官也正准备向您汇报，您说的这个元用，他现在是九顶山上义军的首领呢！”

余晦脸一冷，问道：“义军？什么样的军队？”

俞兴笑道：“呵呵，山上的抗蒙义军呢！”

“混账！”余晦满脸怒容，大骂道，“自古只有朝廷才能拥有军队，哪听说过乡野之人也敢组建军队的？俞兴，这些都是常识，你也在官场上混了那么多年，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吗？”

俞兴忙辩解道：“大人，下官自然懂得，私人是不准拥有军队的！但是，元用在九顶山上举起义旗，组建军队，目的是为了和入侵的蒙古人战斗，保护地方安宁……”

余晦喝道：“你们这些官军是拿来做什么吃的？还用得着山上的土匪吗？什么抗蒙保平安，不过是扯起抗蒙的旗帜，占山为王，欲行不轨而已！哼哼，本帅早已听说，他们多次下山抢劫残害百姓，制造了多起血案，还曾杀害了不少官军！这样的一撮土匪，你竟然称他们为义军！俞兴，你是不是通匪啊？”

俞兴辩解道：“大人啊，你误会了，山上义军真的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所谓的血案，都是王夔冤枉他们的！至于杀害官军，那也是迫不得已！下官并非为他们辩解，只不过说事实而已，这怎么能是通匪呢？”

姚因谋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道：“俞大人啊，要说你是通匪，这确实不是事实。不过，大帅的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就拿你把元用的母亲和弟弟接



到府衙奉养这事来说吧，下官觉得你做得实在有些过分了……”

俞兴见姚因谋表面在帮他辩解，实际是火上浇油，很是气愤，正色说道：“不错，元用的母亲和弟弟确实被俞某接到府衙来住了。俞某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正是想以此招安元寨主，共谋抗蒙大业。但是，这并不能说俞某通匪，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是土匪……”

“好啊俞兴，”余晦冷着脸喝道，“你如此百般为土匪开脱，还不是通匪是什么？哼哼，你这样的人，当什么嘉定知府！再当几天，你就把整个嘉定都搞成土匪窝了！你看看人家姚大人，知书识礼，忠诚可靠，不知道比你能干多少！你干脆和他交换，他当知府，你去当通判得了！”

俞兴怔了一下，悲凉地说道：“余大人，下官当什么不重要，就是把下官削职为民，下官也不会太在意！但是大人啊，咱嘉定不能再内斗折腾了，各方力量必须要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抗蒙，这才是咱们当下最紧要的事情……”

姚因谋忙说道：“大帅，俞大人的知府差遣乃朝廷任命，怎能随便与下官交换！”接着他又指责俞兴道，“俞大人，你也不要再说了，再怎么说明大帅也是咱们的上司，咱们有什么资格教导他？”

余晦干笑道：“朝廷命官，哼哼，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别说交换，既然俞大人喜欢削职为民，那就把他的官帽给他摘下来吧！”

两个侍卫走过来，扭住俞兴的胳膊，真把他的官帽揭了下来。

俞兴再也压不住火，气愤填膺吼道：“余大人，俞某知道你手眼通天！但是，您如此执意妄为，难道就因为元用小时候打过你一顿，你便存心报复？国家社稷，民族大义，难道就抵不上你心中的那点私怨吗？”

“反了你了！”余晦勃然大怒，“把俞兴给本帅抓起来，打入大牢，看他还有何话可说！”

气急败坏的余晦接着又命令侍卫道：“还有，你们立刻到衙门，把元

用老娘和他兄弟抓起来，一并打入大牢！本帅倒要看看，这元用能把本帅怎么样！”

侍卫押着悲愤万分的俞兴下去了。

余晦对姚因谋说道：“姚大人，本帅任命你为新的嘉定知府，即可上报朝廷奏请。你立刻带人上山，剿灭土匪，不得有误！”

姚因谋喜不自胜，叩首施礼道：“是！”

余晦又冷冷说道：“姚因谋，本帅可警告你，你要是没能把元用的脑袋提回来见本帅，你就把自己的脑袋提来吧！”

“是……”余晦的话像刀锋一样，姚因谋忍不住打了个激灵。

重庆通往临安的路上

一艘客船在重庆通往临安的水路上航行着。阳枋站在船头甲板上，背着手，微眯着眼一动不动。江风吹着他的衣衫，旗帜一样猎猎往后飘。船头的水花大片大片飞溅到他脸上，他却浑然不觉。

王惟忠从船舱出来，走到阳枋身边，轻轻问道：“恩师，您真的要把那些玉佛带到临安，贿赂史嵩之？”

阳枋面无表情说道：“不错！”

王惟忠有些着急地说道：“恩师啊，以前您曾教导咱们，读圣贤书，最重要的是名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天下人知道恩师有过贿赂、投靠权相这样的丑行，恩师几十年的清誉，可就毁于一旦了……”

阳枋仍然面无表情，轻轻说道：“为师知道！”

王惟忠道：“恩师啊，您是理学大师，得朱文公嫡传，在学界是扛大旗的人。如果您做了被同道认为败节污行的事情，不但会损毁了您的高德，也让朱门蒙羞，程朱理学的这杆大旗，也将倒伏于尘土之中啊！”

阳枋嘴唇有些哆嗦，但动了半天，最后他仍然还是只吐出四个字：“为



师知道……”

王惟忠道：“恩师您既然知道，就该想想别的办法，为什么还要执意这样做？”

阳枋悲愤地说道：“惟忠，还能有什么办法？史嵩之把持朝政，满朝文武都看他眼色行事，整个朝堂都只有他一个声音！咱们要不先投靠他，还有什么办法接近官家？”

王惟忠道：“恩师啊，您不是说官家很喜欢理学吗？真德秀、魏了翁这些理学大师都曾得到过他的重用。您要是去了临安，官家知道您是理学大师，自然也会重用您的！那时候，要向官家进谏，不是很容易吗？”

阳枋道：“官家确实喜欢理学，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也确实曾得到过官家重用。但那是官家刚当皇帝的那会儿。如今不一样了，如今的官家只听得进史嵩之一个人的意见。真德秀、魏了翁不都先后被撵出朝廷了吗？”

王惟忠叹口气道：“恩师啊，弟子只是为您不值！端平年间，是官家对理学最狂热的时候。那时候，官家广招天下理学之士入朝应对，很多人都劝恩师您去，可您愣是不去。史嵩之为了巴结官家，也曾向您发出过邀请，您对他也是爱理不理。现在呢，不但主动投靠于他，还带这些宝贝去贿赂他……”

阳枋定定地望着王惟忠，久久不语。王惟忠被阳枋看得不好意思了，讷讷说道：“恩师，您，您这样看着弟子做什么？”

阳枋轻轻说道：“惟忠，为师有几句话想给你说。”

王惟忠慌忙答道：“恩师，您说吧，弟子听着！”

阳枋道：“惟忠，咱们这一趟去朝廷，前途未卜，生死不明。为师希望你记住，不管有多凶险多困难，不管咱们遇到的是满地荆棘还是锦绣前程，咱们都不要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明白吗？”

王惟忠道：“弟子谨记教诲！”

阳枋又说道：“惟忠，为师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不能够实现？”

王惟忠道：“恩师请说，弟子愿供驱驰！”

阳枋道：“为了方便做事，为师想收你为义子……”

王惟忠呆立了半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咚咚咚地向阳枋磕头，大哭道：“义父啊，其实孩儿早就把您当父亲了！孩儿父母被害，家人皆亡，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上，是大帅，是义父你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孩儿才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义父啊，孩儿欢喜着啊，孩儿给您磕头了……”

阳枋也是感动不已，蹲下来，抱着王惟忠，给他擦眼泪，自己却反而老泪纵横：“惟忠你别哭！为父也是孤零零一个人，现在老来得子，为父也是欢喜着呢！孩儿啊，从此咱们父子俩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为救出大帅，打败蒙古人，咱们努力吧……”

王惟忠把脑袋靠在阳枋的肩膀上，用力点了点头。

船舱口，李全站在那里，看着这感人的一幕，也用衣袖不停地擦眼睛。

临安，史嵩之相府

史嵩之把阳枋送给他的墨玉佛放在桌上，转来转去，从不同的角度看着。又向玉佛身上哈了一口气，伸手在上面摸了摸，抬起手，两根手指头捏着，点点头道：“唔，确实是真东西！”

阳枋惊奇地问道：“相公，你怎么知道这是真东西？”

史嵩之微眯着眼，抚着胡须说道：“上好的墨玉吸收了非常多的日月精华和山川灵气，是人间的极品。它的吸附能力非常强，若吹一口气在它身上，气会很快被吸收，完全摸不到水渍的感觉。老夫以前只是听说，还从来没见过实物，今天得见，果然传闻不虚！”

阳枋笑道：“嘿嘿，王夔的东西，自然没有假的！”

史嵩之抬头，斜瞅了阳枋一眼，问道：“你说，这尊玉佛，是王夔托你



送给老夫的？”

阳枋连连点头道：“是啊是啊，王夔本来已经把宝贝托付给山人，让山人带进京来的。没想到山人刚离开嘉定，就听说他被余玠处死了！山人惊恐不定，怕余玠追查，悄悄隐藏了起来。后来余玠被朝廷免了职，撵回淮东去了，山人才敢来京转呈相公啊！”

史嵩之“唔”了一声，又慢条斯理问道：“照理说，老夫乃当朝宰相，王夔要送老夫东西，自然有衙役通过正常渠道呈送，怎么会劳驾你老先生跑这一趟呢？”

阳枋呵呵笑道：“相公，山人得向您解释一下。说起来，这事其实还是山人先提起的。山人知道王夔和相公您很熟，就对他说，希望他能在相公面前帮山人美言两句，让相公提点提点山人。于是王夔就说，他正好有一件绝世宝贝想送给相公您，他说找别人他又不放心，干脆就让山人带着来见您……”

说到这里，阳枋一拍脑袋，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差点忘了，王夔还写有一封信给山人，让山人转呈相公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史嵩之。

史嵩之接过信看了看，点点头道：“不错，这确实是王夔写的信！”说着，他把信移到灯前，点燃，烧掉。

当他丢掉最后一点灰的时候，抬头瞟了阳枋一眼，说道：“大阳先生，记得十多年前，老夫曾带信给你，请你到老夫府上，给老夫讲讲理学，让老夫也有些理学的修养。那会儿你对老夫理也不理，现在为什么却主动来了呢？好像，老夫没邀请过你吧？”

“哈哈，”阳枋哈哈一笑道，“相公，恕山人直言，那时候相公不过是一节度使，山人当时确实还没把相公看上眼。而现在不同了，相公位极人臣，天下共仰……现在来投靠相公，也是人之常情嘛！”

史嵩之冷笑道：“天下人都说大阳先生清高脱俗，无意仕途，不似那真

德秀、魏了翁等人追名逐利，看来并不确切啊！”

阳枋愤怒道：“真德秀、魏了翁胸无点墨，欺世盗名，岂能和山人相提并论！”

史嵩之大笑道：“呵呵，看来，你们理学也并非传说中的胸无烟尘，反而门户之见挺多的嘛……”

说到这里，史嵩之收住笑，冷哼道：“不过，大阳先生，你的理由恐怕也很牵强吧！就算当年老夫尚未发达，你瞧不上。但老夫听说，官家也曾召见过你，你为什么也不去呢？”

阳枋气冲冲说道：“官家也召见真德秀、魏了翁了呀！山人岂肯与他们同朝为官！如今这两个浪得虚名之徒被官家逐出朝廷了，所以山人才前来了嘛！”

“呵呵，原来是这样的呀！”史嵩之道，“记得你以前曾对官家说，你无意仕途，想终老山林，现在却主动觅上门来了，不是会被人笑话吗？大阳先生，恐怕这些都不是你的真心话吧？”

阳枋叹口气道：“相公啊，您真是洞若观火，什么也骗不过您啊！不错，山人这次来投靠相公，这些都不是山人真正目的……”

“好啊，说说你的真正目的吧！”史嵩之不动声色说道。

阳枋道：“相公啊，你不知道，山人既无家人，也无子嗣，孤苦伶仃生活了大半生。本来，山人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寂寞地老去了，没想到这些年山人鸿运当头，收了一个义子！山人这个义子叫王惟忠，原本在成都文翁石室念书，可是蒙古人入侵，文翁石室毁于一旦，犬子再无念书的地方了。山人对犬子极为喜爱，心想临安国子监祭酒徐侨大人曾是山人同窗，便给他写信，希望能收留犬子入学。但是徐大人却对山人说，接纳犬子读太学也没什么问题，只怕是山人曾经拒绝过官家和相公您的召唤，留下犬子，他有些顾虑啊……”

“这个徐侨简直是胡说八道，又不是你义子得罪老夫！就算是，老夫有这么小气吗？他顾虑什么？”史嵩之哈哈大笑，虽然嘴里骂徐侨，却似乎并没有生气的样子，“不过，你对你义子的这份情怀，倒是令老夫挺感动的。你放心，老夫给徐侨打个招呼，让他接纳你义子便是了！只是此后你可得真心跟着老夫干，决不能再推三阻四了！”

阳枋见史嵩之如此说，大为感动，忙跪在史嵩之面前，说道：“多谢相公厚爱！相公如此关心山人，山人愿奉微薄之躯，效犬马之劳，无怨无悔！”

史嵩之点着头，抚了抚胡须，满意地笑起来。

阆州，葭萌关前

杨文、冉玘星夜兼程赶到阆州，来到葭萌关前，看着破破烂烂、残砖断瓦满地的葭萌关，不禁有些发愣。

冉玘疑惑地问道：“杨大人，真的要在这里筑城吗？”

杨文苦笑道：“是，新任四川制置使余大人让咱们就在这儿筑……”

冉玘道：“不错，这里前有嘉陵江波涛汹涌，后有冀山山势连绵，而且这里还位于秦蜀通道金牛大道的要塞上，确实具备筑城条件……”

杨文惊问道：“冉先生，你也认可在这里筑城？”

冉玘道：“小可并没有认可在这里筑城！”

杨文道：“那你为什么还这么说？”

冉玘呵呵一笑道：“杨大人，小可虽然认为这里适宜筑城，但并不认为现在筑城是最佳时机。相反，小可认为若是现在于此筑城，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杨文舒了一口气：“说说你的理由！”

冉玘道：“这里虽然可筑城，但难度非常大。其一，这里的地势并不特别突出，和钓鱼、九顶、大获、大良平、云顶等地不可比，对抗击火器及

其他攻城器械的能力不强。这也是为什么一千多年前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后来却被废弃不用的重要原因。”

杨文“唔”了一声，默默地点了点头。

冉璘接着说道：“其二，这里的设施太过破烂，差不多相当于白手起家，所耗费的人财物非常多。四川的钱谷原本不足，既要支应四川各地的用度，又要满足朝廷漕运需求。这个时刻在这里筑城，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

杨文面色严峻，问道：“还有吗？”

冉璘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现在蒙古人占据着兴元，就在咱们鼻子底下。咱们若是在此筑城，必然惊动他们。他们可以随时过来对咱们进行破坏。他们背靠米仓山，关隘众多，进退自如。而咱们呢？最多有苦竹隘和大获山可以呼应一下。但大获山城已被勒令停修，而且这两处又都被余大人要求修什么长城，他们也自顾不暇。两家若是打起来，咱们有什么取胜的把握啊？”

杨文长叹一口气道：“冉先生，你说得对极了！余大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可以筑城，不知筑城既不是最佳时机也不是最佳选择。这都是终日躲在京城不实地考察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而且这个方案具有极大的蛊惑性，什么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呀，什么一千多年来的战略要塞呀，什么修筑贯穿边塞的长城呀！他这样的空想不但能让他自己沾沾自喜，而且肯定能迷惑官家及一帮纸上谈兵的朝中大臣。其所带来的恶果是非常可怕的！”

冉璘道：“杨大人啊，既然如此，您就该多劝劝制置使大人，别再这样折腾了，咱们还是回去修筑钓鱼城，修筑九顶山城，修筑大获山城，那些才是定川的神柱啊！”

“唉，”杨文沮丧地说道，“要是能说动他，本官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你没见王坚将军就因为反对他的瞎指挥，被免官罢职了吗？”



冉璘激愤地说道：“难道咱们就任他胡搞，让以前灾难的局面重新回到咱们身边吗？”

“不行，坚决不行，”杨文在树上猛击一掌，冷冷说道，“等着吧，杨某会让他明白，他的异想天开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嘉定府大牢

姚因谋提着一个食盒，走进嘉定府大牢囚禁俞兴的那间牢房里。

俞兴看了看姚因谋手里的食盒，冷冷一笑道：“姚大人，你这是给俞某送断头饭来了吗？”

姚因谋把食盒里的饭菜和酒壶拿出来，在俞兴和自己面前分别放上两个空碗，拿起酒壶，往两个碗里倒上酒。

姚因谋端起一碗酒，举向俞兴，赔笑道：“俞大人，你误会下官了！下官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俞兴端起酒来，也不和姚因谋碰杯，顾自咕咕咕喝完，道：“姚大人，别下官、下官的好不好？如今您贵为知府大人，而俞某只是庶民一个，您可别把朝廷的规矩叫坏了！”

姚因谋见俞兴不和自己碰杯，只得自己端起酒喝完，笑道：“俞大人，您就别取笑下官了！下官曾是您的部下，就是将来当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是俞大人您的下官啊！”

“姚大人的志向还真远大啊，都想当宰相了！”俞兴讽刺道，“不过，姚大人啊，就凭您的手段，俞某相信实现这个愿望是指日可待的！好啊，让俞某提前恭贺姚相公吧！”

说完，他拿起酒壶倒了一碗酒，一仰脖子，再次咕咕咕喝得干干净净。

放下酒碗，俞兴擦了擦嘴巴，又说道：“姚大人，您要是当了宰相后，可就不能再一门心思琢磨升官的事了，毕竟你已经升到顶点了。那时候，你

可得拿出点时间想想国计民生，想想如何把蒙古军赶出去，还我大宋完整河山这样的事情了，行么？”

“嘿嘿，嘿嘿，”姚因谋想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但他的脸上呈现出来的却全是得意之色，“俞大人休要取笑，下官哪敢有那样的奢望啊！下官就算当一个嘉定知府，也感觉才力有不逮呢。这不，今天下官专程来向俞大人请教了！”

俞兴冷笑道：“姚大人，您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啊？”

“唉，俞大人啊，下官所说全是真心话，您却总是怀疑下官的诚意，这让下官好伤心啊！”姚因谋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说道，“俞大人啊，不管你信不信，下官真的从来就没想过要当这个嘉定知府，只是因为俞大人您得罪了大帅，下官想劝又劝不住，结果大帅赶鸭子上架，把下官推了上去。不过，这都是大帅一时之气而已，等大帅气消了，他还会把帽子还给俞大人您的！俞大人放心，下官定会极力向大帅说情，平复他心中怒气的！”

俞兴听到姚因谋这番表白，只觉得心里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轻笑道：“真的么？那可真是太感谢姚大人您了！”

姚因谋更加起劲地说道：“当然是真的！所以下官简直有点坐卧不安了！您想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一下子到了自己手里，心下如何能安呢？”

俞兴点点头，把戏往更深里演：“哎呀，这真是太委屈姚大人您了！”

“当然委屈！”姚因谋更加理直气壮，“就算是咱暂代着，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这并不表明大帅器重下官，他其实在给下官下套呢！”

俞兴笑道：“下套？余晦给你下什么套？”

姚因谋道：“大帅让下官率兵进攻九顶山上的义军呢！大帅说了，如果下官不能把元用的脑袋提去见他，就把下官的脑袋提去见他呢！”

俞兴心里轰一声响，但他仍然不动声色说道：“姚大人，您不是一直称



元用他们为土匪吗？怎么改称义军了？还有，您以前不是一直想把他们剿灭吗？为什么又说是余晦给你下套？”

姚因谋嘿嘿一笑道：“唉，俞大人，这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下官不是知府的时候，觉得要想保持嘉定的长治久安，必须把山上的义军彻底清理掉，认定义军是长在咱们嘉定的一颗毒瘤。但是当下官当上知府后，就发现，其实义军并非毒瘤，而是咱们嘉定抗蒙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清除它，那相当于手脚互相打架，自废武功啊……”

俞兴狐疑地望着姚因谋，觉得他这个弯子转得也太快了，快得让人简直不敢相信。不过，他又觉得，如果姚因谋真有这样的转变，那实在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俞兴站起来，给姚因谋鞠了一个躬，道：“姚大人，您能这么看问题，那真是山上义军之福，嘉定百姓之福，四川抗蒙之福啊！俞某作为嘉定的一个普通百姓，给您敬礼了！”

姚因谋赶紧也站起来，扶住俞兴，请他坐下，道：“俞大人，俞大人，下官怎敢承受您这样的大礼！哎呀，哎呀，下官能得大人您这样理解，真是欢喜异常，欢喜异常啊……”说着说着，语气竟有些哽咽。

俞兴道：“姚大人您当得起，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当官的，别说造福一方，只要心中存善念，那也是当地百姓之福了！”

姚因谋额生霞彩，却又愁眉苦脸，说道：“可是大帅不明，非要逼下官和山上的好汉打内战，这却让下官好生为难啊！下官若不听命令，势必触怒大帅；若是听了，和山上好汉打起来，势必又会引发灾难。下官左右为难，张皇无措，所以才特地赶来向俞大人您求教啊！”

俞兴瞟了姚因谋一眼，问道：“哦，是不是姚大人有什么好主意？需要俞某做什么，您尽管吩咐！”

姚因谋道：“下官这几天都在想，能不能有个折中的办法，既不打仗，

又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能让山上义军自动解散，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大帅虽然没得到元用的头，但看见元用等人解散了，也就没有杀他的理由了呀，对不对？”

姚因谋见俞兴专注地看着自己，猜不透他的心思，不觉停了一下。俞兴做了个手势道：“姚大人继续说。”

姚因谋道：“俞大人，下官是这样想的。下官和元用不熟悉，甚至还因为以前的表现显得有些敌对。下官想请俞大人您写一封信，让下官带给元用，表达这层意思。元用对下官有误解，对俞大人您的话肯定是会听的！”

俞兴哈哈一笑，道：“姚大人，您觉得俞某的话对山上的义军管用吗？您不是不知道，俞某以前和山上义军多有冲突，在还没被罢职入狱之前，俞某一直筹划的事情就是取得山上义军的谅解，争取和谈。正是因为山上义军不搭理俞某伸出的手，俞某才把他们寨主的母亲和弟弟接到府上，希望能打动他。结果呢，适得其反，不但没和元用联络上感情，反而害得他的亲人锒铛入狱。你说现在俞某说的话，他还能听吗？”

姚因谋道：“俞大人，让他们进了监狱，又不是您的原因，相反，元用会更加感谢您，您这时候写信，正是恰当其时啊！”

俞兴道：“姚大人，如果这件事真能让元用感激的话，不如您现在就把颜老太太和元利放出来。这样元用不是同样会感激您吗？何况，俞某一个阶下囚，说话能管什么用？您是堂堂知府，您要放了元用亲人，所释放的信号，难道元用还看不出来吗？”

姚因谋道：“俞大人，颜老太太是大帅亲自关起来的，下官要这样放了他们，不是和大帅对着干吗？”

俞兴叹口气道：“姚大人啊，这件事，还不在于俞某写信是不是有用，更为关键的是，俞某根本就不赞成解散山上义军，不但不该解散，而且还应当加强，建立以九顶山为基础的抗蒙防御体系。现在蒙古人暂时还没打进



来，咱们还看不到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如果不抓紧时间建起来，到蒙古人打进来的时候，已经迟了！所以俞某奉劝姚大人从嘉定的长治久安出发，还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做事情吧！”

姚因谋做出沮丧的样子道：“俞大人，你说得轻巧！大帅能允许下官这么做吗？整个四川正在修筑的山城都停工了，咱嘉定却重新起头，这不是不要命了吗？如果能动员山上义军暂时下山避一避风头，过后咱们再从长计议，不是更好吗？”

俞兴道：“话虽不错，但这是一条错误的路，虽然暂时解决了问题，但其实越走越远了……这样吧姚大人，劝他们解散的信俞某是不会写的，不过俞某可以写一封希望他们能和官府谈判的信给您，有没有用，俞某可说不准……”

姚因谋叹口气道：“好吧，俞大人，这样也好，多谢您的帮助……”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在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里，元用手里拿着一封信看着，白炼、程刚及小青等几位山寨寨主围在他身边。

小青问道：“大哥，姚因谋在信中说什？”

元用道：“他让咱们去劫狱……”

“让咱们去劫狱？”小青惊问道，“劫什么狱？救谁？”

元用道：“姚因谋在信中说，他本来是打算把我母亲和弟弟放出来的，但因为母亲和弟弟是余晦下令抓起来的，他也不敢放。他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今晚子时，他会把侍卫全都撤了，让我们抓住时机把我母亲和弟弟接出来。这样，余晦即便问到，也可以用疏于防范搪塞，不至于被问罪了。”

程刚呵呵笑道：“这主意倒不错，看来，这个姚因谋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啊！”

白炼撇撇嘴道：“三弟，你上当了！你以为那姚因谋的心眼真的有那么好吗？”

程刚不解：“我上什么当？”

白炼道：“这不过是那姚因谋给咱们下的套而已，等咱们真去劫狱救人的时候，他正好把咱们一网打尽！”

程刚恍然大悟。

小青却说道：“万一是真的呢？咱们不就失去了把伯母和元利兄弟救出来的机会了吗？”

白炼笑道：“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四妹，你相信这世界上有不吃屎的狗吗？”

小青道：“二哥，就算是个陷阱，咱们也应该去探一探呀！难道咱们就忍心看着伯母和元利兄弟受苦吗？”

白炼、程刚不再说话了。元用忙说道：“四妹，不可造次！那姚因谋诡计多端，咱们怎能牺牲山上义军兄弟的生命去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小青嚷道：“大哥，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伯母和元利在大牢里受苦吗？”

元用怔了一下，说道：“这事到此为止，咱们再从长计议……”

嘉定府大牢

夜色漆黑一片，雷声隐隐，但没有雨，在微微一现的亮光中，墙角处露出小青及白炼、程刚三人的脸。

白炼低头对小青道：“四妹，大哥不准咱们来劫狱，咱们私自前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程刚也附和道：“是啊，你看这四周漆黑一片，安静得可怕，会不会有埋伏啊？”

小青柳眉一竖道：“别这么啰唆！你们要是怕的话，就退到一边，让本



姑娘一个人去！”说着，她极快地往前跑去。

白炼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盯着程刚看。

程刚道：“叹气有什么用？咱们跟着走吧！”

两人也只得跟在小青后面追了出去。

三人顺着墙基及回廊院落跑了很久，发现真的一个人也没有。白炼、程刚心里有些发毛，脸上现出不安的神色。

小青却不管不顾，不停歇地往前冲着。很快，三人就摸到了关押颜老太太和他弟弟的牢房门外。

这时候，忽然听见颜老太太在唠叨元利：“你白天睡，晚上睡，怎么那么多瞌睡哦？”

元利道：“这是大牢！吃没吃玩没玩的，我不睡干什么？跑步啊？跑累了不是更饿吗？”

颜老太太道：“你温习一下功课嘛！读书如负重爬山，一天不念就倒退一大截！你都这么多天没念过书了，已经都退到谷底了你知道吗？起来，快起来！”

“娘，你干吗呀？”元利不满地说道，“黑灯瞎火的你让我念什么？”

“没书念就背以前背过的，”颜老太太训斥道，“书背完了，你就反省一下！孔圣人每天都要坐在那儿对自己反省几次，你长这么大，反省过一次没有？”

元利嘟囔道：“我又没犯什么错误，反省什么？”

小青听到这里，忍不住一笑，轻轻推开牢门，和白炼、程刚一起走了进去。

颜老太太警惕地问了一声：“谁呀？”

小青笑笑道：“是我，伯母。我是小青，我们是和元用大哥一起住在山寨里的。”

“小青？竹……”颜老太太及时收住嘴，警惕地问道，“你们到这儿来做什么？”

小青道：“我们是来接您老人家和元利兄弟到山上去的。”

元利听到，一骨碌爬起来，欢喜地说道：“好啊好啊，咱们快走吧！”

颜老太太则大惊失色地问道：“你们这是，劫狱……”

“不是的，”小青忙辩解道，“是知府姚因谋让我们来劫狱的，他说他已经把侍卫给咱们引开了，让咱们顺利劫狱的……”

颜老太太更怀疑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官府的大老爷配合你们来劫官府的狱？”

小青忙说：“哎呀伯母，一时半会儿也给您解释不清，总之您赶紧跟我们去吧！”

颜老太太紧紧地缩在屋角：“你们走吧，老身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这样跑到官府大牢来劫狱，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明白吗？你们这不是在救老身，是在害我的元用儿，让他的罪孽更加深重啊！”

元利不耐烦地叫道：“娘呀，你这是咋的了？有人来救你出去，你还这样对人家说话，你喜欢住在牢里是不是？你不走算了，我走！”

颜老太太突然严肃地叫道：“给老娘站住，哪儿也不准去！”

元利满脸不悦，但也只得默默地退回来，重新坐在稻草上。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有人劫狱”的大声呼喊。

小青着急地说道：“伯母，赶紧跟我们走吧，迟了就跑不出去了！”

颜老太太还是坐着不动，冷冷说道：“你们走吧，老身是不会跟你们逃跑的！”

白炼焦急地说道：“四妹，官兵马上就要包围过来了，咱们再不走，可就逃不脱了！”

小青没办法，叹口气，转身就往外走。白炼、程刚紧跟在她后面。不



过，沿途他们虽然听到了不少吆喝声，但却真的没人靠近前来抓他们。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清晨，小青及白炼、程刚大踏步走进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急得团团转的元用见他们回来了，忙上前责备道：“你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青笑嘻嘻地说道：“大哥，咱们去劫狱了！”

元用大惊：“什么？你们真的去劫狱了？不是说过，不准去吗？”说着，上上下下把三人看了一圈。

小青不以为然，反而得意地说道：“咱们这不是去了又回来了吗？大哥，告诉你吧，咱们沿途一个官兵也没有碰到！回来的时候，虽然听到官兵在大声呼喝，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冲上前来抓我们！大哥，看来并不是你说的陷阱啊……”

“真的一个阻拦的人也没有？”元用追问道。

“真的一个阻拦的人也没有。”小青肯定地点点头。

“这就奇怪了……”元用陷入了沉思。

“大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程刚大大咧咧说道，“姚因谋不是说配合咱们劫狱吗？看来他并没有说谎，人家真在配合呢！”

元用不置可否，又问道：“你们见到我娘和元利没有？”

小青道：“唉，见是见到了，但伯母太奇怪了，她说劫狱是犯罪，要是跟咱们出来，是让大哥你罪孽更重，说什么也不愿意跟咱们出来！”

元用苦笑一下，叹了口气，道：“唉，你们不了解我娘！她一直认为咱们上山聚义是当土匪，是造反作乱，不走正道！之前我几次派人下山，想把她接上山来。她不但不同意，还反着劝我下山。最后干脆搬走，都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要不是俞兴俞大人把她接到官府里来，我还真不知道她在哪儿呢……”

众人都有些感慨。元用又颤声问道：“我娘在大牢里，还好吗？”

小青见元用情绪不对，忙安慰他道：“大哥，你不用担心，伯母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咱们在门口的时候，还听到他在逼元利背书呢！”

白炼也哈哈笑道：“是啊是啊，大哥，小弟太佩服伯母了，她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竟然还有那样一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气度！老人家真是了不起！”

元用感叹着摇摇头，眼中泪光闪烁。

正在这时候，一个铺兵跑进来，报告道：“寨主，官府的来信。”

元用接过来，发现竟然是两封，忙递了一封给白炼，自己看一封。

小青迫不及待地问道：“大哥，姚因谋的信么？他说什么？”

元用笑道：“呵呵，姚因谋来信说，昨晚本来安排好等我们去劫狱的，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把我娘接出来……”

小青道：“看来，那姚因谋是真心让咱们接人了！可惜伯母脾气犟，不然，咱们这一趟可真是顺顺当当啊！”

元用道：“四妹别那么早下断言。姚因谋信中还有话呢！”

小青问道：“还有什么话？”

元用道：“姚因谋说，他希望元某能够下山与他一见，共同商议联合抗蒙的事情……你们说，他这话有多大的诚意？”

小青道：“我看诚意很大！他本来的想法是，先通过昨晚配合咱们劫狱，把伯母和元利救出来，给咱们示好，接着今天再提联合抗蒙的事，咱们一准能够答应。却是昨晚不凑巧，大礼没有送得出……”

元用未置可否，转头问白炼道：“二弟，你那封又是什么信？说的是什么？”

白炼道：“这封信是原先的知府，现在蹲在牢里的俞兴写的，他在信中请咱们山寨义军要捐弃前嫌，积极谋求和官军合作，共同抗蒙！呵呵，看



来，这姚因谋对请元大哥您下山真是做尽了工作啊，不只是先后两次向山寨伸手，还邀请到牢中的俞兴来助力！”

元用哈哈笑道：“如此说来，这事比较可靠了？好，元某现在就回复他，明天就下山去和他见面！”

说着，他对侍卫喊道，“去，拿笔来……”

小青慌忙说道：“等等，大哥，你不能应他的约！这绝对是个阴谋，你要去就上当了！”

元用呵呵笑道：“小妹，你怎么了？你刚才不是一直说姚因谋很有诚意吗？为什么现在又成阴谋了？”

小青道：“如果没有俞兴这封信，或许我还相信！有这封信，这事就变得非常可疑了！那俞兴盗宝杀人，又多次诬陷咱们。他被余晦免官，搞到大牢里，也是他罪有应得！问题是，姚因谋夺了他的官，他居然帮助姚因谋写信劝咱们和姚因谋讲和！要相信他能这样做，只有一种可能？”

元用道：“什么可能？”

小青道：“就是他想从大牢里出来，才和姚因谋合谋骗大哥你下山！”

元用笑道：“小青啊，我看你是对俞大人的成见太深了吧？俞大人可不是你说的这种人啊……”

白炼这时候说道：“大哥，小弟也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你不能下山去！”

元用道：“你也对俞大人有成见？”

白炼道：“我对俞大人不了解，不敢多说！但是，那姚因谋多次伺机剿灭咱们，这却是大家亲眼看到的。以前，余玠大帅还是制置使的时候，他想方设法都还要这么干！现在一个和大哥你有仇的余晦当了制置使，他巴结余晦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改变主意和大哥你讲和呢？”

程刚连连点头道：“是啊是啊，大哥，二哥说得对呀！没错，他约你下山，一定是想把你抓起来向余晦表功呢！”

元用道：“唉，其实我也不相信那姚因谋是真和谈，我也觉得他很可能是一个阴谋……”

小青睁大眼睛道：“大哥，你既然也认为那是一个阴谋，为什么还要答应下山？”

元用把众人扫了一眼，诚恳地说道：“四妹，二弟，三弟，你们还记得当初咱们上山聚义时的誓言吗？咱们并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不满那些官军在抗蒙上一味退缩，所以才在这九顶山上拉起队伍，自行抗蒙。但是，以前那王夔容不下咱们，多次上山和咱们作战，抗蒙未成，内战先起。这样下去，咱们的愿望还怎么实现呢？后来俞兴俞大人不再打内战，要和咱们讲和，联合抗蒙。可你们都不信任他，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现在那姚因谋又提起此事，不管他是真是假，咱们都要积极回应，表明咱们的态度。即便那姚因谋抗蒙是个阴谋，咱们也要争取改变他的态度，让他真心和咱们联合啊！”

小青道：“大哥，你别天真了！那姚因谋、俞兴等人心机如此深沉，你怎么可能让他们改变态度？”

白炼、程刚也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元用大手一挥道：“大家不要再说，此事到此为止，吾意已决！拿纸笔来！”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余晦把一封信重重地拍在桌上，怒气冲冲大叫道：“反了反了！杨文说紫金城不是该筑之时，张武、史炤也都说长城没有可筑之地，王立则说渠州没有可派之兵，朱文炳说成都没有可调之粮，连姚因谋也稳起不动，并未按本帅的命令即刻上山剿匪，整个四川都不听本帅指挥！这，这还有王法吗？”

掌书记何仁之在一旁冷冷地说道：“大帅，这件事不简单啊！所有的州府官员，都在同一时间写信拒绝您的命令，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余晦瞪了何仁之一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何仁之道：“大帅，很明显，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目的是让大帅您放弃在边地筑城的打算，重新回到余玠制定的打造山城防御体系的老路上去！”

“对对对，肯定是有有人在串通搞鬼！”余晦一时醒悟过来，却又疑惑地问道，“究竟是谁组织的呢？谁是带头之人？”

“谁都有可能，”何仁之道，“这些人都是余玠的死党，只要有人挑事，所有人都会跟着起哄的！”

余晦道：“哼哼，要是给本帅抓到了那带头之人，决不轻饶！”

何仁之笑道：“大帅，这还不简单？把那些州府官员抓一两个起来拷问拷问，不就明白了？理由也容易，不听号令，就这一条，便足以砍他们的脑袋！而且，”何仁之把脑袋往前凑了凑，悄悄说道，“把这些余玠死党打压下去后，大帅便可以对四川的官员进行一次大洗牌，大换血。那时候，大帅还怕没有执行力吗？”

“哼哼，话虽这么说，但川人都很狡猾，没有一个是忠诚可靠的！”余晦抱怨道，“就拿那姚因谋来说吧，他不就是本帅一手提拔起来的吗？可是，本帅让他剿匪，他到现在都还没什么行动！说不定，他和那带头之人也勾结上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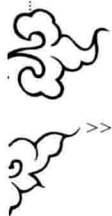
何仁之道：“大帅，卑职倒觉得，姚因谋和张武杨文等人还是有区别的。这样吧，姚因谋就先不动他，再派个人去催催他，如果他继续拖延，再收拾他不迟！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那带头之人查出来……”

“好！”余晦叫道，“传我号令，王立、史炤两人违抗军令，即刻就地免职！蓬州通判孙渊升为知州，主持修筑长城事务。原渠州知州蒲元圭官复原职，带渠州军民前往蓬州配合孙渊筑长城。”

何仁之道：“遵命！”

余晦又吩咐道：“你通知董霸超，让他火速带人去渠州、蓬州，把王立、史炤抓回重庆，严加审讯，务必要找出他们身后的带头大哥！”

何仁之道：“是！”





假和谈姚因谋设局 真试探史嵩之做套

第十一章 统一战线

重庆府大牢，提刑室

重庆府大堂提刑室内，王立被剥掉上身的衣服，绑在一根大柱子上，他的前面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一盆炉火哗哗剥剥地燃烧着，提刑官董霸超从火炉中拿起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又放在嘴边吹了一口气，细致地把烙铁上的灰吹干净后，慢条斯理地对王立说道：“王立，你要是识时务，就赶紧把你们身后的那个带头大哥交代出来，免受皮肉之苦！说吧，是谁让你违抗大帅号令，拒绝带人前去葭萌关修筑紫金城的？”

王立愤怒地叫道：“没有什么带头大哥，都是王某自己的决定！放弃刚修筑起来的大良平，全州之人迁往葭萌关，这是妇孺都明白的荒唐事，难道还用得着别人说吗？”

董霸超冷笑道：“哼哼，别狡辩了，前些天你在重庆府衙大堂的时候，才答应了执行大帅的命令，为何回渠州没多久就变卦了？要没人串联你，你能变卦吗？”

王立痛苦地说道：“不错，王某确实答应过余大人的命令。但是，薛大人，当你眼见着渠州那么多无辜的百姓离乡背井去做滑稽的事情，当你看见那些曾遭受蒙古人野蛮残杀的百姓正被咱们再一次驱入蒙古人血腥的口中，当你看见那么多弱小的儿童、衰朽的老人痛哭流涕抱住家里的柱子不放手的时候，你还忍心挥鞭子抽打他们吗？”

董霸超把手中的烙铁挥舞一下，嘲笑道：“噍噍，你还挺会煽情的嘛！本官告诉你，没用！别试图找借口！识相的话，最好老实点！否则，本官手中的烙铁会立刻让你明白，狡辩会有什么代价！”

王立喝道：“董霸超，你敢这样对待王某！王某好歹也是朝廷命官，你们不向朝廷汇报，就敢擅自抓捕王某，对王某进行刑讯逼供！你们还有王法吗？”

董霸超得意地狂笑道：“嘿嘿，官家给了大帅尚方宝剑，答允大帅在

四川便宜从事，别说你一个小州官，就是各路的宣抚使、转运使、观察使，大帅要免，也是一句话的事情！王法？哼哼，如今在四川，大帅的话就是王法！”

王立冷笑道：“余大人的话就是王法？董大人，难道你不明白，就凭你这句话，就让余大人犯了忤逆之罪了吗？”

董霸超一听，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忙中说差了，一时恼羞成怒，喝道：“别废话了！说，谁是你们的带头大哥？”

王立轻蔑地冷哼了一声，把脑袋别到一边，不开腔。

董霸超大怒，向身边的衙役一挥手：“打！狠狠地打！看他的嘴巴硬，还是本官的鞭子硬！”

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抡起鞭子，一鞭一鞭抽打在王立的身上，每一鞭下去，王立的身上就起一道长长的血痕，不一会儿，王立的上身就变得血肉模糊，分不清皮肉了。

在整个鞭打过程中，王立始终怒视着董霸超，一声不吭。董霸超被看得心里发毛，慌乱地叫道：“王立，赶紧说出来！不说就打死你！”

王立鄙夷地骂道：“董霸超，王某真是可怜你！你曾经也是个读书人，寒窗十年，参研圣贤之道。难道那么多圣贤之书都没有让你长脑子吗？什么才是四川正确的抗蒙道路，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难道你还不明白，还甘愿做那余晦的打手？你就算打死王某，王某也是死在抗蒙大业上，千古留名！而你呢，你残害忠良，要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好啊，你竟敢辱骂本官！”董霸超重新从火炉里拿起红彤彤的烙铁，狂叫道，“本官要让你明白，辱骂本官，要承受什么样的后果！”说着，举起烙铁，一下压在王立鲜血淋漓的胸膛上。随着一股浓白的烟雾冒起，王立惨叫一声，脑袋重重地垂了下来。

旁边的衙役慌张地说道：“大人，王立晕死过去了……”

董霸超脸涨得通红，眼睛转了转，叫道：“装死！他在装死！泼水，把他泼醒过来！”

衙役提起一大桶水，兜头浇在王立身上。

正是早春，天气还非常寒冷，王立受此冰水一击，立刻惊悚地抬起头来。董霸超叫道：“王立，快说，谁是你们的带头大哥？”

王立有气无力地说道：“你过来，你过来王某告诉你……”

董霸超狐疑地不敢靠上前。王立冷笑道：“怎么？你不敢上来么？你害怕了么？”

董霸超辩解道：“本官怕什么？有话你就这样说，何必过来！”

“看来你还真是怕了，”王立惨笑道，“你怕天，怕地，怕良心！王某告诉你，王某的带头大哥不是别人，正是天、地、良心！是他们告诉王某，必须抵制你们的倒行逆施，四川百姓才有活路！明白吗？”

“打！打！继续打！”董霸超被王立如此嘲笑，他已经失去了理智，急得从壮汉手中夺过鞭子，没命地朝王立身上狂抽起来。很快，王立又晕死过去了。

这时候，一个衙役跑进来，神色慌张地附在董霸超耳朵旁边说了一句话。董霸超脸色变了变，对旁边正准备继续抽打王立的衙役嚷道：“别打了，先给本官抬回去，抬回去！”

说完，满脸慌张匆匆跑了出去。

重庆府衙，议事厅

董霸超弯着腰，深埋着头站在余晦面前。

余晦大吃一惊，问道：“什么？史炤死了？怎么死的？”

董霸超嗫嚅着说道：“具体情况卑职也不是很清楚，卑职在另一个刑室里审问王立，然后衙役就过来告诉卑职。卑职过去一看，发现史炤已经没气



了，卑职估计，估计是他们下手重了……”

余晦大骂道：“董霸超，你他妈是提刑官，你不知道让你那帮混账下手的时候掌握点分寸吗？结果没审出来，你们先打死了一个人！那史炤好歹也是个州官，你们就这样三两下把他打死了，本帅怎么向朝廷交代！”

何仁之在一旁说道：“大帅，此事不用着急！人已经死了，活不过来了！上报朝廷的时候，咱们就说他畏罪自杀……”

董霸超高兴地接话道：“对对对，就说他是畏罪自杀！”

何仁之冷冷说道：“呵呵，董大人，话虽这么说，但现在只剩下一个王立了！如果你不能从王立的口中得出带头大哥是谁，咱们上报史炤自杀的理由就不充分了，你明白吗？”

余晦喝骂道：“还不快滚出去，好好给本帅审讯王立，这次要是还没搞出一个结果又再审死了，本帅决不饶你！”

“是是是，”董霸超连连答着，灰溜溜退出去了。

何仁之转头对余晦说道：“大帅，你对董大人从王立那里审出结果，有把握吗？”

余晦骂道：“那混账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立嘴巴又硬，能不能有结果，本帅还真没信心……”

何仁之道：“大帅，如果不能从王立口中得出谁是带头大哥，史炤之死，咱们真不好向朝廷交代啊……”

余晦慌张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嘟囔道：“是啊，真是倒霉透了……”

何仁之道：“大帅，卑职有一计，可以让史炤的死罪有应得！”

余晦忙问道：“何计？”

何仁之道：“大帅，现在赶紧把在边地打造抗蒙防御工事的这一计划上报朝廷，如果能得到朝廷的批准，那王立、史炤等人拒不执行命令的做法就是抗旨！那时候，即便打死他们，大帅也不用再承担什么责任了！”

余晦叹口气道：“唉，本帅原本是想先把紫金城修出一个模样来，再向史相公，向官家汇报的！到那个时候，本帅的汇报不是会更漂亮一点吗？谁知道这事推进起来这么难……”

何仁之道：“大帅的想法是好的，但如今四川在余玠的勾连下，已是铁板一块，大帅要是没有圣旨，没有朝廷的大力支持，要想把筑城之事往前推进，确实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先向史相公汇报，让他从官家那里请出御笔批准。同时，再派一个钦差下来巡视一下。那样的话，大帅御笔在手，又有钦差巡视，谁还敢反对？到时候，即便把所有反对的人都打死，也可以理直气壮了！”

“说得好！”余晦高兴地赞道，“何仁之，你脑袋瓜还真管用！这事要成了，本帅上报朝廷升你的官！”

何仁之激动得满脸通红：“多谢大帅栽培！”

临安，史嵩之相府

这一天，史嵩之和阳枋坐在史府会客厅喝茶。史嵩之端起一盏茶，轻轻呷了一口道：“大阳先生，在老夫的府上住得还好吧？”

阳枋嘿嘿一笑道：“有吃有穿有住有闲，山人成‘四有’先生了，哪能不好啊？”

“哈哈，”史嵩之大笑道，“老夫知道大阳先生急于出山入仕，老夫也有心向官家举荐你。但大阳先生你也知道，今非昔比，官家对理学的兴趣，已经没有他刚登位时候那么浓了，老夫怕即便举荐了你，官家也不重视，如此反为不美啊！”

阳枋苦笑道：“相公说得是！只是山人每天吃了太多闲饭，不动一动的，感觉心里搁得难受啊……”

史嵩之又端起茶，吹了吹茶上面的浮沫，却并不喝，斜着眼睛瞟了阳枋



一眼道：“大阳先生，要让官家重视，也并非没有办法。”

阳枋笑道：“相公有意栽培山人？呵呵，说吧，是什么差事？”

史嵩之把茶杯往桌上一放，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说道：“新任四川制置使余晦到任后，一改余玠龟缩山城，不思进取的做法，积极在边地葭萌关一带修筑紫金城，拒敌于国门之外。此举大获官家赞赏，被称为千秋万世功德！但四川目前却有很大一部分官员承继了余玠的那种作风，胆小怕事，对余晦的远见缺乏认识，多有抵制！官家想派一位钦差到四川去宣谕一下，力争此方案能够尽快落实启动。大阳先生你是川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老方便想举荐你担此重任，不知你意下如何？”

阳枋一听，心中大惊，身子忍不住轻轻颤抖起来。不过他赶紧端起茶杯递到嘴边，以此掩饰心中的慌乱。等他放下茶杯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笑着说道：“山人能得相公推荐，自是感激不尽！不错，山人对四川确实很熟悉，不瞒相公说，四川现任的很多官员，都曾是山人的弟子，山人凭一张老脸，他们还是肯买账的。不过，山人只怕才短识浅，辜负了相公的重托啊！”

史嵩之大笑道：“大阳先生无需自谦，老夫对你的学识才干是很看好的！你要是干好了这个钦差，给四川的抗蒙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夫在官家面前推举你做官，可就容易得多了！哈哈哈哈……”

阳枋不再推辞，起身跪地，向史嵩之磕头道：“多谢相公信任，山人自当戮力而为，不辱使命！”

临安，史嵩之相府，阳枋住处

王惟忠问道：“义父，您真的要担任这个钦差？”

阳枋苦笑道：“史嵩之已经点将了，为父要是不接招，他还会在官家面前推荐为父吗？”

王惟忠疑惑地问道：“奇怪了，朝中有那么多大臣，他为什么单单推荐您呢？他真的是想帮您积累资历，好让官家重用您？”

阳枋冷笑道：“呵呵，惟忠啊，你以为那史嵩之真的在帮助为父吗？不是的！他其实还是对为父不放心，想借这个机会再试探为父一下。如果为父不接招，他一下便看清为父是假意投靠他了；如果为父听从他的安排，凭为父在四川的人脉，劝服那些官员们听从余晦号令，没有再比为父更恰当的人选了！史嵩之这是一石二鸟的毒计，你说，为父能不接招吗？”

王惟忠忧愁地说：“但是，义父啊，你到临安投奔史嵩之，以前只是部分人知道，现在接受这个钦差，全天下人可都知道您趋炎附势了！”

阳枋道：“呵呵，你知道吗？史嵩之一定要让为父去，除了考验为父外，还有个目的，就是要在为父身上贴上他的标签！让全天下人都知道，原先那个清高脱俗的大阳先生，原来竟是史嵩之的人！”

“是啊是啊，”王惟忠着急地说道，“义父，这真是件让你名节全毁，亲友尽仇的差事啊！”

阳枋痛苦地说道：“惟忠，老夫自从跨进史府的那一刻起，就已把所有的名节生死荣辱都置之度外了！这是一条不归路，走上一步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王惟忠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又说道：“义父，就算你什么都不要，接下这桩差事，也不好办啊。您原本就是主张山城抗蒙，反对余晦那种荒谬做法的人。现在竟然让您支持他，向别人宣谕！你可怎么宣谕啊？”

阳枋一时目光苍茫，望着远处，没有开腔。

嘉定城，顺福客栈内

嘉定顺福客栈二楼的一个豪华雅间里，姚因谋一个人坐在桌前主位上，面对空荡荡的大房间，静候着元用的到来。

不一会儿，元用及小青、白炼、程刚等一帮山寨头领鱼贯走进客栈房



间。姚因谋看见了，忙站起来，快步走过去，抱拳施礼道：“元寨主，久仰！久仰！”

“姚大人！”元用也抱拳回礼。

姚因谋把元用让到客座上坐下，小青等人站在元用后面。店小二上茶后，便退出去了。姚因谋端起茶，对元用说：“元寨主请！”

元用举了举茶杯，喝了一口。

姚因谋嘿嘿一笑道：“元寨主啊，很早就仰慕你的英姿，却一直无缘晤面，今日一见，先生果然风采不凡啊！”

元用不动声色说道：“姚大人，好说！”

姚因谋又说道：“前任知府王大人在位的时候，本官就曾多次提醒王大人，让他不要采用那些过激手段，要多和元寨主沟通！王大人总是不许，结果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此一段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啊！”

小青在一旁不耐烦了，插嘴道：“姚大人，废话就不用多说了，你今天喊咱们下山来，究竟是谈什么，直截了当说吧！”

“好，青女侠，痛快！”姚因谋赞了一句，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放在桌上，慢慢地推到元用面前。

元用拿起信看了看，脸色一变，问道：“姚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姚因谋呵呵一笑道：“这是新任制置使余晦大帅给本官的来信……”

小青把信从元用手中夺过去一看，一时涨得满脸通红，三两把撕碎了，把鞭子高高擎起，对着姚因谋怒斥道：“姚因谋，你是想抓我们吗？”

“青女侠，你别着急嘛！”姚因谋摇摇头，叹口气说：“元寨主，各位山寨头领，其实本官一直在寻求和你们合作，共同打造山城抗蒙防御体系。不管是在当通判的时候，还是现在执掌一府事宜，这样的想法，本官始终没有变！但是，自从新的制置使大人来川后，情况就变了，他要求各地取消山城的修筑，都到闽州一带修筑边城。他的这个荒唐的做法已经得到朝廷的认

可，就算有将领反对，也是无可奈何，不得不执行。不过，他唯一没有勒令前往阆州的州府唯有嘉定。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元用等人哼了一声，都表情严肃，没开腔。

姚因谋见没人接他的话，尴尬一笑，自问自答道：“那是因为他给本官布置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你们剿灭……”

“啊？你果真要抓我们？我们上当了……”说着，小青举起鞭就要打，但被白炼紧紧抓住她的手，示意她别动。

姚因谋呵呵一笑道：“青女侠别着急，等本官把话说完。不错，制置使大人确实布置了这个任务，但那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这三个月里，制置使大人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本官加紧进攻，但你们说说，本官派兵打过你们没有？”

小青哼一声道：“你要打咱们也不怕，又不是没打过！”

姚因谋苦笑着摇摇头，委屈地说道：“本官不但没有打你们，还多次试图和你们联系，共商解决办法，对不对？因为这样，制置使大人已经数次来信责骂本官，并向本官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本官再推诿塞责，就让本官就地免职！唉，本官真是难啊……”

元用抱抱拳道：“姚大人，元用等人给您添麻烦了！不过，姚大人，元用还是想问一句，您今天把咱们约来，不是要谈打造山城抗蒙防御体系的事情吗？”

姚因谋道：“元寨主，本官刚才已经说了，本官是一直希望这么做的，但制置使大人不许！而且，制置使大人的新方案已得到官家认可，官家为了加强落实，还派了钦差到四川巡查，督促边城的修建！元寨主啊，如果本官现在再谈坚持什么山城抗蒙，那就不只是和制置使大人对抗，还是和官家对抗了！你们说，本官有几个胆敢这么干啊？”

小青道：“你绕了半天，究竟想说什么？”

姚因谋道：“本官冒着被制置使大人发现的危险，力邀你们下山，既是



想向你们表明本官的立场和难处，同时，也是要和你们商谈解决目前困境的办法啊！”

元用笑道：“哦，姚大人似乎已经胸有成竹了？”

姚因谋说：“本官确实有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这还得元寨主你们配合啊！”

元用道：“说吧，元某洗耳恭听！”

姚因谋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说道：“本官的想法是，你们一起来配合本官唱一出戏。在这个非常时期，你们先解散队伍，从山上下来，各回各家，隐藏起来。等到风声过去，你们再聚义，同时咱们再一起商讨联合抗蒙的事情……”

“呵呵，确实是好主意！”小青大笑说道。

“不错吧？”姚因谋似乎并没有听出小青话里的意思，还自夸道，“这样做，既保全了你们，也解决了本官的难题，等到日后……”

“日后？恐怕没有日后了吧？”小青怒道，“姚因谋你真是名副其实，阴险到家了！你是想把池塘的水放干，把咱们晾在岸上，然后不慌不忙挨个捉进鱼篓是吧？哼哼，你做梦去吧……”

元用举手示意小青别再说了，他冷冷地问道：“姚大人，难道再没有其他解决方案了吗？”

姚因谋道：“这是目前本官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元用站起来，一抱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起，姚大人，元某等人不能接受！告辞！”说着，就要起身而去。

姚因谋道：“慢！”

小青一举鞭叫道：“姚因谋，你想动武？哼，信不信本姑娘先劈了你！”

姚因谋冷冷地说道：“对不起，你们如果不配合，本官也实在没办法，得罪了！”

姚因谋话音一落，他身后的墙壁一下变成了四五道门，轰一声全部打开，门后跃出数十名捕快，一瞬间便把元用等人密密地围在中间。同时，元用和姚因谋所坐的地方同时陷落，两人很快掉入地板之下。虽然元用极力挣扎着往上爬，但他的脚就像被锁住了一样，怎么也挣扎不起来。当两人落到地板下后，地板极快地推过来，“嗒”的一声严丝合缝扣拢了。

这个过程非常快，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姚因谋、元用已像一团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屋里就只剩下小青等三人，被一众捕快紧紧地包围在中间了。

三人大怒，扬起手中武器，怒打一众捕快。但是，一来屋里空间很窄，施展不开手脚。二来捕快人数实在太多，双拳难敌四掌。三来失了元用，心下慌乱。因此，很快三人就落于下风，疲于招架。

白炼怕再有闪失，悄声说道：“三弟、四妹，咱们赶紧走！”

但是小青就像没听见一样，仍然死命地挥动着鞭子，和那些侍卫缠斗不已。白炼无奈，给程刚做了个眼色，两人拼命打到小青面前，焦急地说道：“四妹，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撤！”

小青边打边骂道：“这个姚因谋，大骗子！竟然使阴招把咱们大哥抓去了！本姑娘发誓要抓住他，把他碎尸万段！”

白炼见说不动小青，不由分说，抓起她的手就往外拉。很快，三人移到窗边，破窗而出，跳下楼去。

众捕快也不追赶，等着他们跑远。

重庆，制置使府，议事厅

在重庆制置使府议事厅里，阳枋和余晦坐在上首，脸色黑得可怕。杨文、冉璘则低着头站在他们前面。

杨文抬起头来，一抱拳说道：“钦差大人，制置使大人，能否容下官说两句？”

余晦冷冷问道：“你想说什么？”

杨文道：“边地筑城，拒敌于国门之外，想法是好的，但这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余晦喝道：“杨文，这时候你还敢说这样的话，难道你想抗旨吗？”

杨文道：“圣旨已下，下官自当执行。不过，下官还是想请两位大人移步到闽州葭萌关实地考察一下。当两位大人考察完，获得直观感受后，或许你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上奏官家的！”

余晦冷哼道：“哼哼，本帅就是到葭萌关看一百遍，一千遍，也不会改变这个既定的正确策略！”

冉璘忍不住冲阳枋说道：“钦差大人，葭萌关那个地方，别人不熟悉，难道您也不熟悉吗？那地方能不能筑城，难道你不清楚啊？”

阳枋不看冉璘的眼睛，板着脸道：“本官当然知道，在葭萌关修筑紫金城，那是福泽万代的千秋伟业！”

冉璘冷笑着讽刺道：“千秋伟业？哎呀，这什么东西满地滚啊！可惜宰相大人不在这儿，官家不在这儿，就制置使大人一人在这儿，他也接不住你这天大的马屁啊！”

阳枋浑身发抖，却只得红着脸，不敢说话。余晦急忙骂冉璘道：“冉璘，你吃豹子胆了，你敢这样说钦差大人！你明白吗？钦差代表官家，你顶撞钦差大人就是顶撞官家！来人啊，把这个大不敬的冉璘拉下去，先重责五十大板！”

阳枋忙摆摆手，求情说：“余大人，算了，冉璘一介山野草民，他也是不懂这些规矩……”

冉璘鄙夷地说道：“多谢钦差大人，钦差大人真是好气量啊……”

杨文赶紧阻止冉璘道：“冉璘，不得无礼！钦差大人饶恕你，你不可再说冒犯之语！”

杨文开腔，冉璘才撇撇嘴，收住了口。

余晦道：“冉璘，既然钦差大人替你求情，本帅就记下这顿打，看你今后的表现！”又问杨文道，“杨文，圣旨已下，你还有何话说？”

杨文嘿嘿一笑道：“既然圣旨都下了，下官还有何话可说！下官回阆州后，立刻组织筑城便是！”

余晦见杨文转变得如此之快，有些不大相信地看了看他。不过最后还是哈哈大笑道：“杨文，你能有此转变，本帅很欣慰啊！不过你要记住你今天作的保证，当着钦差大人的面就相当于当着官家的面。如果再有拖沓怠慢，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杨文埋下头，抱拳说道：“下官明白。”

重庆，制置使府，书房

何仁之走进重庆制置使府书房，向余晦报告道：“报告大帅，嘉定知府姚因谋派使者万隐求见！”

余晦一听，怒气冲冲说道：“好呀，本帅正要找他呢！传进来！”

使者万隐快步走进来，跪在余晦面前，磕头高声说道：“小人万隐，参见制置使大人！”

余晦也不喊万隐起来，而是指着他骂道：“万隐，本帅已经三令五申，命姚因谋剿匪，却是迟迟不见他的动静！如此推三阻四，是何原因？”

万隐答道：“大帅，姚大人已经捉住土匪头子元用了！”

“什么？捉住了？”余晦一听大喜，转眼看见万隐还跪在地上，忙招呼道：“起来起来，你说说，你们是怎么抓到元用的？”

万隐起来，勾着腰说道：“姚大人使了一个计策，谎称要和山上土匪商谈打造山城抗蒙体系的事情。那元用果然上当前来，掉进姚大人预先设计好的陷阱里，咱们兵不血刃就把他抓住了！”

“抓得好！抓得好！”余晦兴奋地大笑道，“你回去告诉姚因谋，让他赶紧把元用的脑袋提来见本帅！”

万隐忙抱拳说道：“大帅，姚大人正是为这事，让小人前来向大人禀报的！姚大人的意思是，暂时不杀元用，而是把他留在嘉定牢中……”

余晦不满地说道：“为什么？”

万隐道：“姚大人说，虽然抓到了元用，但山上土匪头子还有不少，姚大人想用元用做饵，诱捕山上剩下的那些土匪，把他们一网打尽……”

“那怎么行？”余晦道，“如果你们把元用留在嘉定大牢中不上交，朝廷一定会认定你们是有意保护土匪，说不定会定你们一个通匪之罪，反而不美！你们还是赶紧杀掉吧！”

万隐转转眼珠，又说道：“大帅，姚大人又说，如果大帅不同意留元用在嘉定大牢中，也建议最好别杀元用……”

余晦没听完，大怒道：“难道姚因谋果真想保护土匪头子？”

“不是的，大帅，不是的！”万隐赶紧说道，“姚大人的意思是，最好把元用直接押到临安去……”

余晦冷笑道：“呵呵，本帅终于明白了！那姚因谋如此推三阻四，目的是想把元用送去表功，让官家记住他一个人的功劳！”

“大帅，您误解姚大人了！”万隐道，“大帅啊，以前余玠是四川制置使，嘉定土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还杀了王夔，惹得地方动荡不安。而您一到四川，不但确定了边地筑城御敌的新思路，还抓到了土匪头子，平定了嘉定之患！这份大功劳，官家怎么会只记在姚大人头上？再说了，姚大人是您亲自提拔起来的，他有成绩，也是大帅您知人善任，是大帅您的大功绩啊！”

“呵呵，万隐，你误会了！”余晦舒了一口气，说道，“本帅并非要和你们姚大人抢功！再说了，本帅深受官家和史相公厚爱，就算有人抢，他也抢不去对不对？本帅只是不明白，那姚因谋为什么非要把元用送去临安？”

万隐道：“大帅，姚大人是这样想的。元用是嘉定土匪头子，长期以来，为祸一方。各地土匪群起效尤，占山为王，这已经成为四川的通病，同时也是官家的一块心病！如果把元用押解到临安，斩首示众，晓谕天下，则不但官家非常高兴，而且还可以起到震慑群盗的目的，这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啊！”

“唔，”余晦摸摸胡须，点点头道，“这个姚因谋确实有些鬼点子！好吧，就按他说的办吧！”

万隐道：“大帅，元用乃匪首，押解之事非同小可！姚大人说，嘉定捕快力弱，恐难担此大任。请大帅再向史相公禀报，从朝廷里请一支禁军来带人。这样，即便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咱们也没责任了……”

“哈哈，姚因谋这小子，不只有鬼点子，简直就是鬼精！”余晦哈哈笑道，“就按他说的办，本帅立刻向史相公禀报！”

重庆回阆州的驿道上

杨文和冉璘离开重庆，策马往阆州飞驰而去。

跑着跑着，冉璘突然勒马不走了。杨文只得拉住马头，回转身来问道：“冉先生，怎么不走了？咱们可得赶快回阆州去哦！”

冉璘嘟囔道：“快点赶回去！快点赶回去又干吗？难道就是去修筑那个可笑的紫金城？哎呀，大人啊，您不是极力反对在边地筑城吗？为什么给余晦一逼，你突然就改变主意接受了？”

杨文道：“不是本官要变，圣旨都下了，咱们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冉璘悲愤地说道：“唉，咱们大宋，咱们四川就要被史嵩之、余晦这种专制的草包给害了！”

杨文道：“本来，本官打好主意，无论如何要请钦差大人去实地考察一下的。只要他看了实际情况，自然不会再同意余晦的荒唐做法，在官家面前



禀报实情！谁知道钦差大人既不愿意去现场，也不愿意向官家报告，此事还有什么话可说！”

冉璘懊恼地说道：“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

杨文道：“冉先生，你说得太对了！这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本官没有想到那钦差大人竟然是大阳先生。记得余玠大帅还在四川的时候，曾多次邀请他，商谈抗蒙大计，又还亲自去巴川请他，可他就是不出山。没想到，现在竟去了临安投奔奸贼史嵩之！以前余玠大帅曾说，大阳先生不来重庆，是因为他不信任大帅，只要把抗蒙的局面打开了，大阳先生自然就会来的！没想到，原来大阳先生只是嫌大帅的庙小了，他要攀高枝儿呢！”

冉璘愤愤地说道：“不可思议的还不仅仅是这个，还在于这位著名理学家前后的态度……”

杨文忙说道：“冉先生，本官正奇怪呢，你好像与那大阳先生很熟悉啊？”

“岂止是熟悉，”冉璘道，“小可就是他的弟子！”

杨文惊奇地说道：“哦，本官只知道王惟忠是大阳先生的弟子，没想到你也是他的弟子！唉，怎么王惟忠先不认识你呢？”

冉璘道：“王惟忠是后来跟从先生求学的，那时候，小可早已离开了。文翁石室解散后，小可又回过去跟从过先生一段时间。这一节，惟忠也是不知情的。”

杨文道：“原来如此！冉先生啊，本官总觉得在重庆的时候你话中有话。刚才你又说，不可思议的事还不少。究竟有哪些不可思议的事啊？”

冉璘道：“大人，事到如今，小可只好实话告诉您了！小可不但曾经是先生的弟子，而且在四川打造山城抗蒙防御体系的方略，也是先生让卑职献给余玠大帅的！”

“哦？”杨文大惊，“此话怎讲？”

冉璘道：“说来话长！成都文翁石室解散后，小可随先生走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摸索出打造山城抗蒙体系的战略思路。当时先生曾给以前的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等人讲过，可惜他们都不采用，没办法，先生只好以写诗的形式把这个信息抛出去。后来余玠大帅来四川，设置招贤馆，广邀四方豪杰，并且亲自去巴川字溪小龙潭请先生出山。当时先生并未答应，原因就是还不太相信余玠大帅。不过，先生并没有放弃，而是暗中让小可试探，最后通过小可把山城防御体系的方案交给大帅，但先生嘱咐小可，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先生无意仕途，只想隐居山林做学问……但是，让小可大惑不解的是，自从余玠大帅被解职后，先生却一反常态，从字溪出来，频频活动，表现得极为活跃。现在竟然巴结上史嵩之这个奸贼，还当了什么钦差，全然推翻他自己曾经极力倡导的山城防御……唉，小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先生为什么就出现这种巨大的转变！”

杨文没有开腔，陷入沉思。

冉璘痛苦地叨念道：“唉，他是理学大师啊，朱文公嫡传弟子，天下闻名！现在竟去攀附权贵，甘做奴才！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名节尚且十分重要，何况他是这样一位理学大师！当他在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没想过，自己将会遗臭万年吗？”

杨文道：“这事确实很奇怪，本官也想不明白，或许，青史上一个暗淡发灰的名字，有时候真的比不过现世生活幸福的炫彩诱惑吧……”

冉璘一时满脸泪水，悲伤地说道：“以前在文翁石室的时候，先生曾多次对咱们讲，理学之理，就是天地之大道理，做人之大规则。这个规则，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为人处世，光明磊落。但是他现在自己却先做出了这样蝇营狗苟的事情，难道他就没有一丝愧怍之情吗？先生如此带头，让咱们这些弟子，何去何从……”

冉璘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杨文忙安慰道：“冉先生你不要太过伤心，



你先生或许有什么逼不得已的苦衷，咱们只是不明白而已。再说了，人各有志，咱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谁又能强迫别人做什么呢？何况他还是你先生！”

冉璘在脸上抹了一把泪，继续说道：“大人啊，卑职知道您说的是安慰话！其实，别说强迫别人，有时候咱们连做好自己都不能啊！就拿这修筑边城一事来说，你我明知道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但咱们还不得不庄重严肃地去执行！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跌下去就会粉身碎骨，但咱们还只能奋不顾身往里跳。大人啊，您说，咱们的人生怎么变成这样了？”

杨文紧蹙眉头，眼望前方，幽幽地说道：“不错，人生天地不自由。但是，咱们也不能甘做别人的提线木偶！边地筑城既然是荒唐可笑的，咱们就不能让这样荒唐可笑的事延续下去。不管它是官家下了圣旨，还是宰相发了指令，总之，戕害四川老百姓的事情，咱们就必须让他停止！”

冉璘惊异地望着杨文道：“大人，难道您有了什么好主意吗？”

杨文侧过头，俯在冉璘的耳边悄悄说了一阵。冉璘连声惊叫道：“不不不，大人，您怎么能够这样呢？如果真这样做，那大人您不是……”

杨文给冉璘摆摆手，示意他小声一点，同时微笑着说：“冉先生，你别为本官担心，本官自有分寸。咱们刚才不是说过吗？人生天地不自由，但重要的是要要做好自己，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努力。咱们的理想是什么？无非是保国家平安，让百姓幸福。只要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就算个人有什么损失，那也是值得的。对不对？”

冉璘侧脸望着杨文，不知不觉中，泪水盈满他的眼眶……

利州，蒙古大营

汪德臣坐在蒙古大帐中间的大椅子，两边分别坐着他的两个弟弟汪直臣和汪良臣。他们的身后则站着一应蒙古将领和谋士。

汪德臣道：“奇怪了，宋人不是在各地修筑山城吗？怎么突然就停下来，把部队拉到葭萌关一带来了？”

汪良臣道：“恐怕是因为宋人换了四川制置使的缘故吧。新的制置使原是临安府尹，此人浮浪好夸，没什么大本事，靠巴结史弥远、史嵩之叔侄很快爬上去的！”

汪德臣仍然疑惑地说道：“不对呀，就算余晦没什么本事，难道这么重大的战略部署说变就变了吗？一会儿修山城，一会儿又筑边城，调整得有这么快啊？会不会是什么阴谋？”

汪直臣哈哈一笑道：“二哥为何这般疑神疑鬼？难道已经被那余玠打怕了吗？现在余玠已经回去养老了，还会有什么阴谋？你不觉得汉人变山城改筑边城，对咱们是一件大好事吗？”

汪德臣脸一红，说道：“愚兄不是怕，这世上还没有让愚兄害怕的事情！果真是因为换了制置使，引得整个战争策略发生改变，当然是大好事！只怕汉人多诡，虽然余玠不在位上了，但他那些大将谋臣都还在。愚兄不想再上当，咱们兄弟在监国太后面前可不能再丢脸了！”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二哥，这一次再不会有错！”汪直臣兴奋地说道，“二哥啊，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

“什么机会？”汪德臣问道。

汪直臣道：“咱们等他们筑城的时候，觑准时机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嘿嘿，说不定还可以因此拿下葭萌关，占领阆州。那样的话，咱们就如同在苦竹隘和蓬州运山之间插进一根钉子，他们妄想在这一带修筑的所谓‘长城’，就成一条死蛇了！”

汪良臣道：“不行不行……”

“怎么了四弟？我的这个计谋难道不对？”汪直臣不满地问道。

“不是不对，三哥的计谋好极了！”汪良臣道，“小弟的意思是，时机

不对，不应该现在就发起进攻……”

汪直臣道：“那你认为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最好？”

汪良臣笑道：“等到汉人差不多修筑成功的时候……”

汪直臣睁大眼睛叫道：“修成后？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到那时候咱们还能攻破他们的城墙吗？”

“呵呵，三哥，小弟说的是差不多修成的时候，而不是完全修成后！”

汪良臣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三哥，你钓过鱼么？钓鱼的人，通常会在开始的时候不放钩，而撒吃食到水里。这叫做喂窝子。等到水里的鱼喂肥了，再下钩，一来可以让那些鱼放松警惕，二来可以把大鱼引过来！对葭萌关也应该这样，咱们先放手等他们修，修得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再去夺过来，这样不就得省得咱们再修了吗？二哥，你们说对不对？”

“对，对对，”汪德臣大笑道，“咱们先不忙动手，喂窝子！喂肥了都是咱们的！哈哈哈哈……”

汪良臣、汪直臣也跟着笑起来。

临安城郊外

离临安城二十里外的驿道旁，排列着一个庞大的迎接队伍，仪仗队、礼乐队，整肃森严，一字排开，形成一个巨大的扇面。扇面的中心，是一领富丽堂皇的八抬红顶大轿。史嵩之等一应官员在轿子旁边走来走去，不时抬眼远望。

周围挤满了一大堆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有两个百姓在一旁分析、争论着。

百姓甲：“这是在迎接谁呀？这么大的排场！”

百姓乙：“是啊，让当朝一品宰相到郊外二十里的地方迎接，自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百姓甲：“就我所知，史相公威震朝野，他亲自到这里来迎接过的人，除了官家，还没听说过有第二个呢！”

百姓乙：“肯定不是官家！是官家的话，还允许咱们在这里驻足观看吗？禁军侍卫们早就把咱们撵开了！就算是某个王爷回来，也会清场的。而今天，像是故意要给咱们看一样！”

百姓甲：“是啊，这会是谁呢？而且，那里摆着一领红顶大轿。若是官家，应该是黄顶的。若是其他一品二品大员，应该是绿顶蓝顶的，像这种红顶的，可少见啊！”

两人正议论着，突然之间，锣鼓喧天，乐声大作。前面传来一阵巨大的骚动声：“快看快看！来了来了！”

那骑在一匹瘦马上，身后跟着四五个侍卫走过来的人，赫然竟是阳枋。

史嵩之看见阳枋的马走过来，忙大步走过去，伸出双手。

阳枋愣了愣，赶紧从马上滚落下来，伏地磕头道：“山人拜见相公！山人何德何能，竟得到相公如此迎接！”

史嵩之笑吟吟地把阳枋扶起来道：“太阳先生，你是朝廷的大功臣！你一到四川，不仅让边地筑城拒敌的计划立刻行动起来，还抓住了长期盘踞在嘉定作恶的土匪头目，如此大功劳，老夫的迎接，你自然受得！”

阳枋满脸惶恐地说道：“这些都是相公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山人有何功！相公如此厚见，愧杀山人了！”

史嵩之挽着阳枋的手走到那领大轿前，请阳枋上轿。阳枋见只有一领轿子，而史嵩之显然要骑马回去，很是不安：“相公，您来坐轿，让山人来骑马吧！怎么能让山人坐轿，相公骑马呢？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了，还不嫉妒死山人啊？”

史嵩之嘿嘿一笑道：“老夫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一个理学大师，并不是只会空谈道理，他也是能为官家，为朝廷，为国家做实际贡献的！这样的



理学大师，就值得老夫如此尊重！值得他们嫉妒！”

阳枋呆了一瞬，突然哈哈大笑道：“相公如此说来，山人可就心安理得坐这暖轿了！哈哈……”

史嵩之也大笑道：“太阳先生，请上轿！哈哈……”

阳枋的八抬大轿在震耳欲聋的礼乐声中起轿上路。道旁人山人海，他们追挤着，议论着，喝彩着，就像遇到了重大喜庆节日一样。

临安，史嵩之相府，阳枋住处

王惟忠回到史嵩之相府阳枋住处，脸色非常难看。

阳枋正在案前写诗，看见王惟忠进来，微微一笑道：“惟忠，你放学回来了？”

王惟忠硬邦邦地喊了一句：“义父。”

阳枋装着没有看见王惟忠那难看的脸色，仍然热情地喊道：“惟忠，快过来看，为父刚写了一首诗，你给评判评判！”

王惟忠走过去，往桌上看了看，冷冷地问道：“义父，您这首诗是写给史嵩之的么？”

“不错，”阳枋答道，“正是写给相公的！”

王惟忠一转身，急促地在屋里走了一个来回，焦躁地说道：“义父，你知道太学生们怎么议论您吗？您还写这样的诗吹捧史嵩之！”

阳枋淡淡地说道：“他们怎么议论为父，为父早在预料之中……”

王惟忠急问道：“难道您就不在乎千夫所指吗？”

阳枋望了王惟忠一眼，把诗稿放下，叹口气道：“惟忠啊，你对为父再了解不过了，你应该明白，为父在乎不在乎……”

王惟忠高声说道：“不错，孩儿以前确实对您很了解，知道您很在乎自己的名节。文翁石室解散那会儿，您甘愿回到字溪，过默默无闻的隐居生

活，连大帅请您出山，您也不应承。但是，现在孩儿已经不了解您了！虽然您告诉过孩儿，您委身相府，只是为了获取史嵩之信任，接近官家，让余玠大帅重掌四川。但是弟子从您的作为和表现来看，您似乎很享受被史嵩之优待，很享受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生活……”

王惟忠忽然住了嘴，因为他发现阳枋变得脸色苍白，一副摇摇欲倒的样子。他有些害怕地望着阳枋，不知道该怎么办。

便在这时候，房间的门一下被推开了。史嵩之站在门外，看着阳枋与王惟忠的模样，不禁一怔。却是阳枋极快地变了脸，走过去，对史嵩之躬身长揖道：“山人叩见相公！”

接着，他又碰碰旁边的王惟忠，示意他作揖敬礼。但王惟忠不为所动。阳枋给他连递了几个眼色，他才梗着脖子说了句：“叩见相公！”

史嵩之哈哈一笑，问阳枋：“这位小哥是谁呀？”

阳枋忙说道：“哦，他就是山人那不成器的义子……”

“呵呵，”史嵩之上下打量了王惟忠一眼，似笑非笑说道，“大阳先生，令郎很有个性啊……”

阳枋见史嵩之如此说，不禁心里大吃一惊，忙作揖赔罪道：“犬子在山野长大，野惯了，不懂礼数，所以才这么任性，请相公恕罪，山人此后一定严加管教……”

“唉，大阳先生多虑了，老夫并无怪罪之意，反而觉得令郎朴质可爱！”说到这里，史嵩之话题一转，“大阳先生，老夫想让令郎到老夫跟前来当个听差，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阳枋心里电石火光闪了一下，赶紧跪地磕头道：“多谢相公栽培！不过，犬子才疏学浅，顽劣不驯，如何能担得起相公身边的重任！山人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让他在太学里读书呢……”

史嵩之摇摇头，打断阳枋道：“大阳先生此话差矣，太学里全是一帮迂



夫子，令郎在那里能学到什么本事！如果他到老夫身边，过不了几年，老夫就能让他青云直上，可比走太学那条路轻松多了！”

阳枋道：“能到相公身边，得到相公的亲自指点，那是他几世修来的福气！不过这孩子做事鲁莽，山人真是担心他到相公那儿给相公败了事儿，反而不美。这样吧，相公，等山人再开导开导他，让他性儿和顺一些了，再到相公府上报到如何？”

“好吧，老夫就等两天。哈哈！”史嵩之哈哈大笑道。

阳枋忙给王惟忠递眼色，示意他谢恩。但是王惟忠却什么也不说，梗着脖子出去了。

阳枋冲王惟忠背影大骂道：“你这孩子！等着吧，一会儿看为父怎么收拾你！”

说完，又转回头来，笑着对史嵩之说道：“相公，山人前时回四川的时候，路过一个叫秤锤峡的地方，那名字和风景深深吸引了山人，山人当时就想到了相公，并吟了一首诗。今天，山人特地抄录下来，献给相公！”

“啊，献给老夫的诗？是什么样的诗啊？”史嵩之惊奇地问道。

阳枋把桌上的诗稿拿起来，送到史嵩之面前。史嵩之念道：

秤锤盘巨石，
藏重亦藏轻。
待出持衡手，
一匡天下平。

念完，史嵩之看了阳枋一眼，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大阳先生，你这是抬举老夫了，老夫如何当得起！”

阳枋抱拳说道：“相公，您要是当不起，这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当得

起的人！”

“哈哈，好说！”史嵩之开心极了，对阳枋说道，“太阳先生，老夫这两天就到官家那儿请一封御笔，封你作经筵官……”

“多谢相公栽培提点！”阳枋急忙跪在地上，磕头谢恩。

史嵩之却又叮嘱道：“不过，你也得帮个忙，令郎老夫一定要讨去用一用，你得赶紧给他说明白！”



第十二章

谁破坏统一战线

劫囚车奸施两面计 筑边城信守一贯策

临安，史嵩之相府，阳枋住处

史嵩之刚一离开，阳枋便吩咐管家李全道：“李全，你快去把惟忠喊进来！”

李全见阳枋的脸色不对，有些担心地说道：“先生，少爷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地和他说话啊！”

阳枋冷着脸说道：“老夫知道，你赶紧去把他叫来便是！”

不一会儿，王惟忠便随李全走了进来。阳枋一看见他，便大声喝道：“跪下！”

王惟忠埋着头，不动，也不开腔。

阳枋黑着脸，再次喝道：“听到没有？跪下！”

王惟忠不得不跪在地上。

阳枋指着王惟忠，责备道：“说，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史相公？”

王惟忠嘟囔道：“一个祸乱朝廷的大奸贼，孩儿没当面唾骂他，已经很给他面子了，还要怎么对待他！”

“混账！”阳枋骂道，“好歹人家也是当朝一品大员，宰相兼枢密使，连官家都要对他礼让三分！你怎么能那样做？你去太学读了那么多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王惟忠道：“太学里的书都是教人正直忠诚，清正廉洁的，没有教过让人奴颜婢膝侍奉权贵奸贼！”

“混账东西，你还嘴硬，看为父不打死你！”阳枋气不过，拿起一把戒尺，狠狠地打在王惟忠的背上。阳枋下手太重，痛得王惟忠忍不住一抽搐。李全看见了，忙冲过来抱住阳枋的戒尺，阳枋才没打第二下。

王惟忠一时回不过神来，抬起头，呆呆地问道：“义父，您打孩儿？”

阳枋继续骂道：“你目无尊长，不恭不敬，打你还是轻的！”

王惟忠的脸上扯起一丝冷笑：“义父，当年在文翁石室读书，那么长时



间，别说打，您连重话也没说过一次。可现在您对孩子又打又骂，难道就是因为您怕孩儿得罪史嵩之那个奸贼，把您即将到手的经筵官给搅黄了吗？”

阳枋猛地从李全怀里抽出戒尺，又往王惟忠身上打去。李全赶紧冲过去举手架住，一不小心，他的手上挨了一尺，手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大红印。李全顾不得痛，劝阳枋道：“先生啊，您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把少爷打坏了……”

却是王惟忠在一边大叫道：“打吧打吧，少了我这个羁绊，人家好去享受他的高官厚禄呢！”

李全又劝王惟忠道：“少爷，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阳枋铁青着脸，指着王惟忠大叫道：“滚，马上给我滚！滚到太学里去住！你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王惟忠被吓住了，愣愣地说道：“义父，您赶孩儿走？”

“是！”阳枋转过身去，背着手说道，“你既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了！你回太学去，那里有给你住的地方。咱们父子之情，从今天开始，恩断义绝！”

“恩断义绝？”王惟忠眼泪大颗大颗流了下来，“好，好，好得很！大阳先生，祝您从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说着，在地上给阳枋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擦着眼泪转身离去了。

临安，史嵩之相府，会客厅

阳枋来到史嵩之相府会客厅。史嵩之看见了，笑着问道：“大阳先生，是不是把令郎的心思说通了？今天可以送人过来了吗？”

阳枋对史嵩之躬身长揖道：“相公，山人今天是来认罪的！”

史嵩之问道：“怎么回事？认什么罪？”

阳枋叹口气道：“都是山人那不争气的义子！山人骂了他几句，打了他两下，谁知他竟然跑到太学里不回来了！还说要和山人断绝父子关系……”

唉，毕竟不是亲生的，感情如此脆薄！”

史嵩之满腹狐疑地问道：“因为什么事，你们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突然闹崩？”

阳枋道：“相公啊，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因为他对相公您不敬，山人狠狠批评了他。山人说，人家史相公对你那么厚爱，要提携你，你却做出那副样子，太不像话了！谁知道他却说，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到相公您的府上来当差！山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堂堂正正做人，不想当某些权贵的狗腿子……”

史嵩之冷笑道：“令郎瞧不上老夫？”

阳枋道：“相公息怒！都是平常山人对他疏于教育，他才养成了这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德性！前天，相公您提到让他到您府上来当差的事，山人就开始担心，怕他不懂规矩做差了事，所以才准备好好教教他。谁知他竟然这么不受教，气得山人狠狠地给了他两下，他就一转身跑了……”

“这还了得！”史嵩之道，“大阳先生，要不要老夫替你把他抓回来，好好教训他一顿？”

阳枋又叹口气道：“唉，相公啊，还是算了吧……他一个没娘儿，想起来身世也实在很可怜。他虽然忤逆山人，但山人如果太过于和他计较，让别人见着了也不好，毕竟他只是山人的义子，不是亲生的。他既然跑了，就让他在外面待几天。山人已经给徐侨大人说了，让他多帮山人教育教育他！山人今天过来，就是特地向相公禀报，这忤逆子暂时不能到相公身边听候差遣了，实在抱歉得很！”

“好吧，那就算了！”史嵩之也不介意，转身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对阳枋说道，“大阳先生，老夫正要派人去通知你呢，你看，官家封你为经筵的御笔已经下来了！”

阳枋接过来一看，顿时激动得满脸通红，跪在地上，朝着大内皇宫的方



向磕头道：“臣阳枋，叩谢官家隆恩！”接着，他又转过来，跪在史嵩之面前，颤声说道：“卑职阳枋，叩谢相公隆恩！”

“哈哈哈哈……”史嵩之开心地大笑起来。

嘉定城外，密林中

赵笑、李肃坐在嘉定城外密林中的一块大石头上。李肃拿着一把短刀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刺着。不知道他已经刺了多少下，地面全是被刺的洞。赵笑站起来，冲李肃喝道：“别刺了好不好，你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李肃拿起短刀，看着上面发卷的刃口，沮丧地说：“我怎么知道……”

赵笑更加着急，跳来跳去，来来回回在林子里走着，嘴里絮絮叨叨念道：“唉，真是窝囊透了！大帅走的时候，让咱们留在嘉定，跟着俞大人抗蒙。可是现在，俞大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押解到临安去了。你说，咱们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干脆回淮东找大帅去算了！”

李肃道：“咱们现在有脸回去见大帅吗？”

赵笑道：“留又不是，走又不是，该怎么办呢？唉，要是大帅在这里就好了，一切都有他拿主意！”

李肃哼了一声道：“废话！”

赵笑停住脚，又说道：“要不，咱们到山上去投奔义军吧？他们多多少少还算抗蒙的……”

李肃道：“你是说让咱们去当土匪？”

赵笑忙摇摇头道：“是啊，不行不行，咱们再落魄，也不至于去当土匪啊！何况，山寨寨主元用刚被姚因谋抓起来了，听说还要押解到临安斩首。这样一来，山寨是散伙，还是坚持下去，现在可真说不准啊！”

李肃叹口气道：“山寨要散伙，嘉定就没人再抗蒙了……”

赵笑突然眼睛亮亮地对李肃道：“李肃，要不咱们去劫囚车吧？在官军

把元寨主押解出嘉定后，咱们在半道上把元寨主解救出来。只要元寨主回到山寨，嘉定的抗蒙还是有希望的。那样，咱们回淮东也可以向大帅交代了！”

李肃抬头问道：“仅凭咱们两个人，能把元寨主劫出来？”

赵笑道：“咱们两个的力量确实太小了。但是，咱们总得试一试才行。不能眼睁睁看着元寨主被送到临安砍头吧！”

李肃点点头道：“决不能让元寨主被冤杀！”

赵笑道，“对，不管打得赢打不赢，咱们都要去试一试，万一捡了个漏，不小心把元寨主救出来了呢？再说，就算打不赢，咱们也不怕，路上开阔得很，咱们转身就可以逃嘛……”

李肃嗤笑一声，转身就走。赵笑嘿嘿笑着，边追边说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你干吗那样笑？要是把脑袋耍掉了，这两只手还能抗蒙么？哎呀你等等嘛，干吗跑得那么快啊？我的意思是，就算一次劫不下来，还可以劫第二次，第三次。离临安还远着呢，总会有机会的……”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里，白炼、程刚坐在桌前，垂头丧气。小青则走来走去，在屋子里愤怒地嚷骂着：“大骗子！大奸贼！竟然设陷阱劫持大哥！哼哼，咱们都没有看清楚他阴险的嘴脸，竟然就傻呆呆地跑去掉到他陷阱里！”

白炼埋怨道：“大哥也是，咱们都告诉他了，那姚因谋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不可靠，他偏偏不听！”

“走！现在就走！”小青大叫着，转身就往外走。

“到哪儿去？”程刚疑惑地问道。

小青叫道，“咱们把所有兄弟都带上，下山去，攻打嘉定城，营救大哥！”

白炼道：“四妹，就算咱们带上全部人马，能攻下嘉定城吗？如果攻不



下来，又怎么能救出大哥？”

小青道：“你别把官军说得那么可怕，咱们又不是没和他们打过，他们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白炼道：“咱们确实打败过他们，但那是在咱们九顶山上打，利用他们不熟悉地道和城堡的有利条件。再说了，那时候他们也只是一小部分。现在咱们去攻城，既缺乏有利地势，人数也不占优势，咱们还没有攻城器械，能打得赢官军吗？”

小青道：“哼，就算咱们什么也不占，只要同仇敌忾，奋不顾身，我不相信就打不过他们！”

白炼道：“打赢了又怎么样？以前元大哥就曾多次说过，咱们到山上来聚义的目的，并不是占山为王，而是为了抗蒙，千万不能轻易和官军为敌。一旦咱们打了嘉定城，咱们就彻底成为草寇，成为朝廷必剿的对象了！即便把大哥救出来，大哥也会埋怨咱们鲁莽蛮干的！”

小青愤怒地吼道：“白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哥就要被押解到临安斩首！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大哥死于非命吗？”

程刚附和道：“是啊，没有了大哥，咱们还聚什么义，干脆散伙算了！”

白炼道：“大哥自然要救，咱们也不能散伙。三弟、四妹，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想个更好的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小青叫道，“白炼，我看你分明就是怕死！分明就是想借姚因谋的刀把大哥给杀了，你来做山寨之主！”

白炼一时急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说道：“四妹，你说什么？”

程刚见白炼的脸色很难看，忙劝说道：“四妹，你不可以这样说二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小青气冲冲地揉弄着鞭子，不开腔。

白炼愤怒极了，满脸通红，牙齿咬得咯咯响，憋了半天，终于吼出了一

句：“四妹，原来白某在你心中，竟然是这样的奸邪小人！啥也不说了。你不是说要打吗？打就是了！大不了一死，白某从来就没怕过死！”

小青道：“好，二哥，这才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现在咱们就分头通知九峰各营，都到演武场集中，立刻出发，攻打嘉定城！”

九顶山，演武场

演武场上，义军整整齐齐地排列成方队。小青站在方队前面，大声道：“弟兄们，嘉定知府姚因谋奸猾险恶，用卑鄙的手段把咱们的寨主抓去了，还要把寨主押到临安杀害！弟兄们，你们说，咱们能咽下这口恶气吗？”

“不能！”义军挺起手中的长枪，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

“好，都是好兄弟！好汉子！有血性，有气魄！”小青非常高兴，顿了顿，又说道，“有人告诉我说，官军不能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要是摸了老虎的屁股，老虎一准转过身来咬人！弟兄们，你们怕老虎咬吗？怕的话，现在就可以退出去！”

“不怕！咱们什么都不怕！”

“只要能救出寨主，就是咱们兄弟都死了，也死得其所！”

“咱们的命都是寨主救下的，咱们愿意随时还给寨主！”

听到这些热血沸腾的声音，白炼忙站出来说道：“弟兄们，静一静，让白某说两句！咱们这次去，只是为了救元大哥，不是故意去攻打嘉定城，故意要和官军拼命的！因此下山后，咱们必须约法三章：第一，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他们是咱们的父老乡亲，伤害他们，就是伤害自己的父母！第二，不能有抢劫、偷盗、欺负弱小的事情。咱们是义军，是因为抗蒙大业才到山上来聚义的，不是强盗！第三，一旦救出寨主，咱们必须立刻撤回回山，不能再继续和官军纠缠，互相残杀！这三条纪律，谁要是犯了，军法从事！明白吗？”

义军齐声答道：“明白！”



小青怕冷了气势，抢在白炼面前说道：“兄弟们，别多说了，现在咱们就前往攻打嘉定城，活捉姚因谋，救出元大哥！出发！”

便在这时候，有个探子气喘吁吁跑上来，对白炼、程刚及小青喊道：“报告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抓到了个奸细！”

白炼忙举起手大喊道：“大家先原地不动！情况有变！”

小青一跺脚，不满地说道：“二哥，你！”

白炼把小青拉到一边，悄悄说道：“四妹，如果山上出现了奸细，说明情况很复杂，姚因谋很可能已经对咱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如果咱们现在大张旗鼓去攻城，很可能会再次掉进他的陷阱里。不如先把队伍解散，各归各营，等咱们审问了奸细后，再研究下一步行动，如何？”

小青嚷道：“白炼，你不会对本姑娘使缓兵之计吧？”

白炼道：“四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让兄弟们先回去，衣不解甲等着。这边咱们突审奸细。万一姚因谋真的了解咱们的动向，咱们必须尽快调整战术。总之，不管是什么情况，晚上子时，咱们准时发动进攻，如何？”

程刚也附和道：“四妹，我觉得二哥说的的是一个办法。”

小青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道：“好嘛，暂时听你的！不过先说好，如果子时你还有什么拖泥带水的事情提出来，我可就自己去攻城了！”

白炼摸摸脑袋，笑笑道：“一切都听四妹的，听四妹的……”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卫兵把那奸细反剪着手，押到九顶山聚义厅白炼、小青等人面前。那奸细一边挣扎一边大叫道：“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

卫兵说道：“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这人在山墙外鬼鬼祟祟，东瞧西望的，显然是在偷看咱们山寨的情况，这不是奸细是什么！”

那人大声嚷道：“众好汉，你们怎么连小人不认识了？小人叫刘邦。

原先在嘉定街头混日子，后来余玠大帅在重庆设立招贤馆时，小的前去应聘，被余玠大帅用八抬大轿抬进府的呢！”

白炼想起来了，忙让卫兵放了他，说道：“哦，原来你就是被余玠大帅八抬大轿抬进招贤馆的刘邦啊？不错，当时这事闹得挺大的，大帅大轿抬进一个烂滚龙，大家都惊奇不已啊！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跑到九顶山来了呢？难道是那余晦不用你，把你撵回嘉定了？”

“不是的，好汉！”刘邦红着脸说道，“进招贤馆不久，大帅就把小人派回嘉定了！如今小人在知府姚大人跟前听差……”

话音未落，小青便怒冲冲说道：“原来你是姚因谋跟前的人！说，是不是姚因谋派你上山来当奸细的？”

刘邦忙辩解道：“不，好汉，不是这样的！”说着，刘邦把声音放低，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道，“当年大帅派小人回嘉定，其实是来做卧底的！小人怎么可能当姚因谋的奸细呢？再说了，小人是 大帅慧眼识珠选出来的，怎么会背叛大帅……”

白炼呵呵笑道：“这事可难说得很啊，如今大帅失势，解甲归田了。你背叛大帅投奔新主子，也是很可能的嘛！”

刘邦指着天空赌咒发誓道：“如果小人背叛旧主子，投靠新主子，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白炼道：“好吧，姑且相信你！那你说吧，你到咱们九顶山来干什么？”

刘邦道：“好汉啊，如今大帅、俞大人都遭受了冤屈，小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不过，急有什么用呢？小人不过是一个小吏而已。后来，你们山寨元寨主也被抓起来了，小人心里就更着急了！要这么搞下去，咱嘉定就只有等蒙古人随便蹂躏了。于是，小人悄悄做了个决定，一定要把元寨主的关押之处查出来，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去劫牢。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小人果然查到元寨主的关押之处了。”

“在哪里？”小青迫不及待地问道。

刘邦道：“唉，现在告诉你们也没用了，因为几个时辰后，元寨主就要被解到临安去了。所以小人才非常着急，匆匆忙忙地跑上山来，一时没找到山门，被你们的卫兵当奸细给抓了起来。唉……”

白炼哈哈大笑道：“这个故事编得很圆满啊！”

“编故事？”刘邦大惊道，“好汉，小人说的都是实情，怎么可能是编故事？”

小青问道：“二哥，你为什么认为他在编故事？”

白炼道：“很简单。先前姚因谋到处散播消息，说要把大哥押解到临安去，其实这是放的一个烟幕弹，目的是让咱们着急，让咱们冒险去劫狱，或者冒险去劫囚车，他好把咱们一网打尽！后来见咱们一直没有动向，着急了，才派了这奸细上山来，以卧底的身份通知咱们，好让咱们确信！刘邦，白某分析得对不对？”

“冤枉啊好汉！”刘邦叫道，“小人真不是姚大人派来的！姚大人要知道小人到这里来，非扒了小人的皮不可！小人实实在在是为了救出元寨主，才来向众好汉报信的啊！”

白炼冷笑道：“那你说说，咱们凭什么相信你说是真的？”

刘邦理直气壮说道：“很简单，你们把小人留在山寨中当人质，直到把元寨主救出来后，再放了小人！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白炼与小青等人又互相看了看，白炼道：“好，不管咱们信不信，咱们现在都不可能放你下山。那就委屈你先在山上待一段时间了！”

刘邦嘿嘿笑道：“好说！好说！”

利州，蒙古大营

汪德臣疑惑地问道：“什么？你说汉人葭萌关的紫金城就要封顶了？不

到三个月的时间，一座大城就筑成了，哪有这么快的速度？”

汪直臣道：“二哥，我的情报很准确，他们都在安装城墙上的角楼了！”

汪德臣道：“你不是说他们筑城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修到顶？会不会是阴谋？”

汪直臣不解：“这能有什么阴谋？”

汪良臣笑道：“二哥，你别把汉人看得太神奇了！只不过四川制置使余晦催促得紧，所以那杨文才修得很快而已。总之，这是一件大好事，修得快，就说明他们修得不结实不牢固，咱们攻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对不对？”

汪直臣道：“四弟说得对极了！二哥，明天拔小弟五千精兵，小弟保证三天之内把它拿下来！”

汪良臣道：“三哥休得轻敌！即便没有阴谋，咱们也不能贸然进攻！”

汪直臣睁大眼睛：“四弟，你刚才不是说他们并不是什么阴谋吗？难道你也怕了？”

“当然不怕！”汪良臣笑道，“小弟的意思是说，咱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次进攻。既不能把汉人想得太神奇，心生畏惧，不敢进攻；也不能草率进攻，再致失败。要打，就一定要打赢，绝不能再输了！”

汪德臣叹息道：“四弟说得对！咱们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如果再输，咱们真无脸回去见监国太后了……”

汪良臣认同道：“太后刚一监国，就派咱们三兄弟南下，欲有一番作为。但是咱们打了这么久，尤其是余玠入主四川的这几年里，咱们几乎都是失败。太后已经很生气了，来了几次信责备。咱们如果再败，你们想想，咱们会遭受怎样的惩罚？所以，咱们这是一次输不起的仗！”

汪德臣道：“不但咱们输不起，太后也输不起啊，所以她才那么着急催促咱们……”

汪直臣道：“二哥，太后为什么也输不起？”



汪德臣道：“三弟，你没有注意汗庭的情况吗？窝阔台合罕驾崩后一直是太后监国。这种状况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必须要召开忽里台推举出新的大汗。合罕生前曾说过要把汗位传给失烈门王子，显然太后不愿意这么做……”

汪直臣问道：“太后想把汗位传给谁？”

汪良臣插嘴道：“太后要传给谁，那不是明摆着的吗？显然是她的儿子贵由王爷呀！”

汪直臣点点头道：“贵由王爷虽然浮浪了些，但他毕竟是成年人，显然比传给失烈门小王子更恰当一些。”

汪良臣笑道：“三哥，传位的事情，可不是谁恰当谁不恰当。只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了，谁都恰当，关键是要看谁能坐到那个位置上啊！”

汪德臣点点头道：“二弟说得对，问题就在于，贵由王爷能不能登上汗位，关键要看咱们的表现啊……”

汪直臣问道：“此话怎讲？”

汪德臣道：“蒙古人登位，可与汉人、与契丹人女真人都不同，不但要太上皇钦定，还要看战功。只有战功显赫，在忽里台上才会被一众那颜推荐。贵由王爷虽然曾参加过第二次西征，但是他的战功与同一辈的拔都、蒙哥等王爷比，并不突出。所以太后急需咱们在南线战场上有所作为，将来召开忽里台，贵由王爷才有胜出的本钱！可是咱们这几年来，一直打败仗，你们说，太后着不着急啊？咱们还有没有脸面啊？”

屋里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重。汪良臣笑着安慰汪德臣道：“二哥别着急！虽然之前咱们确实一直打败仗，但如今咱们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宋廷自废武功，把能打仗的余玠罢了官，派了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余晦来，到这葭萌关筑城。可以说，这正是咱们打胜仗、打大仗的绝佳时机，也是一个让咱们彻底翻身，让贵由王爷上位的大好机会，咱们一定不要错过！”

汪德臣与汪直臣都用力点点头。

嘉定城外驿道旁，密林中

一队官军押着一辆囚车在嘉定通往临安的驿道上慢慢向前走着。囚车里五花大绑着蓬头垢面的元用。小青、白炼带着数百士兵躲在驿道旁边山坡上的密林中，密切地关注着行进的队伍。

押送队伍渐渐靠近。小青看到囚车中的元用，向身边的白炼一努嘴道：“大哥果然在囚车里。”

白炼道：“四妹，一会儿我带百来个兄弟下去缠住那些官军，你带剩下的兄弟直接上前劈囚车救大哥。动作要快，一旦救出元大哥，立刻撤退，绝不可恋战！”

小青道：“明白！”

那支队伍已经来到义军埋伏的山坡下那个峡谷中，白炼举起手，正要发动进攻的命令，却见队伍前面嗖嗖地跳出两个脸上蒙着黑布的人，挡在队伍前面。

带队的军官一举手，队伍停了下来。军官驱马上前两步，大喝道：“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其中一个胖胖的蒙面人嘿嘿一笑说：“我们是九顶山上的义军！你们无缘无故把咱们的寨主抓走了，请你们立刻无条件放人！”

小青和白炼对望了一眼。小青疑惑地问道：“这两人是谁呀？他们弄的什么玄虚？”

白炼笑笑：“咱们先别动，看他们怎么说……”

这时候，禁军军官一撇嘴，把双手往胸前一交叉，傲慢地说道：“本官要是不放呢？”

胖蒙面人道：“不放？不放的话你们的脑袋就有可能要搬家！”

“好大的口气！”禁军军官哈哈狂笑道，“就凭你们？区区两个人？”

胖蒙面人道：“你说得有道理，仅凭咱们两个人，确实不是你们的对



手！但你也不想想，咱们山上义军那么多，怎么可能才派两个人前来？肯定是大部队埋伏在周围的嘛！派咱们两个人来，还不是为了先礼后兵。先给你们带个信，识相的就赶紧放人，免得到时候动手动脚的，伤了你们的胳膊腿儿，不好！”

小青扑哧笑道：“这人是谁呀？说话这么逗！”

白炼嘀咕道：“是啊，他们是谁呢？怎么会知道咱们埋伏在周围呢？”

禁军军官脸色变了变，往四周看了看，哈哈一笑道：“有埋伏又怎么样，本官才不信这个邪了！兄弟们，给我上！”

很快，就有几十个官兵冲上来，把两个蒙面人团团围在中间厮杀。

白炼陷入沉思：“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呢？”

小青道：“不管是谁，肯定是帮咱们的！二哥，趁这机会，咱们上去援助他们！”

白炼再次把手举起来。可他仍然没能挥下去，因为他又发现，旁边的密林中又跳出四五个人来，拦在队伍面前。这几个人，每人的脸上都戴着一个白狐面具。

“白狐面具？”小青小声惊叫道，“好眼熟，我在哪儿见过呢？”

白炼道：“你怎么忘了，我曾听你说过，在追查黄员外田黄玉佛被盗那会儿，就多次出现过戴白狐面具的蒙面人和你联系过呀……”

小青道：“是啊是啊，那时候是有一个戴白狐面具的蒙面人给我透露一些关于田黄玉佛的真真假假的消息。起初我不知道是谁，后来我猜想可能是俞兴。可现在俞兴已经被押解到临安去了，怎么可能又跑到这里来呢？”

白炼道：“别着急，咱们先听他们怎么说……”

只见那禁军军官惊愕地问道：“你们又是谁呀？”

一个白狐面具蒙面人道：“咱们是九顶山上的义军？”

那禁军官员惊呼道：“怎么又是义军？”

小青也小声惊呼：“怎么又是义军？”

禁军军官接着问道：“你们也是来劫囚车的？”

那白狐面具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如果你们愿意自动把咱们元寨主放了，咱们也可以不动手！”

禁军军官怒喝道：“放肆！你们有多大的本事，敢如此口出狂言！”

白狐面具蒙面人冷冷说道：“就咱们几个，确实不是你们的对手，但如果我告诉你，咱们有上万人马正埋伏在你们周围，把你们包围起来了，你还会不会这样说？”

小青和白炼互看了一眼，两人的眼睛都睁得圆圆的。白炼喃喃道：“怎么两拨人说的一模一样？他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救咱们大哥？还有，他们干吗要冒充山寨的义军？他们又怎么知道咱们埋伏在这里？”

禁军官员听了白狐面具蒙面人的话，有些慌乱地后退了一小步，但他强作镇静地说道：“哼哼，装神弄鬼吧！你们以为你们这样一拨一拨地上来就能吓住本官？兄弟们，把他们脸上的劳什子给本官扯下来，让本官看看他们究竟是哪路毛神！”

又有几十个官军冲上来，把那四五个白狐面具蒙面人围住厮杀。

小青嘿嘿一笑道：“不会再有‘义军’前来了吧？”

白炼也笑道：“不知道哇……”

小青道：“二哥，上！”

白炼终于把手挥了下去，埋伏在密林中的义军一个个跳起来，跟在白炼身后，嗖嗖嗖地直扑山下。

禁军军官大惊，慌不迭地大叫道：“保护囚车！赶紧保护囚车！”

官军的速度非常快，迅速便冲过去，背对着囚车，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地围成一圈。小青一招手，剩下的义军也拔地而起，冲下山坡，往囚车方向攻击。



禁军军官见义军一拨一拨地冲杀下来，心下慌张不已，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拨人要杀来，忙冲官军大声命令道：“撤！赶紧撤！撤回嘉定城去！”

官军人数众多，且训练有素，行动有序，虽然遭到了小青、白炼及另两拨蒙面人的猛烈冲击，但他们仍然有惊无险地保护着囚车，往嘉定城里急速返回去了。

白炼见官军已经走到了开阔地带，再无有利地势可以依凭，而且从城里方向传来了隐隐的马蹄声，似乎有援兵赶到，忙大声对小青说道：“四妹，情况危急，看来咱们这次是救不出大哥了，咱们还是先撤吧？”

小青虽然很失望，但她也不得不收手，眼巴巴望着押送队伍推着囚车往城里方向跑去。

回过头再看那两拨蒙面人，却是一下子就全不见了。白炼有些愣神。又喃喃说道：“奇怪了，那两拨蒙面人呢？”

小青也奇怪地问道：“是啊，他们怎么忽然都不见了呢？”

重庆，制置使府

万隐风疾火燎赶到重庆，来到制置使府，向余晦施礼道：“嘉定知府姚大人派小人前来拜见大帅！”

余晦见是姚因谋使者，兴奋地说道：“好啊，本帅正想写信给你们姚大人呢，没想到他就派人来了！这个姚因谋，还真是个日里鬼啊！”

万隐讨好地说道：“大帅，这是您的威力大！别说召唤，您只要在心里想想咱们姚大人，姚大人立马就会派人到你面前来请安的！”

余晦大笑道：“你这个家伙，还真是深得姚因谋真传啊，嘴巴这么甜！”说着，拿出几张谍报，推给万隐看，一边喜不自禁地说道，“万隐你看看这些谍报，形势大好啊！杨文的紫金城要筑成了，蒲元圭和孙渊的长城也启动上马了，这边城的修筑进展很顺利啊，咱大宋的铜墙铁壁，很快就会

屹立在四川边境上了！”

“这么快就筑好了？”万隐抚掌大笑道，“好啊好啊！祝贺大帅！如果能保得四川固若金汤，您是咱大宋的第一功臣啊！”

“嘘，谦虚点儿！”余晦得意地把手举到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又说道，“如何呀？你们把那土匪头子送到临安去没有？”

没等万隐回答，余晦又说道：“押走土匪头子元用后，本帅再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最好趁现在山上土匪群龙无首的时候，一举拿下九顶山，还嘉定一个永久太平！呵呵，回去告诉你们姚大人，他要再把这件事搞成了，本帅向史相公奏请，给你们通通升官！”

万隐突然跪在地上，一边抽自己的嘴巴，一边大声哭诉道：“哎，大帅，小人今天正是奉姚大人之命，来向大帅请罪的！土匪头子元用没有被送出，又转回嘉定牢中来了……”

余晦一怔，黑着脸道：“怎么回事？”

万隐道：“朝廷解押元用的禁军在路上遭遇到了山上土匪的轮番截击！山上土匪太凶狠了，差点就把元用劫去了。还好禁军机灵，加上姚大人早有预防，及时派人救援，好不容易才把元用重新押回嘉定城来，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余晦疑惑地问道：“土匪头目元用不是被你们拿下来了吗？土匪怎么还会那么猖獗？是谁在指挥他们？”

万隐道：“唉，大帅，您不知道，嘉定的土匪全是些亡命之徒！别说拿下一个土匪头子了，就是打得他们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也敢只身上前和咱们拼命！”

“唔，”余晦板着脸，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么说，嘉定的剿匪形势还相当严峻啰？”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万隐道，“好在这次押解土匪头子的官军并



不是咱们四川的人马，所以，朝廷即便怪罪，也怪不到大帅您的头上，不至于责怪您……”

余晦瞅了万隐一眼，道：“万隐，你们姚大人之前之所以建议本帅让朝廷派军押解土匪头子，是不是已经料到这一步了？”

“正是。”万隐道，“正是因为姚大人深知土匪凶狠残忍，所以才有此建议。咱们姚大人是为大帅，为四川着想啊！”

余晦冷笑道：“哼哼，你们姚大人恐怕首先是为他自己着想吧？”

万隐满脸通红，不知道该说什么。

余晦道：“算了，这些事都不说了……现在土匪头子没有送出去，你们姚大人有什么打算？”

万隐道：“大帅，姚大人让小人前来向大帅报告，建议大帅禀报朝廷，鉴于目前匪患形势严峻，能否暂缓把元用押解到临安？一来，避免土匪中途劫囚车；二来，咱们嘉定也正可以利用元用大做文章，抓捕山上剩下的匪首……”

余晦沉思了一会儿，板着脸说道：“万隐，回去告诉姚因谋，本帅可以给他上报，把元用留在你们嘉定。不过，这次让他的脑瓜子清醒点！如果再出现什么意外，小心本帅要他的脑袋！”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刘邦嘻嘻笑道：“好汉们，好汉们，小人没说瞎话吧？元寨主是不是在昨天被押送进京了？”

小青道：“是。”

刘邦又道：“你们去劫囚车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埋伏吧？不是姚因谋让小人来当奸细，给你们设的陷阱吧？”

小青道：“的确没有。”

刘邦又嘿嘿笑道：“那小人的脑袋保住了吧？”

小青道：“不错，保住了。”

刘邦快活地揉了揉手腕道：“那你们可以放小人回去了吧？”

小青道：“不行。”

刘邦脸上的笑凝固了，呆了呆，问道：“为什么呀，好汉！你们可不能出尔反尔啊？你们是英雄豪杰，信义为上，一诺千金，怎么能够反悔呢？”

小青扑哧一笑道：“不是不放你！咱们当然可以立刻就放你，但是，你回哪儿去呢？你这么久都不在衙门里，姚因谋要问起你，你怎么说？要是被姚因谋发现你到山寨来通风报信，不是要杀你的头啊！”

刘邦吁了一口气，笑说：“原来好汉您是担心这个！呵呵，谢谢好汉关心，好汉不用担心小人，小人已经想好了，回去就告诉姚大人，说小人偷跑出来，是为了去乡下看秋菊姑娘的……”

“秋菊姑娘是谁？”小青问道。

刘邦红着脸说：“她是小人的一个相好。自从小人去重庆后，到现在，还一直没有见过她呢……”

小青追问道：“刘邦，说实话，你是真的想见你的秋菊姑娘，还是仅仅要找一个借口？”

刘邦见小青郑重其事的样子，忙答道：“小人是真想见秋菊姑娘！以前秋菊姑娘常常责备小人在嘉定街上鬼混，不务正业。所以小人才发了狠，到重庆招贤馆去应聘，谁知竟获得余玠大帅的肯定，给升了官，后来又回嘉定当差。却是从此不自由，连见秋菊一面也没机会了……”

小青讥讽道：“哦，你想见秋菊姑娘，原来是为了向她炫耀啊？”

刘邦答道：“这可不是炫耀！小人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有大帅提点外，还有秋菊姑娘的激励！小人心存感激，爱恋愈甚，是真的想见她啊！”

小青笑道：“好吧，不管你是炫耀也好，感激也好，爱恋也好，总之你是在想着你的姑娘，这一点本姑娘就很喜欢。好，刘邦，咱们立刻就放你回

去！你走吧！”

刘邦高兴地转身就跑了。

阆州，葭萌关旁，杨文营帐

阆州葭萌关外的杨文营帐，一个探子跑进来，气喘吁吁向杨文报告道：

“禀报大人，蒙古大军已经穿越金牛道，朝紫金城的方向杀来了！”

杨文镇静地问道：“他们有多少人？”

探子道：“看那阵势，估计至少有一万人！”

杨文转头对身边的统制侯兴说道：“侯兴，你立刻带兵前去顶住！听着，本官要求不高，你只要顶住七天就算圆满完成任务！”

侯兴拍着胸脯叫道：“大人。别说七天，七个月，七年都没问题！”

杨文严肃地喝道：“侯兴，你休得轻敌。和蒙古人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清楚他们的战斗力吗？紫金城无险可凭，你再能打，能抗住他们七天进攻，已经算是绝大功劳了，明白吗？”

侯兴心下不满，嘟囔道：“大人，你也太小瞧末将了嘛……”

“不是小瞧你！”杨文道，“这么说吧，就算你再能打，你能顶住他们七年，本官也只要求你守七天！这下明白了吧？”

侯兴还是不明白：“七天以后呢？”

杨文道：“七天以后本官自有安排。快，执行命令！”

侯兴大声答道：“末将遵命！”

阆州，葭萌关，紫金城

汪直臣举起鞭子往前一指，蒙古军队像群狼一样疯一般朝紫金城冲杀而来。一时只见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一股龙卷风滚滚而来，瞬间就推进到了紫金城城墙前。

紫金城显然还没有完全修成，城上的角楼只搭了一些柱子，城头到处都可见正在修建的缺口。不过，缺口上已经垒着一些沙袋，宋兵埋伏在沙袋后面，拉着弓，扯着抛石机或者火器的引线，密切地注视着城下的蒙古人。就在那龙卷风即将到达城墙下的时刻，侯兴大喊一声：“发射！”密集的箭矢和炮石火器如雨一样向城墙下倾泻而去。

城下的风头本来是往一个方向翻卷的，但由于城上宋军的射击，蒙古军队一阵人仰马翻，风向一时有些乱，尘烟飞腾起来，直扑天空。不过，这只是一霎功夫的事情，很快，风头又再次凝成一股，以更加凌厉的姿态向城脚冲来，并且迅速架上云梯等一应攻城器械，往城头攀登。

城上也没有懈怠，他们开始了第二波更加密集的射击，攀上云梯的蒙古军再次被逼了下去。不过，蒙古人只是稍稍往后退了退，便又再次排好队伍，向前猛扑。这一次，蒙古人整体往前推进了一步，就像涨潮一样，有一些潮水已经漫到城头上来了。

统领胡白涛焦急地对侯兴说道：“将军，蒙古人太疯狂了！他们完全不怕死！要这样打下去，咱们可顶不住啊！”

侯兴脸色凝重，问道：“白涛，你说咱们这样打，能守住七天吗？”

胡白涛哭丧着脸说道：“别说七天，恐怕一天也守不了啊……”

侯兴一咬牙，拔出大刀，冲身边的士兵大叫道：“蒙古人不怕死，难道咱们都是狗熊吗？弟兄们，跟我上！把蒙古人赶下城！”说着，挥舞着大刀向攀上城头的蒙古人冲杀而去。士兵们看见了，也跟在他后面，舞着刀加入战团。

在侯兴的拼死搏杀下，这一波涌上城来的蒙古人被纷纷杀死，或者被赶下城去。然而，蒙古人并没有停止攻击，新的一波进攻又发动起来了。这场攻防战很快变成了拉锯战，紫金城城头多次被蒙古军占领，又被宋军夺回。直到夜幕降临，蒙古军才放弃攻城，后退扎营，这一天的战事宣告暂时结束。

阆州，葭萌关，紫金城

这是蒙古军进攻紫金城的第二天。宋军趴在城头，强弓硬弩，密切地注视着城下的动向。可是，等了一上午，太阳差不多都移到当空了，却还未见蒙古军前来进攻。胡白涛疑惑地问侯兴道：“将军，难道蒙古人已经撤退了吗？”

侯兴摇摇头道：“不会，咱们和蒙古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蒙古人从来都是疯狗一样往前冲，哪里见过他们半途而废的！”

正说着，胡白涛脸色大变道：“来了来了！他们来了！”

侯兴转头一看，蒙古军庞大的战阵果然再一次浩浩荡荡冲杀过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冲到城墙下攻城，而是在箭矢射程范围之外的地方扎下阵脚。

侯兴正不知蒙古军有何用意，突然，汪直臣骑着马跨前两步，往城上高喊道：“城里的宋军听着，限你们在一个时辰内打开城门投降！否则，等咱们攻进城来，对你们决不轻饶！”

侯兴站在城头，哈哈大笑道：“汪直臣，别说大话了！昨天你们不是攻了一整天吗？除了收获你们同伴的几百具尸体，你还得到什么？有本事再来一次？”

汪直臣冷哼道：“侯兴，本将军告诉你，今天可不一样了！本将军奉劝你还是尽早投降，要是再有迟疑，你会后悔的！”

侯兴叫道：“甭废话，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侯某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投降’两个字！”

汪直臣见侯兴的话说得斩钉截铁，冷笑一声，突然从蒙古军阵中推出十几辆高大威猛的炮车，对准紫金城墙头。

守城军士都大吃一惊，胡白涛疑惑地问侯兴道：“将军，这是什么东西？末将从来没有见过！”

侯兴道：“这应该是一种抛石机！不过，抛石机本将军见得多了，但这么大的个头，本将军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其威力如何……”

城下汪直臣狂笑道：“怎么样，没见过吧？好吧，让本将军告诉你们，这东西叫回回炮！威力怎么样？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他嘶声高叫道：“开炮！”

很快，回回炮抛出的巨大石头朝紫金城飞撞过来。当那些大石头撞在城墙上的时候，宋兵感觉就像地震一样在摇动，而石头撞过的地方，竟现出一个巨大的凹洞。忽然，有块大石头抛得非常高，一下就撞在了城上的角楼上，把角楼撞得粉碎。

守城的宋兵都惊得呆了，脸上现出惶恐不安的表情，身体颤抖着，纷纷往后退去。侯兴见势不妙，举起大刀拦住往后退的士兵，大声喝道：“怎么的？几块石头就把你们吓尿了？哼，他们有大炮，难道咱们就没有大炮吗？都拉出来，狠狠还击！”

于是，一场炮石对攻战在紫金城前展开了。这场仗打得异常惨烈，无数的石弹在空中密集地飞着，有往城下飞的，有往城上飞的，甚至还有很多石弹在空中对撞在一起，发出巨大的沉闷的响声。

不过，毕竟蒙古人回回炮的威力太大，而紫金城又修筑得不够牢靠，因此，不一会儿，紫金城头已经被撞得千疮百孔，城上的宋兵也被压死无数。后来，城上的石炮完全被打哑了，宋兵再不敢靠上前，尽管侯兴大声吆喝着，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蒙古军在一通狂轰滥炸后，汪直臣大手一挥，蒙古军潮水一样向城上爬涌上来。由于缺乏有效的阻挡，这一次涌上城头的蒙古兵非常多。侯兴急了，赶紧组织士兵冲上前和蒙古兵搏斗。很快，嘉定城头就成了大杀场，尸体堆积如山，血水横流，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第十三章 粮草问题

声东击西 杨文劫粮 虚情假意 因谋哭吊

阆州，葭萌关旁，杨文大帐

杨文手捧着一张从葭萌关前线送来的谍报，满脸阴云地看着。

冉璉疑惑地问道：“回回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小可对武器也算有些了解了，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大人您听说过没有？”

杨文摇摇头道：“本官也从未听说过……但听那名字，应该是蒙古人西征的时候从西域国家带回来的吧……”

冉璉忧虑地望着杨文说道：“大人，现在紫金城守城形势异常严峻，咱们该怎么办啊？”

杨文叹口气道：“唉，本官之所以只让侯兴坚持七天，就是知道蒙古人攻城能力超强，而紫金城又无险可凭。谁知现在蒙古人竟然拥有回回炮这种杀伤力超强的武器，如此打下去，能不能守住七天还真难说啊……”

冉璉道：“侯将军勇猛无畏，就是打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绝对不会后退半步的！”

杨文道：“本官最怕的就是侯兴这种性格！咱们明知道紫金城最终是守不住的，却让他去做无谓的事情，这不是让弟兄们去送死吗？不行，咱们不能犯这种大罪！赶紧通知侯兴撤离紫金城，上大获山！”

冉璉道：“大人，咱们原计划设定的时间是七天，才两天就撤退了，余晦会不会责怪您？”

杨文道：“抵抗七天，本来就是打给余晦看的。让他明白，他让咱们修的这座城，即便咱们拼了老命，最多也只能守七天。要抵抗蒙古人，最终还是得依靠大获山修筑的山城。现在两天都抵挡不住，不正说明了紫金城的无用吗？”

冉璉道：“大人，如果紫金城是让蒙古人攻下来的，余晦或许无话可说。但如果他知道咱们主动撤退，他有足够的理由处罚您啊？”

杨文严肃地说道：“咱们总不至于眼睁睁看着紫金城里的几千兄弟白白死掉啊！”

冉璘道：“这个道理小可明白。但余晦肯定不这么看，他会认为是咱们没有尽力！只有咱们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三个月，半年，一年，只有这样，制置使大人才不会追究您的责任啊！”

杨文正色道：“难道为了自己不承担责任，就让紫金城上的兄弟们白白牺牲？”

冉璘道：“话虽这么说，但是……”

杨文一摆手道：“冉先生，你说咱们和蒙古人交战，什么最重要？”

冉璘道：“自然是打败他们……”

杨文又问道：“固守紫金城，咱们的部队将遭受重大损失；放弃紫金城，咱们有可能以极小的代价打败蒙古人。冉先生，在这两者之间，你选择哪一种？”

冉璘道：“毫无疑问应该选择后者。但是……”

“既然如此，那还说什么？”杨文转身吩咐侍卫道，“听着，立刻前往紫金城，通知侯兴，赶紧撤退到大获山，咱们依靠山城抗蒙！”

阆州，大获山

大获山三面悬崖，一面陡坡，地势极为险峻。蒙古军集中在陡坡一面发起了对山上宋军的进攻。宋军则依靠地势的便利，居高临下，用滚木及滚石的方法攻击蒙古军。很快，蒙古军被打得人仰马翻，不得不退下山去。

宋军站在山头，欢呼不已。

侯兴也忍不住大声叫好道：“好！这一仗，打得真痛快！把紫金城上的晦气全打没了！”

胡白涛也高兴地附和道：“是啊，紫金城上哪叫打仗，简直就是小孩过

家家！”

侯兴道：“对呀，所以杨大人才让咱们撤退到这山上来和蒙古人打嘛。这才是正确的打法嘛……”

胡白涛靠近一步，小声说道：“将军，末将听兄弟们在传，说制置使大人原本下了死命令，让咱们必须死守住紫金城。但杨大人却没有执行制置使大人的命令，让咱们到这儿来抗蒙……”

侯兴道：“这事本将军也听说了……杨大人做得对，那制置使天远地远的，他懂得什么？他的那些命令都是瞎指挥！”

胡白涛担忧地说道：“但问题是，若是杨大人不执行制置使大人的命令，他会不会遭受处罚呀？”

侯兴道：“白涛啊，杨大人会不会受处罚，关键要看咱们了！”

胡白涛不解：“将军此话怎讲？”

侯兴道：“如果咱们依靠大获山打败了蒙古人，即便制置使大人想处罚杨大人，他也找不到理由了！如果咱们再败，那么，杨大人可就是‘罪上加罪’了，明白吗？”

胡白涛点点头道：“是是是，末将明白！”

阆州，大获山，杨文营帐

侯兴、胡白涛走进大获山杨文营帐，向杨文报告道：“大人，咱们已经打退蒙古人连续三次进攻了！他们拿咱们一点辙也没有！”

杨文的表情却很平静，说：“他们只要在进攻就好了，咱们不怕他们进攻，咱们就怕他们不攻！”

胡白涛惊异地问道：“大人，为什么怕他们不攻？”

杨文叹口气道：“白涛啊，咱们之所以放弃紫金城、阆州城，把蒙古人引到这山上来，并不是要到这里来当山大王，咱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山城



的有利地势，打败蒙古人，把他们撵出阆州。本来，本官已经和隆庆府的张武张将军约好，一旦把蒙古人引到这大获山上来，张将军就立刻带兵前来，里应外合围歼，那样咱们必能大获全胜！”

侯兴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大人有此妙计，难怪只让末将守城七天！”

“是啊。”杨文道，“七天时间，张将军援军必到。那时候蒙古人见咱们往山上逃，肯定以为咱们打败了，必然不会怀疑咱们。这样，张将军前来，将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咱们再杀个回马枪，蒙古人还不死路一条……”

“妙，太妙了！”侯兴赞了一句，又问道，“不过，大人啊，咱们和张将军约定的是七天，才两天咱们就撤到这山上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张将军能赶到吗？”

杨文叹了口气道：“就算你们真在紫金城上守够了七天，张将军也赶不到了……”

侯兴惊问道：“为什么？张将军爽约了？”

杨文道：“不是张将军爽约，是他来不了了！本官刚接到探报，蒙古人这次出动的军队可不只是进攻咱们阆州的一支，而是一次全面的进攻，隆庆府、蓬州、渠州，各地都传来了蒙古人入侵的军情！可以说，这是蒙古人自上次抄掠成都后，又一次全面的进攻。张将军尚且自顾不暇，如何能来救咱们……”

侯兴忧虑地说道：“这下四川可危险了！咱们局未布好，蒙古人就来破了。靠现在这种乱糟糟的防御，咱们如何是蒙古人的对手！”

“是啊，”杨文道，“就拿咱们大获山来说，如果按照余玠大帅的策略，一以贯之地修筑山城，现在山城肯定已经初具规模了，而且山上的粮草及一应设施都可以备足，那样，山城退之能守，进之能攻，它将成为咱们坚强的根据地！但是现在不行啊，粮草不够，炮石不足，只可短暂与敌相持，长久下去，蒙古人即便不攻，仅仅把咱们包围在山上，过不了多久，饿也把咱们饿死了！”

胡白涛道：“大人，难道这就是你说的，不怕蒙古人攻，就怕蒙古人不攻的原因？”

杨文默默地点点头，面色严峻，没有开腔。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小青冲白炼嚷道：“二哥，自从上次大哥被官府重新押回嘉定府后，这么长时间，就没见姚因谋再把他往临安押解。咱们这么死等下去，可不是长法呀！”

程刚也说道：“是啊，二哥，说不定大哥在大牢里已经遭遇不测了！”

白炼道：“不会。从上次朝廷专门派禁军来押解大哥进京这事可以看出，大哥肯定被官府认定为重要的犯人，绝不会轻易处决。如果要处决，必然贴布告公示，不会秘密进行的！”

小青道：“那姚因谋诡计多端，行为举止异于常人，谁知道他会怎么做啊……”

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了半天，却都一时束手无策。却在这时候，守城门卫送来了一封信，对白炼等人说道：“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有个叫刘邦的人送来的信！”

白炼忙接过信，启开火漆看。

小青急切地问道：“刘邦在信中说些什么？”

白炼道：“刘邦说，官府决定就地秘密处决大哥，时间定在中秋晚上，地点在嘉定城外三江汇流处的那块沙滩上……”

小青道：“哼，二哥，你还说姚因谋不会秘密杀害大哥！这不就要杀了吗？二哥，咱们赶紧谋划一下，看如何救出大哥吧！”

但是白炼并没有开腔，只是拿着信沉思。

小青道：“二哥，你怎么了？你不想救出大哥啊？”



“怎么不想救出大哥啊！”白炼道，“但是，但是刘邦的信可靠吗？”

小青呆了一下，程刚接口说道：“那刘邦一直在帮助咱们，他的消息应该可靠啊！”

白炼道：“唉，刘邦这个人可不可信都还没有确定，他的消息怎么可能可靠！”

小青道：“我觉得刘邦所说的那些话都合情合理呀，有什么不可靠的！”

白炼道：“刘邦被余玠大帅八抬大轿抬进招贤馆，委以重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应该感激大帅，积极帮助咱们营救大哥。但是，他这样一条烂滚龙，心性不稳定，现在大帅又失势了，他会不会因此就投靠了姚因谋，做姚的托儿，给咱们设陷阱呢？咱们要是信了他，不就上当了？”

小青着急地说道：“那怎么办？刘邦不可信，咱们又该相信谁？中秋晚上，咱们去不去劫法场啊？”

白炼道：“去，必须去！”

程刚疑惑地问道：“二哥，你不是说那是一个陷阱吗？”

白炼叹口气道：“三弟，这么讲吧，咱们就像一群饿极了的狗，姚因谋站在前面，向咱们扔骨头。其实那骨头是拴在一根线上的，在咱们张嘴的那一瞬间，姚因谋猛拽了一把线，骨头跑到更前面的地方。虽然吃不到，但是咱们依然要往前跑，因为那骨头的香味太诱人了，咱们别无选择！”

小青点点头道：“二哥比喻得对，大哥在他手里，咱们就不得不信！就算姚因谋是以大哥来诱捕咱们，如果咱们不去，万一他动真格的，把大哥杀害了怎么办？”

嘉定城外，三江汇流处

中秋的夜晚，月亮的清辉静静地洒在地上。嘉定城外三江汇流处就像一幅工笔的水墨画，显得异常安静，清晰而疏朗。

三江汇流处的中心地带，有一块冲积起来的沙洲。大大小小的石块，雪一样洁白光净。石隙间长出的芦苇，在凉凉的秋风中欢快地轻摇着。并没有看见哪里有桂花树，但是空气中却充斥着桂花那甜甜的醉人的香味。

沙洲上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几十个。两队捕快押解着五花大绑的元用，站在沙洲的中间。姚因谋、刘邦及两个手持大刀的剑子手，站在元用的面前。

姚因谋对元用道：“元寨主，对不起了！本官原本无意杀你，奈何朝廷及制置使大人催逼得紧，本官实在遮掩不过去，只能奉命行事了！”

元用轻蔑地嗤笑一声道：“姚因谋，用不着那样假惺惺的！你费尽心机抓到元某，不就是为了向朝廷、向余晦邀功请赏吗？都这时候了，何必还要挤出一滴鳄鱼的眼泪？”

姚因谋长叹一口气，做出一副委屈万分的样子说道：“唉，元寨主啊，你真是误会本官了！本官要真是你说的那样，早就把你给杀了，何必拖到现在……算了算了，不多说了，不理解本官，也是很正常的。唉，这世上就没有几个理解本官的人……”

元用哼了一声，他不想再和姚因谋说话，只抬头望着九顶山，微微地眯着眼睛。

姚因谋也不再开腔，慢慢地走到江边，吸一吸鼻子，陶醉地说了一句：“好香啊……”

行刑官看了看天上的月亮，跑过来问姚因谋道：“姚大人，时辰到了，什么时候行刑？”

姚因谋道：“再等等吧，夜色这么美，气味这么香，你不想多闻闻，安静地欣赏欣赏吗？”

行刑官只得转回来，对剑子手道：“别慌，大人让再等等……”

便在这时候，一条大船从岷江上游顺水漂了下来。



船头上立着一个渔夫，手拿竹篙，轻轻点着水。船后则坐着七八个人，奋力摇着木桨。

一时只听得那船头的渔夫大声唱道：“张哥哥哎——李哥哥哎——”

其他人齐声应和道：“大家着力一起拖哎——”

姚因谋一见，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不过，转回身来时，他脸上却是一副大惊失色的表情，对众衙役嘀咕道：“怎么回事？哪里来的渔夫？半夜三更的，怎么在唱号子？”

众人都朝着那船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见那船行到岷江大渡河汇流处时，受水中漩涡的冲击，忽然奇怪地打起了转。船上的人似乎在奋力施救，船仍然没法往前行，而且很快就被波浪荡过来，搁浅在了岸边。

船上的渔夫都跳下船来，嘴里骂骂咧咧地推船，想把船往江心推，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推不动。

姚因谋给万隐使了个眼色。万隐拔刀在手，带着几个侍卫大步走过去，指着那些船夫喝道：“嗨，嗨，你们是谁呀？干吗把船停靠在这里？”

一个渔夫转过来身来，赔着笑说道：“官老爷请多担待些，船搁浅了！这不，小的正在用力往江里推呢！”

万隐叫道：“赶紧推走！赶紧推走！老爷们正在这里公干，耽误了老爷们的公事，老爷我要你的脑袋！”

那渔夫往沙洲中间瞟了一眼，问了一句：“老爷，半夜三更的，你们有什么公干啊？”

万隐叫道：“不该问的就别问！问多了舌头就没了！”

“是是是！”那渔夫吐了一下舌头，忙转过身和其他渔夫一起，再次用力往江心推船。

这时候，姚因谋说了一声：“是时候了……”说着，他把令箭举起来，

正准备扔下去。却在这时候，旁边的大渡河上游又划下一艘船来。船上竟然也在喊号子。

领号的渔夫唱道：“一休休哎——二休休哎——”

其余渔夫唱道：“月子弯弯照几州哎——”

姚因谋不得不收回手，看那大船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冲下来，也在两江汇流处打着转，搁浅在岸边。

万隐见状，非常生气，又往这边冲过来，大声吆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到这里来凑什么热闹？赶紧推开！”

这条船上的渔夫似乎并没有那样的好脾气，也朝万隐叫道：“嚷什么嚷？没见船搁浅了吗？少惹老子，本大爷正有气呢！”

万隐哪里受过这种气，一把抓住渔夫，大骂道：“哟嚯，你他妈还敢在老子面前耍横，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渔夫也反手抓住万隐，冲他破口大骂。两人扯着闹着，竟往沙洲中间姚因谋和元用站的地方推挤过来。

姚因谋似乎觉得有些不对劲，急忙命令刘邦过去阻止万隐与渔夫抓扯。但场面太乱，刘邦的话根本就没人听。

姚因谋冷笑一声，冲那些渔夫大喊道：“白炼，你们装成渔夫的样子，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渔夫呵呵一笑，把花白的胡须从下巴上扯下来，果然正是白炼。白炼道：“既然姚大人已经认出咱们，咱们也不用装了。很简单，咱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咱大哥带走！”

姚因谋道：“刚才本官已经和元寨主说过了，不是本官想杀他，实在是朝廷不容于他。如果本官让你们把他带走，那本官的脑袋还保得住吗？”

白炼一抱拳道：“姚大人，你有苦衷，咱们理解！但咱们再理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咱们大哥给害了是不是？所以对不起，今天咱们非把大

哥带走不可！”

这时候，元用大喊道：“兄弟，赶紧走！这是姚因谋的一个阴谋，他周围设着埋伏呢！你们别中计了！”

白炼也大喊道：“大哥，就算是阴谋，兄弟们也不怕，无论如何，兄弟们今天要把你救出来！”

姚因谋嘿嘿冷笑道：“你果真不怕？好啊，那本官就让你瞧瞧！”

说着，手一挥，沙洲周围的矮树林中，突然像变戏法一样，数百官军齐刷刷站起来，举着大刀，吆喝着向沙洲中间包围过来，把白炼等人团团围在中间。

白炼也冷笑一声，打一个唿哨，眼见得岷江、大渡河里有十几艘船极快地顺水飘下来靠在岸边，从船上跳下数百义军，手搭着弓，把官军全部包围在中间。

白炼哈哈大笑道：“姚大人，现在你还敢说大话吗？”

姚因谋冷哼一声道：“就你这几艘破船，也想把本官吓到？本官告诉你，嘉定城中有上万精兵，他们都枪在手，甲在身。只需本官一声令下，片刻之间，他们就能赶过来……”

白炼说道：“好啊，姚大人，那你就发令吧！只怕你的精兵没到，你的身上已经有上万个窟窿眼了，那样的话，你的模样在你下属面前可不太好看啊！”

姚因谋拿起一把刀，走到元用身边，把刀架在元用脖子上，呵呵笑道：“白炼，你恐怕不是来搞自杀性袭击的吧？你难道不想救你大哥！”他把刀往元用的脖子里轻轻一推，一丝鲜血从刀口流了出来。

小青大惊道：“姚因谋，休得伤了我大哥！”

姚因谋道：“好说，想救你们大哥也容易，都把手中的武器放下，咱们谈谈！”

白炼和小青对望了一眼。白炼道：“你想怎么谈？”

姚因谋把刀从元用脖子上拿下来，递给万隐，哈哈笑道：“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哈哈……”

却在这时候，身边的刘邦脸色大变，指着远处颤声说道：“大，大人，快看，土匪，好多土匪啊……”

也便在这时候，一阵暴雨一样低沉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姚因谋顺着刘邦手指的方向往前一望，发现在朦胧的月光中，黑压压的队伍，突然就出现在面前。姚因谋的眼里现出惊惶的神色，赶紧又把刀提起来，架在元用脖子上，恶狠狠说道：“白炼，赶紧让你们的人撤退！否则，本官立马要了元用的命！”

白炼脸上也显出疑惑之色，喃喃说道：“那，那不是咱们的人……”

万隐突然大叫起来：“蒙古人！大人，是蒙古人！蒙古人打来了！”

姚因谋终于醒悟过来，大喊道：“回去！回去！赶紧回去守城！抵御蒙古人！”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并没有把元用带走。白炼等人趁机解下元用身上的绳子，飞奔上船，极快地划走了。

嘉定城头

上万蒙古军把嘉定城团团围困起来。嘉定城外但听得喊声震天，旗幡招展，马鸣萧萧。城里的守军则显得非常安静，他们紧靠在城头，手持弓箭，密切地注视着城外蒙古人的动向。

奇怪的是，蒙古人虽然在城外搞出了很大的动静，但是并没有攻城。只见他们搬来石块泥土，竟然在城外筑起城来。那搬石头泥土的，绝大多数是他们从附近抓来的老百姓，而且都是些跑不动的老弱病残。蒙古人举着鞭子和大刀，冲他们大声吆喝催促着。

姚因谋站在城头，疑惑地望着城外蒙古人的一举一动，自言自语道：



“蒙古人想干吗？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身边的统制卫无忌说道：“看这样子，像是要在城外再砌一堵墙，把咱们围起来啊！就像五代时后梁军在潞州修夹寨围困后唐军一样，蒙古人似乎想靠这个办法把咱们堵死在嘉定城里啊！”

姚因谋道：“蒙古人这路数不对啊！以前他们都是来去匆匆，来了就抢，抢了就走，基本上不攻城占寨。咱嘉定也曾被他们攻陷过很多次，但他们每次带着战利品就跑了，从来没有在城里久呆过。这次是想把咱们嘉定抢去据为己有吗？”

卫无忌道：“蒙古人来得这么迅猛，咱们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形势怎么样？如果蒙古人真想把咱们长久围住，又没有其他援军来救，咱们是相当困难的！”

姚因谋沉思道：“是啊，总得想个法子给重庆报个信，让大帅派兵来救咱们……”

卫无忌道：“看蒙古人这种来势，只怕重庆也遭遇不测了啊……”

正说着，只见城外一个老头在搬运一块大石头时，不慎摔了一跤，石头掉落在地上。旁边的蒙古监工立刻提起鞭子抽打在他身上，打得他弓着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大声呻吟。

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看见了，放下石头，走过来，似乎在向那蒙古监工求情。但蒙古监工不但不听，还拔出马刀，一刀便将小伙子劈死在地。老头顾不住痛，惨嚎着爬过来，伏在满身血污的小伙子尸体身上，痛哭不已。却是蒙古监工又拔出刀来，再一刀劈在老头身上。只见老头久久地张大着惊恐的嘴巴和眼睛，挣扎了两下，终于不动了。

旁边搬着石头的那些百姓，虽然都愤怒不已，可是谁也不敢开腔。

这副血腥的场景被城上的守军全看在眼里，众人都眼中喷火，咬牙切齿，痛恨不已。统领李万寿一掌猛拍在城墙上，对姚因谋叫道：“姚大人，

咱们可不能任由蒙古人把咱们同胞一个个砍死，任由他们修起围墙，把咱们全困死在城中啊！”

姚因谋道：“李将军，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李万寿道：“大人，咱们必须趁蒙古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等他们把围墙完全修起来，困住咱们，要想再打，可就来不及了！”

“好，”姚因谋道，“本官拨你两千兵，你出去和他们比拼一下！”

卫无忌忙说道：“大人，蒙古人兵多将广，风头正盛，咱们就这样出去，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李万寿道：“卫将军说得对，这样出去肯定不行。要不这样，大人，你还是拨给末将两千人马，晚上的时候，末将带着两千兵前去劫营。如果得手，把敌人搅得溃败，大人立刻带领人马出城一同追赶。如果事有不谐，大人也必须及时接引咱们撤退回城，减少损失。”

姚因谋犹豫不决地说道：“好吧，就按你说的，咱们试试看……”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

夜晚，黑云压城。李万寿带着两千宋兵，马蹄上包着布，悄没声息地往远处的蒙古大营靠近。

蒙古大营里显得异常安静，一顶顶圆圆的军帐静静地伫立在嘉定城外不远处的平地上，没什么灯光，偶尔有一队蒙古卫兵举着火把从蒙古军帐之间穿过，照出很小的一块地方。卫兵过去，军营重又陷入茫茫的黑暗之中。

李万寿带领宋兵，慢慢往蒙古大营靠近。他们非常顺利地走到营帐前，翻过围栏，摸进营帐内部。不过，当他们挑开蒙古人军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李万寿大惊，慌忙大声命令道：“咱们中计了，快撤！快撤！”

须臾间，喊杀声从四面八方惊天动地响起，埋伏在四周的蒙古军冲过



来，把宋军紧紧围在中间厮杀。

李万寿指挥着宋军拼死突围，但蒙古兵人数众多，战斗力顽强，而且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最终，当宋军突围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

这一千多残兵败将没命地往嘉定城门的方向奔逃，铺天盖地的蒙古兵紧跟在后面追赶。

接近嘉定城门的时候，李万寿一边奔逃，一边冲城上大喊道：“大人，赶紧打开城门，用弓箭掩护咱们撤退！”

卫无忌忙吩咐打开城门，同时向身边两个统领江同庐和吴华吩咐道：“江同庐，你组织弓箭手在城头往蒙古追兵里射箭，压住阵脚！吴华，你带两千冲人冲出城门，挡住蒙古人的追击，策应咱们的队伍回城！”

两人答道：“是！”正要前去准备，却见姚因谋跑过来问道：“谁让打开城门的？赶紧关上！”

卫无忌不解地问道：“大人，关闭城门，李将军他们怎么回城？”

吴华道：“是啊，大人，这不是切断李将军他们的生路吗？”

江同庐道：“大人，城中所有将士都盯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呢，咱们要是此时关闭城门，可要引起众人议论啊！”

姚因谋大喝道：“立刻关闭城门！听见没有？违令者斩！”

卫无忌表情复杂地望了姚因谋一眼，不敢再多说，只好对身边侍卫说道：“去，赶紧通知关上城门……”

就在李万寿等人即将靠近城门的那一瞬间，城门却在前面无声地关上。吊桥扎扎响着，慢慢被拉了起来。

李万寿勒住马头，惊愕地冲城里大喊道：“姚大人，您怎么把城门给关了？难道想让兄弟们死在外面吗？”

李万寿身边的士兵也纷纷惊叫道：“是啊，咱们怎么被关在外面了？赶

紧开门放咱们进去呀，蒙古人都杀来了……”

姚因谋背靠着城头，仰头望着天空中的满天乌云，一语不发。其他人呆呆地望着城下败逃回来的宋兵，城头一时安静得可怕。

不一会儿，蒙古兵也冲到城下了。他们迅速散开，很快便把李万寿的一千残兵团团围在了中间。

蒙古将领汪良臣望了望城头，又看了看一身血污的李万寿，嘲笑道：“怎么了？你们的人把你们关在外面，不要你们了？既然如此，你们干脆加入咱们如何？咱们蒙古人对忠勇之士都是很厚待的，绝不会做出那种过河拆桥的事情！”

李万寿骂道：“呸，别痴心妄想了！要想让咱们背叛自己的国家，把屠刀对准自己的父老乡亲，咱们可没这么无耻！”

汪良臣虎着脸说道：“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你们这副狼狈样，你觉得你们有把握闯过去吗？”

李万寿不理汪良臣，转头对身边的士兵大喊道：“弟兄们，和咱们一同出来并肩战斗的很多兄弟都牺牲了，咱们的这条残命，都是赚回来的。大不了再赔出去！咱们和蒙古鞑子拼了！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咱们还赚一个呢！”

说着，狂叫一声，挥着大刀就往汪良臣冲杀而去。其他士兵也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往敌阵中扑去。汪良臣冷笑一声，下令放箭。一时间，簇簇利箭密雨一样朝宋兵疾射过来，宋兵纷纷中箭，倒在地上。虽然也有些宋兵努力拨弄着箭杆，但无论如何抵不过蒙古兵箭雨的轮番射杀。很快，所有的宋兵都被射得刺猬一般。李万寿站在那里，他的全身已是密集的箭镞，但他仍然站立着，两眼圆睁，举着刀，屹立不倒！

汪良臣摇摇头，叹口气道：“多好的壮士，不为我用，太可惜了……”



嘉定城中，演武场

嘉定城中，演武场上旌旗猎猎，整整齐齐地站着几个士兵方阵，周围则站满了围观的百姓。演武场前面搭了一个高高的祭台，祭台上摆着香烛及一些祭祀用品。祭台两边站着两列和尚，和尚们穿着袈裟，低声宣着佛号。

姚因谋走上祭台，点上香烛拜了几拜，把香烛插在香炉里，然后端起一碗酒倒在地上。放下酒碗后，姚因谋眼中已满是泪水。他哽咽着说道：“李将军，各位兄弟！你们看见了吗？今天，我们全嘉定的士兵、全嘉定的百姓都到这里来祭奠你们，送你们上路了！你们可得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啊！”

说着，姚因谋跪下来，对着灵位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站起来，擦了一把泪，又喃喃说道：“李将军，各位兄弟，你们可能还在心中埋怨咱们。昨天晚上，你们劫营失败回来后，咱们没有及时给你们打开城门，放你们进来，使得你们全部壮烈牺牲……这一点，确实是咱们有负于你们！但是，本官想告诉你们，如果当时你们在城里，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关闭城门的！蒙古人攻势太猛了，他们几乎是和你们贴在一起的，如果咱们打开城门放你们进来，势必无法阻拦蒙古人的上万大军。那样的话，咱们嘉定城就会被攻破了……”

姚因谋提高声音说道：“如果让蒙古人攻进来！那么，不只是你们会牺牲，全城的士兵，全城的老百姓都会葬身在蒙古人的屠刀之下！整个城里都将完全被蒙古人焚毁！兄弟们，如果你们还活着，你们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吗？”

姚因谋又擦了一把眼泪，悲愤地说道：“李将军，各位兄弟，你们为了保全全城百姓，毅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气节！这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你们放心，等咱们把蒙古人赶走后，本官一定会向朝廷上报旌表你们，给你们修祠堂，立牌坊，万世弘扬！”

姚因谋转身对站在演武场上的所有士兵大声喊道：“听着，咱们跪下

来，磕三个头，向咱们的烈士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演武场上异常安静，士兵们静静地流着泪，都齐刷刷跪下来，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等所有士兵都站起来后，姚因谋又大声喊道：“弟兄们，李将军等先烈给咱们做出了好榜样！咱们一定要像他们一样，以无畏的牺牲精神，英勇不屈地保护咱们的家园，绝不能让蒙古人往前再跨进一步！告诉本官，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士兵们激动地大声喊道：“有！”

姚因谋欣慰地说道：“好，好，弟兄们，咱们现在就到城头上，睁大你们的双眼，拉紧你们的弓弦，盯紧那些侵略者！用利箭回答他们的侵犯！出发！”

士兵们小跑着往城头冲去，一时间尘土飞扬，姚因谋的表情在尘土中变得模糊起来……

大获山，杨文营帐

侯兴道：“大人，虽然蒙古人攻不上山来，但咱们一直窝在这山上也不是办法啊！粮食越来越少，没有了粮食，咱们早晚会饿死在山上啊。”

杨文道：“是啊，这几天，本官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无疑，这座大获山是咱们将来与蒙古人抗衡的最好的根据地。山上有水，有柴，有石头，有大树，还有土地，可以长久居住，可以牢固驻防，还可以种粮食，喂牲畜，养活山里的人。但这都是长远计划，救不了当前之急！当前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下山搞到粮食，把这暂时的困难局面撑过去啊……”

侯兴道：“大人，大获山只有前山一条路，其余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无法下去啊。而前山又被蒙古军紧紧堵住，咱们就是插翅也别想飞过去，这可怎么办呢？”



两人一时都沉默不语。不过这时候，冉璘却说道：“大人，要下山去也并不难……”

侯兴急问道：“冉先生，你有什么好办法下山？从哪里下山？”

“后山！”冉璘道，“后山上可以找到一条下山的路！”

侯兴道：“后山不都是悬崖绝壁吗？哪里有什么路可以下去啊？”

冉璘笑道：“不错，后山确实大都是悬崖绝壁。但是，经过小可仔细考察，发现那些绝壁之间仍然有平坦的可以支撑的点。这些支点有些是一棵树，有些则是一块凸起的石头。只要用绳子把这些支点连接起来，顺着绳子，便可以一直通到山下了。”

杨文问道：“修建这些路困难吗？”

冉璘道：“并不困难。因为此路并非小可首先发现，一些采药的山民早已用过这种方法在悬崖上行走。只要给小可一些身轻体健会攀岩的人，几天时间，小可便可完成。”

侯兴高兴地叫道：“太好了！只要把路修通，咱们就可以下山找粮了！”

冉璘道：“侯将军，虽说可以修通下山的路，但是咱们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啊……”

侯兴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冉璘道：“后山上的那条路，仅可以供山上的人下山去，而且还必须是那些身轻体健胆子大的人。就算咱们下山去，顺利找到了粮食，又怎么把那些笨重的东西运上山来呢？”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

几个蒙古兵押着一个百姓打扮的人走进汪直臣营帐，向他报告道：“三将军，咱们抓到了一个汉人奸细！”

那人挣扎着喊道：“启奏将军，小人不是奸细！小人是阆州统制侯兴的密使、统领胡白涛。侯将军让小人给将军您送信来的！”

“信？什么信？”汪直臣一伸手道，“拿过来！”

胡白涛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汪直臣。汪直臣看了看信，哈哈大笑，递给身旁站着的谋士、千户扎合。

扎合接过来，看了看，笑道：“偷偷打开山门，放敌人进去，攻破自己的山城，打败自己的军队！呵呵，天下有这样的稀奇事吗？”

胡白涛笑道：“将军，您应该相信！”

汪直臣道：“给个说服本将军的理由！”

胡白涛道：“理由很充足。固守在山上，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只要你们把前山的路堵住，咱们就完全被困死了，不可能突破。同时山上粮食有限，不日就会断粮。即便不被你们打死，也会饿死。侯将军说他不想让弟兄们死，所以才选择投降将军，做将军的内应！”

汪直臣干笑一声道：“呵呵，还有吗？”

胡白涛道：“侯将军与将军您合作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将军您要答应进山并杀死杨文后，阆州知州的职务要由侯将军来担任！还有一点，对外你们不能宣扬是侯将军做了内应，而是你们自己攻上山来，杀死杨文，强迫侯将军做这个知州的！”

扎合冷笑道：“这些理由看起来挺让人信服的，既做了交易，还能严密地遮掩起来。但是，你说的这些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你们侯将军不管怎么遮掩，到时候也不得不落下一个汉奸的恶名。你们汉人是很重名节的，侯将军这样做，难道不要名节了吗？”

胡白涛微微一笑道：“名节固然重要，但汉人还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把咱们困死在大获山上，长此下去，没有生还余地。命都没了，还拿名节来做什么？此其一。其二，就算能够打破你们的封锁，但现在



整个四川都被你们包围了起来，即便咱们冲出大获山，又能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死路一条！唉……”

汪德臣哈哈大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得好极了！那你们侯将军准备什么时候打开山门放咱们进去？”

胡白涛道：“现在还不行，还差一步。”

汪直臣道：“还差一步什么？”

胡白涛道：“大获山地理条件绝佳，易守难攻，就算是打开山门进山了，也不一定能攻到山顶上。”

汪直臣道：“哦，那你们侯将军准备怎么办？”

胡白涛道：“大获山除前山外，左右两边及后山都是悬崖峭壁。不过，侯将军通过派人仔细搜寻，还是找到了一条隐蔽的路。这条路异常险峻，很多地方都不能走。不过，这些地方侯将军都已经派人用绳子连接起来了。如果汪将军能够预先派一些攀援能力极强的士兵上山，到时候前后夹攻，这样才能取得完胜啊！”

汪直臣大声赞道：“胡白涛，真有这样的路？”

胡白涛笑道：“真的有，小人可以立刻带你们去看！小人要撒谎了，你们可以当场劈了我！”

汪直臣满意地点点头。

扎合在一旁又说道：“胡白涛，还有一个要求，从现在开始，到你们侯将军打开山门放咱们进山这段时间，你必须留在咱们营中，不得离开！”

胡白涛点点头道：“好说好说，不就是当人质吗？小人没有说谎话，不怕当这个人质！”

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

扎合带着几个蒙古士兵随胡白涛查看大获山后山的上山小道后，返回汪

直臣营帐。

汪直臣问道：“真的有那么一条路？”

扎合说：“确实有！属下派两个会攀岩的士兵去试验，他们果然一直爬到山顶，并顺利地返了回来。不过，这条路确实非常险峻，没有胆量和好身手的人是爬不上去的！”

汪直臣点点头道：“有就好，说明那胡白涛并没有说谎。”

扎合道：“三将军啊，虽然一切看起来都像是真的，但咱们也要防备汉人使诈。毕竟咱们进山作战有点冒险，万一中了他们的埋伏，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汪直臣道：“不冒点险，怎么把大获山拿下来？咱们一直围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啊，万一汉人哪里缓过劲儿来，带兵来援，咱们可就受制了！”

扎合道：“虽然围着不是个最好的办法，但毕竟是个办法！如果咱们中了埋伏被打败，到时候连围困都不行了呀！”

汪直臣道：“你的意思是，咱们就不进山门？”

扎合道：“不！山门还是要进，但咱们得留后手！一是进山门的兵力不可太多，而且必须要派人把山门守住。如果汉人有诈，守住山门，咱们就有退路了。事实上，咱们进山门的兵力也用不着太多，如果侯兴没有欺骗咱们，那他自然会帮助咱们打通各处关节，咱们也用不着派太多人马去打硬仗的！”

汪直臣道：“有道理，继续说！”

扎合道：“二是如果真中埋伏了，咱们可以将计就计。下山后便做出一副败退的样子，拼命逃跑。他们见咱们逃跑，一定会追击。这样，咱们便可以把宋军引到旷野里。宋军最怕的就是在旷野里和咱们作战，咱们引他们去，把他们引进埋伏圈，说不定还会反败为胜，重新攻入山中，一举捣毁他们的老巢！”

汪直臣赞道：“说得好极了！扎合，你的脑袋真灵光！对，就这么干！”



大获山前，山门外

大获山一片漆黑。汪直臣率领一队蒙古军，悄没声息地往大获山山门靠近。胡白涛在前面带路。虽然是带路，但他却被两个蒙古兵贴身夹在中间往前走。显然，蒙古人对他还是很放不下心。

沿着一条窄窄的、陡峭的、长长的石子路，蒙古军艰难地摸到大获山山门前。山门里静悄悄的，连一个岗哨都没有。

忽然，山顶火光冲天，杀声大作。胡白涛回过头对汪直臣笑道：“将军，看来，你们从悬崖爬上山的人已经得手了！”

汪直臣侧耳听了听，惊喜地笑道：“不错，果然是得手了！”又冲胡白涛道，“胡将军，就看你的了……”

胡白涛走到厚厚的大石门前，捡起一颗石头，在山门上轻轻敲了几下。不一会儿，山门果然无声地打开了。

胡白涛一招手，汪直臣靠上前来，带着蒙古军迅速冲了进去。很快，他们就看见了山腰上的一排帐篷，隐约还可以看见山顶平地上蒙古军与宋军的厮杀。

胡白涛对汪直臣道：“将军，你们从后山爬上去的士兵已经把山上的部队引到山顶去了。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摸到帐篷里，擒获杨文。只要抓到杨文，山上军队自然就乱了。侯将军再暗中一配合，大事可成矣！”

汪直臣道：“说得好！走！”

很顺利地，他们便走到了杨文的营帐前。汪直臣猛地掀起帐门一看，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汪直臣心下狐疑，转头看了胡白涛一眼。他从胡白涛的脸上看到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便在这时候，四面八方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喊杀声。而山顶上本来杀得热火朝天的景象，反而一下子就偃旗息鼓了。

汪直臣大怒道：“胡白涛，你竟然欺骗本将军！”

胡白涛轻蔑一笑道：“哼哼，不骗你，你能上山来吗？”

汪直臣拔出刀来，恶狠狠叫道：“你敢骗本将军，本将军要你的命！”

胡白涛轻蔑地说道：“胡某此来，就没想过要活命！不过也得谢谢你，是你把胡某带回老家了！”说着，哈哈一笑，又扯开喉咙大声喊道，“汪直臣在这里呢！快来捕杀汪直臣啊！”

汪直臣惊慌不已，一边向士兵做手势：“别让他叫！砍了砍了！”一边慌不迭地往山下逃。众士兵得令，数把大刀同时砍向胡白涛……

汪直臣带着蒙古军往山下一路狂奔，宋军跟在后面，呐喊着，紧紧追赶，一直追杀到山脚下。

汪直臣带着蒙古军往前一路狂奔。宋军只追出一小段距离后，便在一个小山头上压住了阵脚，不再向前。汪直臣见状，让几个蒙古士兵大声挑衅道：“杨文，侯兴，你们有本事就下山来和咱们大战一场！躲在山上当缩头乌龟，算什么本事！”

宋军却并不为所动，只大声回应道：“有本事你们上来呀！不过咱们提醒你们把眼睛睁大一点，小心咱们的利箭把你们变成蜂窝！”

蒙古人喊了半天，愣是把宋军喊不下来，汪直臣不免有些焦躁，正要发令指挥士兵往山上冲，却见另一边的天空突然间变得通红，就像天空一下子着火了一样。汪直臣惊疑地问道：“怎么回事？这是哪里着火了？”

扎合皱着眉头说道：“看样子，应该是咱们囤粮的地方！糟了，三将军，咱们会不会中了汉人的奸计？”

汪直臣指挥士兵往囤粮的地方跑去，不一会儿，果然看见粮仓熊熊地燃烧着，一些蒙古士兵正在奋力扑救。一个百夫长惊慌失措地跑过来，结结巴巴报告道：“三将军，不，不好了，咱们的粮草被山上的宋军劫走了一半，另一半又被他们放火烧了……”

汪直臣惊得呆在原地，喃喃自语道：“上当了，上当了，原来宋军诱敌是假，劫粮是真！”但他又百思不得其解道，“但他们是怎么下山来的呢？他们不是都躲在山上吗？”

扎合道：“三将军，依属下分析，他们的人马很可能预先就从后山上的那条险道溜下来，埋伏好了！然后这边才派胡白涛来当假奸细诱咱们上山。其实，诱咱们上山只是个幌子，目的是要转移咱们的注意力，调开咱们的兵力。然后又通过追赶，把咱们引到另一个方向，给他们劫粮留下时间。接着，他们火烧咱们粮仓，既毁了咱们剩下的粮草，又把咱们的兵力引过来，他们则按相反的方向往山上跑。这是一套连环计，咱们没能识破，确实被他们骗了！”

汪直臣大骂道：“你他妈事后诸葛亮！分析，分析，现在分析还有什么用！为什么你没提早分析出来？”一边骂，一边又大声吆喝身边的士兵道：“赶紧去追呀！赶紧去把汉人抢走的那些粮食给追回来呀！”

士兵调转头，往大获山山门方向追去。不过，显然他们已经迟了，当他们追到山门前时，宋军的运粮队刚好把所有粮食扛进去。沉重的大石门在汪直臣面前无声地关上了。

这时候，山上的宋军齐齐涌上门后山头，大声嘲笑道：“多谢汪将军的粮食援助！多谢汪将军的粮食援助！”

汪直臣一鞭狠狠地抽在身旁的山石上，气得说不出话来。

宋末大变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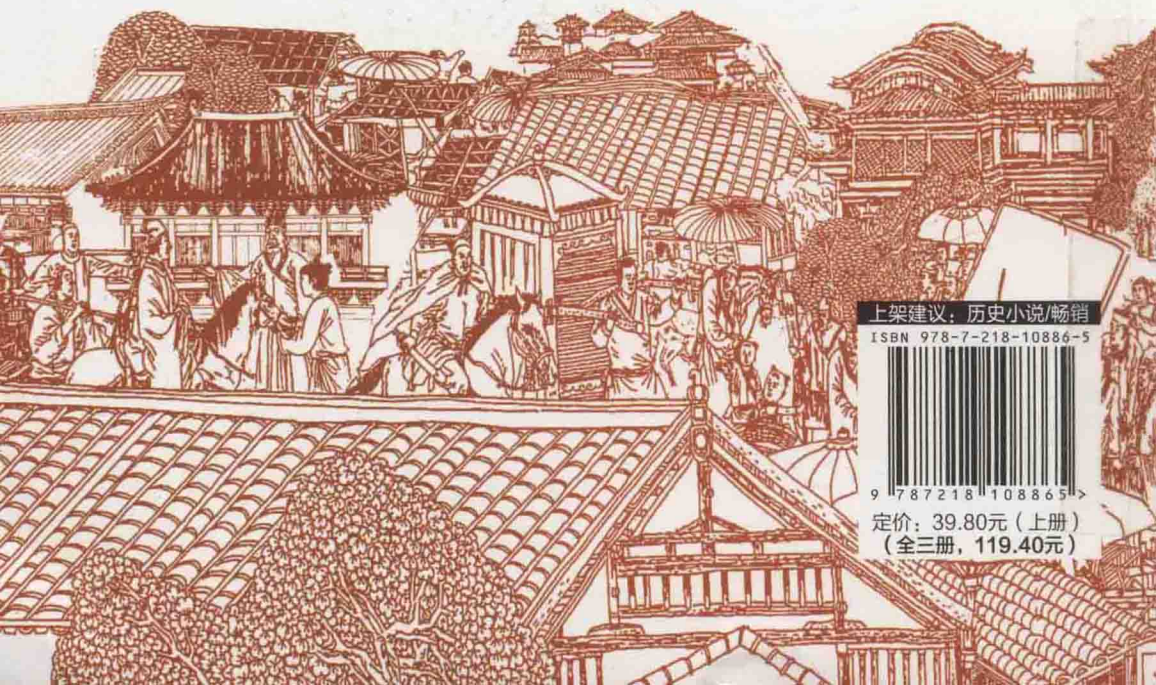
四川 风云 上册

给历史以尊严，给宋末以风骨，给四川以气象。《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这种清晰有助于我们逼近历史的真相，寻找今天的意义。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

宋末是中国中古的转折点，民族矛盾大冲突，人类文明大碰撞，把握的难度很大。《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对这种难度进行了挑战，让冷的铁有了温度，让乱的世有了秩序；拨开历史的迷雾，显露出了那条通往当下的路。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陕西省作协主席 贾平凹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畅销

ISBN 978-7-218-10886-5



定价：39.80元（上册）
（全三册，119.4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4043885